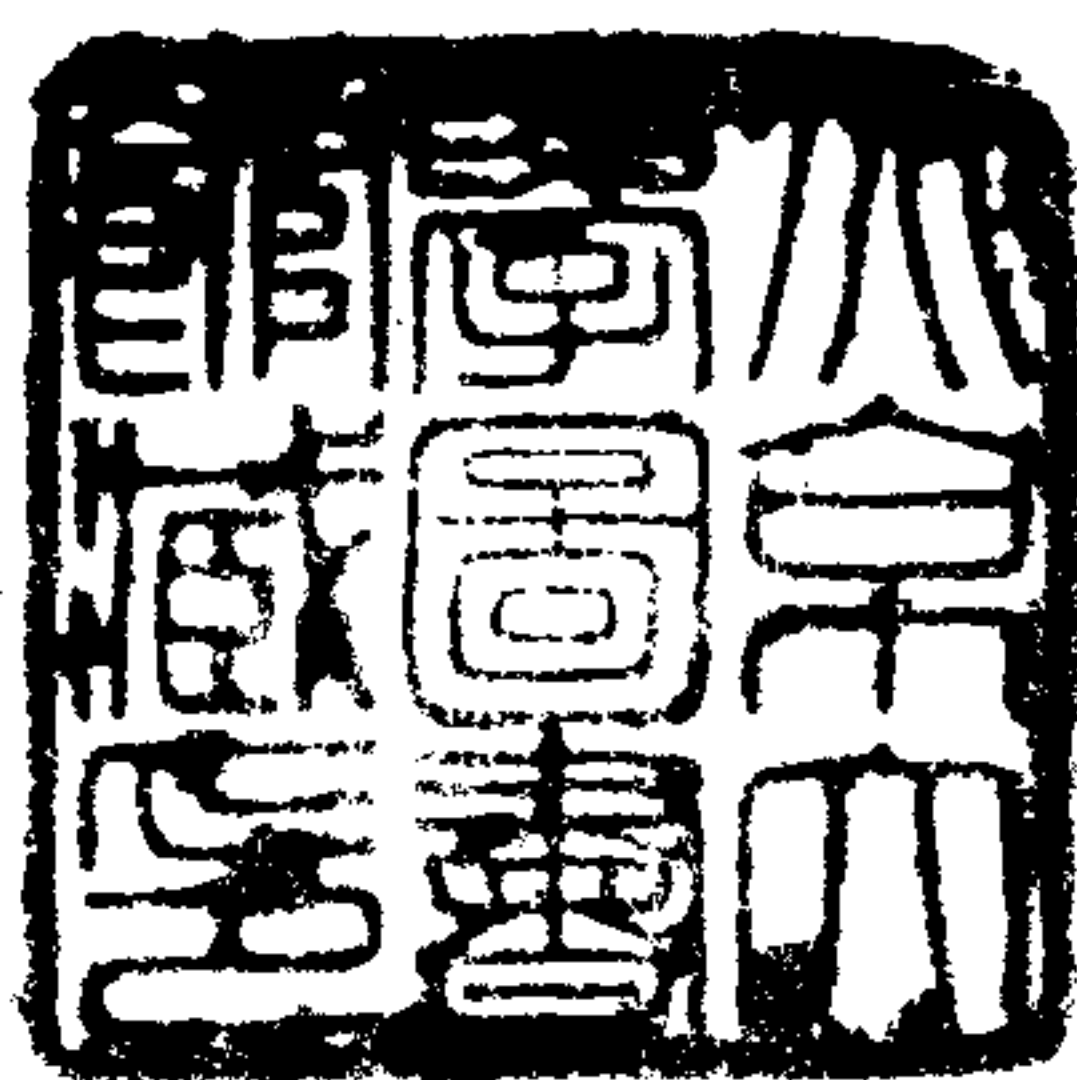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一・經部・春秋類

左氏條貫十八卷 〔清〕曹基編……………一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一二二

春秋左傳杜注三十卷首一卷 〔清〕姚培謙撰……………二五五

傳春秋者五家鄒夾已散佚不可考今存者獨左氏與公穀三家耳自漢以後持論各安所尚如漢武好公羊衛太子重穀梁宣帝開石渠而穀梁氏興哀帝令劉歆辨難迄建武始為左氏置博士賈逵鄭眾作左氏長義詆公穀何休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復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董仲舒則專信穀梁時又有左氏大官公羊賣餅之說蓋學左每詘公穀學公穀往往詘左勢固然也要而論之惟啖趙氏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庶幾知所輕重蓋左氏親見聖人

左氏條貫序

而公穀又皆子夏之高弟其立說自各有據依後人未可以臆見輕為軒輊固無俟馬融馮伉著三傳異同劉兆為三傳調人也第左氏原本以事繫日後先懸隔檢括殊苦其煩因仿國語之例分國類叙聯絡首尾而仍不失編年之舊以便披覽其公穀之辭義可列者亦因事附見焉

康熙壬辰中秋日玉坡曹基書

左氏條貫序跋

兼葦侍先生久凡風簷雨館雪案螢窓以及花之晨月之夕竊見先生手一編呬唔不輟時復會心若將揖古人於千載之上晤語一堂者以故矻矻孜孜几席間丹黃校讐幾無寧晷迄於今年已七十餘矣而毫而好學如此即徐廣之歲讀五經一遍不是過也先生雅負氣節自待甚高見人之姍姍齷齪者避之若浼故於世多怪少可飄然自遠於勢利之場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自來矣其為文也原本經史而折其衷獨出風裁自成一格不屑拾人牙慧雖著述等身重自矜惜不欲示人

左氏條貫附跋

茲左氏條貫一書兼葦以為便於課誦也力請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因發篋衍再加參訂得一十八卷仍為志其緣起云

受業門人張

兼百拜識

備考

周姬姓黃帝苗裔后稷始封於邰及夏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豳居岐文武都豐鎬平王東遷洛陽為東周

魯姬姓侯爵文王第四子旦有大勲勞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陝以東成王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至隱公元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

鄭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始封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號鄆之間因取二

左氏條貫

備考

一

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漆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

衛姬姓侯爵武王少弟封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為衛侯

齊姜姓侯爵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岳佐禹治水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至呂望佐武王定天下封營丘為齊侯

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後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

祀禮樂車服悉仍商舊

秦嬴姓伯爵顓頊之裔大費佐禹平治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栢翳殷有蜚廉周有造父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孝王分為附庸而邑諸秦傳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

晉姬姓侯爵武王少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成王滅唐封之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傳十一世至昭侯

左氏條貫

備考

二

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與曲沃別之

楚芊姓子爵顓頊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苗裔鬻熊為文王師而曾孫熊繹封荊蠻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又八世至熊儀為若敖又二世至熊胸為蚡冒又一世熊通為楚武王

吳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太伯逃荊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因封之吳又十四世

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

越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始見於春秋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

曹姬姓伯爵文王子振鐸始受封今濟陰定陶縣是也蔡姬姓侯爵文王子叔度封於蔡監殷殷畔囚於郭鄰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

虞姬姓公爵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為諸侯

左氏條貫備考

三

虢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虢城紀姜姓侯爵

邾曹姓子爵陸終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稱小邾

陳媯姓侯爵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闕父為周陶正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

虞祀滿謚胡公

許姜姓男爵堯四岳伯夷之後周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

左氏條貫備考

四

例言



孔子作春秋示褒貶故堯夫謂即夫子之刑書而實非也左氏身為史官受業孔子因春秋作傳而獨於言禮處最詳最慎蓋深得夫子立教本旨則謂左傳為左氏之禮書也亦可

觀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早已窺見此意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固矣其次則兵之所係為綦重左氏於列國兵爭極為留意寓來倍覺精神讀者便

左氏條貫 例言

須得其勝負存亡之所以然勿徒作壁上觀可也

古者掌卜占夢各立專官故吉凶禍福歷歷信而有徵後世失其職并失其傳惜哉

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左氏每娓娓及之非悖聖教也世衰道微邪惡並起借以示鑒戒云爾

左氏雖曰浮夸然長於叙事用字用句極簡嚴亦極婉麗其轉關換枕處又極警策只用一二語務掉便有兔起鶻落之勢長篇短章或斷或續血脉融貫得草蛇灰線之法是誠三史之鼻祖而諸子百家之星

宿海也

列國諸事雜見於十二公之編年前後錯綜繚閱殊難茲為取我國語之例先標每國於首凡事之係於其國者悉為編入使一國之始末開卷了然而其事之介乎兩國者此收則彼刪可以參考而得

當時一百二十四國其見於春秋者亦寥寥矣蓋弱小之邦多見并於強大故事亦僅見今即其事之相屬者隨所屬之國附載其絕不相蒙者另列於後左傳為舉業先資而讀本每失之太略因為手輯是

左氏條貫 例言

二

編極知割裂成書見識於大雅君子然以脩家塾之誦習則庶幾或有取焉玉坡老人基自識

編是書甫竟見前明孫匡儀名范有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一書是能先得我心者但嫌其提頭處太多甚至另為標目不叙於編年之下者終失聯絡本意則余是編之作尤覺完善云玉坡又書

纂要

周十二王 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平王 四十九年入春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

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魯十二公

隱公 伯禽受封傳二十三世至 桓公 名軌惠公

莊公 名同桓 閔公 名啓方 僖公 名申莊公 文

公 名興僖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子 成公 名黑肱 襄公

左氏條貫纂要

名午成 昭公 名稠襄 定公 名宋襄公 哀公 名

子

魯三桓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於鄆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孫氏始 四年

公孫茲侵陳 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敖救徐亦曰仲孫

晉八卿

智瑩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魏絳

趙武 又趙衰 子范士會子武智荀首子荀林父子桓

魏絳 子韓厥子為六卿又魏斯韓虔趙籍為三卿

鄭七穆 皆穆公子

子展公孫舍之為罕氏子西公孫夏為駟氏子產公

孫僑為國氏伯有良霄為良氏子太叔游吉為游氏

子石公孫段為豐氏伯石印段為印氏 又叔詹堵叔師叔為三良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

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齊桓衣裳之會九

莊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 宋萬弑君 十四年冬會

左氏條貫纂要

於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於鄆齊始霸十六年

冬同盟於幽鄭成也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

也僖元年入於榿五年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

周也七年盟於甯母謀鄭故也九年夏盟於葵丘尋

盟且修好禮也又於貫於陽穀共會十有一又於洮

於鹹於牡丘於淮為兵車之會四

晉悼五會

雞澤 於戚 救陳 於鄆 邢丘

晉悼三駕

襄十年秋伐鄭十一年夏伐鄭秋伐鄭

左氏條貫 纂要

三

左氏條貫總目

卷一

周

卷二

魯 起隱公至成公止

卷三

魯 起襄公至昭公止

卷四

魯 起定公至哀公止

左氏條貫 總目

一

卷五

鄭 起鄭莊公至簡公上

卷六

鄭 鄭簡公下至定公止

卷七

衛

卷八

齊

卷九

宋

卷十

秦

卷十一

晉起晉獻公至襄公止

卷十二

晉起晉靈公至景公止

卷十三

晉起晉厲公至悼公止

左氏條貫

總目

二

卷十四

晉平公

卷十五

楚起武王至靈王上

卷十六

楚靈王下至惠王止

卷十七

吳越

卷十八

左氏條貫 總目

曹蔡虞虢紀邾陳梁許
潞

總目終

左氏條貫

總目

三

左氏條貫卷一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周

周平王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

左氏條貫卷一周

周桓王

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隱公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方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周莊王

周惠王

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犇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視聘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視聘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桓公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

左氏條貫卷一周

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以幣物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莊公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率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

子類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類

莊公二年春

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類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類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

寇行僂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

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莊公二年春胥命于弭鄭地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

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類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

左氏條貫卷一周

關西辟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號公

爲王宮于玆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聲

鑑予之號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

歸自號莊公三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號地惠王問諸內

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

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王從之內史過往

周襄王

聞號請命求土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

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鬻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鬻曰號

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公

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襄王弟之難懼不立不發

喪而告難于齊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

侯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而情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

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左氏條貫卷一周

夏楊拒泉皐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

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惠公平戎于王

僖公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帶事

卑不與王言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

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

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

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富辰言于王

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

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

召之也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鄭伯怨惠王入而不與厲公將也又怨襄王之

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夏商二代之叔世之不咸同故封建親戚以

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邠文之

昭也邢音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左氏條貫卷一周

五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鬪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昭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歸茲之大者也棄

德崇茲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奔號鄭納

之又有厲宣之親鄭祖桓公爲厲王棄嬖寵申侯而用

三良叔詹堵叔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

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

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

德既衰于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

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

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林王又啓

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帶王子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

復之又通于隗氏卽狄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寔使

左氏條貫卷一周

六

狄狄其怨我遂奉犬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

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

納之秋頹叔桃子奉犬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犬叔以隗氏

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

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

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

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

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傳公二年泰伯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

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

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

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左氏條貫卷一周

七

于王城取犬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

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主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

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

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

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信公三十

年冬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歜昌蒲白蒿黑黍形鹽

周定王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負

汲

形象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

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宣公十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殺

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烝故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牛解其體而薦之示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以升

俎使可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

禮以修晉國之法

穀梁子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左氏條貫卷一周

八

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

晉也

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

王略敗王之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

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謂不能對。王使委于三

吏。天子之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

一等。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相禮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勿以爲典成公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如欲賜請先

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賑于社。賑宜社之肉出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左氏條貫卷一周九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襄公十年王叔

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也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

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

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

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閭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赤牛之盟。曰。世世

無失職。若筆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

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

富。吾能無筆門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

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

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天子左右之詞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襄公三十

年初。王僖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

左氏條貫卷一周十

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

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指愆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

王子佞夫。靈王子佞夫不知。戊子。僖括圍蒍。遂成愆。爲

大。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車。惠甘。過鞏。成

皆周大夫。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

王也。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維汭。劉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

左氏條貫卷一周

十一

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杭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陰戎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遷陸渾之戎于伊。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改正易服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

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棧反潁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文伯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禮以晉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之。」貢獻之物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華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談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

左氏條貫卷一周

十二

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襲襲之二路。大路鉞鉞拒咆，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籍談九世祖登叔父焉。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賔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穆后及太子壽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鐸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鐸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

左氏條貫 卷一周

三

不窕。大者不櫛。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也。則樂窕。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寔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之長庶。賓起。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即說之。欲立之。劉獻公。劉之庶子。伯食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有欲位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攻賓起。殺之。以黨子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邑名之甲。以逐劉子。伯壬戌。劉子奔揚。單子。旗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召伯奭。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單劉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

左氏條貫 卷一周

西

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王知子還欲背羣王子追之。黨于子朝。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八子靈景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周卿。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周卿。亦敗焉。皆爲子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與。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猛。守于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鄒盼子。子朝黨。伐皇。大敗。獲

鄆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子朝所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閭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庚申單子劉蚰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即九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諡悼不成喪也乙丑敬王即位王子猛母弟也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左氏條貫卷一周

七

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子朝所在景王之太子早夭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于朝者也王愛朝欲立之昭公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互相攻伐數年始定昭公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子朝黨震屋歷而死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謂之西王十四年鄭伯如晉子犬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愁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至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帶矣惟馨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管昭公二十六年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黨奔莒以叛召伯逆王

左氏條貫卷一周

末

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勿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伯奸命

諸侯替之以建王。嗣用遷邲。邲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烈。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左氏條貫卷一周

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定公晉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卒于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設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邲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

左氏條貫卷一周

六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僂。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好也。定公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哀公三年劉氏。周卿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責周與趙氏

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左氏條貫卷一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一

左

左氏條貫卷二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魯

魯隱公
元年春王正
月

隱公。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隱。之。始。年。周。王。之。正。元。年。春。王。繼。室。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時。桓。尚。少。隱。以。禰。祥。之。故。立。爲。太。子。將。讓。國。于。桓。故。假。攝。君。事。也。

公羊子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

左氏條貫卷二

左

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子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

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左氏條貫卷二 國道則未也

二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之內畢至。諸侯五月同盟，方獄。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則故曰豫凶事。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十二月，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子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聞異辭

隱公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葬禮有三：薨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正夫人也。隱公爲君，故特書曰：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左氏條貫卷二

三

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車徒器械，禽獸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也。巡行地焉，遂往陳魚。陳捕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羊子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

二月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

八年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
觴庚寅我入

登作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
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九月考成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子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

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

左氏條貫卷二

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始僭諸公。助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

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諫觀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隱公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觴。

不祀泰山也。成王賜周公許田爲朝宿之邑。因立周公

近鄭以祊易許。廟祊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祊近魯許

各從所近地也。冬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也。氏

左氏條貫 卷二

子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如舜

爲姓。陳昨之士而命之氏。報之以土地。以所封地爲

侯以字。其臣州氏其王父氏。族氏如胡公封陳曰陳氏。諸

稱以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取其舊官舊邑之

士氏中行氏。或以所封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

之邑。如趙氏韓氏魏氏。公子公子之

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曰展氏。九年春王三月癸

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失時也。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

時也。隱公十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左氏條貫卷二

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

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

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任薛君若辱

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羽父

公子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桓公年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地名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子

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鄭人因諸尹氏。鄭大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

魯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寫氏
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
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
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
田為周公祔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以治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

左氏傳貫卷二

六

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
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
也祔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
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桓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宋
宋亂終于受賂故書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大輅越席犬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
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丙

三年秋七月
壬辰朔日有
食之既

六年秋大閱
簡車馬也

輅鑿屬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
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
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
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魯義士猶或非之而
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
聞之曰臧孫達伯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左氏傳貫卷二

七

德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
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
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桓公五年秋大雩天子
帝禍及于山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
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犬
子生之禮舉之接以犬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
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信命為義若文

名武王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取于物為假若伯魚生

四名取于父為類若父子同生有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

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名司徒廢為

中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名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名武

名敖因易具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

同物命之曰同謂同日

左氏條貫卷二

公羊子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

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

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子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

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

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

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

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公羊子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

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子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

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

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

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

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

左氏條貫卷二

水易災之餘而嘗也

桓公十四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

子不私求財桓公十四年夏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兵

兵始于奚疆事也爭疆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

而戰又何謁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

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

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桓公十四年春公將有行遂與

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魯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
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車公
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齊人殺彭生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自
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公羊子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

後書夫人會齊侯于濰亭齊侯于祝丘又
日如齊師又會于防于穀皆所以書姦

夏單伯逆

左氏傳貫卷二

十

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
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子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
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
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
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築禮也于外非禮
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宮門出于廟則已
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

七年夏四月
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

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
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
侯得與吾為禮也

莊公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侯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
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穀梁子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
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

左氏傳貫卷二

十一

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
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者謀之又何問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
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
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

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莊公十年宋為乘丘之役，故宋十年魯敗，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郕。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平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左氏條貫卷二

三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問之曰：公子御說，莊公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莊公十年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

十有九年秋
宋公與齊侯
盟于郕

二十有三年
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
和宮楹

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公羊子曰：勝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

左氏條貫卷二

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貴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賁不過榛

粟束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月

之朔，應陰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

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

于某。

穀梁子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

左氏條貫 卷二 魯 古

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

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

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

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不言如

爲內諱也。

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入，春秋分也。

臧孫辰告糴

于齊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癸巳
公子牙卒

穀梁子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

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

功繁，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民力爲已悉矣。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

事也。火月見而致用水，昏正月而裁日，至冬而畢。公

三十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女黨氏從之，闕不從。而以

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講于梁氏女公子

觀之。子般圍人華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左氏條貫 卷二 魯 五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學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

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叔牙同問于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

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友曰使以君命

命，僖叔待。」即叔臧孫氏使臧季醢之，曰：「飲此，則有後

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

己未，共仲使圍人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

始八歲。公羊子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

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僂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僂笑，必無後乎魯國。

左氏條貫卷二

去

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係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元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以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

二年秋八月
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

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公羊子曰：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左氏條貫卷二

去

初，公傳奪下，崎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下，崎賊公于武闕，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欲立之，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周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

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公羊子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左氏條貫 卷二

大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穀梁子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冬齊高子來盟

僖公

秋七月，僖公太廟用致夫人

十五年九月，也即昭公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傳公春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左氏條貫 卷二

尤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穀梁子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僖公二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助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

財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茂也。飢而不

害。傳公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先是邾夏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

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

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傳

二十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左氏傳貫卷二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

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傳公二年十九年

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公

一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牲。牲成而卜。郊

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

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

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

左氏傳貫卷二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

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

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

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

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文公。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非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子二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叔也。收子穀也。豐

下必有後于魯國。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步曆舉正于中以正月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鮪，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

天子進如齊納幣

左氏條貫 卷二

至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親姊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位使在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山節藻梲，縱逆祀公。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子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左氏條貫 卷二

至

穀梁子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

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文公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斯，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朝而受政

教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也明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七年穆伯公孫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殺其姊。聲已生惠叔。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言當爲繼室則爲襄仲聘焉。公子遂教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從昆弟。

左氏條貫卷二

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不娶公孫敖反之。還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文公九年毛伯衛來求金。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子曰。毛伯者何。天子之人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踰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文公十一年鄭驪狄名姓漆防風後。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驅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鄭驪國之富父終甥。長三丈。富父終甥。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穀梁子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

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文公十 秦伯公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穀梁子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

左氏條貫 卷二

孟

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文公十 穆伯之從已氏也，在七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請立曰：「穀之子弱，時孟獻子請立難也。」穀之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

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文公十 齊人或爲孟氏謀，公孫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故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真諸堂阜。」示無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放卒惠叔期年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慶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恩放從莒女故襄仲欲勿哭，怨敖妻惠伯叔彭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灾，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故在莒孟獻子殺之子愛之。

左氏條貫 卷二

孟

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瀕，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有寇攻門二

文公十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六年。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文公十二月丁丑，公薨。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東門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

惠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公，太子及視，弟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出也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子仲爲下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即出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

左氏條貫卷二

天

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藏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欽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左氏條貫卷二

元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寔不可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

魯宣公

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夏

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

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宣公十四年 冬 公孫歸

左氏條貫 卷二 魯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子家歸父 懷必貪 貪必謀人

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公十五年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蠶生。飢幸之也。

公羊子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

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

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歸父還自齊
至萊遷祭齊

魯成公
成公元年作
上甲

穀梁子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畝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非寵蒞。非盡取焉。

宣公十四年 公孫歸父子 襄仲 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

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宣叔。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左氏條貫 卷二 魯

去之。許請去之。許宣叔遂逐東門氏。子家 歸父 還及笙

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

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穀梁子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

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

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

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

也。

成公三年 冬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七年春正月
月癸巳
牛角敗于
廣風又食其
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
猶三望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仲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
卿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
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成公六年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
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左氏條貫卷二

重

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
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
誰不解體詩曰文也不夷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
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宣公出于房再拜曰大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成公十一年
聲伯之母叔肝不聘無媒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為嬖
昆弟之生申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管于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
孝叔卻嬖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
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
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

左氏條貫卷二

重

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絕施氏成公十四年僑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不稱尊夫人也故君子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
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成公十四年宣伯僑如也通于
孟而取其室使告卻嬖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季文子而
殺之我斃蔑孟獻子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
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于召丘公還待于

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多亡，以魯之密邇仇讎，指齊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犢曰：吾為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宣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成公十七年初，聲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玉也食之，泣而為瓊，瓊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瓊歸乎歸乎，瓊瓊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鄆，壬申，至于狸狌，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穀梁子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左氏條貫卷二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二

三

左氏條貫卷三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發 典懷鞠 叅訂

魯

襄公夏齊姜薨成公初穆姜母成公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為不哲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襄公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以鐘鼓

左氏條貫卷三

肆夏之三遇渠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明絲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皇皇者華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敬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

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于周

忠之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之義為詢咨禮為度

咨事政為諏咨難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

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

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也君長也誰受其咎初季

孫為已樹六櫬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

之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也止君子曰志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髻魯于是乎始髻以

合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貍敗我于狐貍我君小子弱朱

儒紇短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五年季文子卒

大夫入歛公在位西向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

左氏條貫卷三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公襄

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夏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

公之辱朝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

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賁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在成十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始。終也。歲星十二年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

左氏傳貫卷三 三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襄公十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無中軍。惟上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出。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季氏。專政改作三軍。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傷閭。傷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其盟以固。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入季無征。無公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不如是三家其父兄歸公。不舍故而改。

作也。此盟。襄公十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誚之本言。五年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而不敢間。襄公十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邾大。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左氏傳貫卷三 四

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手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彌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紇欲立中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而重席新樽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而召公鉏彌使與之齒在下悼

左氏條貫

卷三

五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莊子之庶也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荷立羯請僭臧氏使孟氏與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羯之固其所也若羯立

左氏條貫 卷三

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邪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哭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

左氏條貫

卷三

六

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敢宣叔敢

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防邑之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左氏條貫 卷三 七

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襄公二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

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左氏條貫 卷三 八

斗牛而淫過于玄枵虛危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襄公三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晉執季孫意如公作楚宮。穆叔曰。犬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襄公妾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裊。穆叔不欲。

左氏條貫卷三

九

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郛。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濟齊盟。請僇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僇之樂桓子樂王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曄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術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其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僇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

左氏條貫卷三

十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王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漢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

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遇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叔孫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買而欲贏。而惡器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左氏傳卷三

十一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月二而藏。水西陸。月三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

左氏傳卷三

十一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亥冥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三四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堅。而以風出。而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初穆子去叔孫氏。辟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國氏。姜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面。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僑如穆子之兄。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僑如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于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齊大夫，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猶遂過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爲孟曰：爾未際，未與諸大，餐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叔孫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牛曰：孟有北婦人，國之客，公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

左氏條貫卷三

主

爲日不見，既自見矣。言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使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寫器，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叔孫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與南，遺皆季氏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車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束路，葬焉用之？且冢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

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孫昭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

左氏條貫卷三

西

弟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歸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告叔孫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即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終爲鮮，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收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士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熾庫之庭。文仲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穆子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左氏條貫 卷三 五

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火，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如晉，自郊勞至

子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齊司馬曰：晉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焉，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傳

左氏條貫 卷三 六

家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時僖子從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使長鬣鬣者相好以屈名，旣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

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僖子是以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

左氏條貫 卷三

七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穀梁子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季孫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鄰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遷。遠氏之遷。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助之。反自祿禚。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

左氏條貫 卷三

大

子使字敬叔。單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位。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子卒。昭公十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季孫費。南蒯謂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邑宰。更代其位。我以費爲公。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仲且告之故季悼子平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豎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次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左氏條貫 卷三 魯 九

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迴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

八序以同
盟于平丘公
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
意知以歸齊
晉傳

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間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自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間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南蒯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昭公十三年叔弓聞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左氏條貫 卷三 魯 十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不妨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

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耐也叔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耐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晉君微武子季平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祖父不盡情歸子而不歸耐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昭公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簋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左氏條貫卷三

主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祭止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氣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春而未至夏三辰有火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二十五年
春秋孫如

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燕以春分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也以夏至司至者也青鳥氏立夏止司啓者也丹鳥氏立冬至止司閉者也祝鳩氏主教民司徒也鵙鳩氏主出法制司馬也鵙鳩氏主水土司空也爽鳩氏主盜賊司寇也鵙鳩氏主去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九種為九農正

左氏條貫卷三

主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公昭二十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月等至相過也長短極故同道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昭公十五年有鵙鳩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鵙之鵙之公出辱之鵙鵙之辱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鵙鵙踈踈公

在乾侯微寨也。與鵲鵲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公喪。勞宋父公。以驕鵲鵲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鵲鵲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季子庶叔父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姬。公鳥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也。朴已以示秦遄之妻。遄魯大夫。公若。即公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弟。日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適以告公之。亦平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日殺是是殺余也。將

左氏條貫卷三 重

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子。平子之雞。關季氏介。以芥中其雞。郕氏爲之金距。金爲平子怒。益富于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說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希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昭公子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黃。皆公公果公賞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日執之。

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黃又言。如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相。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惡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

左氏條貫卷三 重

上以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子。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于其衆。日若之何。莫對。又日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日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日。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郕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徙于家子曰
諸臣等公若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平子之事
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
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二十五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左氏條貫卷三

美

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
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
盟載書曰僇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繩綖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鐫歸平子有
異志不欲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
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左氏條貫卷三

美

公羊子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
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
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
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
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
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
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
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
以鉄鑽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
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饑未就敢致糗于

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政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左氏傳 卷三

左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蓄。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昭公二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皆季氏以幣錦二兩。二縛一如瑱。充耳。適齊師。謂子猶。景丘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八千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卜魯之可勝與否。所以其齊侯心也。寫二國交兵極形其無意。子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爲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從魯公伐齊。圍成。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左氏傳 卷三

左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也。逐洩聲子射之中楯。左繇胸。車汰輈七矢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殲收。駕人以爲駮。吳也。叔孫而助之子車。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殲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從野洩。子此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季氏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晉。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淵也。毋乃亢證。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林雍羞為顏鳴石人皆下苑何忌夫齊大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其足苑子刺林雍斷其足繫一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其足苑子公二年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與北宮貞子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左氏條貫卷三

左

同于季氏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也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而以難復伯晉君昭公二年公如晉將如乾侯季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遣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昭公三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

若召季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

左氏條貫卷三

辛

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攝行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

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昭公如魯。莒牟夷以牟婁防來昭公在乾侯。邾黑肱以。左氏傳貫卷三

黑肱以盜來。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子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

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執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肝。夏父者。其所爲有于顏者也。肝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

左氏傳貫卷三

珍惟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

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

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

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

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左氏條貫卷三

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

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

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之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

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名之。既而有功。功于魯。公立。傳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

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公子遂殺惡。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

左氏條貫卷三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三

書

左氏條貫卷四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參訂

魯

公羊子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

左氏條貫卷四

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定公叔孫成子叔孫姬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臨之所而哭叔孫請

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

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二子始謀實

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定公名主社稷則羈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

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名成子以告

戊辰公即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無怨于入可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也若羈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隕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魯羣公氏將溝焉使不與榮駕鸚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鸚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

左氏條貫卷四

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

子禱于場伯禽子九月立煬宮

穀梁子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

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

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

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

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

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

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

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屬也。于屬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左氏傳卷四

三

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

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定公六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瑱珪佩玉。歛仲梁懷。季氏弗與。曰。以玉改步。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誅逐公父。歛伯及秦遄。季子皆奔齊。定公六年二月。公侵

左氏傳卷四

四

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欲逐三桓。故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聾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

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魯三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蒙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訊二名，二名非禮也。」

左氏條貫 卷四

五

定公七年齊人歸郕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無剛曰：「顏高之弓六鈞，一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顏高擊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公侵齊，攻原止之郭，王人焚衝，戰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郭王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顧而止。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

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季寤桓子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武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禘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衛桓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

左氏條貫 卷四

六

昨晉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

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死何暇追余
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處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
陽欲殺桓子詩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季辨也舍
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公羊子曰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
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
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
氏迭而食之賊而餒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
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

左氏傳卷四

七

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
敢不免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
數十乘至于孟孫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
南駭馬而由平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
而甲起于琴如欲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
執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
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
父帥師而至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實者何璋判

白弓繡質龜青純

定公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日得
得用焉日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
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藩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
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于是乎奮其詐謀大陽虎
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
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

左氏傳卷四

八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因諸西部盡借邑人之車鏃刻
其軸麻約縛刻處使不可用而歸之載葱靈車有障蔽者寢于其中
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
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景
其寔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使公避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典舊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也鍾磬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禮不成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盂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左氏條貫 卷四 九

之田

穀梁子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遽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其公會齊侯
于夾谷公至
自夾谷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夾谷之會見之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公若藐氏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使賊射之射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愚不而授之末劍鋒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

左氏條貫 卷四 十

叔懿子聞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曰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叔孫稽首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赤與郕人爲之宣言于郕中詐爲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氏衆兇懼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也。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詐為侯犯止之，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也。識也，吾不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致其名簿，定公十年仲出為季氏宰，將墜三都。費邠于是叔孫氏墜邠，季氏將墜。

左氏條貫

卷四

十一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莪。二子不狃奔齊，遂墜費。將墜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墜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墜。冬十二月，公聞成，弗克。

公羊子曰：曷為帥師墜邠？帥師墜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也。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墜邠。帥師墜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魯哀公

四年六月辛丑
遷社災

定公十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名火，火踰公宮，桓僖公廟。災救火者皆曰：願府庫南宮徹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戊戌而不

左氏條貫

卷四

十二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終。濟濡帷幕，饗餼。火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竣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水也。于是乎去表之葉。去法，大葉。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勿從，南孺子桓之。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子康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桓哀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嘗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左氏條貫 卷四 魯 三

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太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表大子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禮委冠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哀公十一年

春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叔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力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內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孫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也。不戰非魯人臣也。魯之羣室。都邑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人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叔孫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求。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洩。孺子從之。公叔務人。公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謹陳莊齊大

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

不狃魯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子邴洩二子與孟子子羽銳敏我不欲

戰而能默言奔洩曰驅之也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

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十一年季孫欲

左氏條貫卷四魯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哀公十一年春王

正月用田賦丘賦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以為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冬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哀公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

則孰狩之辨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

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曷為為獲麟大之

左氏條貫卷四魯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

曰有腐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

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

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

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

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

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齊陳恒弑其君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昭公十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生魯襄二十二年卒時七十三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災災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也。法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左氏條貫卷四

七

天子稱一人君兩失之。哀公十公會齊侯盟于蒙。孟非諸侯之稱。七年。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然則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薨也。哀公二年春宋景曹卒。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哀公二年公于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

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可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犬子國人始惡之。哀公五年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言甚多之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薨也。示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

左氏條貫卷四

大

夫始有惡。哀公二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左氏條貫卷四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五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鄭

隱公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疆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犬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三丈一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過百雉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大都不過百雉

左氏條貫卷五鄭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犬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原延子封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

元年夏五月
鄭伯克段于
鄆

左氏條貫 卷五

左氏條貫卷五鄭

二

七十二人二百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穀梁子曰克者何能也能殺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

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公羊子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言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鄭共叔之亂。即叔公叔滑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

左氏條貫卷五鄭

三

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隱公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攻其前也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二公子。曼伯以制人收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公

鄭鄭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哭曰。使勇而無剛者。將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兵伏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腹背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公孫閱拔棘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左氏條貫卷五鄭

四

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狐。名旗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墜死。瑕叔盈。亦鄭大夫又以蜚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莊公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叔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公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服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予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神農之後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左氏條貫卷五鄭

五

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百人出殺行十二人。出大難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

左氏條貫卷五

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鄭伯。

左氏條貫卷五鄭

六

卒初祭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子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矣。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桓公十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妻雍糾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父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入殺檀伯而遂居櫟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夫曰高伯其爲僂乎復惡已甚矣

左氏傳卷五鄭

獲傅瑕夫鄭大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業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

鄭文公

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十鄭伯自櫟入緩于告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皆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莊公二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

左氏傳卷五鄭

曰伐無曰侵輕曰襲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七年春齊人伐鄭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亦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語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僖公二十二年冬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

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萃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文萃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鬴

左氏條貫卷五鄭

九

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通訊問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與石甲父立。穆公恃寵作亂。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難少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佐寡君之嫡夷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燕勅成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獲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不擇鹿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鉉疾走而走險。急何能

左氏條貫卷五鄭

十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南燕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平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蔡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鄭大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亦鄭大夫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官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士

以生也刈蘭而卒宣公四年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無樂亂之權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遠也凡弑君稱君若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

鄭成公

鄭成公

是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公子堅襄公將去穆氏群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宣公十年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哭于廟且巷出車遷以吉國人入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士

禍于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之始祖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國皆爲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也望也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尢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成公六年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成公九年樂書伐鄭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

鄭成公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共誰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僂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崎子展欲待晉。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三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能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二年會鷄澤。五年會戚。七年會鄆。八年會平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智瑩士句荀偃韓起。樂壓士魴魏絳趙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今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仗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子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儼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古

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襄公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瑩士句門于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樂壓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械。盛饌。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孔公孫轅耳、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去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去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在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襄公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左氏條貫 卷五 鄭 去

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子駟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駟聞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嗣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襄公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左氏條貫卷五鄭

七

使疆場之司惡于宋。使使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息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不救。荒災。毋。

壘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鄭小邾曹姓。宋十二國。言十三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姬姓。薛任姓。之祖明神。殲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九月。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十二月會于蕭魚。敕。襄公十一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左氏條貫卷五鄭

大

三子之父皆尉氏。所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慧。三月。公殺故納賂以求餘盜。孫黑子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司齊與之。良司城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堵女父尉。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便。私小。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子產。易淫樂之。賂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襄公十一年。鄭子孔。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公于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師。死而不從。禮不殺。卽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適。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公孫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左氏條貫卷五鄭

子也。士子孔父子良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也。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卽子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卽鄭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太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戲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渙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勝。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若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公孫黑肱子石黑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肱子石黑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其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襄公二十四年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三

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之。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

左氏條貫 卷五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晉人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斯也。宣子說。乃輕幣。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蹇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十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喻小異二子張帶在幄。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箕踞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藥。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三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即射犬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性急不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降下之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譽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襄公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司馬桓子曰：「載余，日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縈，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即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三

庸以元女大姬武王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由至于今，是賴桓公陳桓公鮑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桓公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桓公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俱厲公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靈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武公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

左氏條貫 卷五 鄭

三

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而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退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暴動于勇，齊貪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左氏條貫卷五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五

重

左氏條貫卷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斐
典懷鞠 參訂

鄭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犬叔二子石從子展即公孫舍之伯有即良霄子西即公孫夏子產即公孫僑子大叔即游吉二子石為印段及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左氏條貫卷六

一

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陽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犬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侈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

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太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

左氏條貫卷六

二

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奔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奔其

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星紀而旅。客于明年之次。古以害鳥帑。鳥周楚惡之。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左氏條貫卷六

三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公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罕子皮駟子同生。母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

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

左氏條貫卷六鄭

四

縶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睅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子子驕之卒也。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驕曰。其莠猶在乎。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姬嘗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偕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左氏條貫卷六鄭

五

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子產使鄆鄆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徵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就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公襄

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時襄公卒。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士讓之

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六

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

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庫。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

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

從。有代中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馬各膳其事。百官

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

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蒞患。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

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

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荐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

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七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棗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

犬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

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

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文。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於鄉校。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禮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導不如吾

左氏條貫卷六鄭

九

聞而藥之也。然明日。獲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左氏條貫卷六鄭

九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昭公。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子伍舉爲介。元年。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公子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圖。謂圖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指爲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納采用鴈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

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公孫黑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蔡申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

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

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

左氏條貫卷六鄭

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大叔楚子曰吉不能亢敵也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

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夫豈不受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

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於閭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子偃與於盟使大史書

其名且曰七子欲自同於六子產弗討以其強晉侯

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左氏條貫卷六鄭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不減遷

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懷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

左氏條貫卷六

三

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者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安堪。專代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黑之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左氏條貫卷六

三

加木焉。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賦其田如魯之田。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蠶尾。毒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子產子產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之於鼎。叔向使詒

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古

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于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楚公子弃疾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桓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而見子皮。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口。不樵樹。不采蔬。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主

間。賜子產苞之。二方鼎。鄭人相驚。以伯有。襄伯有在。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之子孔及良止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

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害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鄭氏後故火水妃也。火畏水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爲水屬故曰：『妃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主左氏條貫卷六鄭

左氏條貫卷六鄭

大

鄭公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昭公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怨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左氏條貫卷六鄭

左氏條貫卷六鄭

七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失諸侯鄭國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駘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太

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蔣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鄭風故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鄭大旱，使屠擊祝款，堅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藝，養也。桑，護也。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昭公十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魯大夢，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能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山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犬辰之虛也。陳大晦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亢

也。水為雉，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水火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璣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昭公十年夏五月，火星始昏見。內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僇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其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左氏條貫卷六鄭

左氏條貫

卷六

壬

邊人恐懼不敢告。子產對曰。若吾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譏謫之聞。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故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鄭駟偃卒。子游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偃之。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左氏條貫卷六鄭

左氏條貫

卷六

壬

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昭公二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三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昭公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玼之萋矣惟繫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以明年昭公二十五年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有子朝子大叔見

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

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以故爲禮以

奉之爲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鹿麋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以奉

五味爲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青白赤黑玄黃五章以奉五色

左氏條貫 卷六 鄭

三

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獄僇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即好惡等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九年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私造者書之於竹簡。君子謂子然欲。於是。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左氏條貫卷六

三

左氏條貫卷六

男官賀校字

衛桓公

衛莊公

左氏條貫卷七

長洲營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參訂
典懷翰

衛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也。」
安重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左氏條貫卷七

一

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
二年鄭于伐衛。

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先是以公子馮奔宋。」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治絲而夢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則位可定。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

左氏傳 卷七 衛

二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使自臨。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人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桓公十初衛宣公烝于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名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即娶于齊。者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

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閔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

左氏傳 卷七 衛

三

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

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于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戴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公十
秋衛人伐邢以報冤圖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
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
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衛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
左氏條貫卷七

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衛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楚人救衛
不克衛侯聞楚師敗城濮之戰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成公弟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
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夷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

于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
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
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
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
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獻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

左氏條貫卷七
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代衛侯士榮為大
士治獄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真之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
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皆十穀雙王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獻治厝
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即公子
儀服母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獻先入及門遇
疾而死治墜辭卿

公羊子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之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公羊子曰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之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

左氏條貫卷七衛

木

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公羊子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僖公三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夏后啓之奪于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衛侯

衛侯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公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皆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左氏條貫卷七衛

七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成公十四年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

父焉林父七年奔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

雙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

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卻寧惠子寧相苦成

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

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

子立敬嬖定公之子衍公以為犬子冬十月衛定公卒

左氏條貫卷七衛

夫人姜氏即定姜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衛之弟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實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

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入使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將大師辭師曹請為

之初公有嬖姜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

之刑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

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蟘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獻公奔齊公如鄆使子

行事公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

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

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庚公曰射

左氏條貫卷七衛

為背師不射為僂射為禮乎射兩軸而還尹公佗曰子

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反射公孫丁投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子鮮公母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宗且告

無罪定姜公適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

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

保而殺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

瘠成叔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

盟之故使瘠敢私弔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叔歸。復命。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鮒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初非樂矣。余狐裘而羔袖。狐裘言美多。羔袖言惡少。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

左氏條貫 卷七 衛

十

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卽臧武仲。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襄公三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十四年。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吾躬

前出獻公
今又秋剽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母弟。爲復。反辭敬如。獻公及子鮮之。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如。以公命與

左氏條貫 卷七 衛

十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甯也。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襄公二十六年。傷甯

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及犬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指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問存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左氏條貫卷七

三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襄公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臣父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使納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晉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痛慙子鮮特為此服公與免餘邑六十。本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曰終身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是一非四井之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又云。十室之邑。蓋皆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助大事。君其命之。乃

左氏條貫卷七

三

使文子為卿。文子即大叔儀公允其請昭公二十二年。衛公孟縶。輕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縶也。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

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齊豹之家惟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驅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關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左氏條貫卷七 衛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也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撤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于石公孫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齊大夫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爵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左氏條貫卷七 衛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定公四年不義不犯非禮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皆衛大夫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

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任氏、宿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左氏條貫卷七 衛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綈、旂、旄、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疆，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用周之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官期藏，在周府。」

左氏條貫卷七 衛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其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昭公七年，衛襄公大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是時元未生，余使羈孔成子之孫圉與史苟史子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成子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後立為定公，十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犬子蒯聵獻孟，地名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得，盍歸吾艾。』

殺壯犬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犬子犬子三顧
 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崩殯將殺余公執其手
 以登臺犬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
 齊犬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犬子則禍
 余犬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
 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
 吾以信義也京公二年初衛侯游于郊于南僕公子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

左氏傳貫卷七

犬

穆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在下君命祇辱夏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犬子君命也對曰郕異
 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犬子于戚宵迷陽
 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犬子絕八人衰經偽自衛逆
 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子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
 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
 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崩殯之子

也然則曷為不立崩殯而立輒崩殯為無道靈公逐
 崩殯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
 下也

哀公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衛大其姊
 嬖子朝出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
 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即文子女不或疾淫于外

左氏傳貫卷七

九

州衛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
 之弟疾出使室孔姑即文子女疾臣向難疾奔宋為納
 奔故立之使室孔姑疾之妻疾臣向難疾奔宋為納
 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
 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
 鄆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御
 獵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勝之生悼子大勳悼子即
 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二平作齊國
夏公不曼姑
卿師圍戚

衛出公

擇鳥文于遠止之曰名文子豈敢廢其私訪衛之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哀公十五年衛孔罔取大子

崩饋之姊生慍姊伯姬也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

卒通于內通伯姬犬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犬子與

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

請于伯姬閨月良夫與犬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

人太子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

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

犬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慍于廁強盟之今遂遂

左氏條貫卷七

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召獲

衛大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

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門守焉曰無人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公孫求

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曰太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犬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慍犬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癢癢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慍立莊公公蒯莊

公害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

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京公

十六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荆

曠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弟真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

其可追京公十七年衛侯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

左氏條貫卷七

與之始食焉犬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車兩牡紫衣

君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犬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

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劔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被髮北面而諶曰登此昆吾之虛絲絲生之瓜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見殺公親筮之晉彌赦占之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正卜其其繇曰如魚

竄也赤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實乃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

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鄧入般師出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
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
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
為呂姜莊公夫人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
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

左氏條貫卷七 衛

三

師以歸舍之路

哀公十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嬖與犬叔遺

哀公二十年

五衛侯輒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

焉褚師聲子褚師輒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

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褚師出公戰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

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人也奪南氏邑公孫彌年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之車于池初衛人翦

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

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從甥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
公使優狡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懿子司寇夷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
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
謀以攻公鄆子士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則易間也乃出將適
蒲彌曰吾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左氏條貫卷七 衛

三

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

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文

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

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

見君之人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

出信弗納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哀公

二十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

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

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子齊子
鱗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
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

左氏條貫卷七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七

商

左氏條貫卷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齊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期戍公問也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襲
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
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遂
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

左氏條貫卷八

一

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也責履
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小臣也代
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
孫無知虐于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
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藍耨我師

齊桓公

齊襄公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于糾于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莊公二十七年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子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左氏傳 卷八

二

大戰也愛民也。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救邢。閔公二年齊侯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

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僖公四年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五侯九伯。女寔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

左氏傳 卷八

三

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

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

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

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

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僖公七年秋盟

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

官受方物。鄭伯使戍于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

孔氏子人氏三族寔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左氏傳卷八

四

盛德也。若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犬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僖公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諸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僖公十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僖公十年夏滅項。

左氏傳卷八

五

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色多。內寵。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犬子。雍巫易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入統其君舍

齊公

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武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已六十傳公十年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立孝公文公十年齊人定懿公商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云文公十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時歆父已死故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左氏條實卷八齊六

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飲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惠成公十年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靈公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而

齊莊公

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寔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鮑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襄公二十一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勇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左氏條實卷八齊七

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隊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還對曰貪貨奔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奔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有先人之微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

襄公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臣出自桓齊桓公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

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

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

也何害先夫公棠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

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左氏條貫

卷八

八

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

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

之賈舉州綽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

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

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弔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

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禮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

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

左氏條貫

卷八

九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慮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子莊叔孫宣伯魯叔孫之在齊

也叔孫還齊納其女宣伯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喪偶娶東郭姜生明東

十七年

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曰棠無咎與東郭偃姜之相崔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
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崔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
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崔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寔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
成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
左氏條卷八
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
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嬰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公
二十八年慶封好出而者酒與慶舍慶封政則以其內寔遷
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嬰家使諸
亡人薛崔氏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莊公癸

臣子之即慶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慶舍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
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卿大夫曰雙雞饗人
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也饋子雅
子尾怒二人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
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
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析歸曰子
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左氏條卷八
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警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桓
子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即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族之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慶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慶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姜謂癸曰有事

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慶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子高子陳須鮑國雅之徒介也。因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于堯以狙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

左氏條貫卷八

主

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陣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散豆間所祭之物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賜刺不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吳子夷昧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勾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之而稍致。

左氏條貫卷八

主

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僂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昭公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少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微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左氏條貫卷八

古

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四區爲釜。以登于釜。六升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豆區皆登一焉。加舊量。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水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三分。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中下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犬姬已在齊矣。皆陳氏之祖。言其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邵齊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胙。公室無慶。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墪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左氏條貫卷八

圭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鄉鄰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鄰仍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言鄰人先違卜不。

十有二年春
齊高發帥師
伐莒伯子
賜

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侯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齊公孫竈子雅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陳氏將始昌。二惠雅尾皆惠公孫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左氏條貫 卷八 齊

共

公羊子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韋。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昭公十
九年。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度城之而夫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齊侯疥。遂疢。瘵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罔以辭實。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愜。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

左氏條貫 卷八 齊

七

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荐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譏。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愆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

嬖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倡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官室曰：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

左氏傳賈

卷八

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據梁丘，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饌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二體，舞有三類，風雅四物，四方五聲，六律，七音，五音加變，八風，八方九歌，府三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左氏傳賈

卷八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昭公二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謬，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

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

左氏條貫卷八

辛

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定公九年齊侯伐晉夷儀。傲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敘甲曰。襲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剛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狸裂。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賔旅也。乃賞

左氏條貫卷八

壬

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傲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

黨之乎。

哀公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

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

君必僂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指諸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高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

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收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張聞之與惠子夏

左氏條貫卷八齊

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

莒施來奔八月齊郕意茲高國來奔陳僖子乞使召

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公子曰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

故闕止陽生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

子陽生也處戒之戒勿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

使子士之母僖子養之與饋者皆入公宮冬十月丁卯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誰之命也

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

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茶

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

牛使茶奉之茶悼公陽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頓地故折其齒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必亡一

公子公子自稱也恐鮑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

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景公以安孺子如賴去魯姬母茶之殺王甲荆江說

因王豹于句賈之丘三人皆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

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

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

左氏條貫卷八齊

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

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

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指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于

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日淳

公羊子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

國之辭言之何爲設也此其爲設奈何景公謂陳乞

曰吾欲立茶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

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王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茶。

左氏條貫卷八

齊

哀公十。齊簡公。悼公之在魯也。闕止。子有寵焉。及即位。四年。使為政。陳成子。常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齊大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陳逆。行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使疾。詐而遺之潘沐。沐可以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沐頭。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止。指關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遇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子不納。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彘中。適豐丘。

左氏條貫卷八

齊

豐丘人執之以告。執闕止。以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彫。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言不及此。五年。齊陳瓘。陳恒兄。如楚。過衛。仲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弟成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

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

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

使來穆公貢景伯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庶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

病取譴。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左氏條貫卷八 夫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宿為成宰故前稱公孫成

左氏條貫卷八

男官賀校字

公 齊未葬宋穆

左氏條貫卷九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典懷鞠

宋

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與焉曰。先君

宣公。兄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

穆公子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左氏條貫卷九 宋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

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

矣。立穆公。其于饗之命。以義夫商。頒曰。殷受命咸宜。百

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子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

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

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

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桓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元年。

左氏傳卷九

豔。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先是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莊公。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舍仇牧，苟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莊公十年，乘丘之役，宋十年魯敗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公右微孫生搏也。取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也。愧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二年，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

左氏傳卷九

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子長萬，猛獲黨之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試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
父苟息皆累也。舍孔父苟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
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
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
捷。博婦人皆在側。萬曰。其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
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
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
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

左氏傳 卷九 宋

四

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闥。仇牧可謂不
畏彊禦矣。

宋

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兄子魚。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
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劇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
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
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子宋
五月六鵠
飛過宋都

公羊子曰。易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確
然。視之則石。祭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
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
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易為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
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祭之則鵠。徐而祭之則退。飛
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
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
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

左氏傳 卷九 宋

五

月也。六鵠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
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鵠微有知
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
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
亢矣。民所聚曰都。

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

楚人使宣
來獻捷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公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二年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其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左氏條貫卷九

六

公羊子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

十一月
已卯宋公

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難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解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僖公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左氏條貫卷九

七

穀梁子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

尊敗乎。甲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甲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

左氏傳實卷九

八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穀梁子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

文公三年秋
雨霖于宋

宋昭公

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臚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右師等六人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左氏傳實卷九

九

公子。即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文公十年宋公子鮑昭公禮于國人宋仇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黠。襄夫人鮑適祖母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臚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宣公二年春

左氏條貫卷九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取左百人狂狡。宋大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山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僂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

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也。谷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主其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睚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無勝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扶舟宋公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

左氏條貫卷九

之見。犀。舟之于見。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宣公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

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左氏傳 卷九

主

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哺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子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平公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聞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

左氏傳 卷九

主

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就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成公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梓有四柯。棺有輪楨。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襄公十年宋華弱與樂繆少相狎。長相優。戲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枯其頸。以弓貫其頸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枯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僇。辱華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亦逐子罕善之如初。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左氏條貫卷九

西

屋塗大屋。陳畚耨。具繩金。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治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宋之祖于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掌火。或食于火。或食于味。以出內火。心大火東方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于鶉火之

柳星季春鶉火星昏在南方。今民放火謂之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禁民放火謂之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契之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子曰。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襄公十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左氏條貫卷九

五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皙。國父寘與我役邑中之黔。子寘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諷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詎有祝禍之本也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丙

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奔諸堤下共姬

宋伯姬

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

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貌而婉順心犬子淫美貌而

狠心合左師向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惠牆為犬子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犬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

左氏條貫

卷九

宋

加書徵之詐為反狀而騁告公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

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問諸夫人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犬子曰

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也習馬者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

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襄公二十

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

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

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吾焉得已凡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

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

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折

左氏條貫

卷九

宋

之節升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戌言于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

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

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

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黑盟

以齊言其詞與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籬也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已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遲志而弃信志將遲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左氏條貫卷九

宋

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重故欲比小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因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也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武之家事

左氏條貫卷九

宋

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靈成景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泣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

宋元公

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破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左氏條貫卷九宋

主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大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撤者，名也。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

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前年奔晉，今還救宋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華氏願為鵠，其御願為鵠。皆陣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也。鄒不射，抽矢城射之。殪。豹張句抽矢而下射。

左氏條貫卷九宋

主

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又射之死。句于犢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于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樂氏矣。驅曰：子無我廷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遣越帥師將逆華氏。犬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

皇奄傷省滅士平由奔楚

昭公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

以溫將至

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

昭公十五年叔孫姑聘于宋

桐門右師樂大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

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

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

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

左氏條貫卷九宋

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

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

平子之外

姊生子也女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

子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

言逐平子曹氏告公公告樂

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文子武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

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

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定公九年宋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

樂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即樂子明祁之謂桐門右師

樂大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

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

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即樂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定公十年宋公子地變遷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

嬖向魍魍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

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

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

左氏條貫卷九宋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彌出奔陳

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

使夫人景公母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請以

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

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

皇野司馬子仲余長

之也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

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魍兄向巢不可請

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辟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主迹禽獸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仲子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害不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發兵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桓麋弟騁而告桓司馬麋司馬欲入子車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左氏條貫卷九宋

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之子得公昭與啓弟之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綏爲左師樂後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近宮有寵者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尸之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左氏條貫卷九宋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後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死而寢于盧門之外失國之兆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逐大皆尹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秦穆公

左氏條貫卷十

長洲曹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衆訂

秦

僖公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寔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關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

左氏條貫卷十

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僖公十年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寔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欒欒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不鄭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僖公十年晉荐飢使乞糴

于秦。秦伯謂子桑公孫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公十四年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予。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

左氏傳賈卷十秦

二

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僖公十五年晉侯公應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獻公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晉侯之車壞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左氏傳賈卷十秦

三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寔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寔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寔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爲右。輅也。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垂髮拔舍拔草舍止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四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董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即呂且召之子金，字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惠公子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

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矣。』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五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盟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

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仇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即惠公許駘 傳公三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六

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公信三十。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七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傳公三 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光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八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子墨公也。文公未葬。故稱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僇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

夏四月辛巳
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殽

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歸就僇于秦。寡君之以爲僇。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九

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飲。嚴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諸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襲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殽而用

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文公。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秦穆公

子桑有焉。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

冬十月
戊午晉人秦
人戰于河曲
秦景公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也。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暴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主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子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我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寡焉，以為政，范句少子，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

起少于樂屬，而樂屬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昭公 秦后子 景公母 元年 秦后子 景公母 弟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癸卯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罪其 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八車自雍及絳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齊女叔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左氏條貫 卷十 秦

主

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平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景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玩愒皆貪也言執政為民之主而貪玩歲日為此不能終日之詞其能久乎

左氏條貫卷十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

古

晉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翼曲沃

左氏條貫卷十一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叅訂 典懷鞠

晉

隱公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師之五年 曲沃莊伯成師子也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號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隱公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六年

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藏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

官之長九宗一姓為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桓公 九族也嘉父晉大夫 二年初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左氏條貫卷十一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政成

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 去聲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

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 魯惠公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

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

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昭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八年曲沃滅翼。晉桓莊桓叔莊伯之族。伯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潛富子而去之。莊公二十六年

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莊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

左氏條貫 卷十一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公二年晉侯作二軍。莊公十六年伯以一軍為晉侯。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

左氏條貫 卷十一

苟無暇。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毋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閔公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天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夫。大夫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夫帥師。公衣之偏衣。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左。氏條貫。卷十一。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憾。兵要遠矣。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之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違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

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夫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左。氏條貫。卷十一。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美一蕪也。一猶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克成謀。姬謂犬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犬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犬子。犬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犬子辭。君必辨焉。犬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犬子曰：君寔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

左氏條貫 卷十一

六

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傳公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慙，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袂，遂出奔翟。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言號與虞同為晉宗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僇？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

左氏條貫 卷十一

七

人寔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鵠之黃黃，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

虞師晉師滅
下陽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子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

左氏傳賈卷十一

八

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玉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

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子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

左氏傳賈卷十一

九

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

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僖公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

梁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

重耳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

左氏條貫卷十一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晉里克欲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二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公羊子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左氏條貫卷十一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

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

晉惠公

左氏條貫 卷十一

主

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

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傳公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陽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犬子。秋。

左氏條貫 卷十一

主

狐突適下國。遇犬子。犬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傲于韓。傳公 十 夏晉犬子圍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惠公之在梁也。惠公以六年。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夫。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公信

二十晉犬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

對曰子晉犬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

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信公二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

無從亡人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子從

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

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

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

左氏條貫卷十一

晉

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

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

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臾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

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

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星

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

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土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

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

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

左氏條貫卷十一

晉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盪蚤自貳焉乃饋盤餐真璧

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

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狐偃趙衰賈佗足以上人

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

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

左氏條貫卷十一

六

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傳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二月甲午晉侯軍于廐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晉文公

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呂卻呂甥卻芮畏僂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觀勃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

左氏條貫卷十一

七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穆公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隗叔劉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即文公女請逆

盾與其母子餘字來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一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

左氏條貫卷十一

太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終朝而畢不僂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左氏條貫卷十一

九

犇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將發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顓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燕僇負羈氏魏犇傷于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甯見使者叩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左氏條貫卷十一

十一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左氏條貫卷十一

十一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

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侯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左氏條貫卷十一

主

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取穀于敵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禮命晉侯宥助以東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子玉與大心

左氏條貫卷十一

主

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卽大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僂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

傳公三十一
年晉蒐于清
原作五軍以
禦狄趙衰為
卿
晉襄公

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顯顯祁驥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
刑之謂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
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傳公三十二年冬晉文
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
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明年敗秦
師于殽傳公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
左氏條貫卷十一 晉
匹夫逞志于君以釋三師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也而如生初曰季晉使過冀見
冀缺即卻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將
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缺父冀芮欲殺文公亦
未有軍行文公二年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
傳公三十二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臙怒其友曰盍死之
臙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臙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于是乎君子詩曰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

左氏條貫卷十一 晉

甯甯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
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
于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
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左氏條貫卷十一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二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晉

晉靈公

六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

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

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

如立公子樂

辰羸

懷公

嬖于二君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

左氏條貫

卷十二

一

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

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

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本中軍帥

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

六年冬齊殺
其大夫陽處
父

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

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

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

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

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

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晉殺續簡伯

居

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子夷之

蒐賈季戮

也

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

左氏條貫

卷十二

二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寵報私怨毋乃不可乎介人之

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

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

致諸竟

文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

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乃多與之徒衛

穆羸

靈公夫人

日

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

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

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時使蔑而逆子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
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
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
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士奔秦
士會隨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
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
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林盡送其帑及其
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先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
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酈舒秋且讓
之酈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
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士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
事且由舊勲狐偁卻成子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
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使之秦伯師于河曲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
妻子爲僂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贈之以策曰子無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
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士見其手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
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中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

秋九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氏條貫卷十二

晉

五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

六年春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子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左氏條貫卷十二

晉

六

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公羊子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閭而出者。

趙盾曰。彼何也。夫春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奔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而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闔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

左氏條貫卷十二

七

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

狗謂之。焚呼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也。無裔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左氏條貫卷十二

八

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適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宣公八年。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者。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

晉景公
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
于鄧。晉師敗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父林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會士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名陳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叔孫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旛旌慮無中權主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左氏條貫卷十二

九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嗜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移烈所可也彘子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也主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左氏條貫卷十二

十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莊北師次于鄧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食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二。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軍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左氏條貫 卷十二 晉

十一

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五十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用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卽莊子曰：原趙括咎指彘子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

左氏條貫 卷十二 晉

十二

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潘黨命去之。趙旃穿求卿，未

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
襲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
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

左氏條貫卷十二

三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
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
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
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
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也止之曰君以此始
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悲也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悲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左氏條貫卷十二

古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與
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顧曰趙旃在後怒之
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所指
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因知轡知莊子以其族
反還之廚武子魏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箭
納諸廚子之房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
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重也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審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主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年殺宣公十年殺五年秋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宣公十年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左氏條貫卷十二晉

主

夏四月丙戌
衛孫良夫帥
師及齊師戰
于新築衛師
敗績
六月癸酉李
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
公孫明齊師
師會齊師克

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秋，晉師還，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士會曰：「變乎？吾聞之。」

左氏條貫卷十二

七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克其或者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弔也。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成公二年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新築師敗績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左氏條貫卷十二

六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鄭丘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軍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大敗。齊侯走，遂殺之。韓厥綏齊師，入晉師，壘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與厥之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曰。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晉師所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左氏條貫 卷十二 晉 左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僇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僇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僇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筓。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嬖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左氏條貫 卷十二 晉 辛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猶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秋七月齊侯
使國佐如師
已酉及國佐
盟于袁婁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昵也。子
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
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
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士會也。父文。曰。無爲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左氏條貫卷十二

主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郤克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辰所命也。克之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公羊子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
也。其佚獲奈何。師還。環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
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

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
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
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
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
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逐跛者。
使眇者逐眇者。大夫出相與踣閭而語。移日然後去。
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

左氏條貫卷十二

主

侯之獻。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
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
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
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
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朕
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
而與之盟。

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于是荀首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僇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僇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左氏條貫 卷十二

宣

者其請于寡君而以僇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鞅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

諸褚中也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寘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寘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成公趙嬰通于趙莊姬朔妻其春原屏原同放逐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梁山崩晉侯以傳車召伯宗伯宗辟重載重物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

左氏條貫 卷十二

宣

如捷邪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穀梁子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

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復以新田爲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左氏條貫卷十二

子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濕重脆足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穢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樂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韓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僂也。僂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成公八年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

左氏條貫卷十二

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勲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犬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而夕于側。子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左氏條貫卷十二

晉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鬼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八年殺趙同趙括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肅之膏之下。心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氏條貫卷十二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三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晉

成公十三年 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秦樂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川樂寡君須矣。吾子其

左氏條貫卷十三

人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

日矣夫。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

穆公相好。僂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

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

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左氏條貫卷十三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

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賫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郟
敗績

左氏傳貫卷十三

三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康穆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成公十五年 晉三

郤至。郤至。害伯宗。譜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伯宗子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變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郤犂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

左氏傳貫卷十三

四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反。將中軍。令尹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

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左氏條貫卷十三

五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_{士變}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鬻。合而加盟。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_{晉之}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左氏條貫卷十三

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三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日。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也。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赫章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

左氏條貫卷十三

七

從也。鄭伯其御杜澗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羣戰厥已辱齊侯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蕪翰胡曰。謀輅迎而之。余從之。乘而停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殺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慶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左氏條貫卷十三

八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即郤至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成公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變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

左氏條貫

卷十三

九

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國。」奉孫周悼公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之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結社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若

左氏條貫

卷十三

十

成叔犇于其位，溫季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書與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游

介悼公

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說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成公十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息士魴逆周子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狐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左氏傳貫卷十三

主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有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厥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伯華之子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

左氏傳貫卷十三

主

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得舉得位得官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陳于曲梁魏絳僇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僇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

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襄公四年

左氏條貫卷十三

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夏后相而自立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尤罔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田獵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羿之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夏臣事羿者奔有鬲氏，浞因羿室，妻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后相依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之墟以滅浞而立少康。相之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九州之道民有寢廟，廟有茅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思原，敢

左氏條貫卷十三

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襄公。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十年。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虎牢為鄭之要津。楚侵中國之門戶。晉城之以扼其要害。鄭服而楚亦不得爭強于上國矣。 晉荀

左氏條貫 卷十三

五

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縣門以開攻城。耶人紇。耶邑大夫。扶之以出門者。狄虺彌。晉建之士。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偃陽縣人。董父登之。緣布登城。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不復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出偃陽之機。曰。女成二事。伐偃陽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白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貶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

左氏條貫 卷十三

六

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大旌。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禱于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姁姓也。使周內史選其續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慳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也。淳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

二肆縣鐘十六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左氏條貫卷十三

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襄公十三年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

左氏條貫卷十三

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襄公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所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

剪。奔。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退。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曹。焉。賦。青。

左氏條貫

卷十三

左

蠅。而。退。取無信宣子辭焉。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見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壓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指乎。莊子曰。夫子指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指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指將下軍。鍼爲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指士句。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壓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

左氏條貫

卷十三

左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指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指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曠待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是年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臣。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
爲。書。警。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冬。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

左氏條貫卷十三

晉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
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氏條貫卷十三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 卷一四

左氏條貫卷十四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翰 參訂

晉

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晉。
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
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

左氏條貫卷十四

晉

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
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安乎。襄公十。八年。中行獻子將。
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
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
言。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
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玉。雙。而禱曰。
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
臣彪。平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獻子名。實先後之。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暫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與曳。

左氏傳貫卷十四

二

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馬不相見則鳴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中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反縛

左氏傳貫卷十四

三

但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大。夫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機也數閭。齊侯駕將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犬子抽劒斷鞅。乃止。襄公十一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瘰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吳可。二月甲寅卒。而視。目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賜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

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十四年晉逐

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

桓子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

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子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

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

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

左氏條貫卷十四

四

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皆盈囚伯

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叔向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

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

舉不吝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棄駟而見宣子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

乎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

僂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叔名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

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

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左氏條貫卷十四

五

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

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襄公

三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

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也何如對

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

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

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魏莊子絳于下軍，獻子

絳之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韓趙起

方睦中行氏，荀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宣和

親。知悼子荀少而聽于中行氏，中行程鄭嬖于公，唯魏

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

氏至矣。」宣子懼，桓子鮒王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

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

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左氏傳 卷十四

六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驟乘持帶，遂

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

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

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

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

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

遇欒樂，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

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

沃，晉人圍之，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

大夫，言自外也。」襄公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左氏傳 卷十四

七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

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

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襄公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

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

之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

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

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
左氏條貫卷十四

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服離衛。陳戈。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王子圍伯州犂。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左氏條貫卷十四

以爲行五秉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愔愔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

左氏條貫卷十四

十

以儀節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女陽物爲陽男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

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爲蠱殺之飛飛蟲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公三年鄭罕虎如晉賀夫人時晉逆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靈王新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

左氏條貫卷十四

十一

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龍傳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微故怨遽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微。故怨咎及之。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咎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
于戲。陽殞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
在子卯。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
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
左氏條貫 卷十四 晉
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昭公十年。晉侯
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
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文
伯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
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強。禦卒乘

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肝君勤。可
以出矣。以齊侯出。昭公十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
皆有貳心。為取鄭故。十年。平子伐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
既而悔之。每舍一宿為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肸
求貨于衛。淫縱也。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
左氏條貫 卷十四 晉
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字下。而敢有異
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
舌肸者。濟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
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
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王卿抑齊人不盟。若之何。
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
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
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不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

左氏傳 卷十四

左

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

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地。除。爲。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問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左氏傳 卷十四

左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謂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服。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冰。承。之。冰。箭。箭。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惠伯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禮也。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

伯如楚叔魚攝理。代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

子與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獄施罪生

僂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僂罪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

左氏條貫卷十四晉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令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顯三言而除三惡暴虐加三

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聞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圖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

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

買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僂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昭公十八年邢勝與鄆臧皆邢勝

通室邢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左氏條貫卷十四晉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邢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

之邢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邢盈邢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慙使吾君盈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

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邢盈及楊食我食我邢盈之黨

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邢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

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臣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一

君陳靈一子夏微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指夏姬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公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美髮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饕餮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即陽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走謁諸姑叔向母曰長叔姒兄弟之妻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左氏條貫卷十四晉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賈辛爲祁大夫將適縣見于魏子魏獻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即然惡貌欲觀叔向從也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驪貌不顯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魏子之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自始食至食盡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食及半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飽猶知厭足君子宜亦然獻子辭梗左氏條貫卷十四晉

陽人昭公二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爲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于與中行文子。荀相惡。魏襄子多亦與范昭子士吉相惡。故五子謀。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左氏條貫卷十四晉主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高疆于昭三家知韓魏。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請復趙氏。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子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定公十年，梁嬰父知氏惡董安于，謂知文子。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是范氏中行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報其以忠死。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左氏條貫卷十四晉主子般送之。平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外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人臣隸圉免。除志父，鞅入晉陽叛後，歸改名志父。

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外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王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犬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即王授犬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人皆大夫羅無勇，縻之。束縛之也更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犬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鄭聲亂從晉午。晉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軼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也于車中獲其纛，旗犬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犬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范氏以獻簡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前

左氏條貫卷十四

晉

列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犬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軻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載橫木兩軻皆絕。明將絕能哀公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射使為柏人宰。為之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僭不遂死于柏人。哀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微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僇言也。」過謬不役將班矣。晉師乃還。信之言

左氏條貫卷十四

晉

左氏條貫卷十四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五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楚

楚武王

六年 楚武王使隨使蓬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

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

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僂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

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

信。對曰。夫民神之至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

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

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

族。以致其禮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

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八年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

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

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

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

將盟貳軫。郢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夢伐楚師。莫敖

將盟貳軫。郢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夢伐楚師。莫敖

之至也。君次于郢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郢

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

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捍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三

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人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甸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也。陳法授師子焉。戰日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

楚成王

楚文王

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洎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寔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四

伐鄧滅之。莊公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閼。謂之犬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莊公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

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
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
門。子元闢御。強闢梧耿。之不比。爲旆。闢班主孫游主孫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出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出
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莊公三楚公子元歸自伐鄭。
而處王宮。闢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闢班殺子元。
闢殺於苑。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文公初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元上曰。君之齒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五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
也。譏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商臣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而勿敬也。從之。
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
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
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文公初

楚穆王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不能
終。城濮之役。主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
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沂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爲工尹。文公十楚
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
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
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
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六

謂我仇。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
居。將各走其邑。誰服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
城。庸人逐之。囚子揚。宿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
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庸三寔逐
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
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宣公二年晉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

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

楚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

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

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妖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

左氏條貫卷十五楚

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太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

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

尹子文卒。鬬般子文之爲令尹。子越越爲司馬。薦賈爲

左氏條貫卷一五

工正。講于揚即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

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鬬伯即贏賈于轅陽。而殺之。遂處

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文成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

滌。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阜澣。伯越勞射王。

汰。輶及鼓。附著于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殺師懼。退主

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越勞其二。盡

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

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

夫人使奔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左氏條貫卷十五楚

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寔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

黃子揚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

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宣公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亂故

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靈公在晉。申叔時

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

左氏條貫卷一五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僇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微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僇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率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宣公二年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申叔展皆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申叔展皆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物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叔展言無禦，物目于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若為茅經，爰井則已。叔展以茅表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侯哭乃應。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楚

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僇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寔難，其有不獲死乎？夫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鄭，不獲其尸。其子黑肱，烝焉。巫臣使道焉。道夏姬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即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鄭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欒至以臣于晉。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後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楚使魯及陽橋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

左氏條貫卷十五楚

七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之使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執紕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而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

成公七年楚圍宋之役

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岡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左氏條貫卷十五楚

七

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成公九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襄公三年楚子

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公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主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電窅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襄公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襄公二十一年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

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瘳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古

父。僂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輟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南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薳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共王子也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皇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鄭大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即椒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寔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使復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聲子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

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子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臣爭夏姬而雍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鄭敖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平。子平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逆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視時康王也。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君臨臣喪乃祓殯故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楚懷王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圍之弟伯州犁城子皙。樂榭。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楚人謂未成君爲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也。致祿以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于齒片年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驕族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驕何忌也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啓疆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昭公四年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左氏條貫卷十五

九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

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

左氏條貫卷十五

十

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寔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窮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官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荐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魯公故子產曰小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主

國共職，敢不荐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爵伯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啓湯武二公，齊桓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

四年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
初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
慶封殺之

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僇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僇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僇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子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

左氏條貫 卷十五 楚

主

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犬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楚晉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則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官加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壹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廢也。至求昏而存。女君親遂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

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蹇。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揚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叔向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叔向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為晉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壹

擒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楚大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戮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

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
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擊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靈王

左氏條貫卷十五 楚

左

左氏條貫卷十五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楚

昭公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斷
圍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聞人焉。有罪亡。無宇執之。有司弗與。
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謂諸王。王將飲酒。無宇
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
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左氏條貫卷十六 楚

一

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
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
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有亡人則當。大搜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作僕區。名。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
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
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米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遽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楚令尹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魯使公衡爲質于楚。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寔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祭行道之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

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而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公羊子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圖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豕不相爲用。况用諸侯。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過強。為大過弱。為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田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昭公十三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駕黨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

左氏傳卷十六 楚

四

秦復陶衣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鄭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齊太公之子。衛康叔之子。康伯之子。禽父之子。周公之子。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斧。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之書。五帝之書。八索之書。九丘之志。

左氏傳卷十六 楚

五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昭公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遽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遽居田。遽許而質許圍。蔡洧。

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僂焉。王奪闕韋龜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聞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滅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于子皙。皆靈王弟出亡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子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僂爲盟狀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左氏條貫卷十六

木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以示復仇蔡公知之。曰。欲速。楚人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麇。

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阪。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剝。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子革乃歸于楚。王沿

左氏條貫卷十六

七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從觀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子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

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菅，寔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詈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已姬宮理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八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穀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九

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寔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其有寵于國，有與主。弃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之民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

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

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昭公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

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吾助子。請又謂

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

如也。而在其上。不以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

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

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

左氏條貫卷十六

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

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

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令尹子瑕言厥由。吳王弟靈王于楚子曰。彼

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厥由。昭公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納

妻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犬子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

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

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左氏條貫卷十六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

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

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

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僂。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

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
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僂。而欲反其讐。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昭公二年。楚囊瓦常為令尹。城
鄧。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鄧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
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三成功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鄧。
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左氏傳 卷十六 楚

主

潰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
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鄧。今土數圻。而鄧是城。不
亦難乎。昭公二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曰。太子壬。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昭公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
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

楚昭王

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
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公二年。楚郤宛之難。為無極。國言未已。進胙者。凡祭莫
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宛與中廩尹令
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成也惑
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
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出蔡侯。朱喪。犬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左氏傳 卷十六 楚

主

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楊氏。以興大謗。幾
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
月己未。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
昭公三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尤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五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定公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公定蔡昭侯爲兩佩，玉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馬竊

者自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奔國家，羣臣請相夫人，養馬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者。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定公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爲吳大宰以謀楚，楚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五

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

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非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_{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鄧。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左氏傳賈 卷十六 楚

夫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_字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_{尊卑}處宮。子山_{吳王}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

左氏傳賈 卷十六 楚

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鄧。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鄧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_{平王殺}。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寔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左氏傳賈 卷十六 楚

夫

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阻。君寔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_{昭王兄}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寔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公羊子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太

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古之道也。

穀梁子曰。目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生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

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九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公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櫻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遺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棠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麋子期將焚之。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與罷。圍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奔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之也。楚子入于郢初圍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藍尹壘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主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初謀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定公六年吳太子終崇敗楚舟師獲

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

陵師陸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

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元年楚子圍蔡報

柏舉也里而裁。設版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

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

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左氏條貫 卷十六 楚

主

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舊病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緡關曰吳將汭

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也之期葉梁及霍單浮餘大楚

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也起豐析與

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武關也言將通以聽命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許將且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

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作邑許為蠻子立宗主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

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為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期皆五辭而後

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開公子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

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

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左氏條貫卷十六楚

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哀公十年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各務德而安

民乃還哀公十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其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

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太子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

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

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_此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_公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_用人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左氏傳貫卷十六楚
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_{勝之}曰。王與二卿士。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_大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難。聞其殺齊管修_{楚賢大夫}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問_{平王}爲王子。問不可遂。劫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_{子西}者。楚不國矣。奔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_匿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_{指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

左氏傳卷十六
八年 巴人伐楚。聞鄭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何
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也。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于
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
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氏傳卷十六

左氏傳卷十六 楚

美

男官賀校字

左氏傳卷十七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蔡訂

吳

襄公十一年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文王凡諸侯之喪，
異姓臨于外，其國同姓于宗廟。所出王同宗于祖廟。
始封君同族于廟。廟也。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
之。廟也。同族父廟也。

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襄公十四年 吳

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左氏傳卷十七 吳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
而耕乃舍之。襄公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闕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開以刀弑之。

公羊子曰：闕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
闕？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道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于諸親。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治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左氏傳實卷十七 吳

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險當作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而不貳。文武而怨而不言。怨而不言。不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也。守而不底。也。滯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三頌見舞象。衛南衛者。文王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綈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鯀。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文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也。而不德。必加于僇。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文子以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時獻公而可。

左氏傳實卷十七 王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公羊子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

左氏條貫卷十七

四

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子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謁長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左氏條貫卷十七

五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遷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鬬
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
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
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
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
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
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左氏條貫卷十七 吳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
奔楚師大奔 昭公二年 吳子欲因楚喪 前年平 而伐之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 季子
封州來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勞州然工尹
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洲而還左
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
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主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

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也創羞者獻體衣改服于
門外執羞者坐行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
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真劍于魚中以進抽劍
刺王鉞交于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
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
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
左氏條貫卷十七 吳
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昭公三年 吳子問于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
惡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
于是乎始病 昭公三年 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再禽吳所禽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三軍有治。臣好旗鼓。不敏于君之行。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取其一履。姑浮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左氏條貫卷十七

八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紂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也。澆使季杼誘殺之。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奔。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左氏條貫卷十七

九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傲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指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惡有賢如景伯而對曰：「諸大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逆其言。」對曰：「夫對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阿附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此孟孫答諸季孫可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不備大夫諫不聽。茅成子邾大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有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公隱益來獻于臺社。囚諸負瑕。魯邑負瑕故有繹。先是魯獲邾繹民置邾茅夷鴻以束帛乘擊自請負瑕故又因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擊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郕。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以私爲奉敵國使益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隣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左氏傳實卷十七 吳

十

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病之。王問于子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囑于吳。竟田焉。拘邾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吳大嘗爲之宰。潛臺子羽之父好。善焉。國人懼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

左氏傳實卷十七 吳

十一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哀公九年

秋吳城邳溝通江淮哀公十一年為邳戰故我及清公會

吳子伐齊五月克博王申至于贏中軍吳中從王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皆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殞送葬之歌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約八尺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夷儀五必死于此三矣

左氏條貫卷十七

使問弦多齊人六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

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

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

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子進曰州

仇叔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寘

之新篋也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

不識不衷也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

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

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

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左氏條貫卷十七

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哀公

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

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亦衛大夫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于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任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作藩圍其館以辱之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

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也執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
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
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公孫尚幼曰君必不免其
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哀公十三年夏公

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左氏條貫卷十七 吳

古

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趙
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寅鞅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
食者無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夫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
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
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
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伯曰何名景伯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
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寔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
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語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于公孫有山

左氏條貫卷十七 吳

五

氏魯大夫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
之父來賤之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主癸主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
人大宰語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殺梁子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
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
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
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
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越

哀公十三年 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

吳犬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犬子友、王孫彌庸壽於

左氏條貫卷十七 越

夫

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
哀公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哀公二十二年 越圍吳，趙孟無恤降于喪食。
時簡子亡飲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襄子自稱，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即簡子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溺人不知笑，所問不急。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及四十年

左氏條貫卷十七 越

七

吳當有災，對曰：「黷也，進不見惡，則行退無謗言。」
時止王故問之 哀公二十二年 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左氏條貫卷十七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八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泰訂
典懷鞠

曹

文公十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

古之制也

成公十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

逆曹伯之喪

時在會伐秦卒于師

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

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成公乃懼告罪且請

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十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

左氏條貫

卷十八

曹

一

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

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

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吹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奔宋

成公十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

稷之鎮公子

子臧

是大浪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

昭公十

秋葬曹平公往者魯人往見

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公羊子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

左氏條貫

卷十八

曹

二

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諸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

之且言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外曰
黍丘指丘大城鍾邲宋取曹而築之

蔡

莊公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
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莊公十年蔡哀侯爲莘故息侯誘

左氏傳賈卷十八蔡

蔡而敗也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之于莘也也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
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威
息遂伐蔡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乎昭公十年景王問于襄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
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哀侯

蔡哀侯

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
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其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
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歲星每十二年一周天王惡周
矣晉人使狐父晉大夫請蔡于楚弗許昭公十年楚之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皆諸侯地于荆焉平王即位既
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蔡平侯歸于蔡禮
也悼太子之子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哀公二年吳洩庸如

左氏傳賈卷十八蔡

四

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
驪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哀公四年蔡昭侯將如
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楚言公孫翩蔡大夫遂而射之
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眾莫敢進文之
錯後至亦蔡大夫曰如牆衆並行而進多而殺二人言翩不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
殺公孫姓公孫盱

虞

桓公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十年

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實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號

閔公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僖公二年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紀

左氏條貫 卷十八 虞 紀 五

莊公三年紀季以鄫人于齊紀于是乎始判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

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諸侯也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已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左氏條貫 卷十八 紀 邾 六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邾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公十四年邾文公

晉人納捷菑
十弗克納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捷菑，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子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捷菑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捷菑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捷菑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寔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寔與而文不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子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捷菑且齊出也。捷菑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左氏條貫 卷十八 邾

七

昭公十六年六月，邾人藉稻，其君履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昭公二年，邾人城翼，還將自姑離。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三人邾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姑離。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左氏條貫 卷十八 邾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不士彌牟伯。士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使叔孫子士伯，即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左氏條貫 卷十八 邾

八

公

公

館于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立而待命者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出不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示不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去而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便小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左氏條貫卷十八 邾陳 九

陳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公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寔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公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公隱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平佐如陳。泣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左氏條貫卷十八 陳 十

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陳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

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僖公四年

左氏條貫卷十八

陳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中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袒服。近身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宣公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夏姬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梁

僖公十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滿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子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左氏條貫卷十八

梁

許

昭公十年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犬子止之藥。卒。犬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子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左氏傳卷十八

三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潞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

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左氏傳卷十八

南

左氏傳卷十八

男官賀校字

高竹窗著

春秋地名考

朗潤堂藏板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一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周天子名謚

平王宜臼子幽王 桓王林平王孫 莊王佗桓王子

僖王胡齊子莊王 惠王闕僖王子 襄王鄭惠王子

頃王壬臣子襄王 匡上班頃王子 定王瑜匡王子

簡王夷子定王 靈王泄心簡王子 景王貴靈王子

悼王猛子景王 敬王匄悼王子

周后妃

王姚莊王姜 陳嬀亦曰惠后 惠王 隗氏亦曰翟后

后狄女襄王后 王穆后亦曰穆后 景王

周王子

王子克亦曰子儀 桓王子 王子頹亦曰子頹 莊王

子僖王弟 惠王叔 王子帶亦曰太叔帶 亦曰甘昭公亦曰太叔亦曰昭叔 惠王子

太子晉見國語 王子朝景王庶長子

王子倭夫庶子 王太子壽景王嫡子

王子趙軍 王子瑕 王子廖

周襄內諸侯大夫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列國同例

號公忌父 號公林父亦曰號仲 號公 號叔

周公黑肩亦曰周桓公 宰周公亦曰宰孔亦曰

周公閱 周公忌父死叔帶難 周公楚

尹氏 尹武公 尹言多 尹文公亦曰尹氏亦

曰尹圉子朝黨 尹辛尹氏族亦 尹氏固或即尹圉

按諸尹傳皆稱尹氏

內史過 內史叔與父 內史叔服

祭公謀父 祭伯 祭公 祭叔

王子虎亦曰王叔文公 王叔桓公名不著 王叔

陳生亦曰王叔簡公

王季子亦曰劉康公 劉夏亦曰劉定公 劉毅

劉子摯亦曰劉獻公 劉蚩亦曰伯蚩亦曰劉

子亦曰劉狄亦曰劉卷亦曰劉文公子摯之 劉桓

公亦曰劉子 劉陀劉氏之族

單襄公名國語 單頃公 單靖公 單蔑 單獻

公 單成公弟獻公 單公子愆期 單穆公亦曰

單旗 單武公 單平公 按諸單皆稱單子

召伯廖 召昭公 召桓公 召戴公 召襄公戴公

子 召莊公亦曰召伯奭 召簡公亦曰召伯盈

按諸召皆稱召伯

毛伯死叔帶難 毛伯衛 毛伯過 毛得亦曰毛伯

按諸毛皆稱毛伯

原伯亦曰原莊公死叔帶難 原伯貫 原襄公貫之

原伯綏 公子跪尋 原伯魯 原壽過

甘成公叔帶之後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過簡

弟 甘平公甘桓公 又有甘未即 成公否

甘大夫襄甘氏之臣

王儋季 儋括

成肅公 成桓公

鞏簡公亦曰鞏成公

周卿大夫士

宰咺 宰渠伯糾 凡伯 南季 仍叔之子

辛伯 榮叔 樊皮亦曰樊仲皮 夷詭諸 為

國亦曰子國 邊伯 石速亦曰膳夫 子禽

祝跪 詹父以上六人子類之黨 蘇子亦曰溫子 王子

黨 <small>周卿</small>	伯服	游孫伯	譚伯	富辰 <small>死叔</small>
類叔桃子 <small>叔帶</small>	簡師父	左鄆父	倉葛 <small>周陽</small>	
王孫蘇 <small>頃王時與周</small>	聃啓 <small>同尹氏為周</small>			
王孫滿 <small>襄王</small>	子服	王子捷亦曰王札子	伯	
與 <small>與周公楚王叔陳生爭政</small>	瑕禽 <small>伯與</small>	陰里		
成愆	萇弘	庾皮子庾過	瑕辛	宮嬖綽
王孫沒	劉州鳩	陰忌	老陽子 <small>庚過以下</small>	
伶州鳩	下門子 <small>悼王</small>	賓起亦曰賓孟		
還姑發	弱驪	延定	稠 <small>子八</small>	
皆靈景之族	鄒肸子	南宮極	南宮嚚 <small>極</small>	
陰忌	儋翩 <small>賓起以下皆</small>	榮錡氏	慶氏	公
族黨 <small>皆周守</small>	樊齊亦曰樊頃子	陰不佞 <small>二人</small>		
者 <small>子朝</small>				

魯十二公名謚	隱公息姑 <small>惠公</small>	桓公允 <small>一名軌</small>	莊公同 <small>桓公</small>
閔公啓方 <small>莊公</small>	僖公申 <small>閔公</small>	文公興 <small>僖公</small>	
宣公接 <small>文公</small>	成公黑肱 <small>宣公</small>	襄公午 <small>成公</small>	
昭公稠 <small>襄公</small>	定公宋 <small>昭公</small>	哀公蔣 <small>定公</small>	
魯夫人 <small>不論嫡妾</small>			
孟子	聲子	仲子 <small>以上惠</small>	文姜 <small>桓夫</small>
叔姜	孟任	成風 <small>以上莊</small>	聲姜 <small>僖夫</small>
姜敬嬴 <small>以上文</small>	穆姜 <small>宣夫</small>	齊姜	定嬖 <small>以上</small>
成夫	敬歸	齊歸 <small>以上襄</small>	吳孟子 <small>昭夫</small>
人 <small>定夫人</small>	公子荆母 <small>哀</small>		
魯公子 <small>藏氏三桓東門子叔自有世</small>	太子赤亦曰子惡	母弟視 <small>皆文</small>	
子般 <small>莊公</small>	公子偃	公子釗 <small>皆宣</small>	子野 <small>襄公</small>
公衡	公為亦曰務人亦曰公叔務人	公果	公
賁 <small>以上皆</small>	公子荊 <small>哀公</small>		
魯卿世系			
臧孫氏			

公子彊亦曰臧倍伯孝公 臧孫達亦曰臧哀伯

傳伯 臧孫辰亦曰臧文仲哀伯子按世本臧孫

之子國語章 臧孫許亦曰臧宣叔文仲 臧賈

昭注從之 臧孫紇亦曰臧武仲皆宣叔子

不為 臧為謚不 臧昭伯名不著 臧會昭伯從弟以 臧賈如子

臧石賈如 又臧氏之族有臧疇臧堅

孟孫氏附子服氏

公子慶父亦曰仲慶父亦曰共仲桓公 公孫敖

亦曰孟穆伯亦曰穆伯慶父 仲孫穀亦曰文伯

教 難亦曰惠叔穀 仲孫蔑亦曰孟獻子穀

仲孫速亦曰孟莊子穀 仲孫羯亦曰孟孝伯

仲孫矧亦曰孟倍子 仲孫何忌亦曰孟懿子亦

曰說 莒亦曰孟武伯 孟獻子有庶兄名不

仲孫蔑次子曰子服它亦曰仲孫它亦曰孝伯其

日懿 孟椒亦曰子服椒一作湫亦曰子服惠伯

子 子服回亦曰子服昭伯椒 子服何亦曰子

服景伯亦曰子服伯子回 仲孫速長子曰孺子

秋 仲孫矧庶長子曰說亦曰南容亦曰南宮縚

亦曰南宮括亦曰南宮敬叔 又有支子公期其

族有孟公綽 孟之側 又公孫敖在齊生二子

不著

叔孫氏附叔仲氏

公子牙亦曰叔牙亦曰倍叔桓公 公孫茲亦曰

叔孫戴伯牙 叔孫得臣亦曰莊叔茲 叔孫僑

如亦曰叔孫宣伯亦曰宣伯得臣 叔孫豹亦曰

叔孫穆子亦曰叔孫僑如 叔孫舍一名婁亦曰

昭子亦曰叔孫昭子豹 叔孫不敢亦曰成子亦

曰叔孫成子舍 叔孫州仇亦曰武叔不敢 叔

孫舒亦曰文子州仇 又叔孫豹二子一曰孟丙

一曰仲壬其子皆在齊 又叔孫氏庶子有叔孫

輒亦曰子張 又其族有公若藐 叔仲彭生亦

曰惠伯叔牙之孫武 叔仲帶亦曰叔仲昭伯彭

孫叔仲 叔仲小亦曰叔仲穆子 叔仲志

季孫氏

公子友亦曰季子亦曰成季亦曰季友桓公子其

不著世本云名無佚謚齊仲或 季孫行父亦曰

云無佚生齊仲齊仲生行父

季文子亦曰文子友季孫宿亦曰季武子亦曰

武子行父紇亦曰季悼子亦曰悼子宿季孫

意如亦曰季平子亦曰平子紇季孫斯亦曰季

桓子亦曰桓子肥亦曰季康子亦曰康子又按

季氏皆曰季孫又季孫宿長子曰公彌亦曰公

鉏庶子曰季公鳥申公鳥弟曰季公亥亦

曰季公若又季悼子子曰公父靖亦曰穆伯傳

著名其妻公父歆亦曰公父文伯端又意如

弟有公之公甫意如庶子有季寤亦曰子言

又有季魴侯其族有公鉏極公彌又有公何

貌

子叔氏

叔肸文公子宣公孫嬰齊亦曰子叔聲伯亦曰

聲伯叔肸叔老亦曰子叔齊子嬰齊叔弓亦

曰敬子叔老叔輒亦曰子叔字伯張謚定伯叔

子叔鞅輒叔詣輒叔還亦曰成子叔弓會

閭之孫西巷叔青還

東門氏

公子遂亦曰襄仲亦曰東門襄仲亦曰仲遂莊公

公孫歸父亦曰子家遂仲嬰齊歸父

子家氏

子家驪亦曰子家子亦曰子家懿伯杜註莊公玄

後索隱云

展氏

司空無駭或曰夷伯展氏展禽展喜展莊

叔展瑕展玉父二人展

魯諸卿大夫士

公子益仲亦曰衆父隱公子翬亦曰羽父隱

費伯亦曰費季父隱衆仲隱公子達申

繻桓公公子溺莊公單伯命大夫秦子梁

子曹劌亦曰曹沫公子偃施伯見國顓

孫生御孫亦曰匠師慶圉人犂以上俱鍼

季公子魚亦曰奚斯閔公卜齋閔公卜楚丘

桓公至文公時人展禽亦曰柳下惠展喜二

見閔公文公昭公公子買亦曰子叢重館人以上侯叔夏

縣房甥富父終甥單伯公冉務人夏

父弗忌 <small>以上文公</small>	太史克	里革 <small>國語注里革</small>	施
伯 <small>孝公</small>	施孝叔 <small>施伯</small>	匡句須 <small>施氏</small>	匠慶
禽鄭	邢惠伯 <small>孝公</small>	邢敬子	邢昭伯亦曰邢
孫	聊人紇亦曰聊叔紇 <small>仲尼</small>	厚成叔亦曰厚	
孫名瘠 <small>孝公生惠伯</small>	御叔	閔子馬亦曰厚	
馬父 <small>歷襄昭定</small>	榮成伯亦曰榮駕鵝	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	鄆鼓父	黨叔	公子慤亦曰子仲
女重 <small>子仲</small>	司鐸射	請幣祝史 <small>失其</small>	申須
梓慎	師已	左師展	洩聲子亦曰野洩
林雍	顏鳴	顏高	顏息
無還	富父槐	共劉	子貢亦曰衛賜
庚	公甲叔子	析朱鉏	微虎
名須	林不狃	童汪錡	太史固
宗人爨夏	郭重	高柴亦曰子羔	
季氏家臣			
南遺	南蒯	曾天	公冶
祁慮癸	秦遄	冉豎	陽虎
山不狃亦曰子洩	苦夷亦曰苦越 <small>子陽</small>	陽越	

林楚	仲由亦曰季子	冉求亦曰有子	正
常	管周父		
叔孫氏家臣			
梁共蹯	曾阜	豎牛	杜洩
公南	侯犯	工師駟赤	車子鉏商
孟孫氏家臣			
御騶豐點	謝息	公孫朝 <small>成大</small>	公斂處父亦
曰公斂陽	顏羽	邴洩	公孫宿亦曰公孫成
宰			
魯婦人			
公孫敖妻戴已	聲已	已氏	聲伯母管于奚
妻	聲伯外妹施孝叔妻	孟僖子妾遺氏	泉
丘人女	僚	季公鳥妻季姒	秦遄妻秦姬
叔孫豹妻國姜	庚宗婦人	季桓子妻曰南孺	子
魯君之女			
紀伯姬	紀叔姬	杞叔姬	莒慶叔姬
子 <small>般</small>	杞伯姬	鄆季姬	蕩伯姬
文公女			

子叔姬 齊子叔姬亦曰昭姬 齊高固子叔姬
郟伯姬 宋伯姬亦曰宋共姬 杞叔姬

鄭君名謚

莊公寤生子武公 昭公忽子莊公 厲公突昭公弟

子亶 子儀亦曰鄭子皆莊公 文公捷厲公

穆公蘭子文公 靈公夷子穆公 襄公堅靈公 悼

公費子襄公 成公踰悼公 僖公髡頑成公 簡

公嘉僖公 定公寧簡公 獻公定公 聲公

勝獻公

鄭夫人

武姜武公 鄧曼 雍姑皆莊公 陳嬀昭公

陳嬀鄭子妃文 文芊文公 燕姑穆公 江夫人

蘇夫人 姚子 宋子 圭嬀皆穆公

鄭莊公至穆公時諸卿大夫穆公以後鄭卿皆出穆族別具世系

其穆公以後諸大夫及凡鄭人序七穆之後

共叔段亦曰京城大叔亦曰太叔 公孫滑段

公父定叔子滑 祭仲足亦曰祭足亦曰祭仲 公

子呂亦曰子伋 穎考叔 原繁 洩駕鄭文公

洩駕 曼伯 子元 公孫闕亦曰子都 公孫獲

祝聃史記作祝瞻 高渠彌 檀伯 子人亦曰語

傳瑕 高克 公子素 孔叔 申侯 鄭世

子華文公 子臧子華 鄭詹亦曰叔詹 堵叔

師叔 公子士文公 洩堵寇 洩堵俞彌按

一日公子士洩堵寇一日公子士洩堵俞彌杜元凱前註以公子士爲一人洩堵寇爲一人後註則止言堵俞彌鄭大夫又似洩字上屬爲公子士洩者此必有誤按傳文文公子自有公子士

孔將鉏 石甲父亦曰石癸 侯宣多 子人九

佚之狐 燭之武 公子瑕文公 髡屯 皇

武子 商人弦高 公子歸生亦曰子家 公子

宋亦曰子公 公子尤 樂耳 皇戊 公孫申

亦曰叔申 共仲 侯羽 伯蠆行 石制亦曰

僕叔 公子魚臣亦曰子服 公子曼滿 主子

伯廖

鄭七穆世系穆公微蘭而生故其後大興于鄭子十三人自靈公襄公而外尚有十一人其世爲卿者七家故曰七穆猶魯之三桓也今并十一人可考者俱附見

良氏

公子去疾亦曰子良穆公 公孫輒亦曰子耳子良

良霄亦曰伯有子耳 良止伯有

游氏

公子偃亦曰子游穆公 公孫董亦曰子嬌子游

游取亦曰子明子嬌子其 游吉亦曰子大叔

亦曰大叔子明弟注疏游吉子又有子寬 游速太叔 又子游

庶子公孫楚亦曰子南 又有公孫肸

罕氏

公子喜亦曰子罕穆公 公孫舍之亦曰子展子展

罕虎亦曰子皮子展 罕嬰齊亦曰子齋子齋

罕達亦曰子姚亦曰武子賸子齋 又子罕

庶子公孫鉏子展 罕朔子鉏 子展庶子罕魋

駟氏

公子駢亦曰子駟穆公 公孫夏亦曰子西子駟

駟帶亦曰子上子西 駟偃亦曰子游子帶子其

又子駟庶子公孫黑亦曰子皙子日 又子西

次子駟乞亦曰子瑕駟帶 駟歆亦曰子然子瑕

駟弘亦曰子般子然 駟泰駟氏

豐氏

子豐穆公子名不 公孫段亦曰伯石亦曰子石

子豐著亦爲止卿 豐施亦曰子旗伯石 豐卷亦曰子張從

子豐

國氏

公子發亦日子國穆公

公孫僑亦日子產亦曰

公孫成子亦日子美子國

國參亦日子思亦曰

桓子思子產

印氏

子印穆公子名不著

公孫黑肱亦日子張亦曰

伯張子印

印段亦日子石子張

印癸亦日子

柳子石

又有印堇父

左傳卷之二十一

去

孔氏

公子嘉亦日子孔穆公

公孫洩子孔

孔張洩

然氏

子然穆公子名不著

子革亦曰鄭丹亦曰然丹爲

楚右尹子然

然明亦曰隰蔑

士子孔氏

士子孔穆公子名不著

子良士子

羽氏

子羽穆公子名不著

子名不著 羽頡亦曰馬

師頡子羽

以上皆穆公之後

鄭穆公以後卿大夫士

鄭賈人

公子班亦日子如

子駝班 孫叔子如

子孫知子駝

公子縚班與縚當是

姚句耳

使楚

石首

唐苟鄆陵

侯孺

皇辰皇戌

皇耳皇戌

皇頡

子狐

子熙

子侯

子丁

孫擊

孫惡二孫子狐之子諸

王子伯駟王

伯廖

尉止子駟

司臣子齊

堵女父堵憲

侯晉

或曰宣

子師僕七人殺三

太宰石奭亦日子

侯石孟

師悝

師蠲

師觸

師筏

師慧五

皆鄭

堵狗堵女父

宛射犬亦曰公孫

公孫

樂師

揮亦日子羽亦曰行人子羽此子羽非

裨

神

神

神

神

神

僕展

樂成

馮簡子

尹何

徐吾犯

富子

屠擊

祝欸

豎柎

里析

渾罕亦

日子寬

子上

商成公

公孫登

鄧析

公

孫林

許瑕罕武子

鄭張

鄭羅

孫林

許瑕罕武子

鄭張

鄭羅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二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晉君名謚

穆侯 文侯仇穆侯長子 昭侯 孝侯 鄂侯 哀

侯 緡侯 小子侯翼君以上 曲沃桓叔成師穆侯

莊伯桓叔 武公稱莊伯 獻公詭諸武公

奚齊 卓子 惠公夷吾皆獻公 懷公圉惠公

文公重耳惠公 襄公驪文公 靈公夷臯襄公

成公黑臀襄公 景公孺成公 厲公州蒲景公

悼公周襄公會孫公子捷 平公彪悼公

昭公夷平公 頃公去疾昭公 定公午頃公

晉夫人

夫人姜氏穆侯夫人 齊姜武公妾獻公所 賈君獻

大戎狐姬 小戎子 驪姬 驪姬娣以上

齊姜 文嬴 季隗 偁姑 杜祁 懷嬴

亦曰辰嬴以上皆 穆嬴襄公夫人靈成景 晉

悼夫人杞 晉少姜亦曰少齊 夫人姜氏 衛

姬 四姬以上 昭公以下所 娶皆不著

晉公子

伯僑武公 太子申生獻公 伯儵 叔劉 公

子雍 公子樂皆文公 孫談悼公 揚干悼公

子勑悼公

晉女

趙姬文公 趙莊姬襄女朔妻 平公女楚靈王

附 叔隗趙衰妻

晉卿大夫世系族姓

狐氏晉公族姓姬氏唐叔

狐突亦曰伯行狐姬父國語但言狐姬伯行之子

狐毛突子將 狐偃亦曰舅犯亦曰子

狐射姑亦曰賈季僂子佐

狐鞠居亦曰續鞠居亦曰續簡伯狐氏別族

樂氏

樂賓靖侯之孫為曲沃 樂成亦曰樂共子亦曰

樂枝亦曰樂貞子成之子 樂

樂書亦曰樂武子亦曰樂伯將下軍 樂

樂厲亦曰樂桓子書子將 樂鍼厲 樂

盈亦曰樂懷子虞子佐下軍史記作樂其族又

有樂弗忌 樂京廬 樂糾亦曰弁糾 樂魴

樂樂 樂豹 樂氏之臣又有辛俞 州賓 督

戎

荀氏二族一曰中行氏一曰知氏按行書紀年

其地賜大夫原叔黜是

中行氏故曰中行氏

荀林父亦曰中行桓子亦曰中行伯先佐上軍後

御缺將中軍史記注引世本曰荀庚亦曰中行

宣子林父初將上荀偃亦曰中行獻子亦曰

中行偃亦曰伯游庚子初佐上軍後將上荀吳

亦曰中行穆子亦曰鄭甥偃子將荀寅亦曰中

行文子吳其族有中行喜

知氏

荀首亦曰知莊子亦曰知季亦逝邁之子林父之

荀瑩亦曰知瑩亦曰知武子亦曰知伯首子

下軍超知朔瑩長荀盈亦曰知悼子亦曰伯

風瑩次子荀躒亦曰知文子盈子佐荀甲亦

曰知宣子躒荀瑤亦曰知襄子亦曰知伯甲

按左傳知朔生盈而死注云盈朔弟也盈生而

知盈之子有知徐吾 知甲之子有宵 又知氏

之族有知起 知伯國 又有知果亦曰輔果

史記年表又有知開知伯寬率其又有荀氏之族

有荀驩其曾孫曰程鄭按世本程鄭又有荀息

未詳世系 又有荀騶 荀家 荀會 荀賓

皆荀氏之族

范氏二族一為士為一為士渥濁

隰叔子周大夫杜伯之子士蔿亦曰子與隰叔

士穀士蔿士會亦曰范武子亦曰隨武子亦

曰隨季亦曰士季初將上軍後將中軍按國語

士燮亦曰范文子亦曰范叔會士魴亦曰彘恭

子亦曰彘季會少子士匄亦曰范宣子亦曰范

句彘子先佐中軍後彘裘魴士鞅亦曰范獻

子亦曰范鞅句初將下軍後士吉射亦曰范

昭子鞅又有士富亦曰范獻子國語註范文

范臯夷范氏側

士渥濁亦曰士貞子亦曰士伯按國語註渥濁士考或曰渥濁卽士會之弟則士弱亦曰士莊子當云成伯缺之子今亦無考

士文伯亦曰伯瑕亦名句士彌牟亦曰士景

伯士獲陰地大夫

卻氏與步揚同族

卻叔虎亦曰卻豹 卻芮亦曰子公亦曰冀芮叔虎

子 卻稱 卻乞 卻缺亦曰卻成子亦曰冀缺

芮子先將上 卻克亦曰卻獻子亦曰駒伯亦曰

卻伯軍後將中軍 卻錡亦曰駒伯克子先佐上

步揚 卻犇亦曰苦成叔亦曰卻州楊子將 卻

至亦曰溫季亦曰卻昭子佐新 卻毅亦曰步毅

卻至 按世本載叔虎之子有卻義其子曰步揚

第 揚二子被沈于魯步揚犇至雖見傳而世系未

詳惟國語註據世本載之鵠居亦見註及疏

步招當亦步揚之族 卻氏又有卻毅城濮時

卻漆同時佐中軍

先氏先友先丹木當爲先氏之祖世系未詳

先友 先丹木 先軫亦曰原軫初佐下軍卽代

先且居亦曰蒲城伯亦曰霍伯軫子初將上軍後代其父將中

軍 先克且居子佐下 先穀亦曰原穀亦曰隄

子亦且居子 先穀亦曰士伯將下 先都 先

僕 先辛或亦軫後也

胥氏

胥臣亦曰白季亦曰司空季子佐下 胥甲亦曰

胥甲父臣 胥克甲 胥童克 胥氏又有胥嬰

將新 胥午

伯氏

伯宗亦曰伯尊國語註云係伯糾之子 伯州犁伯宗子

伯嚭州犁子

籍氏與董氏同族

孫伯黶亦曰籍黶以司晉典 八世至籍偃字游

之 按世本歷以下爲司空頡南里叔子叔正官

子 偃偃生談 籍談 籍秦

辛有 辛廖其後爲董氏有 董狐、董叔見國

董安于

女氏

女齊亦曰女叔侯亦曰司馬侯 司馬叔游女齊

女寬字叔亦齊子

張氏

解張亦曰張侯張氏意解張之後無考 張老亦曰張孟

張君臣 張骼 張趯

屠氏

屠擊將右行 右行辛注曰賈辛 屠蒯

羊舌氏晉公族

羊舌大夫職父 羊舌職 羊舌赤亦曰伯華 羊

舌肸亦曰叔向 羊舌虎亦曰叔虎 羊舌鮒亦

曰叔魚皆職子 子容赤子 楊食我亦曰伯石肸子

祁氏晉公族

祁奚晉公子高梁伯之後 祁午奚子 祁盈午子 家臣祁勝

鄆臧 又有祁舉 祁瞞

趙氏

趙夙叔帶之孫公明之子為耿大夫 趙穿夙孫或云夙子 趙旃穿子初佐

新下軍後 趙勝亦曰邯鄲勝旃子 趙朝 邯鄲

午俱勝子 趙稷午子按正義自穿以下其家為耿氏別封邯鄲世不絕祀

趙衰史記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國語云夙弟或曰夙子 亦曰孟子餘亦曰

原季亦曰子餘亦曰成季亦曰趙成子先將新上

漆佐中軍按國語 趙盾亦曰宣孟亦曰趙宣子先將新上

衰亦當佐上軍 趙盾亦曰宣孟亦曰趙宣子先將新上

以陽處父言改蒐于董遂命盾代先且居將中軍後

趙同亦曰原同亦曰原叔衰子先為下軍 趙

括亦曰屏括亦曰屏季衰子先為公族大夫後為

趙嬰齊亦曰趙嬰亦曰樓嬰衰子先為中軍 趙

朔亦曰趙莊子盾子晉成公之婿先代盾克 趙

武亦曰趙文子亦曰趙孟朔子莊姬所出先代魏

新軍後代荀偃將上軍後代士何為政 趙成子

將中軍自平公以後傳皆不著軍行 趙成子

亦曰趙景子武子父武卒後立為 趙獲亦武

趙鞅亦曰趙簡子亦曰志父亦曰趙孟成子魯昭

哀公時為政是時晉 趙母恤亦曰趙襄子亦曰

趙孟其兄曰伯魯

附趙氏家臣 趙孟其兄曰伯魯

鉏麇 靈輒 提彌明亦曰祁彌明 趙羅 樂

丁 董安于 尹鐸國策作 壯馳茲 新穉狗

亦曰穆子 郵無恤亦曰王良 傅佗 張孟談

經傳故不列

魏氏

畢萬周畢公高之後魏犇亦曰魏武子亦曰武

仲州畢萬孫芒季之子魏絳亦曰魏莊子史記

生悼子悼子生絳世本云武仲生莊子無悼子初

為司馬後代趙武佐新軍又代士魴佐新軍又代

樂驤將下軍史記魏顓犇庶魏綺亦犇亦曰

廚武子亦曰呂綺 魏相亦曰呂相亦曰呂宣子

新魏舒亦曰魏獻子魏舒亦曰魏獻子絳子初佐下軍後佐上

代韓起 魏戊子舒魏曼多亦曰魏侈亦曰魏襄

子舒 又有魏壽餘魏氏之族或云犇子

附魏氏家臣有段規

韓氏 晉公族

韓萬曲沃桓叔之子或曰韓簡子與萬之孫世

伯生萬萬生賁 韓厥亦曰韓獻子子與子初以

馬後將新中軍又將下軍 韓無忌亦曰公族穆

悼公初代樂書將中軍 韓起亦曰韓宣子厥子初佐上軍又佐

子厥長 韓襄無忌子亦為叔禽 叔椒 子羽皆

軍 韓襄公族大夫

子庶 韓須亦曰韓貞子起子未為韓不信亦曰

伯音亦曰韓簡子須子為卿韓固起箕襄

邢常二人韓氏族

附韓氏家臣

杜溷羅厥之弗翰胡御至田蘇韓起

晉卿無族系者

里克 平鄭父 瑕呂飴甥亦曰呂甥亦曰陰飴

甥亦曰子金 陽處父太賈佗太箕鄭將上

史駢佐上鞏朔將新亦曰士莊伯

晉獻惠以前大夫士姓名有世系可

師服 梁弘御戎至敗頃父 嘉父 潘父

富子 游氏富子游氏皆舟之僑魏大夫史

蘇主上卜偃亦曰郭偃 梁 東關五 優

施 梁餘子養 罕夷 猛足 僕人贊俱中

杜原欸申生小臣圉 寺人披亦曰奄楚亦

日勃鞞 梁由靡 號射 屠岸夷屠岸賈之父

錄 平豹鄭之共華弟賈華 叔堅 雖遄

鼎虎 特宮 山祁共華以下七人家僕徒

為七與大夫

蛾哲 慶鄭 司馬說 卜招父

晉文公以後大夫士姓名

介之推亦曰介子推琴操作介子綏 顛頡從亡以 豎

頭須亦曰里鳧須 梁弘 舟之僑為戎右以

祁瞞以奸命死 茅筏 醫衍 萊駒 王官無地

狼睥 寧羸 戎津戎右 詹嘉亦曰瑕嘉 公

壻池 鮑癸 逢大夫 解揚 鄭丘綏 蔡母

張 夏陽說 析公楚人奔晉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

亦曰子靈楚臣奔晉 糴筏 苗賁皇亦曰苗勞皇楚

椒之子 奔晉 畢陽豫讓之祖 夷羊五 長魚矯 清沸

魑 寺人孟張 匠麗氏以上屬公嬖人 鐸遏寇 解

狐 和組父雍子 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 師曠

亦曰子野 虞丘書 邢伯巫臣子 追喜范鞅御

劉難 士弱 箕遺有二 黃淵 嘉父 司空

靖 邴豫 董叔 邴師 申書 叔黑 樂王

鮒亦曰樂桓子 陽畢 州綽 邢蒯 斐豹

輔躒 宛沒 胥梁帶 史趙 絳縣老人 梁

丙 外嬖嬖叔記曰李訓 狐父 賈辛祁大夫 司馬

督亦曰司馬烏平陵大夫 箕遺 樂徵 右行詭

成公般 司馬彌牟鄆大夫 孟丙孟大 樂霄銅

夫 僚安楊氏大夫 成鮒 閭沒亦曰閭明 蔡墨

亦曰史墨亦曰蔡史墨亦曰史黯 觀虎 涉佗

成何 梁嬰父 析成鮒 小王桃甲二人范中行黨

繁羽 趙羅 宋勇 公孫龐 王生 張柳

朔二人范氏臣 史龜 司馬寅 董褐或云褐即寅 鄒

魁壘 士茁 長武子

左傳姓名考卷之二

三

楚君名謚

武王熊通弟 文王熊賁子武 堵敖熊子文

成王熊憚又名額 穆王商臣子成 莊王旅子穆

共王審子莊 康王昭子共 郟敖麇子康 靈王虔名

昭王軫子平 惠王章子昭 平王居一名棄

楚夫人

鄧曼武夫

息嬀文夫 楚莊夫人 秦麇共夫

巴姬共夫 孟嬴 耶陽封人女平夫 越女

楚女

江芊 季芊 昇我

附楚婦人

鬬伯比妻却子女

楚令尹楚無世卿以令尹為相而祖孫父子執

鬬祁實未可知即伯比否 彭仲爽文王時見 王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鬬穀於菟亦曰子文成王時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鬬穀於菟亦曰子文成王時

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鬬穀於菟亦曰子文成王時

伯比 成得臣亦曰子玉成王時 為呂臣亦曰叔

伯遠章子 鬬勃亦曰子上成王時子以上後數

揚子文子 成大心亦曰大孫伯子王時 鬬般亦曰子

子文從子 越椒亦曰子越亦曰伯勞亦曰伯賁

為敖莊王時 公子嬰齊亦曰子重穆王時

公子壬夫亦曰子辛莊王時 公子貞亦曰子囊

舒亦曰子南莊王時 遠子馮孫叔敖子 屈建

亦曰子木屈到子 王子圍即靈王知敖 遠罷

亦曰子蕩靈王時 公子黑肱亦曰子皙共王子

蔓成然亦曰子旗鬬草龜子 陽句亦曰子瑕穆

王時 囊瓦亦曰子常子囊孫平 公子申亦

曰子西王惠王時 公孫寧亦曰子國子西子

成嘉亦曰子孔亦子王時 穆王

楚卿大夫自左右尹司馬以下楚有二公子夜

遠章遠為二 鬬伯比楚君若 鬬丹 道朔

遠章遠為二 鬬伯比楚君若 鬬丹 道朔

遠章遠為二 鬬伯比楚君若 鬬丹 道朔

遠章遠為二 鬬伯比楚君若 鬬丹 道朔

遠章遠為二 鬬伯比楚君若 鬬丹 道朔

闕廉 觀丁父 莫敖屈瑕 莫敖屈重子取 闕
緝 闕敖二人皆 鬻拳亦曰大伯亦曰大閭
闕御疆 闕梧 耿之不比 申公闕班若敖
王孫游 王孫喜 闕射師杜注云即闕 闕章
屈完子重 逢伯 樂師師縉 闕克亦曰申公
子儀為大司馬 屈禦寇亦曰申公子邊 闕宜
申亦曰申公子西後為商 申公叔侯 為賈亦
曰伯嬴呂臣子 司馬子良子文弟 宛春 王
孫啓子元子 榮黃亦曰榮季 潘崇亦曰師叔
太師 王子職成王 息公子朱 仲歸亦曰子
家 公子癸莊王傳與闕 范山 公子茂 范
巫裔似 期思公復遂 文之無畏亦曰申舟亦
曰子舟 廬戢黎 叔麋 析公臣晉 子揚憲
子貝 箴尹克黃子文孫 申叔時 潘廐或
即潘崇以樂書有 公子側亦曰司馬子反 嬖
人伍參 楚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潘黨
亦曰叔黨潘廐 許偃 養由基亦曰養叔後為
彭名 屈蕩子完 工尹齊 唐狡 蔡鳩居

熊負羈 連尹襄老 公子穀臣 士亶太子
熊相 宜僚 公子丙 司馬卯 申叔展
公子馮 申犀申舟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亦曰
子靈 黑要襄老 申叔跪叔時 公子申 公
子成 鄒公鍾儀 子闔 子蕩 清尹弗忌上
三子巫 申驪 公子平 公子辰亦曰太宰子
商 公子罷 伯州犂 工尹襄 叔山冉 穀
陽豎 公子夜亦曰王子發鉤 公子寅 公子
樂師右司 鄧廖 司馬公子何忌 公子罷戎
屈到亦曰子夕屈蕩子 屈蕩為連尹又 揚
豚 尹宜公子格 申叔豫申叔 觀起 公子
為司 太宰遠啓疆 沈尹壽 師祁犁 子
疆 息桓 子駢 子捷 子孟以上五人助令
為掩子馮 穿封戍 申公子牟 伍舉亦曰
椒舉參之子 椒鳴伍舉 申鮮虞齊人為 屈
申屈蕩 闕韋龜子文元孫克黃 申無宇亦曰
芋尹無宇亦曰范無宇或云申叔 芋尹申亥無
子 涓人疇 沈尹射 鍼尹宜咎本陳 然丹

亦曰右尹子革本鄭穆公孫 彭生 莫敖屈生
子楚 遠射 沈尹赤 遠洩 史老亦日子盪
成虎亦曰成熊子玉 蕩侯 潘子 司馬督
諸尹午 陵尹喜閭餘 僕析父亦曰僕夫子皙
工尹路 觀射父 遠居 左史倚相 蒍掩
族 白公子張 蔡洧 許圉 觀從起子爲
須務牟 史俾 太子祿 公子罷敵二人皆
枝如子躬 舉伯 屈罷 鄭公鬬辛成然 鬬
巢 鬬懷俱辛 費無極 司馬子魚亦曰公子
魴 工尹赤 太子建亦日子木平王 伍奢舉
伍尚亦曰棠君尚 伍員俱奢 左尹王子勝
司馬沈尹戌莊王曾孫沈 城父司馬奮揚
遠越 太宰犯 熊相祺 季然 莠尹然 工
尹麋 鬬且 左尹卻宛亦日子惡 工尹壽
中廐尹陽令終子句 陽完 陽陀 晉陳 鄢將
師 監馬尹大心 公子繁 武城黑 史常
鍼尹固亦曰遠固 吳句卑 王孫由于亦曰吳
由于爲寢 鍾建爲樂 公子結亦曰司馬子期

平王 公子啓亦日子閭平王 鎡金或曰 申
包胥亦曰王孫包胥 闔與罷 葉公沈諸梁亦
日子高 后臧葉公 藍尹聃 王孫圉 王孫
賈 宋木 潘子臣 小惟子 左司馬販 單
浮餘 白公王孫勝 王孫燕勝 石乞 市南
熊宜僚 平子子期 齊管脩管仲後 圉公陽
公孫寬亦曰魯陽文子子期 太師子穀 右領
差車 武城尹公孫朝子西 子良 沈尹朱
公子慶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三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齊君名謚

僖公祿父 襄公諸兒 僖公小白 僖公武

孟無虧 桓公 孝公昭 桓公 昭公潘 桓公 齊

君舍 昭公 懿公商人 桓公 惠公元 桓公 頃

公無野 惠公 靈公環 頃公 莊公光 靈公 景

公杵臼 靈公 安孺子荼 景公 悼公陽生 景公

簡公壬 悼公

齊夫人

王姬 襄公 王姬 徐羸 蔡姬 長衛姬亦曰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羸 密姬 宋華

子以上桓 子叔姬 昭公夫人 蕭同叔子 頃公夫人

聲孟子 頃公夫人 顏懿姬 驪聲姬 仲子

戎子 穆孟姬 叔孫僑如 以上靈 子仲女重

燕姬 鬻奴 胡姬 以上景 季姬 悼公

附齊婦人

銳司徒女 棠姜 莒葵

齊公子 公孫附

東宮得臣 莊公 夷仲年 僖公 公子彭生

公子疆 不知何 公子買亦曰賈 公子鉏 公

子糾 僖公 公子雍 桓公 子山 子商 子周

子成公子固 子工鑄 子角 皆頃 子車亦

曰公孫捷 頃公 公子鉤 公子嘉 公子黔

公子鉏亦曰南郭且于 自鉤以下 公孫無知

公孫使 公孫青亦曰子石 頃公

齊卿世系

國氏 齊公族

國歸父亦曰國莊子 世本國懿 國佐亦曰國武

子亦曰賓媚人 歸父 國勝 國弱亦曰國景

子勝 國夏亦曰國惠子 孫 國書 國觀 子

桓弓有國昭 子當即觀也

高氏 齊文公之子 子高之後

高偃亦曰敬仲 高固亦曰高宣子 僖公孫莊子

子 高無咎 固 高弱 無咎 高厚 固 高止亦

曰子容 厚 高豎 止 高鄰亦曰高偃 敬仲 高

發、高張亦曰高昭子 高無不

按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止又云頃子之孫武子偃即高鄭也據此則固與偃為叔姪而傳文謂為敬仲曾孫則是再從兄弟不應相距六七十此必誤有

管氏姬姓當是管仲後

管夷吾亦曰管敬仲亦曰管仲管嚴仲之子 管至父

管于奚 管脩

鮑氏姒姓鮑文子女為季氏

鮑叔牙 鮑牽叔牙曾孫 鮑國亦曰鮑文子牽兄子

鮑牧

隰氏齊公族

隰朋亦曰隰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 隰鉏朋曾孫 隰黨

陳氏姬姓

陳公子完亦曰敬仲 陳須無亦曰陳文子敬仲孫史

記敬仲生稱孟夷夷生孟莊須無莊之子也 陳無宇亦曰陳桓子須無

陳武子亦曰子疆無字子史記名開 陳乞亦曰陳

僖子武子弟 陳書亦曰孫書亦曰子占乞弟 子士

子僖子弟 陳恆亦曰陳成子亦曰田常乞弟 陳瓘亦

日子玉恆從兄 陳莊恆兄 陳豹 陳逆亦日子行

皆陳氏族

崔氏齊公族出自丁公

崔天 崔杼亦曰武子亦曰崔子 崔成 崔疆

崔明三人皆杼子 又有崔如

慶氏齊公族出自桓公無虧之後

慶克 慶封亦曰慶季亦日子家克子 慶佐封弟

慶舍亦日子之封子 慶嗣亦日子息 慶繩亦曰

慶爽 麻嬰皆慶氏族

樂氏

公孫鼃亦日子雅惠公孫公子樂之子 樂施亦日子旗

高氏

公孫薑亦日子尼惠公孫公子高之子 高疆亦日子良

晏氏

晏弱亦曰晏桓子 晏嬰亦曰晏平仲亦曰晏子

弱子 晏楚亦曰晏萊 晏圉 又有晏父戎

東郭氏齊公族出自桓公

東郭偃 東郭書 東郭賈亦曰大陸子方

齊諸卿大夫士

公子不知所出者皆再見

公子彭生

連稱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雍廩

召忽

仲孫湫

賓須無

王子城父

寺人貂亦曰豎刁

易牙亦曰雍巫

邴歇

閻職

蔡朝

南郭偃

公子疆

邴夏

逢丑

父鄭周父

宛蒧

銳司徒

辟司徒

士華

免王湫

夙沙衛

析歸父亦曰文子亦日子

家殖綽

郭最

郭榮

王孫揮

召揚成

秩莒恆

申鮮虞

傅摯

申鮮虞之子

曹開上

之登

邢公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嫫

牢成

襄罷師

狼遽疏

商子車

商子侯

侯朝

桓跳

夏之禦寇

燭庸之越

杞殖亦

曰杞梁

華還亦曰華周

棠公

棠無咎侍

人賈舉

州綽

邴師

公孫敖

封具鐸父

襄伊

僂堙

祝佗父

申蒯

驪蔑王何

太史兄弟四人

南史氏

士孫

烏餘北

郭佐亦日子車

司馬竈

公孫皙

梁嬰子尾宰

王黑

消竈

孔廴

賈寅

閭丘嬰閭丘

明

公孫僂

子韓皙

梁丘據亦日子猶

裔

欽

祝固

史嚚

沛虞人

烏枝鳴

北郭啓

子佐

高齋

梁丘據臣

子淵捷亦日子車

子囊帶

籍丘子鉏

敝無存

犁彌

王猛

邴意茲

邴夏

後

弦施亦曰弦多

朱毛

王甲

江說

王

豹

宗樓亦日子陽

桑掩胥

公孫夏

公孫

揮

闕止亦日子我

諸御鞅

公孫言已

太

史子餘

閭丘息

萊章

顏庚亦曰顏涿聚

顏晉

涿聚子

宋君名謚

穆公和武公宣公弟 殤公與夷宣公 莊公馮穆公

閔公捷莊公 桓公御說閔公 襄公茲父桓公

子 成公王臣襄公 昭公杵臼成公 文公鮑

昭公 共公固文公 平公成共公 元公佐平公

子 景公欒元公 昭公得景公嗣子景公弟 秦之孫公孫周之子

其弟 日啓

宋夫人

襄夫人王姬 共夫人共姬 景夫人景曹

附宋婦人

蕩伯姬 杞姒皇野

宋卿世系

華氏戴族

華督亦曰華父督亦曰宋督亦曰太宰督戴公孫

之 華御事督孫子 華元御事 華閱 華臣

皆元 華皐比 華合比 華恠 華亥皆閱

華無感亥 華喜督孫子 華鄭鄭生喜 華

耦亦曰司馬子伯亦 華椒 華弱 華定杜

弱叔孫定叔曾孫傳文 華啓定 華費遂華氏

考無 華疆亦日子皮 華多僚 華登皆費

呂封人華豹華氏 華娃亦華 華吳阜比

樂氏戴族 樂豫戴公元孫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 樂嬰

齊 樂舉世系 樂呂豫從弟碩甫澤又生夷

樂懼戴公六世孫 將鉏樂氏 樂轡亦日子蕩

樂裔冠為司 樂喜亦日子罕司城為政術五世

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生東 樂遄

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喜見檀弓注疏

冠為司 樂大心亦曰桐門右師 樂祁犁亦曰樂

祁亦曰司城子梁 樂輓為司 樂舍大心以下

按杜注獨大心不言子罕孫然言子 樂溷亦曰

明族父及子明責備語知是親支 樂

子明子 樂髡 樂夜亦日子潞以司城為 樂

朱鉏輓 樂得亦曰門尹得

皇氏戴族 皇父充石戴公冠 公子穀甥 司寇牛父皆充

而曰公子未詳 皇郎亦曰大司馬叔為人 皇

國父充石後世 皇奄傷 皇野亦曰司馬子仲

皇瑗充石八世 皇稟瑗子 皇劉般康兄 皇非

我子野 皇伯亦野 皇緩瑗從兄 皇懷非我從弟

老氏戴族

老佐戴公五世孫為司馬

仲氏莊族

公子成莊公 公孫師成從子世本日右師成之子愚按成與戊文相似或

成也 仲江師之子 仲幾仲江孫 仲佗仲幾子

魚氏桓族

公子目夷亦曰司馬子魚桓公 公孫友目夷子

魚石友子 魚府石弟

蕩氏桓族

公子蕩亦曰司城蕩桓公 公孫壽蕩子 蕩意諸

子壽 蕩虺意諸弟 蕩澤亦曰子山虺子

向氏桓族

向為人父桓公 向帶為人從弟 向戌亦曰合左

師盼孫向父盼之後 向寧戌子 向鄭 向

宜亦曰子祿皆戌子 向勝 向行 向巢亦曰右

師眇戌孫 向魋亦曰桓司馬巢之弟戌生東鄰叔

子超超生 子頤 子車 司馬牛皆魋弟

鱗氏桓族

鱗曜桓公子公 鱗朱曜曾孫曜生文文生子奏子奏生朱

靈氏

公子圍龜亦曰子靈 靈不緩圍龜後

孔氏

弗父何宋厲公之兄 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

生正 孔父嘉正考父之子其曾孫防叔居魯又考父二世為叔梁紇又一世為仲尼

宋諸卿大夫士

雍氏 公子游 南宮長萬亦曰宋萬 南宮牛

猛獲皆萬子 仇牧 蕭叔大心 公孫固亦曰

大司馬固 門尹般 公孫鄭 公子卬 孔叔

襄公 公孫鍾離襄公孫 酈班 文公母弟須

帥甸 公子朝 狂狡 羊斟 還無社宋屬國大夫

公子肥文公 西鉏吾 莊朝 伯氏司里 芮

司徒 太子座平公 惠牆伊戾 寺人柳 戴

惡 公子寅 公子御戎 公子朱 公子固

公孫援 公孫丁 母弟辰 公子地 公子城

公孫忌 司馬疆 邠甲 宜僚華費遂 張

甸 鄭翩 日任 豐愆 廚人濮 翟僂新

莊董 干隼 省臧 士平 邊卬 蓬富獵

石彊褚師 褚師子肥 宋公子朝亦曰宋朝

成謹 卻延 公文氏 田丙 子儀克桓司馬臣

大尹 祝爲 祝襄

左傳卷之三

十一

衛君名謚

桓公完莊公 州吁桓公 宣公晉桓公 惠公

朔宣公 黔平宣公 懿公赤惠公 戴公申宣公

孫昭 文公燬戴公 成公鄭文公 穆公速成公

子 定公臧穆公 獻公衎定公 殤公剽子叔

子 襄公惡獻公 靈公元襄公 莊公蒯聵靈公

子 出公輒莊公 衛君起靈公 悼公黔

衛夫人衛女附

莊姜 厲嬀 戴嬀以上莊公夫人 夷姜 宣姜以上

夫人 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皆宣姜女 定妻定公夫人

敬嬀宣公夫人 宣姜襄公夫人 嬀始襄公夫人 南子靈公夫人

呂姜莊公夫人 孔伯姬靈公夫人

衛公子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孝伯 太子伋亦曰急

子 公子壽 昭伯頑 齊子昭伯長子 叔武亦曰

夷叔 公子瑕亦曰子適 子儀皆成公弟 子叔黑

背定公弟 子展 子矯 子伯 子皮 子行

子鮮亦曰公子鱣獻公弟 孟縶亦曰公孟靈公兄

公子郢亦曰子南繼公子世本曰昭子 大子疾 公子青

公孫般師襄公孫

衛卿世系

孫氏武公之後七世而至良夫其先有惠孫孫武仲

孫莊子見哀公傳文名不著 孫昭子名不著 孫良夫亦曰

孫桓子 孫林父亦曰孫文子良夫子 孫蒯林父子

孫嘉 孫襄亦曰伯國皆蒯弟

寧氏亦武公之後至寧喜為九世

寧跪 寧速亦曰寧莊子 寧俞亦曰寧武子速子

寧相俞子 寧殖亦曰寧惠子 寧喜亦曰悼子

亦曰寧子殖子

北宮氏成公之後

北宮括亦曰懿子武公會孫 北宮遺括子 北宮佗亦

曰文子 北宮喜亦曰貞子 北宮結

公叔氏獻公後

公叔發亦曰公叔文子世本發亦作拔何晏論語注作公孫枝枝字當即拔

誤字之 公叔戌亦曰公叔朱發子

石氏

石碯亦曰石子 石厚碯子 石祁子碯之族石駘仲之子名不著

石稷亦曰石成子碯子 石買亦曰石共子

石惡亦曰悼子買子 石圃惡從子 石曼姑

石魋曼姑子

孔氏姑姓

孔嬰齊、孔達禮記稱莊叔當誼莊子 孔烝鉏亦曰孔成

子達孫禮記 孔羈烝鉏子 孔圉亦曰仲叔圉亦

曰孔文子羈會孫禮記曰文叔 孔悝圉子 按世本莊叔達

生成叔烝鉏組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見禮記祭統注疏

太叔氏春秋作世古太世二字通用故王太子曰王世子

太叔儀亦曰太叔文子 太叔申亦曰懿子儀孫

太叔疾亦曰世叔齊亦曰悼子申子 太叔遺亦曰

太叔僖子疾之弟

王孫氏

王孫賈 王孫齊

史氏

史朝 史鰌亦曰史魚朝子禮記謂之鰌莊 史苟亦曰文

子朝

南氏

公子郢亦日子南

靈公

公孫彌牟亦日子之亦

曰文子亦曰木

郢子檀弓有司冠惠子亦曰惠叔彌牟弟也彌牟子曰簡子瑕

齊氏

齊惡 齊豹

褚師氏

褚師圃

褚師子申

褚師定子

褚師比亦曰

褚師聲子

衛諸卿大夫士

左傳卷之三

主

右宰醜

孺羊肩

渠孔

子伯

黃夷

華龍

滑 禮孔

禮至

元咺

元角

鍼莊子士

榮 周欽

冶厘

向禽

仲叔于奚

太師

師曹

蘧伯玉

尹公佗

庚公差亦日子魚

公孫丁

右宰穀

殖綽

雍鉏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子荆

趙厲

屠伯

宗魯

祝鼃

華齊

慶比

公南楚

華寅

鴻駟魃

析朱鉏亦曰成子

渠子

子玉

霄

子 高魴

彪傒

子行敬子

祝鮀亦曰祝化

亦日子魚

公孟張

孟縶

滑羅

趙陽

戲陽

速 夏戍亦曰夏丁氏

晉悼公子愬之子

行人子羽

子木 渾良夫

寺人羅

樂寧

召獲

疑

子

路亦曰季子亦曰仲由

子羔亦曰高柴

公孫

敢 石乞

孟縶

司徒瞞成亦曰還成

鄢武

子亦曰肸

子伯季子

許公爲

占夢嬖人

胥靡赦

匠氏

戎州已氏

彭封彌子亦曰彌

子瑕

公文要亦曰公文懿子

司寇亥

司徒

期 優狡

拳彌

鄆子士

祝史揮

左傳卷之三

主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四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陳君名謚

桓公鮑子文公 厲公躍桓公 莊公林厲公 宣

公杵臼莊公 穆公欵宣公 共公朔穆公 靈

公平國共公 成公午靈公 哀公溺成公 惠

公吳哀公孫 懷公柳惠公 閔公周悼公

陳夫人

哀公元妃鄭姬 二妃 下妃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附陳婦人

夏姬

陳公子

太子免 太子禦寇 悼太子偃師 公子西

公子勝

陳大夫

五父亦曰陳佗 鍼子 公子完亦曰敬仲 顓

孫 女叔 原仲 轅濤塗亦曰轅宣仲 轅選

御叔少西子 洩冶 公孫寧亦曰孔寧 儀

行父 夏徵舒亦曰少西氏亦曰夏南 袁僑

公子黃 慶虎 慶寅 慶樂 鍼宜咎 司馬

桓子 賈獲 孔魚 公子招 公子過 干徵

師 袁克 夏齧 公孫佗人 逢滑 轅頗

轅咺 宗豎 轅買 公孫貞子 芊尹蓋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曹君名謚

桓公終生子穆公 莊公射姑子桓公 僖公赤子莊公

昭公班子僖公 共公襄子昭公 文公壽子共公

宣公廬子文公 成公負芻子宣公 武公滕子成公

平公須子武公 悼公午子平公 聲公野子悼公 隱

公通子平公 靖公露子平公 曹伯陽子靖公

曹大夫

曹羈子莊公 僖負羈子僖公 豎侯孺 公子首 公

子欣時亦日子臧 公孫會子臧 翰胡 公孫

疆亦曰司城疆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三

蔡君名謚

蔡君春秋經自桓侯皆如列國稱公左傳史記則皆稱侯

宣公考父子戴侯 桓侯封人子宣公 哀侯獻舞子桓侯

子 穆侯肸子哀侯 莊侯甲午子穆侯 文侯申子莊侯

子 景侯固子文侯 靈侯般子景侯 平侯廬子隱太

子 悼侯東國子平侯 昭侯申子悼侯 成侯

朔子昭侯

蔡大夫

蔡季 司馬公子燮 公子履 太師子朝 公

孫歸生亦日子家亦曰聲子子朝 朝吳子聲子

公子元 公子乾皆昭侯子 公子駟 公孫獵 公

孫翮 文之錯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盱亦

名霍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四

秦君名謚

文公子襄公 寧公文公孫 出子寧公幼子 武公寧公

長子德公 宣公德公 成公宣公 穆公

任好成公 康公穆公 共公穆公 桓公

共公景公 哀公景公 惠公哀公 桓公

悼公惠公 厲共公悼公 秦夫人附女

穆姬 女簡璧

秦大夫由余之屬不見經傳者不載

百里奚亦曰井伯 蹇叔 冷至 公子繫記曰子顯

大夫子明或曰即孟明恐非 公孫枝亦曰子桑 平

豹 卜徒父 小子憇 杞子 逢孫 揚孫

百里孟明視亦曰孟明子奚 西乞術蹇叔 白乙

丙 奄息 仲行 鍼虎 繞朝 杜回 成差

不更女父 史顓 士雅 庶長鮑 庶長武

庶長無地 右大夫說 右大夫詹 后子鍼

亦曰伯車 子蒲 子虎 醫綏 醫和

越君名謚

越子允常 越子勾踐允常 太子適郢

越大夫

常壽過 胥犴 公子倉 壽夢 大夫種亦曰

文種 疇無餘 謳陽 范蠡 后庸亦曰舌庸

苦成 皐如 諸鞅 諸稽郢

許君名謚

許莊公 穆公新臣 僖公業 昭公錫我 靈

公甯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世子止 悼公

許大夫

百里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七

邾君名謚

儀父 子瑣 儀父 文公遷條 子瑣 定公獲且

文公 宣公 定公 悼公華 宣公 莊公穿 悼公

子 隱公益 莊公 桓公革 隱公 邾君何 桓公

邾夫人

齊姜 晉姬

邾大夫

捷菑 庶其 界我 羊羅 公孫鉏 徐鉏

丘弱 茅地 黑肱 夷射姑 茅夷鴻亦曰成

子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八

小邾君名謚

鄉黎來亦曰小邾子

無考

穆公

自穆公以後盟會皆有小邾子不著名謚

小邾大夫

小邾射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九

吳君名謚

吳子壽夢乘

吳子諸樊過

壽夢子

吳子餘祭

諸樊

弟

吳子夷昧

餘祭弟

吳子僚亦曰州于

夷昧子

吳子闔廬光

諸樊子

吳子夫差

闔廬子

吳大夫

延州來季子亦曰季札

壽越

屈狐庸

蹇由

公子苦雒

偃州員

伍員亦曰子胥亦曰申

胥

鮪設諸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亦曰子餘

子山

夫槩王亦曰堂谿氏

太子

終燮

洩庸

王伋

王子姑曹

徐承

胥門

巢

展如

行人且姚

太子友

王子地

王

孫彌庸

壽于姚

申叔儀

王孫雄

華登

行人奚斯

右畸

少司馬茲

勇獲

王孫荀

公子慶忌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十

滕君名謚

滕侯 宣公嬰齊 昭公 文公 成公原 悼公 頃公結 隱公虞母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十一

薛君名謚

薛侯 薛伯 獻公穀 襄公定 薛君比 惠公夷又名寅 薛大夫 薛宰

左傳姓名考卷之四

十二

杞君名謚

武公謀娶公子靖公武公子共公靖公子惠公共公子

成公惠公子桓公成公子考公桓公子

文公益姑孝公子平公郁釐公子悼公成公子

隱公悼公子僖公過公子閔公淮公子

杞夫人

杞伯姬魯莊公女杞叔姬魯宣公女

左傳卷之四

五

莒君名謚

茲平公 紀公庶共 季佗 渠丘公朱 犁比

公密州又名買朱鉏展與 著丘公去疾 共公庚

與 郊公

莒夫人

向姜 叔姬

莒大夫

莒慶 莒棼 公子務婁 瞽胡 公子熾 太

子僕 牟夷 公子鐸 公子意恢 蒲餘侯亦

左傳卷之四

五

曰茲夫 苑羊牧之 烏存

附諸小國君臣見經傳者

紀侯 紀伯姬 紀叔姬 皆紀夫人 裂繻 紀季 皆紀

夫大

郕子 有二一在僖公時為宋襄公使邾人用之一在宣公時為邾莊之 郕世子

巫 郕季姬 魯僖公女 莒女 為郕夫人

鄧侯吾離 鄧祁侯 騅甥 聃甥 養甥 皆鄧大夫

芮伯萬 芮姜

沈子揖 沈子逞 沈子嘉

隨侯 一見魯桓時一見魯定時 季梁 少師 鑪金 皆隨大夫

唐惠侯 唐成公

胡子髡 胡子豹

虢叔亦曰虢公 虢公醜 虢公林父 祝應

宗區 史嚳 皆虢大夫虢公多為周卿士故復見于周

蕭叔 蕭同叔

成蠻子壽 成蠻子赤

邾伯 太子朱儒

虞公 在桓僖二公時 虞叔 宮之奇 虞大夫

北燕伯簡公欸 南燕仲父

介葛盧

無終子嘉父 孟嘉 嘉父

邢侯 國子 邢大夫

遂 君不 因氏 工婁氏 須遂氏 領氏

萊共公浮棠 正輿 萊大夫

徐子 徐子章羽 儀楚 徐大夫

梁伯 卜招父 梁臣

潞子嬰兒 潞伯姬 晉景公姊 鄆舒 潞臣 仲章 潞賢人

穀伯綏 牟人 葛人 頓子牂 舒子平

肥子綿畢 鼓子鳶 戎子駒支 其先姜戎氏 宿

男 滑伯 郕子 郕子 郕伯姬 郕子 郕

夫人 宋向戌女 譚子 弦子 偃陽子 陸渾子

荀侯 賈伯 息侯 黎侯 賴子 淳于公

祁子 夔子 宗子 舒鳩子 鍾吾子 巴子

韓服 巴臣 麋子 白狄子 驪戎男羅 君不著

伯嘉 羅夫

伯嘉 羅夫

春秋左傳杜氏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

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

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

方之志。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

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周禮言

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有以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

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

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

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及主四方來告

之事故倍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

志取外史職文按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

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倍二十三年杜注云國

史然後告名起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諸侯亦各

水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

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大竹曰策小事簡牘而已小竹為簡孟

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

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昭二年傳韓子

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傳於陽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

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

能使昭明善人赴告策書前漢曰赴勸馬遷人懼焉赴告策書禍福曰告諸所記注多達舊章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合典

度者取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削也以示勸戒其餘則

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史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辭謂書策之文不必改

也故傳曰其善志昭三十一年傳善志謂記事之善者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成十四年傳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以上論經左邱明受經於

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

二年王宣公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獻公肅于威哀十

五年乃言淵公不書即位而求好于鄰國為後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趙如此

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傳傳伐經伐傳

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

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

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

廣記而備言之自此至然後為得也其文緩非直解其旨遠

意故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

飲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即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
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教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江海以水深之

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
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悅而衆理
皆順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

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自此至

一段說舊發例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經文顯者

著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

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為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

侯名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名王顯稱鄭伯邱明正述其事先

解經文是皆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諸

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

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

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若宣

例按謂此為變例也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

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

不得不用此蓋春秋新意總上變例故傳不言凡曲而暢

之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其經無義例因

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去聲而已非例也國有大

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

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故發傳之體有三即上文

例新舊變例歸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辭微而文

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亡城緣陵之類是也成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

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傳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

書諸侯城緣陵秦人滅梁而曰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

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二曰志而晦志記也晦約言示制推以

知例參會不地桓二年與謀曰及宣七年之類是也義之所異在

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微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

示大順諸所諱辟同璧假許田桓元年之類是也掩惡揚

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屈曲其辭從其義訓四曰盡而不汙於俱直

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莊二十三年刻桷莊二十四年天王求車

桓十

五年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之類是也非禮而動不為之隱其為其文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昭三十一

也汙曲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昭三十一

而不得或欲蓋而昭三十一書齊豹盜昭三十一三叛人名昭五十二年

名章懲不義也昭三十一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

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

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若如所論則經

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上句以成

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

以為斷卦之一爻變則成為一卦經之一字異不得成為一義故經必

常依傳以為斷文異者邱明不為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經之詳略本不

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

以正褒貶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

其罪則書名者是罪如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

簡二傳而去異端若左氏不解二傳有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

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

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達以見同異劉賈

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

解謂聚集經傳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

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

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

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去聲邱明為素臣家語稱齊太

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

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

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

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

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傷時王之政不能數與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後時無瑞

鳳五靈麟鳳龜龍白虎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

應而失其歸上無明王是虛其應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

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

之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本乎其始則周公

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去聲興隱公

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

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年月之附其行事時人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會合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

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

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原其此意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

來章明已往考按方來欲使情見乎辭聖人之情言高則旨遠

若使發語單雜則情趣顯辭約則義微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謂聖人防患必周於身

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

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

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

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

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音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

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公羊稱孔子聞獲麟

吾道窮矣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

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以上纂孔疏問參文選注

讀春秋左氏傳者競推杜林合注林非杜匹也杜

林合注於杜注每有刊落則一家之學既弗全而

唐宋以來諸儒先之名言要旨亦率皆缺而未載

又安能使讀者貫穿馳騁上下往復而不域於彘

交章句之習也華亭姚平山氏研精左傳得其要

領其為書也以杜氏經傳集解為主而兼引孔疏

旁及各傳注元元本本疏通證明不遺餘力平山

蓋不惟為杜氏一家之學而已据經以讀傳因傳

以攷經是非同異之際三致意焉凡他說之有裨

杜氏而可以並參者必與集解兩存以俟後人採

擇其詳且慎如此不可為著書法歟夫漢世春秋

分為五家鄒夾已廢而三家盛行杜元凱獨專精

左傳其集解序有曰優而柔之饜而飫之若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斯言也杜氏教人以讀書之法而亦自道所得也

平山之書洵所謂冰釋理順者世之學者有志春

秋一經當不能舍此而津逮矣吳門陸閭亭太守

自蜀中解組歸田主持風雅深喜是書詳核因為

捐貲雕板自此得以流播遠近海內通經之士讀之其快然為何如也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秋七月北平黃叔琳書

書序

二

凡例八則

春秋左傳向宗杜氏集解茲刻一字不遺孔疏所以發明杜注者也寧詳毋略其餘諸家之說自唐宋元明以逮

本朝罔不采錄

杜注間有未純謹錄先儒成說以寓折衷至是之意其或彼此俱通而後人說較明暢隨文附入不厭其繁至管見則加按字

杜注列於前增入之說以一圈隔之字音依陸氏

釋文補其未備

一

重刊

釋文補其未備

讀傳必先讀經略經而詳傳者非也說經以程朱為準公穀胡張四傳外有足相參例得均載經文之下

杜注地名與今不合証明即今某處庶方輿勝如指掌

列國興廢止載二十國虞虢紀早亡不錄遵依

欽定傳說彙纂本也

古本左傳三十卷今仍其舊附王朝列國興廢等

說於卷首不入卷中

杜氏序一篇實此書要領詳為詮釋俾注家大指了然未讀其書思過半矣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九月上澣姚培謙識

春秋傳卷

二

春秋王朝興廢說

周

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今陝西武功

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括地志曰

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接即今陝西慶陽府安化縣不窋之孫公劉徙居邠今西安府邠州東北有曲

亭三水縣西有古邠城皆是公劉傳九世至太王去邠邑於岐山之

陽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今西安府鄠縣南有豐城武王克商

而有天下定都於鎬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平王遷都王城

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故城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東故城是也平王四十九

春秋列國興廢說

聖傳

年魯隱公立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後九王

二百二十年而赧王為秦所滅

春秋列國興廢說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所封也周公有

大勲勞於天下位冢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

禽為魯侯都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伯禽十三世傳至隱

公元年春秋託始於此又二百四十有二年為哀

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後九君至頃公讎為楚所滅

蔡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弟叔度所封也武王克商封

叔度於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汝寧府新蔡縣昭侯又徙

州來謂之下蔡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有蔡國城宣侯二十八年魯隱

公立成侯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為楚所滅

曹

姬姓伯爵武王同母弟叔振鐸所封也武王克商

封叔振鐸於曹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

世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元年也魯哀公八

春秋列國與魯

千

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衛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少弟康叔封之後也武王封

康叔於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朝歌城是也文公遷楚邱故城在今北直大名府滑縣東成

公又遷帝邱今大名府開州顯項城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即位

出公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其後貶號曰君止

有濮陽之地秦二世廢其君角為庶人

滕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叔繡所封今山東兗州府滕縣魯隱公七

年始見經戰國策謂滕滅於宋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未知孰是

晉

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封叔

虞於唐始都於翼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傳

十世至昭侯昭侯封其父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

今平陽府聞喜縣是為桓叔昭侯傳至哀侯為桓叔之孫武

公所滅武公徙居絳今平陽府絳州北景公又徙新田今平陽府曲沃

南鄂侯二年魯隱公立定公三十一年魯哀公十

春秋列國與魯

三

四年也又六世韓魏趙三分晉地遷其君靖公俱

酒為家人

鄭

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之後也宣王二十二年

封友於鄭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號鄆之間

因取二國之地謂之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莊公二十二年

魯隱公即位聲公二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為

韓所滅

吳

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太伯奔荊蠻以避季歷居
於梅里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太伯卒仲雍嗣立後十七世至壽
夢始稱王其後闔廬築大城而都之今江南蘇州府治魯成
公六年壽夢見經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魯哀
公二十二年為越句踐所滅

燕

姬姓伯爵周同姓召公奭之後也武王封召公於
薊號為北燕今北直順天府大興縣穆侯七年魯隱公即位獻公
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

者六世至王喜為秦所滅

齊

姜姓侯爵太公望之後也其先四岳佐禹平水土
有功虞夏間封於呂商末太公起漁釣為文武師
封營邱曰齊侯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僖公九年魯隱公立簡公
四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三君一百有二年康公
貸卒田氏遂并齊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頊裔孫女修子大業生大費與

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
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
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清水縣有故秦城非子曾孫秦
仲死於西戎其孫襄公討西戎有功平王東遷賜
以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寧公徙平陽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西有平陽故城德
公徙雍今鳳翔府鳳翔縣獻公徙櫟陽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孝公徙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
公十四年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
子惠文君自號為王傳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
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二世而亡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頊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
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陸
終生六子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
武師成王時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
之田其地居丹陽徐廣宋忠皆曰在南郡枝江縣按枝江今屬湖廣荊州府其後都郢今荊州府
昭王徙都水經注謂之郢郢在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秦拔郢郢楚保陳城即故陳國也其末後徙
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八年魯哀

公十四年也。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寔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秦滅之。

宋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畔，成王誅之，乃更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穆公和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至王偃，稱王，圖伯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春秋左傳杜注

六

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東樓公四傳至武公二十九年。

魯隱公立，魯桓公六年，武公遷都淳于。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東北

魯僖公十四年，成公遷緣陵。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魯襄公二十

九年，文公又遷淳于。至閔公六年，獲麟之歲也。後為楚所滅。

陳

媯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開父，為周武王陶正，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

封諸陳，使奉虞帝祀。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南魯隱公十一年，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後不知為誰所滅。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

春秋左傳杜注

七

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附庸。今山東兗州府鄒縣自挾至儀父

十二世，魯隱公元年，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

從齊桓，進爵為子，魯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後為

楚所并。

莒

贏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莒。今山東莒州

莒君無諡而有號，自茲與期十一世至茲平父，始見經，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

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按昌慮故城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魯莊公

五年友之曾孫黎來始朝魯齊小白霸邾君附從

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

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

許

姜姓男爵與齊同祖武王封四岳之苗裔文叔於

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春秋時國小而近鄭為鄭所偏魯成公

春秋列國輿地記

八

十五年遷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魯昭公九年遷夷實城父今江

南鳳陽府亳州東南有城父故城十一年遷析實白羽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魯定公四

年遷容城應劭曰容城即華容城按華容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也或曰容城在葉縣西末和孰是自文叔至

莊公十一世始見經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

戰國初楚滅之

春秋王朝列國紀年

隱公在位十一年

平王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桓王元年至八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至十九年 晉鄂侯邾二年至

六年哀侯光元年至六年曲沃莊伯緡十一年至

十七年武公稱元年至五年 衛桓公完十三年

至十六年宣公晉元年至七年 蔡宣公考父二

十八年至三十五年桓公封人元年至三年 鄭

莊公寤生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 曹桓公終生

春秋列國輿地記

一

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至

三十三年 杞武公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 宋

穆公和七年至九年殤公與夷元年至八年 秦

文公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寧公元年至四年 楚

武王熊通十九年至二十九年

桓公在位十八年

桓王九年至二十三年莊王元年至三年 齊僖

公二十年至三十三年襄公諸兒元年至四年

晉哀侯七年至九年小子侯元年至四年繆元年

至十一年曲沃武公六年至二十三年 衛宣公
八年至十九年惠公朔元年至五年黔牟元年魯當
至二年 蔡桓公四年至二十年哀公獻舞元
年 鄭莊公三十三年至四十三年厲公突元年
至七年昭公忽元年魯當至二年子亶元年魯當
曹桓公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莊公射姑元年
至八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厲公躍
元年至七年莊公林元年至六年 杞武公四十
年至四十七年靖公元年至十年 宋殤公九年
十年莊公馮元年至十六年 秦寧公五年至十
二年出子元年至六年武公元年至四年 楚武
王三十年至四十七年
莊公在位三十二年
莊王四年至十五年僖王元年至五年惠王元年
至十五年 齊襄公五年至十二年桓公小白元
年至二十四年 晉繆十二年至二十七年武公
二十四年至四十年獻公詭諸元年至十五年
衛惠公七年至三十一年懿公赤元年至七年黔

牟三年至八年 蔡哀公二年至二十年穆公盼
元年至十三年 鄭厲公八年至二十八年子儀
元年魯當至十四年文公捷元年至十一年 曹
莊公九年至三十一年僖公夷元年至九年 陳
莊公七年宣公杵臼元年至三十一年 杞靖公
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共公元年至八年惠公元年
至十一年 宋莊公十七年十八年閔公捷元年
至十年桓公御說元年至二十年 秦武公五年
至二十年德公元年二年宣公元年至十二年成
公元年二年 楚武王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文
王熊貲元年至十五年堵敖熊羆元年至三年成
王熊頤元年至十年
閔公在位二年
惠王十六年十七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二十六
年 晉獻公十六年十七年 衛懿公八年九年
蔡穆公十四年十五年 鄭文公十二年十三
年 曹昭公班元年二年 陳宣公三十二年三
十三年 杞惠公十二年十三年 宋桓公二十

一年二十二年 秦成公三年四年 楚成王十一年十二年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襄王元年至二十五年

齊桓公二十七年至四十三年孝公昭元年至

十年昭公潘元年至六年 晉獻公十八年至二

十六年惠公夷吾元年至十五年文公重耳元年

至九年襄公驪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至二十五

年成公鄭元年至八年 蔡穆公十六年至二十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年莊公甲午元年至十九年 鄭文公十四年

至四十五年穆公蘭元年 曹昭公三年至九年

共公襄元年至二十年 陳宣公三十四年至四

十五年穆公欸元年至十六年共公朔元年至五

年 杞惠公十四年至十八年成公元年至十八

年桓公姑容元年至十年 宋桓公二十三年至

三十一年襄公茲父元年至十四年成公王臣元

年至十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至三十三年 楚

成王十三年至四十五年

文公在位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頃王元年至六年匡

王元年至四年 晉襄公二年至七年靈公夷臯

元年至十二年 齊昭公七年至二十年懿公商

人元年至四年 衛成公九年至二十六年 蔡

莊公二十年至三十四年文公申元年至三年

鄭穆公二年至十九年 曹共公二十七年至三

十五年文公壽元年至九年 陳共公六年至十

八年靈公平國元年至五年 杞桓公十一年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二十八年 宋成公十一年至十七年昭公杵臼

元年至九年文公鮑元年二年 秦穆公三十四

年至三十九年康公營元年至十二年 楚成王

四十六年穆王商臣元年至十二年莊王旅元年

至五年

宣公在位十八年

匡王五年六年定王元年至十六年 晉靈公十

三年十四年成公黑臀元年至七年景公孺元年

至九年 齊惠公元元年至十年頃公無野元年

至八年 衛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 穆公速
元年至九年 蔡文公四年至二十年 景公固元
年 鄭穆公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靈公夷元年 襄
公元年至十四年 曹文公十年至二十三年 宣
公廬元年至四年 陳靈公六年至十五年 成公
午元年至八年 杞桓公二十九年至四十六年
宋文公三年至二十年 秦共公稻元年至四
年 桓公榮元年至十四年 楚莊王六年至二十
三年

成公在位十八年

定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 簡王元年至十三年
晉景公十年至十九年 厲公州蒲元年至八年
齊頃公九年至十七年 靈公環元年至九年 衛
穆公十年至十一年 定公臧元年至十二年 獻公衎
元年至四年 蔡景公二年至十九年 鄭襄公
十五年至十八年 悼公費元年至二年 成公踰元
年至十二年 曹宣公五年至十七年 成公負芻元
年至五年 陳成公九年至二十六年 杞桓公

四十七年至六十四年 宋文公二十一年二十
二年 共公固元年至十三年 平公成元年至三年
秦桓公十五年至二十八年 景公元年至四年
楚共王審元年至十八年 吳子壽夢元年
成六至十三年

襄公在位三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元年至二十七年 景王元年至
三年 晉悼公周元年至十五年 平公彪元年至
十六年 齊靈公十年至二十八年 莊公光元年

至六年 景公杵臼元年至六年 衛獻公五年至

三十三年 襄公惡元年至二年 殤公剽元年至

十二年 蔡景公二十年至四十九年 靈公般元

年 鄭成公十三年至十四年 僖公髡頑元年至五

年 簡公嘉元年至二十四年 曹成公六年至二

十三年 武公勝元年至十三年 陳成公二十七

年至三十年 哀公溺元年至二十七年 杞桓公

六十五年至七十年 孝公匄元年至十七年 文公

益姑元年至八年 宋平公四年至三十四年

秦景公五年至三十五年 楚共王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康王昭元年至十五年 邾敖康元年至三年 吳壽夢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諸樊元年至十三年 餘祭元年至四年 夷末元年至二年

昭公在位三十二年

景王四年至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至十年 晉平公十七年至二十六年 昭公夷元年至六年 頃公去疾元年至十四年 定公午元年至二年 齊景公七年至三十八年 衛襄公三年至九年 靈公元

秦景公

八

元年至二十五年 蔡靈公二年至十二年 平公廬元年當魯昭十三年至八年 悼公東國元年至三年 昭公申元年至九年 鄭簡公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定公寧元年至十六年 獻公蠆元年至四年 曹武公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平公須元年至四年 悼公午元年至九年 聲公野元年至五年 陳哀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 惠公吳元當魯昭十三年年至二十年 杞文公九年至十四年 平公郁釐元年至十八年 悼公成元年至八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至

四十四年 元公佐元年至十五年 景公頭曼元年至七年 秦景公三十六年至四十年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 楚邾敖四年 靈王虔元年至十二年 平王居元年至十三年 昭王軫元年至六年 吳夷末三年至十七年 僚元年至十二年 閔廬元年至五年

定公在位十五年

敬王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晉定公三年至十七年 齊景公三十九年至五十三年 衛靈公二

秦景公

九

十六年至四十年 蔡昭公十年至二十四年 鄭獻公五年至十三年 聲公勝元年至六年 曹隱公通元年至四年 靖公露元年至四年 陽元年至七年 陳惠公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懷公柳元年至四年 閔公越元年至七年 杞悼公九年 至十二年 僖公過元年至十一年 宋景公八年 至二十二年 秦哀公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 惠公元年至六年 楚昭王七年至二十一年 吳闔廬六年至十九年 夫差元年

哀公在位二十七年

敬王二十六年至四十四年元王元年至七年貞
定王元年 晉定公十八年至四十四年 齊景
公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安孺子荼元年悼公陽
生元年至四年簡公壬元年至四年平公驁元年
至十三年 衛靈公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出公輒
元年至十三年莊公崩躋元年二年起元年出公
後元年至後七年悼公黜元年二年 蔡昭公二
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成公朔元年至二十三年

春秋左傳杜注

十

鄭聲公七年至三十三年 曹陽八年至十五年
亡 陳閔公八年至二十四年 杞僖公十二
年至十九年閔公維元年至十六年哀公闕路元
年至三年 宋景公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昭公
得元年 秦惠公七年至九年悼公元年至十五
年厲公元年至九年 楚昭王二十二年至二十
七年惠王章元年至二十一年 吳夫差二年至
二十三年 亡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爵姓具者五十國

魯蔡曹衛滕晉鄭吳燕齊

秦楚宋杞陳薛莒邾小邾

許以上詳見列國與虞說虞虢俱姬姓邢荀息隨賈俱姬姓

祭凡滑原芮俱姬姓巴邲俱姬姓州姜姓

紀姜姓萊姜姓梁嬴姓徐嬴姓邾嬴姓宿風姓胡姬姓越姒姓鄆姬姓

南燕姬姓蠻子爵或鄧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鄆曼姓

有爵無姓者十五國

春秋左傳杜注

十

唐侯弦子爵或沈子爵或譚子爵或麋子爵或鼓子爵或穀子爵或伯子爵或申子爵或向子爵或夷子爵或鄭子爵或鄆子爵或舒子爵或庸子爵或戴子爵或

頓宗邲白狄賴肥戎蠻舒俱子

有姓無爵者十七國

韓姬姓或魏姬姓或耿姬姓或霍姬姓或邵姬姓或焦姬姓或楊姬姓或淮姬姓或密姬姓或

黃姬姓或羅姬姓或申姬姓或向姬姓或夷姬姓或鄭姬姓或鄆姬姓或舒姬姓或庸姬姓或戴姬姓或

爵姓皆亡者三十二國

江或嬴權六蓼桐或俱項或俱鄆道柏貳

軫絞遂崇冀溫厲巢康姒

介邾無終蓐收於餘邱英氏根牟

鮮虞 陸渾 房 郤 狄

附庸九國

顓臾

須句

任

葛

蕭

牟

桓

鄆

春秋左傳杜注目錄

卷首

杜氏序

春秋王朝興廢說

春秋列國興廢說

春秋王朝列國紀年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

卷第一

隱公元年之十一年

卷第二

桓公元年之十八年

卷第三

莊公元年之三十二年

卷第四

閔公元年二年

卷第五

僖公元年之十五年

卷第六

僖公十六年之二十六年

卷第七

僖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二年

卷第八

文公元年之十年

卷第九

文公十一年之十八年

卷第十

宣公元年之十一年

春秋左傳杜注目錄

十

卷第十一

宣公十二年之十八年

卷第十二

成公元年之十年

卷第十三

成公十一年之十八年

卷第十四

襄公元年之九年

卷第十五

襄公十年之十五年

卷第十六

襄公十六年之二十二年

卷第十七

襄公二十三年之二十五年

卷第十八

襄公二十六年之二十八年

卷第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之三十二年

春秋左傳杜注目錄

十一

卷第二十

昭公元年之三年

卷第二十一

昭公四年之七年

卷第二十二

昭公八年之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昭公十三年之十七年

卷第二十四

昭公十八年之二十二年

卷第二十五

昭公二十三年之二十六年

卷第二十六

昭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二年

卷第二十七

定公元年之七年

卷第二十八

定公八年之十五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一

四

卷第二十九

哀公元年之十三年

卷第三十

哀公十四年之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一

華亭姚培謙學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適丁歷反

孟子卒

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

不得從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婦也諸侯始娶夫謚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姪兄女弟女弟媵以謚反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

然成字有若夫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

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即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一

十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

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間僖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鄆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有姑城○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鄆縣今屬山東兗州府姑蔑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僭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僞曰克也

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僞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蔡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鄆音僊古宛陵縣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鄆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今屬開封府

冒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生不及哀豫凶事故恥而名之此天子大夫則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呼阮反贈芳鳳反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

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無鹽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雖音雖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例界反周畿

內國今開封府東北傳例曰公不與小敵故不書日所

○公子益師卒以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故言周以別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儀父克也父名

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

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按胡傳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非貴之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

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好去聲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費伯魯大夫

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河南陽宛縣。宛於元反今

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

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寤而惡之。林氏

武姜固而後寤寤而莊公已生故寤而惡之。林氏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注見五年

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號叔東號君也特制巖險而不

他邑號國今榮陽縣。號叔伯反東號故城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

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榮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

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祭例界反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

一參七分國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不合法度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焉辟害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厭

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

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路也姑且也

大叔命西部北鄙貳於已鄭鄭邊邑

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

公曰無庸將自

及言無用除之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

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即今開封府延津

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也

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林氏寤叟曰不義

叔完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林氏寤叟曰不義

叔完聚眾結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失

人將啟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帥朝律反京叛大叔段段入于

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今河南衛輝府輝縣

治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程子曰不書奔義不繫于

奔也難去聲遂寘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史記正義曰疑許州縣

穎縣是今開封府臨潁縣西北十五里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水經注潁水出

陽城陽乾山之穎谷今河南府登封縣也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食而不啜羹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公曰爾有母

遺緊我獨無緊語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

公語之故去聲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泉○闕其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延道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姜出而

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施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

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

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

助喪之物○公羊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

東帛車馬曰賵賵財曰賵衣被曰襚注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

主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

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

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

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贈死不及尸尸未葬

○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練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顧氏

去聲云不當既空豫凶事非禮也誤以下文夫人子氏薨為即仲子故以

此年歸賵為豫凶事程子以為仲子繫惠公而言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

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胡氏亦曰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

以見宰之非宰皆不以左氏所傳為然也沈氏亮中又云

當是仲子薨時追及惠公與公羊兼賵之說合因併錄焉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

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於經

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有莊武故

城青州府壽光縣東南有紀城齊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義

乘云即劇城也或國姓蜚音官○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又于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

簡牘之記他皆放此○蜚扶味反獲音煩孔疏蜚與蟲也一名負義作負義誤

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趙去聲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公叔段之子。滑于八反。衛人為之伐鄭。取康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不書。非公命也。翼邾地。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衆父。魯公子。字。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于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程子曰。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與去聲。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夷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魯地。林氏克。史曰。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氏都。今及濟上。聲水名。凡地名皆同。故戎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潛近戎之地。當在兗州府西南境。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燕國龍元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舊

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齊元音剛。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元在其西。顧氏炎武曰。龍元在今鳳陽之懷遠。疑遠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近是莒縣。今山東兗州府莒州是也。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林氏克。史曰。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駭。戶楷反。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誤。孔疏杜勣經傳上下日月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武唐亭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魚臺縣東十二里。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放此。繻。音須。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閏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

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家氏鉉前曰。于歲內盟之始。于密外盟之始。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自相為盟也。密鄉。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杜預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太子。成其母年。按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春秋隱稱公。則妻稱夫人。無可疑者。杜曰。桓母公羊曰。隱母均失之矣。

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責而足。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還音旋。後皆同。

○司空無駭入極費。李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李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

以勝經故傳於前
年發之○奉音琴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復扶又反。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爲去聲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是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

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按日遲月疾歷家之說也朱子有定論縮所六反○三月

春秋傳註卷
隱公
上

庚戌天王崩

十九年傳曰。冀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唐會葬。今不書葬。當不會。○劉氏曰。赴以庚戌。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僞者乎。○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禮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君公穀胡傳並作尹○秋武

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品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葬會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

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冒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公羊傳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賻音附共音恭。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于宿故赴以名例在七年○程氏端學曰諸侯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

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飛民冷目
隨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不復伐

蓋齊方盛強而鄭之澤填尊在于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之不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詩西交受

伐春秋詳書于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三國相與之圖列國並被其禍也汪氏克寬曰左傳尋盧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軌非開于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聲霸之端故特書之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

惡其謗名敗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

耐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

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 不書

春秋舊莊注卷
隱公
九

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屈正夫人也陽夏然君故也書子紹利
君氏以別凡妾媵按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

家及程子之說考古未有稱君母為君氏者則左氏之失矣疑焉為去聲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事者王貳子言父子秉周之政

號號西號公亦仕王朝主欲分政于號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

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界必二反四月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其文時。

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按此以夏正紀事也左氏雜取諸侯之策有用周正者有用夏正者杜謂取麥取禾蓋芟踐之非也溫縣今屬河東

懷慶府古溫城在縣西南三十里
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洛陽故城
周鄭交惡兩相疾惡 惡烏路反
君子曰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明則此心相知恕則不責其所不及要之以

禮要平聲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谿亦澗也沼池也蘋蘩蕰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細萍也蕰藻聚藻也筐

筥錡金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錡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行潦

潢音黃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風有采蘋

采蘋采蘋采蘋詩國風雅有行葦義取於不嫌薄物河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

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祭祀也薄物皆可為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屬章曰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之子即所屬殤公也寡人弗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

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

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而

因鄭以求入終傷威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

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傳引商頌義取宣公知人命弟以義其子卒饗其福杜氏不免曲解荷河可反任平聲之稱去聲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

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過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夫也

居上位故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我取妻美

不見答終以無子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人娶之為去聲

○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城九龍反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娣陳姓也

皆嬀雖為莊姜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幸也嬀音然大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淫泆所自

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

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

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時之忍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小去聲。重也。○說文曰有所恨而止也。鮮上聲。

遠間親。新聞舊。○問。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淫。比。○或訓妻加於夫。亦通。比去聲。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去順效逆。○去上聲。下同。所以速禍也。君

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

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

經以始事。○先去聲。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以并之。遷都于牟。傳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東阿縣今屬山東。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陳陽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林氏堯叟曰。此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鞏。公子多故矣。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大夫皆稱人。至于內大夫。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某人。此所以為異也。鞏。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鞏。許歸反。強其文反。去上聲。○按。經書鞏帥師。則鞏之專兵可知。不繫于公子之去不也。孫氏復謂鞏不氏。未命也。似為得之。程子曰。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林氏堯叟曰。此大夫專將之始。

○九月。衛人

殺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濮音卜。○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劉氏敞曰。杜氏云。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是纂弑之。人己會諸侯。則無咎矣。此豈王法哉。○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林氏堯叟曰。四衛亂而簡其禮以相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

於諸侯。以和其民。○諸暴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

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從調並去聲。宋人許之。於是陳蔡

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上蔡縣今屬河南。南。今寧陵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國城。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曰。

衛州吁其成乎。○眾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於緇。緇。所以亂。絲。見於棼。緇。所以亂。絲。見於棼。緇。所以亂。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

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

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

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

仲之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

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

還時鄭不車戰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碚也以其州吁不安諸其

父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

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

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

其往就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

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

厚于陳孺奴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

焉惡焉路侯反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

明小義則當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邢注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按公羊傳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

說更爲完備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遠地也今高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大夫書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在今河南開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孔疏捕

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彊也傳謚也大事祀與戎○孔疏僖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謂

軌量謂習大車以度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取鳥獸之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

也言器用象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

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

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

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列順及所獲也。數上聲。

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

不射射食亦反。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獵之物

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新親也。阜才早反。器用謂居常器用。公曰吾將畧地焉畧地畧孫辭以

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信

伯稱疾不從從去聲。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

地也矢亦陳也棠實地也。竟故曰遠地。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

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鳥毒反。聞喜縣今屬山西平陽府翼今平陽府翼城縣是也。縣東南有古翼城襄國故城在直隸順

德府邢臺。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

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屬山西汾州府。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

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牧今汲縣地也屬河南衛輝府。以報東門之役東門

四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今汲縣西有古東燕城孔疏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

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事縣

也一名虎牢。洩息列反。今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屬河南開封府。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

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顧氏炎武曰子元疑即厲公字昭十一

一人非也。六年突為三覆以敗我桓五年子元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一人而或稱字或稱名耳。君子曰不備不虞

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邠國也東平縣父縣城是也。邠城邠即邠父故縣。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公問羽

數於眾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六

六大夫四四四士二二二四人十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

器播八方之風于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

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

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

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道音導。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汪氏克寬曰鄭莊

是時為王卿士故擅與天子卿
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救之問於使者曰○使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忽公知而故

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

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

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命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平朱反夏五月辛酉

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在縣東南有艾山○在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長葛長葛縣○可故不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平朱反

宋公欲救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宋則欲厚鄭鄭因以此而來故經書渝平

傳曰更成○孔疏變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

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按渝平公款並作輪平胡傳輪平也平者

成也鄭人納成于魯也注氏克克曰輪之為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此言求

今取諸家並云一役

杜氏分為兩役亦非

平矣乃鄭志而非
魯志也更音庚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

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

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頃音傾

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閱者不復記

入翼別居鄂○在今山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五父陳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

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

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鄉通周任有言○周任周曰為國

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去草也莠夷蕞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莠刈也夷殺也蕞積也崇聚也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糴

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為去聲共音恭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王不禮

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周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南焉依如字或於度反非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訖訖至也訖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歸俱行故書何氏休曰勝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鄒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夏城中邱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齊侯使其弟年來

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卿士凡國伯也汲冢春秋左傳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夏城中邱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齊侯使其弟年來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孫氏覺曰記卒初名者即位之初以名起我因卒得以此名之卒而不名者即位之初不赴于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

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好去聲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

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其為經邱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趙氏臣曰諸侯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前牘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奉使而私親之禮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志不在此於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良佐如陳泣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侯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妻去聲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遷于瑯瑯琊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瑯琊亭○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柩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妻去聲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東南。宛於阮反。材必彭反。庚寅我入枋。桓元年乃卒易枋田知今兗州府費縣治枋城是也。

○張氏治曰因鄭歸我使。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

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齊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盟蓋春秋前與齊公盟故赴以名。

○見賢通反。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敘神明故蔡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不辭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邱明所得。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今河南開封府汴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陳氏傳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按二年于密已是參盟特皆小國若大國參盟則自瓦屋始耳。

○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

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則在傳二十九于浮來紀邑更完縣北有邱鄉邱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邱來間。邱滿悲居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二

○螟。無傳。○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無駭而後賜族故不書氏。胡傳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決皆書名耳。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也。犬邱垂

兩名。李氏廉曰垂之遇左氏以宋衛有怨于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于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擊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于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衛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哉。王氏樵曰宋衛素睦而鄭其深讎也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矣宋衛乃請先相見而為垂之遇何哉蓋有所謀也。況公子馮之在鄭實宋瑤之所惡故

一日忘情者其所謀於衛者不可知必有所要於鄭者其在去馮乎鄭莊不從故宋不果平瓦屋之盟傳稱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然鄭不會其故可知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枋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枋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季氏本曰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枋結之枋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遂控制為難則存以與魯以利解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書未盡書易許也不然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田而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界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有。

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庶反。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于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後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瑤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按程子亦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張氏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

之說固有本矣。

以饒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畧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林氏堯叟曰鄭莊因齊僭在周地故以齊朝王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眾仲對曰

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

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

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胙才故反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

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孔疏如衛齊惡來戴惡之類按謚當作氏朱子曰以字為氏如鄭之

國氏本子國之後鄭氏本子鄭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與之時君○林氏堯叟曰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為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或所以所封之邑若趙氏

韓氏魏氏之類稱去聲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

展之孫故為展氏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雨雪于付反傳同○挾卒無傳挾

未賜族○挾音協○公穀俱作俠穀梁傳俠者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

皆為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時失不解經經反誤然邱明不宜草電為霖蓋其

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于經直因循舊記而已平地尺為大雪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

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郕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郕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

復更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家氏鉉翁曰魯嗜于歸納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之利齊背其盟之理連兵而

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非王意也

○北戎侵鄭○林氏堯叟曰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執夷實反公子突曰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取退君為

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覆扶又反下同我輕而不整輕去聲疾也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

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林氏堯叟曰逞

快也言快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他

甘哀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手後伏兵起戎

還走視勝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夷戎師殲死也。夷戎聲殲於計反。我師大奔。後駐軍不復也。十一月。

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效此。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傳言正月會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夏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于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

待公命而會齊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聲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六

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改例在莊十一年管宋地。孫氏覺曰左

氏之例曰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春秋內敗外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郕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按收奪曰取取年婁長葛之類是也。

悉虜而俘之曰取下文鄭伯伐取之是也得非其有曰取此取郕取防及取郕之類是也。郕城在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西防城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考城故城是也。戴林音正孔疏云此理。

志梁國舊縣故戴國然則戴當從借聲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言正月會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夏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于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

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鄭魯地。路史黃帝臣鄧伯溫國當在今兗州府境。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聲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

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戰國策高誘注曰任城有桃聚今兗州府濟寧城北有桃鄉城。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郕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

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謂侯相朝逆之以襄饋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趙氏直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安乎勞去聲。

蔡人衛人郕人不曾王命。不伐宋也。林氏亮史曰蓋九于諸侯故曰。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郕。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國之師者軍旅

之通稱。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也蔡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乃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穎川許昌縣。與音預還音環。今開封府許

二八五

州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侯曰我先封

也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

有木工則度之

宗盟異姓為後

諸任齒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

甲辰授兵於大宮

公孫開與穎考叔爭車

穎考叔挾輈以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

矣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

許東偏

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鋤其口於四方

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

于地

復奉其社稷

舊昏媾

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

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

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

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

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是也

是為新鄭今新鄭

縣屬河南開封府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音泰。天而既厭

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

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去。去之無累後人。也。量。量其相累並去聲。可謂知禮矣。

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鄭伯使卒出

殲。行出大難。以詛射。顧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故今卒及行間皆誼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

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

能刑。于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西北有劉。亭。鄆。馬。戶反。緱氏縣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是也。縣西南五十里有

鄆。聚。緱氏。古侯反。為邢之田于鄭。為邢。鄭二邑。為尤。委反。邢音千。為。當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三十里。邢臺。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溫縣。

今屬河南。原。在沁水縣西。今懷慶府。在野王縣西南。今懷慶府。一名

懷慶府。原。府。濟源縣西北有原。緱氏。在野王縣西南三十里有緱城。樊。一名

野王縣。河南有陽城。在陽。鄆。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今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陽。鄆。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陽。才。官反。修武。今屬懷慶府。向。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縣北二十里。大陸村。其地也。向。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懷慶府。今州縣。州縣故城在陰。鄆。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武縣北。懷。今懷慶府。今州縣。州縣故城在陰。鄆。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懷慶府。今州縣。州縣故城在陰。鄆。在懷慶府西南。今懷慶府武

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曰。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

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通作境。今河南汝南府新息縣西南七里有息城。君子是以知

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不量力。息國不親親。鄭息國

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聞。犯五不韙。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韙是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

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

則書。不然則否。命。諸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臧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否。音部。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大音泰。孔疏。魯大宰。羽父名見于經。是已為卿。復求大宰。欲令特置。此官以祭已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公曰。為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授桓位。使管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府泰安州南。兗州府泗水縣北。有管父城。菟裘聚。羽父懼。反譖公于桓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

焉內詳獲故言止狐壤鄭地。後漢穎陰縣有狐宗鄉疑即此。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

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

立鍾巫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齊側皆反。館于寫

氏館舍也。寫氏魯大夫。寫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

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顧氏炎武曰言非有名人之蓋微

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一

卷第一

幸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

華亭姚培謙

桓公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壁假許田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

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垂大邱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枋田今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壁假為文時之所隱。越當在山東兗州府曹州附近。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易枋田事在隱八年。復扶又反。公許之三月鄭伯以壁假許田為

周公枋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枋田犯三不宜以動故隱其言不言枋稱壁假言若進壁以假田非久易也。為去聲。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結成易二田之

事也傳以經不書枋故獨見枋。見賢遍反。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

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目嘉孔子六世祖。華去聲。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豔以謔反。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飲治其閭門外取怨于民

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父豈世改乎又春秋時名者多字孔父是其證

也顧氏炎武曰按家語本姓爲宋襄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父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劉

原父以爲己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

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七年蔡侯封人

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爵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

于時東周雖微猶爲天下共主尚

得命邦爲諸侯明能勝勝爲子爵

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

之稷宋地也當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路公太廟廟公廟也始於平宋之亂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杞公穀

月十日○大音泰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川名陵縣西南有鄧城○

非侯文誤也

城縣是也縣東南三

十五里有鄧襄城

○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

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若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

於正君書

勢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

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

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

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

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

矣按孔父有扞君之節而左氏不

書故備錄公羊之說以著其實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路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路

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路

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路立華氏也猶壁假許田爲周

公祔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

而賜族督之妄也○爲路去聲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

立十一年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

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

以郕大鼎路公

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城○郕有二城北郕城則爲郕國又南二里曰南郕城

則爲宋邑隱十年取郕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

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夫信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致大羹南汁大羹不饗黍稷曰饗不精饗○黍音咨食音詞

饗不致五味采食不鑿鑿子洛反精米也糯米二石春爲八斗

昭其

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章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

也帶裳幅舄帶裳幅舄行勝者舄履履○幅音逼

衡紃紃紃紃紃冠之垂者

藻率鞞鞞鞞鞞從下而上者紃冠上覆○鞞鞞從下而上者紃冠上覆○鞞鞞從下而上者紃冠上覆

昭其度也尊卑各藻率鞞鞞

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
刀削上飾鞞下飾。率音律。鞞音丙。鞞布孔反。削仙妙反。鞞厲游纓。

繫紳帶也。一名大帶。厲犬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帶。繫步于反游旒同。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

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錫在馬額。繼在鑣。和在後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揚。馬面當盧。三辰旂旗。昭其明。

也三居日月星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言違而實其賂器違命之臣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龍賂章也。郅鼎在廟。童

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書曰成王定鼎于郊郭惟音各今可辨河南各縣

內西偏即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達亂之賂

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

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于魯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汪氏克寬曰蓋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附會其說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

害中國蔡鄭姬姓近蔡故懼而會謀。○江陵縣今屬湖廣荊州府紀南城在府北十里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我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

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

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言速紀有功也。舍去聲。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

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

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七南反上上聲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九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于戰相仇怨。○史記穆侯七年伐條。今山

其弟以斤欽之戰生。命之曰戍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東。

其衆○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界休縣今屬山西汾州府顧氏炎武曰穆侯

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撝史記稱世家正義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岳陽縣今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夫名以制

義名之必義以出禮禮從義禮以體政政以義政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嘉耦曰妃妃怨耦

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故因名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蔽封桓叔于曲沃

(C) 1978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卿立得立此一官貳宗孔疏貳宗與側室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表親也分扶問反親七刃反衰初危反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表親也分扶問反親七刃反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莊伯翼子也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部邑○陘音刑○翼助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樊庭城志云即陘庭也庭南部啓曲沃伐翼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失不班歷故不書王○齊侯邑今泰山縣○陸氏隴其曰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為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者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氏據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齊侯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南五十里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遠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食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則使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蛇以支反○下謹故城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云俗訛為夏暉城公會齊侯于謹無傳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於廟也不言聲以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者有年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水出山西太原府解縣東南至府城西東南流經汾州平陽二府至榮河縣北入河驂絰而止驂絰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欒叔之傳欒賓之子也身傳翼侯之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共音恭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汪氏克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傳會其說與高氏開曰紀侯懼齊欲親魯亦然○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陳氏際泰曰翬帥師不氏安知翬非未賜族乎至逆女始稱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

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

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西岸。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山西平陽府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名也。王官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即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起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鮑步鮑反。○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陳使童子出聘。公羊傳父老子代從政也。

○城祝邱。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祝邱注見莊四年。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雩。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程子曰大雩。雩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冬州公如曹。○冬州公如曹。○冬州公如曹。○冬州公如曹。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佗。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趙氏大何反免音問。○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趙氏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定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意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

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號公林父王卿屬焉。士。將去聲。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

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蔓伯為右拒。蔓伯祭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

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通音為

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

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

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

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

討之非也。林氏亮與曰以王討為非未是勞去聲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違反之心父留在魯故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雩

事。按周禮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然則因旱而雩亦常禮汪氏克寬謂實以旱書而併著其雩其義為長重直用反

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

體皆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

遠為百穀祈膏雨。見賢通反宿音秀。始殺而嘗嘉穀始熟故薦嘗於

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過則書卜日有

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孔疏下不吉則當改卜次句下

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

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淳于注詳隱四年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夏四

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

秋八月壬午大閱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而忽欲以

○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稱爵者蔡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

十二年傳程氏端學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

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

甲戌之下趙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

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今湖廣德使蓬章求成

焉蓬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地瑕隨隨人使少師董成

也少師隨大夫董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關伯比楚大夫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

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修大也小國離楚之利

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

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關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

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

終於抗衡中國故傳
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

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

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臚

染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性純色完全也。膾亦肥也。乘殺曰。對。在焉曰盛。性音全。膾走忽反。音成。

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訢

李永春先生集

存也博廣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瘳

也謂其備腠咸有也

蠡力果反。說文作𧈧。𧈧。𧈧。皮肥也。奉盛以告曰絜絜豐盛。謂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

嘉粟旨酒嘉善也粟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

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禮潔敬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

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
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餓也君雖獨

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

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壯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

齊六月大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

使魯爲其班後鄭
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戎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公之未昏

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

卷之五

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

自爲謀言獨潔其身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使安

之妻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

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

我何言必見
恠于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
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

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陳氏澠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士生

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
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食音嗣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生三
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婦
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以名生

為信若唐叔虞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
以類命為象若孔子

邱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
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

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不以官以本國為名也
不以山川以隱疾

不以畜牲畜牲不以器幣幣玉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諱
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

祖皆不敢斥言○孔疏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周以諱法敬事神明神子生
三月為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

謂死後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孔疏以國為名終
乃諱之故以國則廢名卒之後則廢名不諱以國不可易也以官

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劉氏姓曰廢主謂廢其
所主山川不更得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

魯改二以畜牲則廢祀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先

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

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

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無傳焚火田也咸邱魯地高平

○鉅野縣今屬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絕稱
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筑音竹○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
為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釋例曰鄧國義陽鄧縣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

乃行朝禮故經書夏○公羊傳皆何以名夫地之君也劉

氏故曰經書夏朝傳云春秋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

背音佩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

邾邾王城○今河南河南府洛陽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

杜云上五年開烝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秦氏釋云按周禮四

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是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過時也釋例

曰周禮祭宗廟以仲月蓋言其下烝也下烝至于仲月

則上烝起于孟月仲是下烝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

○天王使家父

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

之專而責之仇也陳氏深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鄭

南山及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

○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矣讎有費不可失

也。費。瑕隙也。無德者。龍國之譽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

黃隨不會。黃國。今七陽縣。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城在州西。使遠章

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良請下之弗

許而後戰。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

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

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

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速也。連杞。

當在今湖廣德安府應山縣境。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關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關伯比曰。天

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緡。晉公林父之緡。亡。

反。巾。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仲父母之尊。○夏

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故使其子來朝。射音亦。

朝。射音亦。

故使其子來朝。射音亦。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

后書。為書婦人行例也。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江州。為巴縣。今屬四川重慶府。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鄧音。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東北有鄧城。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

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三逐。巴師。楚邑。不勝。故關廉設權以誘之。

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分巴師。

為二部。關廉。陳其師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走也。○衡音。衡。陳去聲。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

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背音佩。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宵。夜也。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曲沃。梁國在馮翊。夏名。○夏陽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是也。古少梁城在縣南二十里。水經注。古水出臨汾西。又西南逕曲城在絳州西十五里。絳州今屬山西平陽府。又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嘗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

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赴以名。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赴以名。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赴以名。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赴以名。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赴以名。

月葬曹桓公

傳無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無傳

為會期中肯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邱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

○冬

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改侵伐而善來戰善魯

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終施父之言

○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號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詹父有辭以

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

虞國在河東大陽縣○唐改大陽曰平陸今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四年圍魏所執者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

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人以璧為罪吾焉用

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

叔曰

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將殺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關○共音恭○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西四十里許有共池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

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實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公羊傳何以不

言師敗績內不言

先書齊衛王爵也

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

戰言戰乃敗矣○胡傳鄭人主兵而首齊衛衛州吁主兵而先宋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會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

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按季說可參故附錄之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地關○陳氏傳良曰此郎之諸侯也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

卒

同盟於元年赴以名

○秋七月葬鄭莊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

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突歸于鄭

突歸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鄭忽出奔衛公既葬不稱

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按宋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者從史文畧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

折

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關○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無傳夫鍾鄭地○夫音扶○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盛鄉城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

于闕

無傳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宋不書經關○張氏傳曰惡曹之盟齊衛鄭為

郎之戰謀魯而固黨也宋亦與焉經不書左云關也及觀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于闕魯君臣於宋獨親然則惡曹之盟宋果不與未可知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

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貳在今隨州應山縣境軫在今應城縣西俱屬湖廣德安府

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鄭國在江夏雲夢城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義陽縣東南有鄧陽城○鄭音云騷音蕭統古卯反○水經注澗水經安陸故城古鄧城也今為安陸縣屬德安府蒲騷在今應城縣北三十里絞在今湖廣鄧陽府西北州在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蓼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十里蒙音了莫敖惠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耶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郢郢楚地也今湖廣安陸府治郢州故城是其地也我以銳師宵加於郢鄭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對曰師克在濟益也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武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在六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亶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長垣縣今屬直隸大名府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鄭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宋娶聲姑其妻人曰女○宋娶聲姑其妻人曰女○宋娶聲姑其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杞公穀作紀○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穀邱宋地燕人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齊州北三十里○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魯大夫盟於折不書葬魯不書也壬辰七月二○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疑亦在睢州境注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疑亦在睢州境注氏克寬曰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為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北有武父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壤○丙戌衛侯晉卒無傳重書丙戌○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而不言戰者乃敗矣胡傳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責其力以集國者鄭突也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故又書曰○十有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句瀆之邱即穀邱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句古侯反○莒莒氏微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也因是盟與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食鄭路故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

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

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結故云長亂○長丁丈反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易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新也○輕去聲扞戶旦反從之絞

人獲三十人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

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覆撲又反大敗之

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

彭水在新城昌黎縣○後漢志房陵有彭水即彭水也故昌黎縣在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南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羅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謀伺也巡偏也○今湖廣襄陽府

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國其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之羅城是後徙處也楚遷之枝江今枝江縣屬湖廣荊州府又自枝江徙長沙今長沙府湘陰縣東六十里亦有羅城數上聲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

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三月葬衛宣公無傳

傳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不葬義怒不廢禮是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

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傳○秋七月

○冬十月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

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楚足遂見楚子曰必

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楚子辭焉不解其言故拒入告夫

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于益眾也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

也以嚴明之政威莫敖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快也蒲騷在十一年○

世快時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

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好去聲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司以

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謂之也言天不借信也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于楚者○滿澤忍反○後漢志襄陽侯國有賴亭則在商城縣南息縣南商城皆屬河南汝寧府光州也莫敖使徇于

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徇音徇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南有宜城故城即古鄢國鄢音偃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

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即今中盧故城大敗之莫敖

繼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繼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之○荆州

谷在今湖廣荊州府水經注荒谷東岸有治父城在今荊州府東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

免之

○宋多責賂於鄭立突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

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胡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殺梁

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于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

○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

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乙亥嘗

過也既戒日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去聲○冬十有二月丁巳齊

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于父○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

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伐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餼生曰饋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被之則息不及穀

故曰書不害○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春秋紀事月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換

書故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焚渠門入

二年

及大達渠門鄭城門遠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西南

十一里有牛首城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

不書○大音泰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

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蔡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

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

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聚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

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

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按朱子嘗謂忽之辭魯未為不正不幸失國非有大惡詳見詩序辨中○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

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

國逆○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

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年國今泰山年縣葛國在梁國軍陵縣東北○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

在汴河之南孔疏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世子稱人又世子稱謂之等級也○秋九月鄭伯

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櫟音歷○陽翟今開封府禹州是也○冬十

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

會禮而後伐也○表昌氏反○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

貢車服車服上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遂告

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暴步卜反載以出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

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

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冬

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麻數同○十有一月衛侯出奔

齊惠公也朝護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公陰齊屬負其辜不

即罪耳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時天子使發小眾不能使行越猶走也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夏

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

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騰之子因以爲號○孔疏夷姜烝自經死宣姜與

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會京外反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公使去聲莘亭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壽子告之

使行行去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惡音烏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飲去聲洩惠列反黔其庶反惠公奔齊○張氏洽曰朔立已五年二公

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于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黃城本紀邑後入齊今黃縣屬山東登州府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

○二月壬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邾魯地○稱字義與茂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

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趯翠軌反○當在今山

三〇一

春秋左傳杜注 卷二

三〇一

東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閭會公穀作及○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夫盟于折○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

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虞度也不虞猶不意也○場音亦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字告○公羊傳何氏休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接封人卒獻舞立蔡季未嘗為君杜氏誤合

蔡季獻舞為一人

○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常從宋志背趙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底音旨日御不失日以授百

官于朝

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趙氏官曰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御乎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公子亶魯公子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

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復扶又反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今山東濟南府城西約突泉即濼水之源濼濟水伏流重發處濼音洛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禮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子公薨于

齊

不言戰諱之也戊戌例在宣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家夫安妻之室達此則為瀆今公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謫譴也○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

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乘去聲拉方答反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
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叔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
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亶而轅高渠彌車裂曰轅祭仲逆鄭子于陳而

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

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議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

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議者之言以明本意○知去聲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儀辛伯告

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

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后匹

嫡庶如嫡兩政命耦國都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亂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

華亭姚培謙學

莊公名同桓公之母文姜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

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伯去○孫本作遜○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

卒無傳宋同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

○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道○齊

師遷紀邾邾邾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在宋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皆

城○邾蒲丁反邾子斯反邾子斯反皆子斯反○臨胸縣今屬山東

青州府都城在安邱縣西南六十里都昌今昌邑縣也有皆在縣西十里

俱屬青州府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穀梁傳繼祫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說曰原左傳此意當為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爾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也姜氏

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李氏廣曰絕不為親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為親

○秋熟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強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辭濟然衰制未關故異其禮得禮之變。關苦穴反。胡傳有三年之喪。天子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于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按為外為之于外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無傳於餘邱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孔疏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主此之。○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禚諸若反。○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婦杏于衛杜注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女故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懷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季侯弟鄫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鄫音攜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安平城又有鄫亭。○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李氏廉曰考之三傳左傳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魯

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莊公新立寧苦枕戈莫先于率國人以同讎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邱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胡傳春秋私逃者必書奔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難去聲。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無傳享食也。

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邱魯地。○漢即邱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邱也。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邱城食去聲。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三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于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接蘇氏報曰鄭伯子儀也胡傳則以為屬公未詳孰是。○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鄫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狩手又反。○按公穀胡傳並以齊人為齊侯。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盃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

蕩王心焉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

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

卒於櫛木之下櫛木名櫛音則孔疏木有似櫛者俗呼為朗櫛令尹鬬郢莫敖屈

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嗟水

在義陽縣西東南入鄧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漢倒嫁反鄧音云釋例云即涿水出縣北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東南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

○汭如銳反水曲曰汭濟漢而後發喪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蓋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

大去其國達齊難也達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姜氏○孔疏于時齊

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秋邾犁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

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冬公會齊人宋人

陳人蔡人伐衛名○邾五兮反○昌慮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城在縣東六里慮平聲

傳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

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

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

人而○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為諸侯所納不稱侯而以稱字

逆告也歸入例○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螟無傳○冬齊

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與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胡傳案商書稱遂伐三勝俘厥寶玉則

俘者正文寶者釋辭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甯之以遠曰放

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

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

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度待洛反強其文反

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著滋百世也○按此以成敗論是非者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

而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住於舅氏也○驪朱推友鄧侯

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

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孔疏食謂啖之為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為人設之將

賤吾不肯復食賤吾之餘食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

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當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見音現夜中

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言光不隱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胡傳曰言星也

秋大水無麥苗○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漢武妙反○冬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其發夫人至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情俱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泰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劉氏書耳言其不害嘉穀何益于教乎孫氏覺曰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于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于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戰○夏師及齊師

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降戶江反○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全軍而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故特書師還還音旋

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胡傳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恐師露眾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火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讎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

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邁書也稱臯陶能勉種德也今書大禹謨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降姑日也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趙氏臣曰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葵邱也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邱在其處

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天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絀殺律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

公伺公之閒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女音汝冬十

二月齊侯游于姑焚遂田于貝邱姑焚貝邱皆齊地田獵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有薄姑城縣南有貝中聚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從去聲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見音現。射音石。隊音墜。喪去聲。費音秘。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御，伏公而出關，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闕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之傅也。小白，齊公子也。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之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之庶子。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之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之庶子。來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齊大夫為殺無知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公孫無知虐于雍廩。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訃。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訃，魯地。琅邪，魯縣。北有訃亭。訃，其器反。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乾音干。程子曰：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樂安，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誦以求管仲，非不及其親故極言之。吳氏澂曰：殺之者，雖魯從齊，今也是猶齊人取之于魯。魯以界齊而殺之焉爾。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洙音殊。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訃，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乘去聲。乘他如字。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師。辟音避。是以皆止。止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鮑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史記作心言欲快意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史記作心言欲快意殺之。

糾殺之。公子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誦以求管仲，非不及其親故極言之。吳氏澂曰：殺之者，雖魯從齊，今也是猶齊人取之于魯。魯以界齊而殺之焉爾。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洙音殊。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訃，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乘去聲。乘他如字。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師。辟音避。是以皆止。止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鮑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史記作心言欲快意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史記作心言欲快意殺之。也。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北。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縣西北有堂阜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稅，上活反。堂阜在今山東青州府棠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傒仲治理政事之才多子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公，魯君。使相可也。公從之。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用故以未陳為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勺上酌反。啖氏助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年。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郎，齊地。公敗宋師于乘邱。乘邱，齊地。乘去聲。枯地志：乘邱在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古瑕邱城。秋九月，荊敗蔡

師于莘

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

以蔡侯獻舞歸

蔡季詳桓十七年

○冬十月齊師

滅譚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城無所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

不書侵伐齊背既之盟我有辭

公將戰曹劌請見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

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謀之

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
成敗決於志力者也

得雋曰克

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狴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傳音俊

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
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覆數敗反

王者無敵于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莊公

辱謝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文臧

仲魯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悖蒲忽反一作勃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忽遠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

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

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魚呂反。說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

○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共音恭。

○乘邱之役年在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

大夫。射音。公右歛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歛市專反搏音博。宋人請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

1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

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
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

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胡傳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皆所取也。○冬十月宋

4

○今河南歸德府商邱

縣北有蒙澤縣南二十五里有蒙縣古城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禁

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
攢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攢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殺督不書
立子游
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
公子御說奔毫

蕭宋邑。今沛國蕭縣。毫宋邑。蒙縣西北有毫城。○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縣。北十里有蕭城。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有大蒙城。皇甫謐所謂蒙為北毫是也。南

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冬十月蕭叔大心叔

大夫名。孔疏卿大夫采邑之長曰宰。公邑之長曰大夫。以此年
有功末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迄
及戴

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

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

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三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乘去聲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
石祁子，衛大夫。天

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好去聲。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向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飲去聲，比必二反，見音現。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胡傳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呂氏大圭曰：方伯圖之未與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于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聲威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此亦以觀而善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清北地，邠縣東北。地音移。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清北東阿縣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柯，古何反。今兗州府東阿縣地。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君其位，未定桓欲修霸業，為會以安定之。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

○宋人背北杏之會。背，背也。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秋七月，荆入。

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衛地。今山東鄆城也。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鄆音絹。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總眾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氏五子單伯逆王姬，誤為送，至是附成其說。故以為齊請師，而單伯王臣會之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傳，鄭大夫。今河南開封府臨潁縣北十里有大陵城。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救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譏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

申繻曰：猶有妖乎？猶，通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馘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孔疏：人之所忌，謂子其畏忌之氣，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若使人無畏忌，則妖孽不能自作，弃常謂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常度也。厲公入，遂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言有二心，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曰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祧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

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非也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八人傳

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縊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食音嗣以息媯歸生堵

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堵丁古反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

息遂伐蔡息媯欲以說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

人齊人邾人伐鄆宋主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

○秋諸侯為宋伐鄆鄆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

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秋荆伐鄭○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格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縣氏縣宋地○費扶味反○公羊經會上有公字雖氏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幽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邾子克卒無傳克侯父名穆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張氏洽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鄭伯自櫟入在十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與音預九月殺公子

開別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別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

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

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于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

不能早
辟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

命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為國請

而免之為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故子國作亂謂

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

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

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

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按史記年表惠王即位當魯莊十八年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諸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成

以自盡為文殲子庶反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

○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孫氏復曰十二月同盟于幽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殲宗齊滅遂成之在十三年○領鳥納反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夏公

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貳盛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貳音或本草

射工○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親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時惠王新即位皆賜王五穀馬

三匹非禮也雙玉為穀○穀音角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

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實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傳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後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人言其來故諱不

○秋有盛為災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水經注

汭水東會權口南流運權城北古之權國也今屬湖廣安陸府以叛圍而殺之權以權叛遷權於那

處那處楚地南郡麻城縣東南有那口城○那乃多反處昌呂反○那口城在今安陸府荆門州東南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

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

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南郡華

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涌音勇

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

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開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擊之以往○夫人姜

氏如莒

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嫁○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部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

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

師于蹇陵

蹇陵黃地○蹇在亦反○當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境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

經皇家前關生守門故死不失職○經田結反

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

之大伯

若今城門校尉官○強其文及大伯音泰○孔疏謂楚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使其後掌之

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子頹有寵為

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周惠王莊王孫取為國之圃以為圃

祝跪與詹父田

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克出奔溫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于鄆

鄆王所取鄭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

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鄭伯聞之見號叔曰

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

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

刑官君為之不舉

樂禍乎奸王之位

敬仲夫妻相隨 有媽之後將育于姜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觀三三三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賓于王

在後乎

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山嶽則配天

及陳之初亡也

子始大於齊

其後亡也

成子得政

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

言其終始下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公及齊侯

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

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

之節

其不然

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公曰爾

試其事士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為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也○秋公至自齊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幣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奪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覲俱見

○大水○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採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共音恭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女音汝○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

○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為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致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災也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

之聚晉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為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傳無夏公至自伐戎傳無

○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家氏鉞曰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亦挾我援以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秋公會宋人

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注兵○徐國注見僖三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

日有食之傳無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為城

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今為絳縣屬山西平陽府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

是宜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洮洮力反○今山東

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

字季友達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識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

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李氏庶曰杞之為侯本無所據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爾

○公會齊侯于城濮濮衛地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

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

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

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

我必弃其民弃民不養之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

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孔疏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故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夫

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畜勅六反下同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廖力彫反且請伐衛

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

邾子貽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冬築郿

魯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郿芒莊反公穀作微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西有微鄉城

○大無

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

○汪氏克寬曰衛立子類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比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賈姬姓國也

烝於齊姜

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當在今陝西延安府境重平聲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此即介州之允姓戎也故介州在今陝西肅州府西五百二十六里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城女去聲

歸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

嬖五

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今蒲

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屈為北屈求勿反○今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吉州東北二十里有北屈廢縣俱屬山西平陽府

不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

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

旌章也伐功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落

土不亦宜乎

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遺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按此言民戎威懼將俱以晉為強盛如是則先聲所至晉之敵土未可限量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

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

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舉傷晉室若此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

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靈惑以淫事

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

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御人以告子元

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

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關

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

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三子在後為反

眾車入自純門及

達市

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

有人焉

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開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縣音立

諸侯救鄭

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東北四十里

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謀開也幕帳也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人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

經在下須得糴或緯饑故曰禮。孔疏世本曰孝公生信伯強強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辰是信伯曾孫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三十有九年春新延廡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夏

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為災蜚扶味反○冬十有二

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

輕曰襲掩其不備輕去聲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

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見音現災見而致

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裁音再說文云築塙長板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障故設備

○秋七月齊人降鄆無傳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障鄆有師字

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降戶江反鄆音重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鄆城集即鄆故城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魯地

○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

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壘丈夫人關射師諫

則執而梏之射師關廡也足曰梏。孔疏杜以射師與關廡為一人不知何據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關班也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

秋申公關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射音石

公關穀於莧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關穀於莧今尹子文也毀滅紓緩也。穀奴走反於莧音烏徒紓音舒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是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

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六月齊

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

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為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夷狄中國

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遺去聲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穀梁

程氏注小穀魯邑也孫氏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夏宋公齊

侯遇于梁邱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邱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邱城注氏克寬曰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于不期而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秋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傅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曰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陸氏淳曰季子思義俱立變而得中○八月癸亥公薨于路

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而變○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葬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

○公子慶父如齊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

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閉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

告立君也○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國故

又何假矣○狄伐邢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南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趙氏鵬飛

曰左氏非國史以其所開經文之近者合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于今賴之而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曰為管仲也是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

公請先見于齊侯見音現夏遇于梁邱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降以接人莘地惠王問諸內史過

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過平聲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

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

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茶服上青

以此類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反曰

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

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夫史應區嚚皆名○區五巾反大音泰

嚚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

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是與號多

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黨氏不書不告廟○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闕

子般焉孟任黨氏女闕不從公○任平聲闕音秘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生

子般焉雲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雲祭天也講肆也梁氏

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圍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犖音洛子般怒使鞭

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

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投其屋之棟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

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鄉去聲鍼其康反。使鍼季醕之醕名其羽有。以酒飲之。

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

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達泉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南五里。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位次。舍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共音恭。慶父。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

成季奔陳成季。隱桓及文姜哀姜慶父之妻仲意如之。事未嘗不欺周公之後何以有。孫之不能無不肖如苗之不能無芳。此聖人所無如何也。然良農不能必苗。則惟其禮樂教化有以維持之耳。以魯之亂至于定哀之際而猶重禮教崇信義豈非周公之立本者厚與。

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陸氏隱其曰。隱。美。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四

華亭姚培謙學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

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

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平陰縣界。人所思故賢而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齊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而傳尋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朱子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厭。平聲。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勞來並去聲。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

所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

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吳氏澂曰此時慶父秉外權

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

于國能如衛之石碚深謀秘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

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而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信而

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問公次子郎以待之若不敢背伯主

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卓氏爾

康曰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

奔陳蓋有所託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秋仲孫名湫子小反書曰仲孫亦嘉之

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路也君其待之公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能重能固則離而相疑者則當就成之間攜貳○當因而間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

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王去聲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犢祖父○犢尺由反以滅耿滅

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屬山西平陽府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

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

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

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祚在路反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即魏本字

孔疏論語云魏巍乎其有成功是魏為高大之名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魏以從萬有

從萬有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二二三○震下坎上屯三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三

三而為比○比屯志反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

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震為土為坤

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眾歸

之○坤為眾六體不易○初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孔疏震之為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為刑罰威獄以

類其震曜殺戮是震為威武殺戮之意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為公高之後傳為魏之子孫眾多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僞徙之○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

陽國也○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祭又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胡傳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

孫

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孫音遜。

○公子慶父出奔莒

故。○冬。齊。

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傳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十

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

○鄭弃其師

高克見惡久不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傳二年。春。號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隈。舟之僑。烏回反。○舟之僑。號大夫。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李氏廉曰。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會。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又接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

○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

卜。齋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田。齋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慶父因之。○齋。魚。齋反。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

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密如亭。公子魚。密。北有之聲也。乃縊。

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張氏洽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與。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

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

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與音預。

僖公請而葬之。

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為國家之大計。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

魯掌卜。大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在右。言用事。○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款。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乾三三。乾下乾。乾大有。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

同。○孔疏。離是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車有簿曰軒。

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玟與甯莊子矢使守。

莊子甯。玉玟。玟。古。六。反。守。去聲。下。告。守。同。

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駱。丁。練。反。及。狄。人。戰。

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此。榮。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孔。疏。禹。貢。豫。州。榮。波。既。豬。導。沈。水。入。于。河。溢。為。榮。是。榮。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為。狄。所。敗。

乃東徙渡河故知此崇澤當在河北但沈水入河乃沃被河南多故專得榮名其北雖少亦稱榮也

以甚敗去聲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去聲

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

故恐言當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惠

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姜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迎衛宵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

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邑共音恭立戴公

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曹詩

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齊侯使

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

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歸夫人魚軒魚

夫人車以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為之

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里克

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膳廚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守從並去聲夫帥師專行謀

事也國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適丁歷反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師必不威也且臣聞臯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舍上聲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

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共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

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

服同生御申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

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

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也

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遠去聲。下同。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歎以先支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佩。

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賞。服其身。

則衣之純。色必以純。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紱。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閱盡之時。衣之

危服。遠其躬也。危。難色。危。莫江反。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林氏堯叟曰。衣之危難。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危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離。

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

受服於社。服宜社之內。盛以服器。服。市軫。反。以屨飾器。出兵祭社名為宜。有常服矣。不獲而

危。命可知也。章弁服軍之常也。危。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危奇無常。雜色奇。危。非常之服。金玦不復。賜玦則去。故曰不復。雖復何

為。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也。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

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周桓公。諗。告也。辛。在桓八年。諗音審。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

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三五為外寵。吳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顧氏炎武曰。古人引言。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今但以驪姬為國之亂。

立可以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欲與危身以召罪。晉語申生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成季。成風之弟也。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反。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繒。陳後反。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以興。革車。兵車。季年。存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進散。故能致十倍之衆。進。必諱反。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四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五

華亭姚培謙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

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戰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邢師北地○今山東東昌府鄆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曹伯公穀○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夷儀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楚

○楚人伐鄭號曰楚○八月公會齊

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

告○榿勅呈反○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榿城即榿城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山東兗州府費縣南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鄆魯地莒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鄆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鄆

獲莒挐力知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公女居反

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

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

深淺常也昭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劉氏敞曰諱國惡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

○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潰不書不告也

馬皆撰具遷之無所私取○撰仕轉反○孔疏邢人潰而奔師棄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為之斂聚皆撰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齊地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虛邱邾地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虛起居反○虛邱當在今兗州府費縣界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

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費音秘○汶陽田其地今兗州府寧陽縣境汶音問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

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胡傳齊為

盟主義得舉法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朱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

吉楚邱城也與戎伐凡伯之地為二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

吉楚邱城也與戎伐凡伯之地為二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

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號山在河東大陽縣

晉於此始起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大陽廢縣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貫書世○今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

○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

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詳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按此以魯辭書之故不言諸侯爾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屈求勿反○公羊何氏註屈產出名

春秋傳杜注卷五

馬之地今平陽府石樓縣東南四里○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

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官之

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

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

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悅其心冀國名平陽及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平陽府河津縣東北十五里今虢

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晉邊邑○抄初教反以侵敝邑

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

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

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其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西二十五里稠桑驛即其地也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

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

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易去聲稔入甚反

○冬楚人伐鄭闕章囚鄭聃伯經書傳言伐本以伐鄭闕章行侵掠為後年楚伐鄭鄭伯

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早

不為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

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

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縣古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趙氏鵬飛

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徐遂服于齊也徐服于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于徐而迫近楚楚詩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也齊之為謀襲其不備而取之齊

楚援也○六月雨示早不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

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泣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謀也。為去聲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叔孔

鄭大夫勤恤鄭難弃德不祥也祥善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

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陲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兩事之辭

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陲陲楚地類川名陵縣南有陲亭。今屬河南許州鄆城縣○夏許男新臣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即許叔○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

如師以觀齊屈完親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今鄆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霸國大夫會諸大

夫侵與國自此始陳氏傳良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教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遠蓋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遠此相誘蓋言未界之微事言此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

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

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本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威。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伏琛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裏束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共音恭。縮所六反鄭氏與曰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法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

侯不知其故故問之。齊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

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師退

次于召陵完請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其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為好並去聲對

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

也徵古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

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樊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

武都至江安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

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屨屨其可也

屨草屨見賢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

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耳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張氏洽曰如左氏說則齊師

終由陳反但怨表濤塗之言爾今按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再勸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

陳之深至于與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謀軍道○王氏樵曰濤塗之言雖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由已齊人以為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極再與師得其成而後已非專以濤塗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二等凡諸侯

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

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斂去聲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

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筮

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孔疏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為易所知豈短于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孔疏言公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公先有美此

人將除去之繇音胃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

渝音俞下綸同音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而飲之公祭之

地地墳墳扶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犬子犬子奔新城新城曲沃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是也公殺其傅杜

原款或謂犬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犬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犬子曰君實不

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繼

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杞伯姬

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國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子來朝○公

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秋八

月諸侯盟于首止開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楚人滅弦弦子

奔黃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故音犬○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無○冬晉人執虞公虞公食璧馬六凡距

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議○陸氏淳曰虞公曾為三公故謂之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至極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樓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觀臺聲凡分至啓

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開立秋立冬要物氣色與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三職為備故也素祭妖祥逆為之備

○晉侯使以殺犬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

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謹夷

吾許之公使讓之士蔿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對曰無我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

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詩大雅

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三年

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九章亂貌公為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誅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九章江反適丁歷反○昔如答反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

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袪遂出奔翟

袪袪也。校音。教徇似浚反。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

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宣仲轅。故勸。

之城其賜邑

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

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

樓櫓之。遂譖諸。

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年鄭殺申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孔叔鄭大夫親黨援也。輕去。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

聽逃其師而歸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

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安陽漢志作陽安應劭曰陽。

安縣有道亭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西平縣今屬汝寧府柏亭在縣西。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翫習也。

謂甚其可再乎

為三年假晉道滅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反牙車牙下骨之名也。

公曰晉吾宗

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

從是以不嗣

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

號君。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意其偏盡殺之。

事在莊三十五年。

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絜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周書漢書。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馨香遠聞。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

惟德絜物

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繫焉今反。語辭也。今書旅獒。

如是則非

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馮皮。冰反。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

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在弘農縣東南。今河南府陝州是也。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戎車上下。

其奔。鵠，鵠火星也。黃黃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燐燐無光。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燕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黃黃燐燐燐他門反，訛初問反。毀齒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鵠火中

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一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勝，以屈辱之。而脩虞祀

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秋，楚

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陳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氏傳良曰：楚君將恒稱人，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

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會武城，猶有忌志。

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古宛縣地也。許男面縛銜壁

大夫衰經，士與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贅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經。楚子問

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

宋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板，除凶之禮。被除凶之禮，被芳弗反。焚其

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趙氏曰：按楚本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何故不伐許乎？又云：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亦可疑劉氏微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鄭華來始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泥乃甯反○母音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穀城鎮即其地也

曹伯

班卒

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

公子友如齊

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

公無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競強也憚難也○言既不能自強何畏難于卑弱之病

既不能彊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

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欲以申侯說

對曰朝不及夕

何以待君

齊侯曰

傳公

未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譖

初申侯申出也

姊妹之子為出

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

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瑕疵

後之人將求多於

女

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善之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

將不女容焉

政狹法峻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

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

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

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

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鄭大夫洩息列反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

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

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

○屬音屬奸音干共音恭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其變

對曰君若

齊侯曰

傳公

未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

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

鄭有辭矣何懼即罪人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

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替廢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

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

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

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洮他刀反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西南

五十里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

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吳氏滋曰左氏以為

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惟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

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至冬王崩而襄王得

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又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

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

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在梁由靡曰狄

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

敵恐怨深而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

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期音基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

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胡傳夫人者風氏也趙氏恒曰在禮夫人得與于祭君婦獻君母不獻君

母既不獻成風雖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者成風在莊

公時以妾不與今用致之使與於祭以成其為夫人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夫叔帶之難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夏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周

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

黃縣東有葵邱○釋例曰宋地也今在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孔疏

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成葵邱杜云齊地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秋

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

夫之冠○孔疏嫁于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于

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九月戊辰諸

侯盟于葵邱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書○甲子晉

侯倭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

侯倭諸卒後從赴○倭九委反○張氏洽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

繼位無罪故
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未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

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創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啖氏助曰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誤也

○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胙祭肉尊之此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

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等也○孔疏曲禮升階之法

云漢級聚足是級為等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進一級勞去聲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言天鑒

威嚴常在顔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遺去聲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歸侯去遇晉侯曰

可無會也晉侯欲求會葵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

山戎在莊三南伐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

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略巡行也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

行在存也微成獻公言晉將有亂○林氏堯叟曰在祭也言當察禍亂之萌先自安靖晉國齊不能救晉無勞遠行求會也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不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不普應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藐小也諸語辭辱在大

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

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生事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也復言言可復也○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

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

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

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其甚皇

荀息有焉

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東三十七里高梁地名梁墟是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前發不書例今復重發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

有國我何愛焉

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

之能得民不患無土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

夷吾弱不好弄

能

關不過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

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故不然而則可為人法則

無好無

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

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

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

○狄滅溫溫子奔衛

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胡傳君弒而死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注氏克寬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孔父仇牧荀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摧勅敵者固有關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夏齊侯許

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齊侯先君所命卓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胡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為大雪○雨去聲

傳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周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集

將殺里克公使謂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

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

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晉侯改葬共太子

共太子申生也○共音恭

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新城

遇犬子。犬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未為。而告之曰。夷

吾無禮。孔疏。賈逵云。燕于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

意難得而知。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杜不為注。當以鬼神之

一事不可指言。故不說也。余得請於帝矣。夷吾將以晉界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

以晉界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憑

有時而信。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今屬陝西西安府地。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晉大夫不從。不

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

子。冷。秦大夫。冷方丁反。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

祁舉。祁舉。晉大夫。副車七乘。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

華。叔堅。驪歊。羃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

○行戶郎反。共音恭。驪音。佳。獸市專反。羃力追反。平豹奔秦。平豹。平

侯皆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

公曰。失眾焉能殺。謂殺里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

傳。平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易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夏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

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過平聲。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

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

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離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若今伊闕北有泉

亭。○拒。俱字反。○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亭也。王子

帶召之也。王子。帶。討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

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

杵臼卒無傳遺世子與傳
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郭懼狄難也楚邱衛
國都郭

郭也為明年
春秋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
共音恭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
名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
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六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
為齊守昆賢上卿也

莊二十二年高侯始兄經傳二十八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
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守去聲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
曰陪臣陪臣敢辭諸侯之臣
曰陪臣王曰舅

氏伯舅之使
伯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
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孔疏應當也督正也言我

善汝功勳當汝美德謂女功
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數以
職自高卒受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
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

亦舉其無貽○孔疏世族請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仲之孫
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

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子齊沒不復見也顧氏炎武曰世本管
氏自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格方格方生成子孺孺生
莊子孺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耐生步
微耐步以上皆有諡是亦世祀之驗但無功業可見耳勞去聲

經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傳在前
年春○夏四月葬陳宣公

無○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秋九月大雩無傳
書過○冬公

子友如齊無
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
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
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

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

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
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麥不皆不熟
若重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

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
○施去聲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不義故
民離謂百里與諸

乎百里秦
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
報怨秦伯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雍去聲今陝西鳳翔府屬
翔縣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鄭官城也命之曰汎

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

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縣

縣○鄆似綾反○今山東兗州府澤縣東有鄆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陸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異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沙鹿山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其西有沙鹿城劉氏敞曰曷為不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肸許乙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

關也關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澶淵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澶市然反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

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國主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期音基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

親慶鄭晉大夫○背音佩施去聲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號射惠公舅也

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難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射音石傅音附慶鄭曰弃信背

鄰心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

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果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

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

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牡邱地名關○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邱或云即春秋會盟處

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魯邑與國在陽湖縣北有厲鄉○今湖廣

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

○八月冬無傳○九月公至自會傳無

季姬歸于鄆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蘇氏轍曰鄆子既朝乃使歸之故書曰歸于鄆○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東嶽伯○字震者雷電之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在今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十有

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

慎諫達下故貶絕下從眾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劉氏敞曰獲者獲得之也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辭也不限獲于臣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葵邱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

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也

之七月孟秋也民為山山有木今歲已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

敗及韓晉侯車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

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不孫

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

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變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

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

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張去聲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饑食其粟三施而無

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

一夫不可狃况國乎狃快也言辭秦則使快來遂使請戰曰

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

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九月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九月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九月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九月

晉戎馬還渾而止渾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公號慶鄭

慶鄭曰懷諫違卜懷反也○號平聲懷皮逼反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遂去之梁由廉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

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

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

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妖笑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

而戴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瑩弘姊妹古之官閑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若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薪乃得通○示欲自焚也然於耕反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

將以恥辱自救○免音問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屬西安府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音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

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要平聲

不祥必歸晉君任音當也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

慝焉公子繫秦大夫也子桑曰歸之而質其犬子必得

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積適也○質音質祇音支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已利無重怒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

飴甥且召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飴音怡○顧氏炎武曰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子金教之言曰朝國

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敢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貳圉公太子懷公眾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

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眾○孔疏爰易也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眾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

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犬子○孺如喻反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喪去聲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

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孔疏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美家之眾實其

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陸氏龐其

曰呂甥此時有于忠肅之功然卒不能延惠懷之祚故人臣以格君心之非為大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

秦遇歸妹三三三三上歸妹之睽三三三三下離上睽歸妹上六史

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刳羊亦無孟也女

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孟孟也貺賜也刳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刳無血上承無

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繇音胃到苦主反孟音荒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睽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

震之離亦離之震三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姓姬

利行師敗于宗邱車下縛也邱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下六交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邱○孔疏子夏易傳云輶車下伏兜也今人謂之車展形如伏兜以繩縛于輶因名縛也說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音脫輶音福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奔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園婦懷慶明年其死於

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莖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氣或取于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交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趨他皆放此○虛去魚反○今山西臨汾縣有梁墟王相並去聲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

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數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孔疏凡足動植飛走之物物既生記而後有其形象既為形象而後滋多滋多而後始有頭數又曰韓簡之意以為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

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按疏及字絕句一說可數之數應上聲讀言先君敗德及今不可悉數也亦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胥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胥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名此禍也○傳尊本反胥徒合反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隱隱非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安神道助教唯此為深○知音智○劉氏敞曰左氏云展氏有隱隱如此則夷為展氏之謚非也春秋國史也君前臣名縱不可名之猶當繫字于氏寧有稱其謚達其族哉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

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服氏虔曰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

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佳晉師失秦伯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

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是歲

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餽許氣反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

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孔疏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五

章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五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六

華亭姚培謙學

僖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

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間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

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

據事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鷁退

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鷁五歷反過平聲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子

與小斂故書日孔疏季字友名○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冬十有二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無○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冬十有二月公會

傳無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雖星使六鷁

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周内史叔與聘

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

為石隕鷁退飛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此歲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襄公不終別退而告人曰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飛陰陽錯

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議故

有此昇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云是乃陰陽之理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鵲之異耳非始從石鵲而出也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精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狐谷亭今屬山西平陽府襄陵縣府南有昆都聚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車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為淮夷所病故城鄆役

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呼去聲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按公穀二傳皆以為齊滅之○秋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故卞城○九月公至

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境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江河東置官

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納孝公夏師救齊無虧既死曹衛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鹹濟無虧既死曹衛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齊師敗績宋公不親戰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宋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

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

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衛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六十里有訾婁城與長垣縣接壤狄

侯讓

春秋左傳杜注 卷六

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

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

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饒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

及秋而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已酉邾人執鄆子用

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舊產也不書社起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

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言許又反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圖

曹前經書在後從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

張氏洽曰楚欲得志於天下久矣齊桓討而擯之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列國之盟會○梁亡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之用祭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社今在山東兗州府沂州境屬聚也音燭下同

三四五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孔疏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鄭玄云馬祖天駟也。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小事不用大牲。孔疏。雖記言。漢衡用羊。門夾室皆用雞。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獫狁。行出大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

也○蒸去聲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

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戡滕于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

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恐其亡國○得死猶云考終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

卷之六

旱川有事於山川不吉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

而年豐今刑方無道諸侯無伯也天其或者欲使

律詩刑乎從之師興而曹南盟不修一飾妄之辭也

○宋人匡曹討不服也。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侯虎退修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行役止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死，以御于家邦。
寡妻，嫡妻。謂太妃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仇人若之何盡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重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

公宮溝塹○亟欺冀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穆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

易書言作以興事
請更造之文也
○夏郃子來朝無傳奇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

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鄭人入滑入例在襄三十一年○滑于八反 ○秋齊

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卷之二十一
永平三年九月
詩二
失土功
已客墨從

傳三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之時凡戾寒從

時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議之

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冀而弗方。衛、夏、冀公子士洧、瑛完自歸。

入滯洩堵寇鄭大夫

○竇人冀反楚人楚闕殺於莒帥而伐齊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外楚臨轅方彘自臨仕隨

取於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位不量力也量力而重

其過無矣善則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屈已之欲從眾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

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夏大

旱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穀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孟○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孟亭執宋公以

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吳氏澂曰宋襄公求諸侯于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楚以子爵而序于侯伯之上則此會

楚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

○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林氏堯叟曰務穡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貸種借牛之類此其務

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

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

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會于薄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司主也大皞伏羲西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任音舌句其

俱反任城縣今為濟寧州屬山東兗州府屬東城在費縣西北八十里須句故城在東平州東南俱屬兗州府

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

也邾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邾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夷猾夏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

也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紓音舒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刑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邾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曾子

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
又不言師敗績隱音刑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泓水在今河南歸德。

府柘城縣
北三十里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高氏開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被皮寄反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訕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六不及百年傳塞

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潭戶門反。○孔疏十年傳稱仍鄒之戎。臣伐京師。貝伊洛先有戎參。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耳。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嬴氏秦所襲子圍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卑稱也以固子

也從子而歸奔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蘇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曰大叔王弟也詩曰協

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孔疏言王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易去聲又

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書有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
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蓬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

公胃縣諸魚門胃堦盤魚門鄉城門。蠡俗作蜂蠡。勅邁反。通俗文云蠡長尾謂之蠡。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所奔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太公黑曰一文曰黑子魚按史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弗可赦者言違天之意必不為天所有當致敗亡也弗

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水司馬曰也彼衆我寡及其

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
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古之為軍也不以
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謂不阻人於隘也隘於貴反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
鼓不成列詐勝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勅其京反阻而鼓之不亦可
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
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明談刑殺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若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敵則本可不
須三軍以利用也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聲以助士
氣之勇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聲之威以致三軍勇戰之志鼓儼
可也儼嚴未整陳○儼任街反猶曲禮儼言之儼無次錯雜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
鄭文公夫人羊氏楚女姜氏濟女也柯澤鄭地○羊彌爾反勞去聲柯音哥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馘古獲反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閭閭門戎事不適女器適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戎事
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

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邊豆○籩豆禮食器饗畢夜出
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
不沒乎不以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
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緡忙市反○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
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與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與音預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屬江南鳳陽府城父故城在州東南南頓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北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遂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遂為彼反任音任對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言必於功為說不可不貴○與音餘楚居豈反○言楚安靖者不多也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偃子犯也。期期上如字下音基從去聲。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

突以不名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貳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婢亦反。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

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

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

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

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劉氏故曰天子貶之杞王者之後稱公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子之後復稱伯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同盟不然

則否謂同盟而赴以名則亦書之同盟不然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

故傳重詳其義。辟音避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享受也保猶恃也。孔疏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眾有人而拔罪莫大

焉拔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衰初從反

顓頊魏武子武子魏犢。顓頊結反犢尺由反。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

五人賢而有大功。孔疏晉氏臣名食采曰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狄人伐廆咎如廆咎如赤狄之

別種也。魏姓。廆在良反。咎古刀反。廆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儵音將。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

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今直隸大名府五鹿城二屬

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過平聲下其過同。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

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

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妾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

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

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人之寵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盂蚤自貳焉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

中不欲令人見殯音孫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

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我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

也國語狐偃趙衰冀也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

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楚止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與君

命也辟音避

綴者案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迫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

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

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惡公惡去聲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

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懷贏子圉妻子圉謹懷公故號為懷贏奉匭沃盥既而

揮之匭沃盥器也揮前也秦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

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

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衰初危反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

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

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古王國次章言佐天子

之張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

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趙氏鵬飛曰志出入之實爾非故書出以外襄王○晉侯夷吾卒文公

而後告未同盟而起以名○呂氏大主曰左氏記晉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耳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

天下羈馬羈紲也意列反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

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投其壁于河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衰初危反○今狐注見

文七年桑泉城在今臨晉縣東十三里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

柳懷公遣軍距重耳○今平陽府倚氏縣西北有廬柳城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

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在今臨晉縣東北十五里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

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

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高梁已見僖九年○

呂卻畏偪呂甥卻萬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

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請見音現曰蒲城之役在五

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祛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

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

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射音石君若易

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掩金鉞稱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

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免須豎左為之○右小史○周禮鄭注豎

木寇者之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

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

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奔小怨所以能安眾○狄人

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

子隗之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

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遠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絰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絰上○今山西汾州府沁源縣北八十里有絰上關絰上城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二十年注洩堵連氏此士洩連名誤也王使

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屏上聲下同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皆文王十六國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邲國在始平鄆縣東○聃乃甘反雍於用反鄆音荀○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治有廢管城隋置管城縣於此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鄆縣屬西安府邢晉應韓武之

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城野王縣今為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內縣屬懷慶府

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祭音察○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六十里有蔣城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有昌邑城其西有茅鄉古茅

國也河南衛輝府昨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

于東都牧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召亭在今陝西鳳翔府境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言致韓韓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

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共打異族之侵侮○閱呼歷反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

親親庸用也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罔姦之大者也弃德從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

平惠之勲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勲也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

王之宣

弃嬖寵而用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爲近

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

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當周公時故言其周之有懿德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於

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

未忘禍王又興之

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帶名狄故曰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

武之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二子周大夫

夏狄伐鄭取

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狄固貪惓王

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婦女之志逆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怨無已終猶已也

力南反方言云殺

人而取其財曰櫟

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

惠后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于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即河南縣也甘水在縣西南

惠后將立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奔齊在十二年

王復之

在二十二年

又通於隗

氏

隗氏王所立狄后

王替隗氏

替廢也

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

周禮王之

御士十二人孔疏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

掌王之燕令鄭注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禦寇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諫大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國人納之

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欲大感反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皆巢

叔以隗氏居于溫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

十六年殺子華故

好聚鵠冠

鵠鳥名聚鵠羽

鄭伯聞而惡之

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已音記稱去聲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

矣

詩小雅詒遺也戚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夏書巡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

爲宜○今書大禹謨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

問禮於皇武子

皇武子鄭卿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膺焉

有事祭宗廟也膺祭肉尊之故賜以祭昨

有喪拜焉

宋甲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禮物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鄒在鄭地汜鄭地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言王使簡
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
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棄王同母弟天子
函服降名禮也函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
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官司司具器具而後聽其私
政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
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
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宋蕩伯
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離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
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秋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速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生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
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
三十一年魯始得晉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洮魯地也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正為限不以葬為限即葬為限

葬畢可以稱君何待明年乃改元耶春秋之時禮法放絕見諸侯葬畢輒稱
君因謂禮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據耶諸杜所言天子諸侯喪制皆若此
非古法也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子朱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
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
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伯圭輔周室使卜偃卜之
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
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曰吉遇公用享于
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
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三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
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為澤澤為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
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晉侯辭秦師而下順流故曰下三月

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

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隧

弗許禮也諸侯皆縣桓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

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圍之倉

葛呼曰葛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

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其取土而

已

○秋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

國也孔疏言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都稱舊都以為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于都縣國至彼縣而滅故彼縣專得都名當此秦晉伐都之時國名為都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

之師成商密者謂成都國也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

師成商密調克申公子儀屈禦寇公子邊商密都別邑本南鄉丹水縣成守也二子也兵於析以為商密援秦人過

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曰

隈隱殺之虛係縛也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

其盟書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

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敗故得四二子楚

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

頓頓為頓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謀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

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拔也守對曰昔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

原從拔言也衰雖有大功猶原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向舒亮反○齊人侵

我西部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清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今

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鄆下聚○夏齊人伐我北鄙考公至八年魯齊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今楚平秘歸夔子有子

荊州府歸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劉氏故曰杜云
不識楚滅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

○冬楚人伐宋圍
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莒莒時君之號也

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

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

使展喜犒師勞齊師。犒苦報反。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無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縣音懸。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

府載載也。府書也。師主也。大公為大。師主也。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臧

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

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

焉齊其常祀而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胡傳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

已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魯公爭立故使居

緡殺以緡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

七大夫於楚言魯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七

華亭姚培謙學

僖公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史記齊世家齊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齊公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秋八月乙

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

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陳氏傳良曰楚子稱人嫌子楚以伯也十有二月甲

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固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桓公之後而

迫於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本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舉其爵○按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劉氏說曰杞其稱子何也天子貶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之此說是也今謂孔子貶之安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不廢喪紀禮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言子玉復治兵

於蔿蔿子玉為今曰蔿為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賈尚幼後至不

賀為賈伯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三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於是乎在矣先軫晉軍之佐原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成穀以偏齊於

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被廬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

謀元帥中軍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穀胡木反亟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狐毛偃命趙衰為卿讓於藥枝先軫藥枝貞子也使藥枝

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犢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

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孔疏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民未明于信是人用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伐原在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明

徵其辭信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

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

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楚子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孔疏是文德之教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素也而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素而誣以廢成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界與也

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楚既次城濮以師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于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于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于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于

○括地志蔡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蔡澤今屬河南開封府

○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

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

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齊例在宣十年○咺况晚反○陳侯款

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襄公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名王陽溫河陽也今屬河南懷慶府

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侯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

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棘津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晉自南河濟即此今在河南

縣南七里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

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上德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晉地今在河南衛侯請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

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秦置襄邑縣明初有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晉殺子叢以說焉名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言

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孔疏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晉云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

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磔張宅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

墓與眾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光恐懼聲。兇亦勇反。為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棺古患反數上聲。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施壁之施。從亡之勞。施去聲。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藝僖負羈氏。藝如悅反。魏犇傷於

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犇束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見

使並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也曲踊跳也。言猶勦也。孔疏言每跳皆勉力為之百音陌跳徒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僞以為我

右舟之僞故說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

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

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

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成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除患懷。公在故曰天假之年。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當去聲。又曰知難而退又曰

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通。當用此三志。子玉使

伯勞請戰伯勞子越椒也。關伯比之孫。勞扶云反。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

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開去聲。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選申遣此兵以就前圖宋之眾楚有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不悉師以益之。孔疏周禮軍僕掌戎路之

革廣車之革鄭氏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為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凡制軍百人為卒。廣者聲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宛於元反

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

不可失矣言高伐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

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

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施去聲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乃定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

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

其讎亢猶當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孔

疏素訓為空忿怒之深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

次于城濮國歸父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楚師背鄒而

舍鄒鄒陵險阻名○孔疏蓋所舍之處有邱陵名鄒其處有險阻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眾

故聽其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然可以謀立新功不

足念舊惠○每音梅公疑焉疑眾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未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

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

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也○監音是

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

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也○與音預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

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

獲命矣不獲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勸令戒勅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晉車七百乘鞞鞞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鞞在胸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鞞許見反鞞以刃反鞞於枝反鞞音半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虛邱魯反○

活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或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

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關宜申子左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與曳柴

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公族公族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

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

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雍去聲卷音權○今開封府原

鄉役之三月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雍城即衡雍也鄭伯如楚

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

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駒介百乘徒兵千駒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禮

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東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

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

官命之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孔疏周禮司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車皆介服金輅祭服所乘其形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形赤弓紫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射○蔡奇盧拒鬯一卣

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

命以綏四國糾遯王遯遠也○遯勅歷反晉侯三辭

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不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

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義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奉使攝君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傷

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隊音墜及而玄孫無

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

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

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王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

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數澤水草之交曰麋○今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麋通作通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紫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則故國卿黃紫黃諫也弗聽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濟之願濟之理弗聽出告二子

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子弟皆從王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殺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于王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繼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巨鍾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

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顧氏炎武曰古人多以見為知曰莫余毒

也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注知猶見也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角元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六月晉

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

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宛於阮反濮水在今大名府開州界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衷中使皆

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扞牧圉牛曰牧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相及明神先君是糾

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衛

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

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公子歆犬華仲

前驅衛侯遂驅甯子未備二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衛大夫○歆市專反華去聲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歆犬走出手射叔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朝之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

武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

咺走而出李氏廉曰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

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諛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

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爾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

旆大旆旗名繫旄曰旆通帛曰旂孔疏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旂緇旆

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謂之左旂蓋是左軍所建者

令○瞞莫干瞞莫干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

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攝右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授數也徵會計貳徵會計諸侯將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而民服三罪顯謂邢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

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吳氏激曰諸侯服楚而同圍宋

後盟亦來如會獨許小弱而猶不改圖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

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于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士榮爲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

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聽吏卒之義也○鍼其廉反衛侯不勝

三子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寘之深室

深室別甯子職納索鱣焉甯俞以爲囚室

監故親以衣食爲己職索衣囊鱣廢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瑕衛公子適丁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

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

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李氏廉曰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也

且明德也

隱其名君之國欲明晉之功德河陽之

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

執衛侯經在朝

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

○丁丑諸侯圍許

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

孺貨筮史

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

使曰以曹爲解

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

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

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私許復

而不與偕復非

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

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

行先蔑將左行

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行戶部反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縣屬魯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

不稱行朝禮雖不見公朝禮之故書○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縣城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有翟泉古城大音泰

○秋大雨雹

雨去聲雹蒲學反○季氏本曰不書月日闕文

也○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平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

鄭也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孔疏此會鄭人不至故謀伐之

卿不書罪

之也

晉侯始朝襄王于諸侯朝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禮卿不書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禮卿不書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

傳而發之

○秋大雨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好去聲。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周天子三公兼家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春秋左傳杜注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酖音鴆

甯俞貨醫使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

玉於王與晉侯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厓曰苟能納我吾使

爾為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治○賂音覷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不

書殺賊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

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厓辭卿見周欵死而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

不禮且貳於楚也○翟泉之盟不至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

陽中牟縣南○函陵汜俱屬河南開封府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

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

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

春秋左傳杜注

亡鄭以陪鄰陪鄰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孔疏昭十三年傳云行李之命杜云行李理使人周

語行理以節遠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故焦城在今河南河南府陝

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晉蓋以守桃林之塞則瑕當與桃林相近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肆中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

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

孫戌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量不及此。請擊秦也。天。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知音智。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熟稻黍也

以象其文也。驪虎形以象武也。五味謂昌歜之類。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
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胡傳不繫園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 祀五帝。前期十日。始其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

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

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逆而后卜云而皆不吉則不郊

猶三望望遠望也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

易祭祭泰山河海胡傳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汪氏克寬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秋七月○冬杞

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

帝邱歷狄難也帝邱今萊州濰陽縣故帝嚳葬之虛故曰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顯項城是也

傳三十一
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分其地竟界未定至二十八年晉文詩曹

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在平陽縣西北有重館城方與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也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

也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其音恭傳音附盡津忍反襄仲如晉拜

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

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

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曰。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曰。

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

東歸憲縣北有清原○在今山
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
趙衰爲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謀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薨

康叔曰相奪子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相息亮反。公命祀相甯武

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祀鄭何事

言祀鄭復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邱久不祀相非衛所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

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

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室棺也曲沃有舊宮焉。室彼驗反葬時下是下棺于地故殯為室棺也。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叩聲。叩呼口反。卜偃

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齊自桓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下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過平聲。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鑰也。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將害良善。勤而無所勞師而無所得也必有悖心如下滅滑是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丙。孔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而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師必於殽殽在弘農通池縣西。與音預殽本又作嶠。通縣忍及通池即今河南河南府永寧縣。殽有二陵

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已漢惠其險而更開北

山高道○辟音避歛許金反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為明年晉敗秦於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

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殽告姜戎我秦姓之戎居晉南鄭我反秦之民淳曰晉文公未葬而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殽告姜戎我秦姓之戎居晉南鄭我反秦之民淳曰晉文公未葬而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殽告姜戎我秦姓之戎居晉南鄭我反秦之民淳曰晉文公未葬而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殽告姜戎我秦姓之戎居晉南鄭我反秦之民淳曰晉文公未葬而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

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殽告姜戎我秦姓之戎居晉南鄭我反秦之民淳曰晉文公未葬而秦師伐我晉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晉侯侯之民社稷而和其民人

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訾婁邾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界○秋公

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箕城在今山西太原府大谷縣東南三十里○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

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晉人陳

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門背堦登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

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登甲車兵輕超乘示勇○乘輕並去聲

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

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乘先並去聲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積米穀薪○積子賜反○從為並去聲步猶行也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遽其據反○傳張懸反○傳車驛馬也鄭穆

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太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

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車

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秦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為去聲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

閒敝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榮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今屬河南開封府杞

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當於事○勞去聲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

也○為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與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

秦施○謂忘其先君猶范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之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梁弘御

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以葬文公晉於是

始墨

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

文嬴請三帥

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之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

平聲

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

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

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幸也墮軍

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墮許規反不顧而唾公使陽

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

孟明

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嬰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秦穆公葬于棗里

三

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

服郊次

待之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一眚掩大德

眚過也眚所景反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

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

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

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

首面如生

言其有異於人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

之

臼季晉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使去聲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有冀亭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賓大賓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

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

濟

相息亮反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

康誥周書祗敬也

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

焉可也

諱國風也對非之某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

其父死敵故進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

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

冀

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行音杭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

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

瑕三十一年門于桔枳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

反扶大結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

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榮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斂力盡反鄆古外反。

○今密縣屬河南開封府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

不犯順武不違敵。○相約泚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有文德者不忍為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有武德者不肯

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遲後戰。舍陳並去聲。

速唯命。不然紆我。紆緩也。紆音舒。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

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

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

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

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

上。商臣怨子上止王上故語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開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之。作主祭祀之事。又相次也。皆當次在經。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議之。凡君薨

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漸死者之神。耐之

于祖尸。既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八節。為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按既葬免喪。唯杜有此說。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七

其遠禮拂。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古。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七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八

華亭姚培謙

文公

名興傳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公羊經曰上有朔字○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伯伯錫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

○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在濮邱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諸侯之始也

○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馬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

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見音現食音嗣難乃多反穀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誤○古置閏皆在歲

春秋左傳杜注 卷八

終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

於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斗建不失其次寒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不失其常故無愆或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命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伐縣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

祥諸侯雖諒間亦因祥祭為位而哭○按杜氏解諒間為既葬除服心喪終制不與先儒同使告于諸侯而伐

衛及南陽今河南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

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

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

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我為衛以辭謝晉求和衛孔達帥師

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衛主之禮故國失其邑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戚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春秋左傳杜注 卷八

曰君之齒未也言齒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

舉恒在少者也舉立也且是人也讎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也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

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于江芊亡氏反○史記以為成王妻

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呼去聲宜君王之欲殺

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諸乎

否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王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

蹯而死熊蹯難熟其公將有外故○蹯音煩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言其忍其未斂而加惡謚○瞑亡丁反穆王立以其

為大子之室與潘崇孔疏以其為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使

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叔孫叔也凡君即位卿出竝

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去聲好事鄰國

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

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

○般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詩大雅騶虞也周大夫芮良夫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覆音福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郡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西安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鄠戶納反

丁丑作僖公主主者般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

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主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顯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

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梁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穀戶木反○隴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蔡澤縣東北吳氏澍曰晉士穀主盟魯以公孫叔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僖公問公庶兄繼罔而立廟坐宜次閣下今升在閣上故書而躋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吳氏澍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大事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大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大廟而合祭也是為禘曰大事于大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禘廟以上之主皆祭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合祭于大廟也是為大禘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四人皆卿秦穆悔納幣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

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天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師王官無地

御戎代梁狐鞠居為右○鞠九六反甲子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也戰於

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

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呼去聲曠音審乘去聲箕之役

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

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汝為難

死之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難去聲

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孔疏鄭立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傳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共用死國

音恭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

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已兵○陳去聲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亂也又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怒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

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

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施去聲秦師又至

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

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

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討公即位不朝公如晉夏四月已

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晉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厭於涉友○胡傳

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

卿也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請

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此即上所云我辭之者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開

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廟上故曰逆祀○孔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其昭穆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

二公位次之逆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弗忌為宗廟之禮尊僖公

非昭穆也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傷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則公死時年少弗忌

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又以為公明順禮也

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

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先去聲下同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

鯀禹父桀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

不窋周文王祖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

帝皇祖后稷

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信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

后稷親而先帝也

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君子曰禮謂其

不知者三下展禽

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也

廢六關陽關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父夏父弗忌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不知者三下展禽

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也

廢六關陽關

縱逆祀

縱逆祀聽夏父祀爰

居三不知也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

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陳氏傳良曰易為不序大夫將自士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李氏廣曰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娶元妃以奉盛盛孝也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

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

○公羊傳納幣不書婦夫人奉盛盛共祭祀○好去聲孝禮之始也

此何以書識何識

識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識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注信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潰國名也沈南平與縣地有沈亭○與音餘○沈戶甚反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

○夏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也○王子虎因以同盟之例為赴○趙氏臣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識

秦人伐晉

晉人不出以微老告○趙氏臣曰秦

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而說者以穆公之霸在此齊桓晉文之霸在彼

人必有襄大之辭雖宋襄公成春秋于曹南之盟亦必書爵以揚于諸侯之上今秦于穆公之伐晉而後皆書師而于此乃書人豈謂其霸而反人之耶蓋子之所謂五霸者其實桓文而已宋襄之敗固所不錄而秦穆楚莊皆無子辭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自上而墮有似于雨宋人以是也○雨于付反○雨于付反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反隋從火反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潰潰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

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

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侯請成于晉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侯請成于晉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侯請成于晉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侯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于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趙氏臣曰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今山西平陽府

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當為臨晉平陽間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穀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大音秦○今平陽府平陸縣南有大陽渡即春秋茅津也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

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治汙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秋雨蝨于宋隊而死也蝨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孫氏覺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蝨于宋也王氏樵曰書雨見災甚非隊而死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蝨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蝨下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

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上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親伐○孔疏王叔文公不親伐王叔文公之子桓公是

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為氏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為父之盟公如晉及

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

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

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

今德宣民宜人受祿于天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齊婦有姑之辭

○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

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衛公母風姓也赴同相姑稱夫人○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

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從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也

不以夫人禮迎是車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也不

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

天威于是保福祿穀梁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公也注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

前年○邠縣晚反○當在今陝西西安府澄城縣境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地名攷曰即梁國之新里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次辟正寢不舉喪盛饗隣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

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

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公特命詩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

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言衛武子伴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

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

王所愾而獻其功也敵猶當也愾恨怒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報明也謂諸侯有四夷

歌彤弓以明報功今陪臣來繼舊好若辱貶之

○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與成喪故曰葬我小君成風也王使

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

晉無傳○秦人入郿入郿在十五○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在今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

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戾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與成喪故曰葬我小君成風也王使

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識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

晉無傳○秦人入郿入郿在十五○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在今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程子曰天子成妻母為夫人亂倫之甚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郿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仲歸仲歸楚公子變滅蓼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其地即古蒙國漢蓼縣子家冬楚公子變滅蓼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甯甯邑汲郡修武縣也羸逆旅

大夫○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古城古甯邑秦置縣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

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漸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

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漸似康反夫子壹之其不沒乎純剛天為剛

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漸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

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漸似康反夫子壹之其不沒乎純剛天為剛

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漸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

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漸似康反夫子壹之其不沒乎純剛天為剛

德猶不干時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則則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

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白季晉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于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不書月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季友子無佚未為卿卒不見于經○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

晉侯驪卒再同○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其葬

文義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實殺晉狐射

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李也奔例在宣十年射音亦○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諸侯每月必告朝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朝急慢欲去告朝之辭羊是月特告于廟謂之生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朝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朝其日又以視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蘇氏曰春秋並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其不已也告音格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

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

○盾佐本反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

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汾陰今絳州屬山西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接絳州界陽子成季

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制

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辟獄刑辟猶理也辟卿亦反董通逃董晉由質

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滂治理滂滂○滂音本秩禮貴賤不續常

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孔疏制事典者正國之百事使有常也正法追捕之也由質要者謂斷爭財之獄用券契正定之也治舊滂者國之舊政

滂穢不潔理治改正之也本秩禮者時有僭踰貴賤相濫本其秩秩使如舊也續常職者職有廢闕任賢使能令續故常也出滯淹者賢能之人沈滯田里故出而官爵之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

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任音王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行音杭鍼其廉反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

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

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

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竝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

立聲教之法○樹立其風化聲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著之話言話言也為作善言遠戒

春秋左傳杜注 卷八

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之所

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

貢獻引之表儀

引道也表儀猶威儀

予之法制

訓典先王之書教

之防利

防惡與利

委之常秩

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失其土宜

眾隸賴之

而後即命

即就也然後可以就命雖死而無憾也

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

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季文子

父也聞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

其人

文子曰備豫不虞

古

之善教也

求而無之實難

難希

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

長君

立少君恐有難謂連年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趙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子雍文公子襄

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

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

立愛則孝

結舊則安為難故

故欲立長君

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抒除也抒直呂反孔疏字有聲相近

而為訓者鬼之為言歸也

春之為言蠢也

其類多矣抒聲近除故為除也

服虔作舒舒緩也

子樂

樂文公子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

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班位

其子何震之

有

震威

且為二嬖淫也

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

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

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

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偁姑姑姓之女生襄公

次之故班在四

以季隗是文公託秋時妻故復讓之

然則杜祁本班在二

隗五罪反

先君是以

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

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

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

賈季亦使召公子

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郕晉地也鄭婢支反博物記垣縣有郕之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三百里

有郕亭唐置郕元縣于此

與山西平陽府垣曲縣接界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本中軍帥易以為佐

而知其無援

於晉也

少族多怨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

鞠居狐氏之族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公羊傳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將使射姑

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

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

朝而走劉氏敬曰按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易

將陽處父何謂處父侵官耶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敗苟食祿者舉當諫君況處父晉國太傅以此為侵官是教大臣為拱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簡伯續鞠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

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柩

駢妻于也宣子以賈季中夷

佐同官故

晉音叔

晉音叔

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
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宣子使我送將是寵任我也豈可因其寵任以報私怨
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復怨已是益仇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月以正時差則致正之時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字治也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魯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遂城郛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郛郛魯邑例在襄十三年○句其俱反○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州府泗水縣東南○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大夫故以非罪書○子晉人及秦人戰于
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敗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令力呈反晉先
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潁陽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扈亭在潁陽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趙氏注曰諸侯不與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與諸侯盟也○冬徐伐莒

徐夷告 ○公孫敖如莒泣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聞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
須句實文公子馬非禮也實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韓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孫公孫
友為左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孫鱗矐為司徒桓公孫
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孫也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廢矣葛藟猶
能庇其本根葛藟蔓草繁滋者以本枝廢廢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
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傳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

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

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公夫人靈公母也適丁歷反出朝則抱以適

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屬音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畏國人以大義來偁已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人始以逆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

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先去聲軍之善謀也逐寇

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

起蓐食早食於寢也蓐音辱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到秦也今從字誤與刳首相接

在西三十里當在今榮河臨晉間刳音枯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

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

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

忽況同寮乎傳三十八年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

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士會在秦三年

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于晉國不能見

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之罪非義

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臣諫且俱

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讓其伐魯也賈季奔在狄間問勞也鄆舒問於賈季曰趙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

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

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諸侯與武曰公說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失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

穆伯公叔教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已音紀難乃多反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

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叔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見伐故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鄭陵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

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

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

之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

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復書曰逸書○今大禹謨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

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

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

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

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也言歸鄭衛田者謂晉歸以鄭所取衛田故杜下注云莊本衛邑中屬鄭今鄭還衛是也然晉亦還衛田獨言鄭還衛田者以鄭歸衛田為主遂畧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崩○襄王崩子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壬午月五日○任氏公輔曰晉魯之○乙酉公子遂會雒

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公孫敖如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冬無傳為

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害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亡戚之田于衛亡本衛邑中

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中去聲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

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申當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界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為公孫叔如周弔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

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

伊維之戎將伐

伊維之戎將伐

伊維之戎將伐

復為故專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利
命與之盟
口若兩稱公子為襄者信三十年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則與彼不謂何耶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夫人

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誓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

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孔公以其官逆之皆

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系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故言皆復○胡傳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
子卬則卬同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同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
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成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
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意諸皆以官與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
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
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

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梁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

廢也從之狐趙趙襄子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樂秦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祀非○夫人姜

氏如齊無傳○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卿共葬事禮也○劉氏敬曰使卿

共葬周末之凌替也非與之正也

以作亂討○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楚人伐鄭楚子師於

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冬楚子使椒來聘以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水服曰襚秦

○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其鄭等所使也亂殺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未葬

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范山楚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穎川

謂之狼淵陰陰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

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

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也孫公子遂獨不

在取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襄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夏楚侵陳克壺邱壺邱陳邑○當在今開封府陳州南境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子

茂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茂扶廢反貉音麥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

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故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

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微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識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

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敘故書日○夏秦

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弑君故書名○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

栗女栗地名關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音汝○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

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關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厥貉當在河南開封府陳州南境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秦邑○今陝西西安府郿縣南二十里有少梁城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徵音懲○今西安府澄城縣西南二十里有北徵古城

○初楚范巫喬似喬似范邑之巫○喬尹必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

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

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強其丈反縣音懸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雋商縣○公漢隋改商州今屬西安府

汴江將入郢汴順流源逆流○汴悅專反汴息路反王在渚宮小渚下見之懼

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

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

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闕宜申及仲歸仲歸仲子家不書非卿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秋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陳鄭及宋廢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廢子取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廢九倫反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

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

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師事華元父○勞去聲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夫數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

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有孟諸澤虞城縣北有孟諸澤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陳名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期思古蔣國楚滅之漢置縣隋廢之左今

河南汝寧府固始縣西北七十里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將獵張南數故置二左司馬然

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

命夙駕載燧

燧者宋公違命

不夙駕

無畏扶

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

官而行何彊之有

子舟無畏字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如詩大雅美仲山如甫不辟彊崇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九

華亭姚培謙學

文公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計前年逃厥貉會。麋九倫反

○夏叔仲彭

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卻去逆反今河南歸德府睢州

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王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闕駟曰防即防陵也今為房縣屬湖廣鄖陽府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錫穴麋地。錫音羊。或作錫漢錫縣漢書注曰即春秋錫穴也今為鄖陽府治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

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

失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大勝將以伐宋

○鄭瞞侵齊

鄭瞞秋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鄭音搜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

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車。乘去聲下皆同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僑如鄭國之君蓋長三子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僑其驕反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

殺之搯猶搯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卿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

宋左春司徒皇父帥師禦之班御皇父充石石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

長邱長邱宋地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東有長邱亭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

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形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形班使食

其征門關門謂之形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顧氏炎武曰史記魯世家及齊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齊惠

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為襄公當是傳寫之訛

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

縣東北有周首亭○水經注謂之盧子亭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東北近濟南府長清縣界

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邾犬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邾邑○夫音扶國人弗徇

徇順也為明年邾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魯公以諸侯禮迎之○杞伯

來朝復稱伯舍夷禮○穀梁傳曰杞氏注傳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正時上所進○二月庚子子叔姬

卒既嫁成人雖見出奔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城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畧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郛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其音運員音云○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郛城是也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邾子自安於外邑故犬子以夫

鍾與邾邾來奔邾邾亦邑邾邾主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

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籍

邑之罪○劉氏敞曰非也即實邾邾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邾伯春秋又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辨

不登邾人哉意者先邾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邾伯與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

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姊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孔疏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姊為夫人也

其姊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

也女未詳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叔曾孫子孔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今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地也。孔疏世本偃姓舒庸舒夢舒鳩舒鮑舒箕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舒平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微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微古堯反要平聲下同不腆先君

秦穆公在秦

文公

四

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者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結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晉邑。今平陽府蒲州南。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邱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

佐之林父代先克卻缺將上軍代箕史駢佐之代林欒盾將下

軍欒盾之子子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

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輕也秦

伯以璧祈戰于河禮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

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

獲一卿矣傳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不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遷曰遂奔不遠從綏不及遂奔

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也。史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

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

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甲傳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無傳再○邾子遂蒞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遂其居反○自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大室屋壞大廟之室○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關○○狄侵衛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已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萊萊鄭地○萊芳尾反○即萊林路史開封宛陵有萊林之鄉宛陵故城今屬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屬東

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夫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塞悉代反○地理通釋云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

西西安府華陰縣以東河南河南府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傳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

外事孔疏賈季是孤突之孫孤優之子本是狄人能知外竟之事謂知狄之情得豫為之備且由舊勲有孤優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

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音智乃使

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

逸魏壽餘卑萬之後帑壽餘子○帑音奴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

之足於朝躡士會足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北

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晉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

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言必歸其妻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櫛臨別授之馬櫛並示已子明白如河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櫛張爪反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既濟馬杖也

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士會竟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累劣彼反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邾縣北有繹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山陽有邾城史曰

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音預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

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所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孔疏邾既遷都于

十年歸父取繹取彼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衛侯會公于沓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

之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公

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鄭風四章以下義取文子賦

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鄭伯拜謝公

答拜

經十有四年○是年頃王崩子匡王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無傳告○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

西○在今河南歸德府西○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李慧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音佩○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

克納邾有成君許男曹伯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滅邾之竟見辭而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

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死○宋子哀來奔

大夫年例書名○冬單伯如齊

氏貴之故稱字○冬單伯如齊

大夫年例書名○冬單伯如齊

氏貴之故稱字○冬單伯如齊

今已八十餘年未必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歸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頃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

懲不敬也欲使忘禍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家氏鉉翁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往弔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于大國亦修怨耳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貲

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顧氏炎武曰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公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諡諡不書葬無可考正而僖十七年傳曰萬歲生昭公前後文同先儒無致疑者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

謀納捷菑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

捷菑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

捷菑

告七月無
乙卯日誤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

蓄憾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

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占固非未學所得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纓反且子餘反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臣王叛不與而

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啟周大夫○聃乃甘反趙宣

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變與

子儀守而伐舒蓼舒即羣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

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關克及公子

殺之敗在僖三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報也公子變

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已音紀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

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

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執政事終廢於家故出入不書○與音預三年而盡室以復適

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難穀弟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

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葬以葬葬也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任附庸遷升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速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耳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范氏注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家氏鉉翁曰宋公不能君亂且作矣

子哀若不在其位潔身而去猶之可也既為卿矣臨難自免為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為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垂法之旨哉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

曰夫已氏猶言其甲○夫音扶已音紀○顧氏炎武曰猶言彼已之子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

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叔姬欲以恥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

孫來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夏曹伯來朝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也感子以叔父教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以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

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

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齊侯侵我西鄙遂

伐曹入其郭郭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

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於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

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孔疏聘禮之文有上介衆介至所聘之國則史讀書司馬執策秉贊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官皆從謂共聘之官無闕當有留治政者孫氏之

曰盟會而備其官何足善乎聖人之意殆不然也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殤公在桓二年耦自請承

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趙氏鵬飛曰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

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於此見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通當五歲之期遂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考于禮無五歲再相朝之禮

○齊人或為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

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

告卞人魯卞惠叔猶毀以為請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立於

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于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

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

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惠叔

母恩教從舊女故帷堂○孔疏禮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子殯恒帷堂雖記可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

夕哭仍帷堂也襄仲欲勿哭恩教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

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

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

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教在昔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教之

子仲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

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瀕一人門于戾邱皆死句瀕戾邱皆已

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遠去聲句古侯反龜莫幸反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伐鼓于朝退自責擊也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與齊侯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周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款王使豈春秋辨二下尊王室之義哉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與晉晉卻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

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犬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部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

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

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部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

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

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

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朝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國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三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朝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

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信公疾且以賂故鄆邱齊地也鄆音西○當在山東東昌府東阿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信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

人弑其君杵臼

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為去聲。公

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

君閒

閒疾。夢。閒如。字。廖。勳。周。反。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

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邱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魯。公十七君。秋。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孔疏臺在宮內毀臺并毀其宮。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南五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

去

十里有阜山荆門州西北有長林城孔疏四夷之名隨方定稱則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當處立名則各從方號故北戎病燕齊侯伐山戎北方得有

戎故楚西亦有戎我楚山間之民夷為四方總號故云戎山夷也。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今鄖陽府竹山縣古上庸地。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今鄖陽府竹山縣古上庸地。廣荊州府枝江縣南境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

啓

楚險地。○當在湖廣襄陽府西境。

為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

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

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往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饑也。

于句瀝

楚西界也。句古侯反。當在襄陽府均州西。

使廬戢黎侵庸

戰黎廬大夫。

方城

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今竹山縣東四十五里有方城是也。

庸人逐之囚子揚窻

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還復句。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

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陞隰也

蚡冒楚武王父陞隰地名。蚡扶粉反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與杜

異。荊州府東多谿山之險故名陞隰。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實逐之

神鯀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神鯀支反鯀直留反。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即古魚復縣以縣東魚復浦得名。蜀漢曰永安。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

去

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駟傳車也臨品地名。○輿人實反傳丁應冬。臨品當在均州界。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當在均州界。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滅庸

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數不疏。○數音朔。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桓鮑之曾祖。

公子鮑美而豔襄

夫人欲通之

鮑嫡祖母。

而不可

以禮自防閑。

乃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
公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鮮曜為司徒。代
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初司城蕩卒。公
孫壽辭司城。壽蕩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
之貳也。姑紆死焉。姑且也。紆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故也。既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
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
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
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甸之帥。孔疏。近國為郊。郊外為甸。
天子之甸為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
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
非郊地之帥也。
蕩意諸死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
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汪氏克寬曰。昭公無道。久
失眾心。故襄夫人使人因眾惡而弑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若昭公
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
母縱國人之弑其君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文公即位。使母弟
須為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蕩勉為司馬。勉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閏傳以下
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
君聲姜。高氏。閏曰。不稱傳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
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秋。公至
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
所也。卿不書。謂稱人。○胡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
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就其亂。是不足為
國卿失其職矣。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
姜薨後乃無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紫。晉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
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
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

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

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

陳事歲救也救成前好○歲救後反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

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

往朝以陳蔡之密通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密通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

一朝于襄襄公也而再見于君君襄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

不擇音音所狝殺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狝鹿求反陰於鳩反小國之事大國也德

則其人也以德如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

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陰狝於楚如鹿赴險○鋌他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

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

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

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三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

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今號大國若弗圖

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墻池爲質焉

趙穿卿也公墻池晉侯女墻○鞏九男反質音致

○秋周甘默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默周大夫邠垂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默昌欲反邠音審○服氏虔曰邠亭在高都南今爲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地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石夷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

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罃於耕反○康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

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孫氏竟曰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

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

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胡傳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踰年稱君

○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言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無幾也欲惠伯令龜

以卜事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

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咎見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斷其尸足而使歆僕僕御也納閭職之

妻而使職駟乘駟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

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郡國志謂之二人浴于池歆

以扑扶職相感激也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言不以父刑為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申池之竹中歸舍爵

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見

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天子親其母弟殺視不書殺之書曰子卒諱

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

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

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重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

叔仲氏不絕其後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雖與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莒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

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更無諸故有別號○佗徒何反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卓氏爾康曰紀公多行無禮僕既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若僕實弑春秋何為沒而不書吳幼清疑之遂有趙臣氏改字之說曰傳文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如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僕非行弑而諸疑可解矣不知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已也僕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寶以奔苟為利而已公命與之

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敢失隊音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

事處制也以度功度量也。度待洛反下同。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

盜器為姦器國也。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器也。為大

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還音旋反覆之意。孝敬忠信為吉德

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兆也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度度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高陽氏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孔疏先儒謂及

皆國氏土地之號。蒼舒、隤、檮、戣、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

此即垂蓋而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隤音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高辛帝之號八人亦其苗裔。學苦毒反。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狸音發。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共音恭。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

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

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氏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

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惡也。比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渾戶本反。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

才子少皞金天氏。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回也。服也。天下之民謂

之窮奇謂其工其行窮其好奇。孔疏行惡終必窮故云。其行窮也。好奇言好譏謔是所好奇異于人也。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不才子怪反。告之則頑

舍之則器不道忠信。舍音赦。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謂其桀驁頑凶無備。匹之貌。很戶堅反。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緡

雲氏有不才子緡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恤亦貪也。匱亦貧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者子孫故謂

之饕餮饕餮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餮。饕餮他刀反。饕餮他結反。舜臣堯、為

賓于四門達四門。以賓禮。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

四裔、以禦魑魅投奔也。裔遠也。魑魅山神獸形魑亡備反。魑所生為人害者。魑魅知山神獸形魑亡備反。

文作彫云老精物也彫或從未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數音所曰賓于四門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韓宣公之感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

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莊華樂

孫師也桓族向魚鱗也司馬子伯華耦也○向舒亮友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于武氏故使公孫

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

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九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

華亭姚培謙學

宣公名倭一名倭又作倭文公子母敬嬴嚴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夜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

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

父于衛放者受罪點免有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平州縣西○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齊人不用師○秋邾子來朝傳無○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今林鄉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里孔疏晉本典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綱論之備矣○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按左氏尊君命尊夫人之說非劉氏駁駁之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明會宣公集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胡傳秦於險而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趙穿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虜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

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

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於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屬開封府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解揚於是晉侯修趙宣

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

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

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夷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

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輅五嫁反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禮聽謂當存于耳著於心聽聞其政令○若直略反○顧氏炎武曰聽猶聽政之聽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

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食音嗣與音預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

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

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孔疏若朱其尾鬣之類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車賤得先歸對曰非

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宋

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植直吏反將去聲。孔疏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

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其腹棄甲而復睥出目睥大腹弃甲謂亡師

復睥戶板反大目也睥音姿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思之貌。思西才又反

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

則那那猶何也。那乃多反。言難奔之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牛與犀兕之皮可用為甲尚用丹漆為飾若何而得之也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不吝其咎寬而容眾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今

在河南河南府陝州城內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

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洛以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西安府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阻終南山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又河南

府廬氏縣東北有陰地城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

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

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難去聲姑益其疾乃去

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呂氏大圭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

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立公子鮑而還

歸生伐宋蓋有辭于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

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于奔命至一再而末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于例應稱國以弑厚斂以彫牆彫畫從臺

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彈徒反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皆屬。趙盾首而煮也躡音煩音本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

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

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夫

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麇賊之

鉅麇鉅麇晉力士。鉅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不解衣冠而睡

魔退

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觸槐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

知之右車右。飲去聲。提上支反。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嗾素口反。說文云使犬也。獒音博。爾雅獒犬也。獒音博。爾雅獒犬也。獒音博。爾雅獒犬也。

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田獵也。

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

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

肉簞筭也。遺去聲。筭音思。爾雅云曲禮注云圓曰筭。方曰筭。然則俱是竹器。方圓異名耳。故以筭為筭。實諸橐以

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橐音為。公甲士。而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

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

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報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

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則自貽伊戚。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隱。趙宣之罪。

趙宣

子

為

正

卿

亡

不

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惡。惡。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趙氏臣曰按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趙竟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為此言。若然者。君臣令入。殺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

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較音角。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麗方知反。孔疏為。其為亂不用。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官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率。公戎行。行音杭。晉於是公族餘子公

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盾之中。子屏季也。屏步丁反。曰君

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

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傳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旄車。孔疏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

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屏季使為之。初危反。孔疏原同長而使趙括者。沈氏云君姬氏之愛子故。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牛不稱牲。未卜曰郊。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

渾之戎渾戶。昏反。○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

穆公無傳○葬不月闕文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大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胡傳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

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後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鄭地為夏楚南開封府延津縣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勞去聲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

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

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

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言年○兩雅言曰祀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于郊郊鄭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郊古洽反鄭音辱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武氏諱奉母弟須及昭公子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姑其乙反

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字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公曰

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嬀齊

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

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

而死葉楚地今河南陽武縣○酖音陰○葉音世又娶于蘇生子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般音班。子越為司馬，蔣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為子委反。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賴陽而殺之。賴陽，楚邑。伯贏，賈也。圖四也。伯贏，賈也。圖四也。伯贏，賈也。圖四也。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

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今德安府雲夢縣治是也。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邾子田之妻。者。穀，奴口反。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鬬氏始自子文。鬬氏始自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公不與小敘。○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高固之妻。○楚人伐鄭。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齊侯。叔姬，高固之妻。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遂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示過。厭，於。涉反。累，去聲。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逆，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卿自逆也。書曰而不言凡，也不于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過而成昏，因明之。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為去聲。

示譏。孔疏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奔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則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胡傳。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適。未多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月。冬十月。無傳。程子曰。冬十月。日。冬十月。日。冬十月。日。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邢邱今河內平皋縣。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七十里。

秦穆公葬于平

宣

南

平。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為民所疾。以

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殪於計反。劉氏。姓曰。按。尚書。秦穆武王數討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

惡。如物在繩索之。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

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后。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云。二年王甥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月傳所稱。屬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之子。鄭大夫

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難。

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離。不。言。三。三。之。難。曰。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三。之。難。以。無。德。而。大。其。

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弗。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

萊。傳。列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今。屬。山。東。登。州。府。縣。東。南。二。里。有。萊。子。城。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無。傳。書。早。而。不。書。雲。雲。無。功。或。不。書。○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于黑壤。○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黑。壤。周。字。文。泰。改。為。烏。嶺。寰。宇。記。云。即。春。秋。晉。黑。壤。也。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衛。孫。桓。子。始。修。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秦穆公葬于平

宣

宣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終。秋。向。舒。亮。反。孔。疏。苗。秀。乃。名。為。禾。知。此。取。必。在。秋。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歟。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

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原。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如

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辛巳有事于

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書其事為殯張本

萬入去篇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篇管也猶者可止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

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

陽今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

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謀徒協反開也今謂之細作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胡傳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三國名○二國按孔疏以為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

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內滑水名也○當在盟

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服從○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山陰縣今屬浙江紹興府

○晉胥克有蠱疾感以憂卻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

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七年晉童忽卻氏張本

○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趙氏鵬飛曰左氏例水昏正而裁水昏正夏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不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彊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

孫蔑如京師○仲孫蔑公孫教之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竟外故書地○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冬

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楚子

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

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汪氏克寬曰內諱滅故書取與鄭都同

○滕昭公卒

為宋園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

前年與楚成故

晉荀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陳

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

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和服近身衣○相女乙反

洩冶諫曰公

卿宣淫民無效焉

宣宗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公曰

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

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

乎

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上辟音僻下辟音闕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為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為仁則必不以洩治為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之為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纖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為戒以善保身為得哉此非所以為人臣之訓也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卻缺

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齊人歸我濟西

田

元年以將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崔氏出奔衛

齊略見舉族出

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孔疏崔氏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耳

○公如齊五月

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也

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胡傳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無傳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故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蓋縣治徙山北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高氏閔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來聘焉當以魯而行之禮忘哀思而結權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楚子伐鄭

傳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比年朝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高國二家齊正卿○行直呂反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

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其大夫

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

告於諸侯曰某

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思好不接故亦不告○胡傳書曰

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疆於此舉氏之早也其說得矣又按趙氏騰飛曰左氏以為崔杼出奔吾疑其附會且自是至崔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崔杼未冠耳未冠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弑蓋百歲矣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太

奔楚○射音石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

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

聘報文子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卿○鄭楚地○鄭音延○當在開封府

下蔡入淮○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陽翟縣北注云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左傳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潁水又逕陽翟縣故城北陽翟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潁北當在禹州之北 諸侯之師伐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紂君故也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南四十里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州西北六十里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秋晉侯會狄于櫟

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

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胡傳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讐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襄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胡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謀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存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分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押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卿○鄭楚地○鄭音延○當在開封府

項城令尹為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當在河南汝寧府真陽縣境使封人慮

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廣雅云無慮都凡也孔疏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謀

度前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日命作分財用財用築平板榦

榦榦也○孔疏釋詁云榦榦榦也舍人曰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水也榦所以當牆兩邊榦上者也彼榦為榦故謂榦為榦謂榦之兩頭立木也板在兩旁

即榦上者即彼文榦也平板稱榦榦築量輕重榦盛土器○榦音本程土物

為作程限○為去聲孔疏稱榦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議遠邇均勞

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行去聲具餼糧餼乾度有司謀監主○度待事三

旬而成十日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

于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

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

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詩曰文王既

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轅音患因縣陳滅陳以陳侯在晉宣公六年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

乎○言尚可有辭以自解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抑蹊也蹊徑也○蹊音兮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

之為愈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

氏所獲也○史記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即此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

○厲之役鄭伯逃歸○啖氏助曰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跡傳

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

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悵在厲後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微古堯反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一

華亭姚培謙學

宣公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

鄭前年盟辰陵而

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必鄭地○邲音弼○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

○秋

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

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

九日○孔疏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

人同盟于清邱

晉衛皆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奉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糾猶不免譏清邱衛地今在

宋書卷二十一

宣公

濮陽縣東南○唐置清邱驛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

邱之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臨去聲大音泰

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音皮僻音計反倪音詣○孔疏俾倪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日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

曰孤不天

不為天所祐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微福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

四君使社稷不滅浪猶滅也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

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幾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尫烏黃反質音致

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荀

先穀佐之

服虔云食采於曠

士會將上軍

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卻克佐之

趙朔將下軍

代樂

書佐之

樂盾之子

為中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

荀首林父弟

趙同為下軍大夫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之

桓子林父勦勞也○孔疏鞏是開隙之名今人謂瓦

聞用師觀釁而動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為去聲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討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音皮。讟音讀。政有

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此陳直親反。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輯音古。事不奸矣。奸犯也。奸音干。

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爲。軍行右轅左追

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章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蓐音辱。孔疏。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卒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

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

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

應在左者。使之追求章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卧上之草。故云爲

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于對陳。前茅慮無。慮

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前茅慮無。慮

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踴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幟。見騎賊。舉絳幟。見步賊。舉白

幟。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踴徒。臘反。識音志。○斥候

踴伏者。今人遠在軍前。斥候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戒。物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昧昏亂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始也。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詩之祖。奚仲之後。洵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

酌於音鳥。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耆音旨。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言武

王兼弱取昧。故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孔疏

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臧子曰。不可

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

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

非夫也。非。非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子所帥也。濟。渡河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知。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三三。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否。部都反。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今臧子逆命。不順。否。不也。○否。部都反。衆散爲弱。

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澤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

則散。爲川則難。是失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

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法敗。○孔疏。竭是水

酒之名。坎爲水。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

不得整。流則竭。酒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

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敵遇

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穀。韓獻子謂桓

獻子

命。

師陷其

同

於

將

既泣

教也。

捷也

矣。

施四

今甘

行

不知

王

師左

縣西北

之故

設

日

克甫

民

在

紂

以故

其是為

口其續

歲止

德五

君

兩
黃十

而為

左則

當其
上遞持

師叔

親友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樂伯善哉

少宰如晉師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

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

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敢拜

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

失辭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曰無辟

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挑徒了反孔疏周禮環人掌

致師鄭玄云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

武以挑之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

射音石下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

同敵音鄰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

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龜當心者若直略反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錡子欲為公族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榮澤在

東新穀為鮮見六得一言其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卿

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

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憾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

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不如備之楚

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鞏朔韓穿故上

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維俱受命而行不相

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無所畏也○孔疏使已從人入壘以

取停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說舍也○乘去聲說銜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

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

有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

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搏音博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

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輓徒溫反○輓車屯守之車潘黨望其塵使騁而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

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陳去聲薄迫也

先人去聲下同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心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蓄戰言猶有陳○孔疏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

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楚子陳名○拒音矩下同

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今汝寧府確山縣古安昌地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

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卻克隨上軍佐也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

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

敗以其所將卒為君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或○顧氏炎武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皆此意也自是楚之乘廣

先左以乘左得勝故○孔疏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曲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且云右廣初駕日中乃

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車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晉人或

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直類反○孔疏此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旃投衡軍行則旃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旃也此蓋是晉

人在軍之前楚人基之脫局基教也局車上兵關○基其器反局古

載旃之車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旃投衡乃出

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旃木有礙故不能進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

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數音

去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僂在後僂老稱也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重平聲楚熊負羈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罃於耕反

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

敢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鼓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

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陵既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射音石及昏楚師軍於

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孔疏輜重載物之車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

營以彰武功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去聲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戢藏也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爾功武頌篇名者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者音旨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暴骨滿年荒武有七德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

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

鄭而立公子魚臣卒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

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瘼音莫歸於怙亂者

也夫特亂則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

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公喜而

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也警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

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

使復其位言晉景所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

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續綿也言說以遂傳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

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傳音附還音旋號平聲下同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泥水中無社不

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謬語○麴去六反鞠起

弓反麥麴作酒之物音窮無社之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藥曰目於晉井

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若為茅

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經直結反

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今結茅為經置于井上又恐無社錯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原穀先

疏按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原其上曰恤病討貳於

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

實其言者眾宋為盟故伐陳陳貳子衛人救之孔達曰

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背盟殺陳而以死謝晉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無傳為○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君子曰清邱之

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

故曰唯宋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赤戰不得志故名狄戰

為變清一名清原○今

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清原城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

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其故曰惡之來也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使去聲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大國指晉宋為晉討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達自以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邱之盟救陳諂楚謂之無罪不可也○夏五月壬申曹伯壽

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

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

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爲成

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

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去聲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屨及於室

皇室皇寢門闕○室直結反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部

曰寢門之外遠于室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于室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追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國○孔疏樂謂樂居高位也曰子家其亡

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

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收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於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

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

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

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

○秦人伐晉。無傳。有古潞城。○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

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螽生。各蟲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螽悅全反。

○饑。風雨不和。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魯端而圖之。陵蔑諸侯甚矣。諸侯縱不能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十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

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

藏瑕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瑕。○國君舍垢。忍垢也。垢或作詬。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解音蟹。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

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

無實。實廢隊也。實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

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下臣獲考。考成也。死

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

能服。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

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

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骸尸。皆反。爨七亂反。雖然。城下之盟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鄭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鄆舒有三僇才勝人者三僇音俊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

一也者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

國上黨靈關縣有黎亭者與諸同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

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

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

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失其性民反德為亂亂

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文字孔疏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是之絕之道也按說文

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胡傳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為晉討

者鄆舒執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

輔氏城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河東聞

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

定狄地○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

治兵立黎侯而還秋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顯苦果反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犢之父疾病則曰

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

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

縣士伯士貞子○今山西汾州府孝義縣北十里有小城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矣伯氏子字卿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

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君信之亦

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聲施去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魂魄為成八年

晉殺趙同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冬螽生饑幸之也螽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孫氏覺曰螽者

蟲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于夏而螽生于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爾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螽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也按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但生而不為災亦何用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也

○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歌前○范

氏甯曰宣榭宣王之榭孔疏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歌

前歌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

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手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

服大傅孤卿○孔疏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命卿之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

官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遠去聲善人在上

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

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

曰災

○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

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也升殺于俎○孔疏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以夫相佐也

殺烝殺則殺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殺乃升于俎故謂之殺烝

武子私問其故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季則半解其體而為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于組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武子歸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

○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鞮叔鞮之子叔詣叔詣之子叔孫

之曾孫叔孫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

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

子先歸使藥京盧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

矣藥京盧卻克之介使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

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會晏弱及斂孟高固逃歸聞卻克怒故夏會于斷

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而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南○今

為河南懷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之楚滅關氏而

慶府治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衆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

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

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

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

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

悔何利之有焉○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使反者得辭

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

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

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易

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

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

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豈直是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

獻子為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

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

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殺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纖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不與于諸侯之會而伐之也。

○公伐杞。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

鄆。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鄆殺鄆子。汪氏克寬曰。邾稱人戕鄆子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鄆子某。○甲戌。楚

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公孫歸父如

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筓。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筓。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緡。才陵反。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孔疏弑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于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為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楚於

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西。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焉。

故云失大援也。○文子怨歸父。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

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

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

筓。父字。壇帷。復命於介。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謂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既復命。

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一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二

華亭姚培謙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二月辛酉葬我君

宣公傳無○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邱甲周禮九夫為井

四井為一邑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甸繩證反○古甸乘同也胡傳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張氏治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

周制詳矣李氏廉曰此條惟胡氏得之○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冬

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邲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微我將遂伐

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微古亮反○孔疏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

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孔疏敗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

○為齊難故作邱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治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難去聲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

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

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

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

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卻去逆反鞏音

安○按志云鞏即古之歷下則鞏梁去國五百里之說非歷下今歷城縣屬山東濟南府○秋七月齊侯使國

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殺梁曰婁去齊五百里○張氏治曰婁去齊五十里

臨淄縣西有袁婁今臨淄縣屬山東青州府○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也胡傳二國稱師著其眾也

○十

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與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吳氏激曰

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于魯衛齊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名者欲見其挾眾威魯而以臣仇君也季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

蜀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

人盧蒲就魁門焉

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

齊侯速卒

齊侯速卒

齊侯速卒

而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膊諸城上

膊諸城上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遇

齊伐魯遷相遇于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向禽子○相去聲向舒亮反

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關文失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孔疏子者指斥孫子其言逆

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

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隕見

眾退我此乃止

我於此止

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今軍中

齊師乃止次于鞠居

鞠居衛地○後漢志封邱有鞠亭即古鞠居也

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

以邑

賞子

辭請曲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繁纓

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

名位不惑為民所信

信以守器

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

器以藏禮

車服

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各得其宜

義以生利

得其宜則利生

利以平民

齊侯速卒

齊侯速卒

齊侯速卒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不入

遂如晉

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宣十七年卻克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

城濮在衛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

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不中為之役使

請八百乘

許之

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范宣子代荀寅

藥書將下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

之

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為向導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

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

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

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笄音雞○史記晉平公元年

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見賢遍反對

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

與師淹於君地與衆也淹久也○令平聲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

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猶也○齊高固○齊高固○齊高固

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盟將至

齊盟以桑樹繫齊盟以桑樹繫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賈音古癸酉

師陳于鞌卻復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

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

未絕鼓音中軍自鼓鼓故也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也○血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於車輪御猶不敢息○殷於閑反緩

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

矣以其不識已推車○推他回反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殿多練反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擐音患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枹音浮鼓槌也○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不音附與詩鄆不韡韡之不同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著于水在今濟南府城北下有華泉

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辟音避故中御而

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我禮○射其

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

韓厥曰請寓乘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以肘排退之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逢丑父與公

隱之俛音勉○孔疏言此者為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蓋母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逢丑父與公

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絙音卦丑父寢於

輶中輶車○輶任產反卧車也○周禮士乘輶車考工記輶車欲余弁者上狹下闊輶音義同蛇出於其下

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

傷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絙也絙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觴壁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

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

所逃隱屬適也音燭行音杭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音避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不敏攝承空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

宛校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元友校扶駟反韓厥獻丑父

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呼去聲任音壬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

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屬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

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之○捕食準反遂自

徐關入○今淄川縣有古徐關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皆勉勵

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見保者故女子曰君免乎曰免

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復如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

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辟也子之石窌

也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力救反○時初為盧縣之長清鎮尋置長清縣今仍之屬濟南府古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晉師

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陘音刑○邱輿當在今青州府益都縣界馬陘在益都縣界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婦人國佐也甌玉甌音滅紀所

得○甌音彥○無底甌方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

母故遠言云甌自關而東曰甌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齊畝東西言之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言違天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匱者又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故詩曰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

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備壘東行

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其中千陌一東一南十字相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失關四王之王也禹湯

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復伯昆吾葛伯大彭

而撫之以役王命後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而撫之以役王命後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而撫之以役王命後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而撫之以役王命後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

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

收合餘燼燼火背城借一欲于城下復借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即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謂獻我亦得地齊歸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紓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與賦與猶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

君藉薦復白也○孔疏禮承王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為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關公會晉師不書史闕○上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鄭克士樊欒書已嘗受主

衛境上之邑也

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

所建所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

服之物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侯正主斥侯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孔疏司馬

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

夫之官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為炭以瘞蟻多埋車馬用人從葬蜃市重器備重猶多也○重

也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樽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也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樽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樽有上知此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

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用為臣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

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逆于門外婦人哭於門內

喪位婦人哭於堂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

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

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

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寶

子子驪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之兄

舒子微出孔儀孔儀儀陳滅陳喪陳國陳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

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

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

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

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營

之父成公之璧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父荀首也

也也邲之戰楚人因知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愛知其必

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殺臣也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

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

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

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

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

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將幣聘物

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卻至至卻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蓋蓋覆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

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

屬音燭屬音燭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

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卻克見賢通反范叔見勞之

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藥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藥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

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公十八年

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于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

吾儕乎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

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閭民戶口已責責責遠

鰥施及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

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今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

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

往臧孫宣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

不敢不敢虛受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陸氏澄曰博縣有陽橋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孟

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鍼織絳執斲匠

女工織絳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

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卿不書置盟

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置之也孔疏私竊為盟盟終

不圖此盟是置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

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其是

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

數年之不宴宴樂以奔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居音基任音壬是行也晉

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

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犬誓所謂商

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犬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泆毀常王命伐之

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甥舅侵敗王畧兄弟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面善反勞去聲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停禁淫

慝也淫慝謂譏掠百姓取四停也○譏薄報反掠音亮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

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

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皆故曰甥舅。大音泰。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

伯不能對莊伯鞏朝。從子用反。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

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朝。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隣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

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邱縣。蛇以支反。劉氏昭曰蛇邱縣有棘鄉。季氏本

肥鄉縣地。○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

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

邲覆諸鄭覆伏兵也。○覆扶。又反。鄭武旦反。敗諸邱輿鄭邱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

戊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罃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

升勝音。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也。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累繫也。二

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與晉預。王曰子歸

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

無德不知所報音王。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

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勝其不勝其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

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

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

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寧

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麇咎如故討之麇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麇咎如潰蓋四字

秦秋傳杜注卷三 成公 七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

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

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大國上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上下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晉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

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

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君不任當此惠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

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榮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中呂

反絮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榮善視

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

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榮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

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

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按魯有二鄆此西鄆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鄆城縣是○鄭伯

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易以敬反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也適近也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史佚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

公乃止字凌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

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任音士冷

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汜音

之邑汜音于鄭音二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汜音于反

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

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則子反名焉明

年許愬鄭于楚張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朝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夏陽今同州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

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屏步丁反嬰曰我在故

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

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

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

人自告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以得放遺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饋饋之穀大國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及下同伯宗辟重曰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及下同伯宗辟重曰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及下同伯宗辟重曰

辟傳重載之車。辟重音關曰辟音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

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主謂所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威。降服。損威。乘綬

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見賢遍反。

不可見。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

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

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

棘。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擊鼓。譟素報反。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爲所殺。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

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向舒亮反。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傳。○二月辛巳立武

宮。

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按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服氏虔曰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取

鄭。附庸國也。鄭音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晉子。○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拜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

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

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僭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助曰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

○取鄭言易也。胡傳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列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

說音悅。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鍼其廣反。不守備。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并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摠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足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言是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惡疾成也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墊丁念反○孔疏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苦故杜以墊隘為羸苦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重腿疾重腿

不如新田今平陽縣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

從教無災患○孔疏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也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

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

田為季孫如孫傳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楚晉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故城在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南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

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有朗陵故城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

荀首中荀首中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今成師

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

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眾盍何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

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欲

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商書

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樂善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鼯鼠傳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鼯鼠音奚。黃氏震曰孫炎曰鼯鼠如鼠狼鄭夾際曰甘口鼠也。噉人畜不知痛。

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開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地名馬陵。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下蔡城孫氏復曰州來微國

公至自會○冬大雩無傳書過。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

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言中國不能相恤也。無弔者也。夫恤故夷狄內侵。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也。下

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汜音凡諸侯救鄭鄭

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共音恭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

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括地志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

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

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

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

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要平聲而分其室

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

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

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淋力以雨之一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括地志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

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

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

及一兩二十五人今吳習之舍音救顧氏炎武曰按傳氏云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車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

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

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果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夫之子衛

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

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公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納幣不書納幣伯姬也何氏休注據紀後

輸來逆女不書納幣伯姬也何氏休注據紀後○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傳曰原屏答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胡

傳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

之失政○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

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

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僞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

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姓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媵以證反○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胡傳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從三國來媵非禮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子角反毛詩箋云祖而舍飯飲酒於其側曰餞私焉私與之言曰大

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

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

邑用師鞏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

之義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罔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

之心反二三其德○行去聲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

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

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國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

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六年來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

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之役

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書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平輿音餘今河南汝寧府城東有平輿城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子遐

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害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

卷之三

成公

五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

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樂氏卻氏亦微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

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六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盾宣孟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

禍耳辟匹亦反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

於池上渠邱公莒子朱也池城也渠邱邑名莒縣有蓬里晉地道記曰安邱有渠邱亭今屬山東青州府曰城已

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虞也對曰夫狡

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陸氏聚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魯與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衛人來勝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

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劉氏敞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贏曹嬀氏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勝之則諸侯之勝或不能備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

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實之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爲昏姻之好。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

來勝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

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鄆故晉執之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霸討也晉藥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

月葬齊頃公傳無○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潰民逃其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按上書公子嬰齊則知此楚人即嬰齊也。○秦

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康邱縣西南此閏月

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廩丘今鄆城縣也屬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

強請杞使還取葬。強其文反。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爲去聲下同。逆叔

姬爲我也既奔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

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

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爲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驪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驪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施以政反。先君猶有

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

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意

○晉人來勝禮也同姓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縣在上黨。鞮丁兮反。今山西沁州城南有銅鞮城藥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

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古立反使去聲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

也南冠楚冠也。縶拘執也。在七年稅解也。稅音脫。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今

力丁反。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操七刀反。公曰君王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專制

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

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孔疏若言為

也君時事雖為君隱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為善舍其當時近事

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

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

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

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月六莒人囚楚公子平楚

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

惡庚申莒潰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亟臣之言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孔疏浹為周匝也從甲至癸為十日從

十二辰故為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

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管古頤反蕉在遙反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

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城紆緩也勿亟遣使中城書時也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

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下常祀不郊皆非禮故○五月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天子州蒲也稱鄭見其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獮卒六同盟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穀如楚糴穀晉大夫○糴徒弔反拔扶廢反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

○鄭公子班子班鄭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

○鄭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

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

曰。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之廟鐘。襄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

封府原。武縣北。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

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肅也。心下爲醫

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

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針。公曰。良醫也。厚爲

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使甸人

獻麥。甸人。主爲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張去聲。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君子曰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

○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糴未反

是春。晉使糴。糴至楚。結成晉。謂魯貳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二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三

華亭姚培謙學

成公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

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卻犇卻克從父兄弟○夏季孫行

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卻犇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

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

同母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

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儷方計反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犇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

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

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

亡之伉敵也伉苦浪反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卻犇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卻犇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

盟舉重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

士○與音餘本亦作與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

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鄆音絹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宣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鄆音侯○今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

不敢失言溫卻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檀周邑今在懷慶府

衛事在傳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傳二十五狐氏陽氏

先處之狐漆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

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

既許晉釋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

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顓盟晉侯于河東史顓秦大夫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就盟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冬十月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在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罷音皮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胙才故反○報也隊失其眾無能享國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諸侯以申成好○成傳事實與經不令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成楚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間去聲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卻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施以鼓反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遺去聲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脩私好○閒音閑注同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煩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少不夕言無事○朝直諫也○旦見君謂之朝夕見君謂之夕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敵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故其民○扞戶三反○敵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赴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敵而已○孔疏詩言免置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赴赴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

之與武夫設共偷慈惠之禮與人杆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

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器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杆城內制其腹

心○孔疏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杆難而已不害人也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

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亂則反之已腹心爪牙

今吾

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

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

晉聘且涖盟

報卻至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

棘

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錡

○三月公如京師

代秦道過京師○明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

五同盟○盧公殺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邠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邠子無基

○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

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愴弃君命也不亡何爲

邠卿爲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已

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

不加厚○使去聲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從去聲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賑于社不

敬

賑宜社之內也或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賑市軫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按養之以福當作養之以福

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

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養其神明之舍

篤在守業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膳音煩

我有受賑神

之大節也

○交神之節

今成子愴弃其命矣

○愴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

反乎

○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相去聲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患

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傳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

勲而為韓之師

傳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是穆之成也

成功于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

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場音亦

秦大夫不

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伯謀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致

命于秦

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遠致此意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于秦

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

弔傷不見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孔疏輕蔑文公

以為死無知矣謂襄

公寡弱而陵忽之

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

我費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洪直結反費扶味反○奸音子緱氏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撓乃卯反

傾覆我國家我襄

公未忘君之舊勲

納文公之勲○覆享服反下同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

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求解於秦

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關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

弑成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也

穆襄即世康靈即

位

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

康公我之自出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闕其月反螫莫侯反○釋蟲云食根螫食節賊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康猶不

悛入我河曲

悛改也○悛七全反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至蒲坂縣入河○涑音速○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北二十六里有涑水城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

曲之戰

在文十一年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

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盟而共盟○稱去聲

利吾有狄

難

謂晉滅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芟夷我農功

夷傷

虔劉

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之延

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

會

今狐會在十一年申屬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君又不祥

祥善也

背弃盟誓白狄

及君同州

及與也

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季隗屬魯如赤狄之女也白狄

而獲之

納諸文公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

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

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公

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

痛心疾首暍就寡人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

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

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微亂也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

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

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証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

之荀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荀庚代荀首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卻錡

荀瑩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卻穀御

戎欒鍼為右卻穀卻至弟欒鍼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

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乘去聲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

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師戰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

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宜反更音庚女音汝○麻

隧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南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麗平聲漢志涇水出開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西南三十里侯麗劉伯莊云在涇陽縣境

晉侯于新楚逐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逐五嫁反新楚當在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境

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

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大音泰反軍于

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

之焚燒也○子駟既盟國人遂從公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

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焚燒其市孫知子駟子駟武邦反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犬子而自立也宣公太子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

葬子臧將亡子臧公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莒子朱者莒渠邱公即季

佗也子密州嗣○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

盟而不赴以名例在

隱七年○秦桓公也史失其名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年奔晉

見欲歸之○強其丈反見賢遍及下同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爲請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達大國必見伐

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

侯饗苦成叔成叔衛侯之弟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

觶然不用以兕觥爲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食音嗣觶古橫反觶音斛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郭郭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

疆今許以是所封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

舍族謂不稱叔孫○劉氏說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此春秋之常爾非爲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故君子曰

也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後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

汙憂于反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史策成此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伋以

爲太子成子孔連之孫敬嬖定公妾伋嬖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

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內音納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

社稷社稷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

敢舍其重器於衛衛重器○衛重器也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

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繼其後曰仲氏○劉氏說曰仲氏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

稱仲○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

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胡傳稱侯以執伯討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

卒四同○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卒

卒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
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末

國會今始來通晉師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鮪音秋○鄭縣今臨淮屬陽縣地屬江南鳳陽府程子曰吳益強大

求會于晉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許遷于葉。許長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葉今南陽葉縣也○葉解

涉反○今葉縣屬河南南陽府裕州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

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林

氏堯叟曰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凡君不道於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

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者

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

○楚將壯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申

叔時老矣。在申。本區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

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及暴

隧。周圻內之邑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新石楚邑○當在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境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庸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

為司城。孫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師。寇鱗向

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

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帶音帶本又作帶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

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

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鄭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

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

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

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成在華元必不討○戌音恤桓

氏雖亡。必偏。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華元

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

山喜師引桓族故使攻之○子山即湯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按傳稱華元奔晉未至而復經何

以書自晉歸于宋也○公羊何氏休注云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

有所受矣又按山不書氏當是從史文略耳謂去族示罪亦非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唯音雖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

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馳絕句則決睢濫濫水涯決壞也閉門

登陣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汪氏克寬曰蓋

春秋舊傳杜注卷三 成公 五

魚石首惡舉重而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

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裔以制反

○晉三卻害伯宗○三卻皆晉卿譖而殺之及樂弗忌樂弗忌晉卿

伯州犂奔楚伯州犂晉卿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

三卻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偁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公羊傳雨而木冰也著宜略

反孔疏正月今之仲冬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夏四月

辛未滕子卒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

師將伐鄭欒黶樂書子○黶於玷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鄢陵與鄢一地也注詳

隱元年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

師故書名○汪氏克寬曰楚審躬臨戰陳致敗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蓋亦偽耳嬰齊身為今尹以將

春秋舊傳杜注卷三 成公 六

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有闕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秋公會晉侯

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河南

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不見公不及鄭陵戰故不詳者恥輕於執止○程子曰晉怒公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

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

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其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

之于莒邱莒邱晉地舍之莒邱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莒音條○冬十月乙亥叔

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高氏開曰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十有二

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犂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

會無傳伐而以會數更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

○高氏開曰鄭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宋將鉏樂懼敗

諸汭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汭音酌陂彼宜反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音扶

鄭人覆之敗諸汭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汭陂夫渠汭陵皆宋地覆扶又反今歸德府寧陵縣南二十五里有汭陵城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郡邱縣西北後漢志雍邱有鳴鴈亭今白雁亭在杞縣北四十里屬河南開封府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

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卻錡將上

軍代士荀偃佐之荀偃子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

荀瑩居守荀瑩下軍佐於是卻驪代趙盾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孔疏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死亡不復存唯韓厥在耳

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卻驪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釐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

歸張本句古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反子令尹將左重

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詳詳也古字

同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

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奉

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此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

得其節○財用有利益而無事得節則有食寒時順而物成○年生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

○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

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領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自上下和睦至

此總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利以正邪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此覆上詳以信以守物二句

疏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

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外絕其潰齊盟不詳而食話

言信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而疲民以逞刑不重

守物奸時以動月妨農業○奸音干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底至也。孔疏

上若有信民之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從前則遠後今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憂其所至不知己之性命將至何處其誰肯致死而戰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

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

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

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武子曰：不可。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宋魯齊楚皆主

宋

惠公不振旅，

聚散敗也。在信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信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伯父奔去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恥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也。亟去吏反。

秦狄齊楚皆

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秋齊秦。

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憂患生。

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壓，其未備也。陳，去。下同。若側百反。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句士變子。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也。壘爲戰道。行，戶郎反。

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窵，

窵，動也。反。

固壘而待

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王卒以舊。

鄭陳而

不整，

不整，列。

蠻軍而不陳。

蠻，夷從楚。者不結陳。

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在陳而蹢躅，

蹢躅，蹢，蹢也。蹢，蹢也。

合而加蹢，

陳合宜靜。而益有聲。

各顧其後，莫

有關心。

人恤其。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

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爲櫓。高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軍樓。

子重使

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

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

騁，走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幕，音莫。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皆乘也。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左將帥車。右，乘去聲。

戰乎？曰：未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

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也。

賁皇，楚鬬子宣四年奔晉。賁，扶去反。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賁皇，苗賁皇。苗，音莫。皇，音黃。皆爲此言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楚之良在其中，軍主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也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下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蹇子

六反○射音石下射之同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

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也淖泥也步毅御晉厲公

樂鉞為右步毅御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

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族者屬

也屬謂中軍以中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為御也且

秦穆公注卷三

成公

主

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

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許言反○據

殺舉之則公掀起也癸巳潘疋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微

七札焉黨潘疋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參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

射死藝言安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泥呂錡魏錡○射音石下至使射呂錡皆同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呂錡中項伏弋弋衣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

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我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韎音妹跗方于反袴苦故反○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

下與跗相連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至見客

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聞蒙甲胄聞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故不敢自安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檢

○為去聲檢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

秦穆公注卷三

成公

主

涸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韋戰韓厥已辱齊侯○涸羅本反卻至從鄭伯

其右蒯聵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軍進

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蒯音韓謀音輅五嫁反乘去聲

○孔疏謀軍中反問今謂之細作人此欲令謀迎鄭伯則非一人也鄭軍亂

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謀之類故蒯胡得以謀言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

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弑中

焚戰在閏二年○內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

執帥與車右不同故首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義命乃射再發

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三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茂為卻至見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日又何如

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今兩國治戒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

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

者而復鼓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傷也補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展車馬展陳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蘭

馬利兵利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殺陽子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也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

命惟德楚師還及瑕瑕楚地也水經注肥水逕山桑縣故城南又東積

是與及瑕即此城也山桑縣在今壽州蒙城縣北屬江南鳳陽府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

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

反責子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

齊衛皆後非獨魯明齊衛皆後非獨魯明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會晉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

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隤申

宮傲備申敕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使孟獻子守

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宣伯使告卻

犇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云楚卻犇將新軍

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諸晉侯也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年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顧氏炎武曰謂君薨大子殺而又

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也

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

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

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伯音霸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

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榮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制城在開封府新

鄭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鹿邑縣西南有古鹿邑城屬歸德府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

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與三

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

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仕不出

○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政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也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茂也茂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

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

城今鄆城縣屬山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

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若去蔑與行

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

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

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曄曰吾為子請

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介周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

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衣信讒慝而

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謀

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

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

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

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鉅俱為姜所指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晉人

春秋左傳杜注卷三

幸

而魯乃召之故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蒙孟子齊聲使

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傳亦終言僑如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

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位於七人

之下佐新軍而求掩其上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夏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今書五子之歌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

乎言卻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答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夏公

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單伯稱子蓋降爵○按杜承傳誤以魯之單伯為周大夫故以此單子為降

爵非也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秋公至自會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

文○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一月無壬

反脰市軫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

子纘且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

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

滅時屬晉後屬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然以

在陽翟縣西南○今河南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

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

洧于執反○襄九年諸侯盟于戲即戲童也水經注洧水出

潁戲之山今汜水縣屬開封府曲洧今汴川縣界屬開封府

禱者○祝太祝宗宗人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

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之又反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習聞者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卧於家夫而告夫

人曰國子請我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

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萬索備燕人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公子角

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卜其家宰吉

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

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

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相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知去聲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

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汝上之界也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

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舍德府處平聲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

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中為此歌

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

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

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

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

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今山東青州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嬖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嬖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轅車轅也既矯亦嬖於厲公。藥書怨卻

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藥書欲固盟也

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名寡君。戰勝也

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荀彘佐下軍居守卻犇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

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也卻至聘于周。藥書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婦人而後卿佐卻至奉

承。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為卻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

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

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

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

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

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

焉。傳言卻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抽戈

結衽。衽裳而偽訟者。沸魋訟三卻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

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溫季曰。逃威也。

遂趨。卻至本意欲棄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童以甲劫藥書中

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軌亦作允御姦以德。御軌以刑。

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

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公使辭於

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

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

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藥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

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晉語註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古人

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釐釐楚四邑○今在江南廬州府境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癸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討文明郤氏

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張氏洽曰郤氏雖多怨厲公不正其有罪無

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殺三卿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家氏鉉翁曰書偃殺之也○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若無道○按稱國

以弑而不著樂書名氏蓋聖人因舊史作春秋舊史之文或詳或略聖人有所損而不可益慎之至也豈以厲公無道故不稱臣哉○齊殺

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

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今江南徐州府○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

來朝○築鹿囿築囿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

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李氏原曰○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鮒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關○虛起居反打他丁

反○或云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癸書中行偃使程滑

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

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共音恭對曰羣臣之願也敢

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魯大夫

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

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豈麥殊形易別故以

為疑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齊為慶氏之難故前年國佐殺慶克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孔疏士士官也言掌刑政故使殺

國佐蓋齊侯名。入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及死故傳明言其罪。棄命謂奔會伐鄭之命而先歸。使清人殺國勝。齊以是討之。其罪不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

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湫子小反。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

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屬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

子居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通責。逮鰥寡。逮及振廢

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節器用。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

頡趙武為卿。相魏趙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朝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相去聲。荀家荀會

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

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蒍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樂糾也。校正主馬官。校戶孝反。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尉攝御而已。

○共音恭。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乘去聲下同。程鄭為乘

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其業不踰易其方也。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復扶又反。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

城。朝郟城郟。幽邱皆宋邑。朝如字。朝郟當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境城郟幽邱當在徐州府蕭縣界。納宋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成

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吾音魚。若楚

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貳猶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是猶恨不足與吾患也。厭平聲。不然而收

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魯亦吾患也今

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

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孔疏夷庚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謂吳晉往來之平

道耳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不指其所在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陽吳晉之

懼攜離也○逞快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五言

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言平日事晉正為今日能恤宋耳否則何為事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君子謂

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春秋傳杜注卷三 成公 三

語其德政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微樂張本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宋子重為後鎮

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勤其意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台谷地閭台二音臺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

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

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彘

季亦佐下軍彘季如伐鄭可也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

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

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

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傳杜注卷三 成公 三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四

華亭姚培謙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固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

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與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

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鄭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鄆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

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晉侯使荀躒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晉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

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

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

實諸鄆邱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彭城故反○壺邱即今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公大子齊人不曾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

荀偃不書非元帥○賈氏達曰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長平入潁○長平城在今西

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

子自鄆先驅不與侵陳楚故不書○孔疏獻子先歸傳無其事正以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

以為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呂縣隋廢留縣唐廢今俱在江南徐州府鄭子然侵宋取犬邱犬邱城在鄆縣東北有大邱城迂迴疑○鄭子旦反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國聘焉李

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也○六月庚辰鄭

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論古園反晉師宋師衛甯殖

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孫氏覽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秋七月仲孫

蔑會晉荀躒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叔孫豹如宋

齊還為卿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

齊還為卿

齊還為卿

齊還為卿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

牢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夙沙衛齊人索簡擇好者○索所白反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以自為櫬

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養去聲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言知者行事無不順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

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偕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

○孔疏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萊子不

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為六年城萊傳東陽齊竟上邑○今東陽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鄭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任音壬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

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非禮晉伐喪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子鄭崔杼有不齊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

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

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偃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

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言所以致
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也檮勅居反孔疏晉侯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遷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高氏開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助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張氏洽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蔡邱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識其儕王官於諸侯傳下同于敵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使袁僑如會疾

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台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秋公至自會傳無○冬晉荀瑩帥師伐

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于

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烏程縣屬浙江湖州府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疑是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練練袍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廖力彫反被去聲

以侵吳○子重克而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當時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

卒憂志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

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

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

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易以鼓反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

不協乃盟於郕外與士匄盟而水名○郕音而○即時水平地出泉曰郕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祁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

伯

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

伯

華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論語也偏屬也○此毗志反○孔疏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者似己者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頃公王卿士頃音領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惠楚侵欲袁僑濟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其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跣先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寅公親為之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特設禮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諡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成公妻如氏姓○家氏鉞翁曰前年書夫人如氏有兩夫人不加貶而義自見矣○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姒也赴同附姑反哭成喪皆以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

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

在汝南銅陽縣南○銅音童○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有繁陽亭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

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

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

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國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過四曰納夏一名渠蓋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曲○夏戶雅反

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

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負音云○使去聲下注及文皆同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

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與音預下及與同孔疏牧是州長伯是二伯俱諸侯之長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

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上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

君命而來嘉叔孫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乃所以嘉魯君

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勞去聲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爾周爰

諮謀周爰諮爾周爰諮爾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諷子須反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諷子須反

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度問禮咨事為諏問政咨難為

謀問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諮詢度諏謀○孔疏教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為五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

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

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

之外蒲圃蒲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場直良公匠慶請木為定姒季孫曰略不以道取

為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

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魯之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有鄆城晉侯不

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

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

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於也寡君是以願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也○易土可賈焉一也○賈音古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

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咸懷三

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也○鑒于后

羿而用德度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

貍貍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城之狐貍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貍徒來反○番本又作蕃狐貍山今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

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髻麻髮合結也遺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

髮而已○髻側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貍敗我於狐貍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邾公

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朱或作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

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關○阮勝之南兗州記云野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

鄭見經不復殊吳公至自會無○冬成陳諸侯在會會皆受命者吳來會于戚

復有告命故○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

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譏周室故告愬於盟主○臧白報反晉

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朱奉

晉執之使之義故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犬子于晉以成屬鄆親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犬子巫如晉以成

之書曰叔孫豹鄆犬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

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

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之詩曰周道挺挺

我心疇疇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疇疇明

察也講討也言謀事不善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

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復書曰成允成功

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

蓋不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

盟告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

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政子辛而疾討陳也疾急陳近於楚

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

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昨階宰庀家器為

城北棣城在陽武縣北

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

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

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子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立於僖之○夏

宋華弱來奔孫華○秋葬杞桓公傳無○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

三與成同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

戲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梏其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

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

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

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子罕善之如

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迫忿所以得安○傳氏遜曰子蕩

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恃之而慢晉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
狐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

鄆屬魯恃賂而慢晉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

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見音現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賂風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

於鄭子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子圍聘在五年二年

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固遂圍萊

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

堞女牆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

及女牆○堙音因環戶關反傳音附

及杞桓公卒之月

乙未

王湫帥師

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秋子小反○今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也屬山東萊州府

齊師大敗之

敗秋

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

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字桓子陳完立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邾

遷萊子高

厚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

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未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責卜也

○小邾子來

朝○城費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費音秘難去聲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

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

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

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謀殺陳侯侯逃歸不

成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鄆于執反○孔疏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

成爲救故不書救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鄆

實為子駟所弑以瘡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

其名於會上

○陳侯逃歸

畏楚逃

傳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后

宜其不從也

穆叔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南遺爲費宰

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爲隧正

隧正主後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遺請城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

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言國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穆子韓廢疾

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引言非才不可安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詩小雅言職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

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恤民為德靖共

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為德靖共

所以正曲為直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

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

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為之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

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寡君未知何所過失而致有此不遜吾子其少安安徐孫

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委蛇

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傳氏遂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

○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僖公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

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

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沈氏

卒四傳皆以為弑將從經乎抑從傳乎吾寧肯傳而不敢背經也然則左氏

易據乎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謀必加以不韙之名據此為傳未可

也知

○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楚人從之為執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會鄆之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

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燹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蔡莊公子○季孫宿會

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時公在晉晉悼公先歸○難去聲○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義故朝而棄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

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殺之先去繫辟亦反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孤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侯燮

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眾而喜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

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捷也大夫

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冀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李氏庶曰所謂尊晉侯者不

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蟠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蟠居表反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云語辭也難去聲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也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

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

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邱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

是欲楚欲以鄭為鄰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關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

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

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

而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謂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適丁歷反如匪行

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使也司徒之所主也。孔疏正徒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令隲正納郊保

奔火所

遂正官名也五縣為隲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

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其具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左師使樂端

庀刑器亦如之

樂端司寇刑器刑書也其為火所焚。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鄭音云校戶教。

反使西鉏吾庀府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吾音魚。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其官守。

司宮巷伯倣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卿大夫享祀也。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

外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燔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四

問於士弱

弱士渥濁之子莊子。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正之官。

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音責內音納心東方宿名也味柳星也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為味在午位為鶉火之次心星在卯位為大火之次。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邱

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邱在宋地。爾雅以大火為大辰祀。

大火而火紀時焉

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

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邱之地屬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

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閼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日猶言日者謂近日也顧氏炎武曰相土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僞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

之遇艮之八三三

艮下艮上艮周禮犬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

○姜氏希轍曰撰著之法遇九為老陽遇六為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少陰不變故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文。

得隨卦而論之。史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為隨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

君必速出姜

曰亡亡猶無也。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

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撰著之法遇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係小子失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與音預。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姤淫之別名。姤戶交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辨而不德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能雅苦田反舉不失選得所選選息德反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

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其職其士競於教奉命其庶人

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離韓厥老矣

知瑩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士之使

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主之

使佐上軍魴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

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

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

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瑩士匄門于鄆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

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記汜

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盛饌糧饌音成歸老幼

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書過也

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也敝能也吾三分四

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戰勝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暴骨卜反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

子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董子子公

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鄭之適子從去聲

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

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

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

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憂

頓底至也。○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亦如荀

偃曰。改載書。子駒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

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

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

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

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

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

外邑。陰阪。清津。阪音反。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

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

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左成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終國君十五而

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冠去聲。下同。君可以冠矣。

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

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

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孔疏。以晉悼公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享之禮。歸

魯耳。魯乃祭耳。

○楚子伐鄭。與魯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蟠曰。與大

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

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孔疏。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是其無定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

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不。不潔也。背之可也。

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罷。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惠也。舍。勞役。輸。積聚

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貸。他代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公無禁利。共。亦無貪民。行。

所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

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

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四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四

襄公

主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五

華亭姚培誦學

襄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

往會之故曰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桓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

偃陽偃陽姒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固桓會而滅公至自會傳無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董不

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春秋左傳杜注卷十五

襄公

一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

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戌鄭虎牢伐鄭諸

晉命戌虎牢不復為告命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無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

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

已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過非本期地故不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

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弃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三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祖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

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

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

之縣門發耶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

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言紇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者○縣音懸下同耶側留反紇恨發反挾烏穴反○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

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也紇為耶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紇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

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虔云挾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據也謂以木橫挾縣門使舉今下容人出也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櫓○虎音斯櫓常君反左執之右拔

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斷徒亂反諸侯之師久於

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知伯怒知伯荀瑩投之以机出

於其間出偃陽之閒机本又作几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敗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與諸侯

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陽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

乎不任受女此責○任音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

寅四月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

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

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

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

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瑩

辭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魯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

子禮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

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

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旗也題識也以大旗表識其行列○夏戶雅反識申志反○孔疏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

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師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

見之人心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偶有所畏

桑林見祟見於卜北○見音現祟息遂反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

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偃陽子歸獻

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剛偃陽姁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備

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孔師歸孟獻子以秦莖

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訾子斯反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

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教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

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繇直救反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

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

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况

鄭乎周謂天子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

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非禮也言車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洳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洳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洳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堵丁

古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

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子西公孫尸而追盜

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先臨尸

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而追盜

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

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

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師僕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

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治子

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

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

叛故脩其城而置戌鄭服則欲以還

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也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

陽陵今在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北

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樂廩曰逃楚晉之恥也合

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

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備退楚必圍我猶

將退也言同一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

楚人盟夜渡潁樂廩欲伐鄭師伐涉荀瑩不可曰我實

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

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要平聲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

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鄭服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叔王右伯輿右勝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校以說焉說王叔

不入遂處之處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

訟焉直曲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

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

叔之宰曰篁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篁門紫門閭實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閭亦作圭瑕禽曰昔平王東

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施之

盟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驛旋赤牛也舉驛旋者言得重盟不以曰世世無失職若葦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

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

政以賄成隨財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孔疏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葦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圖備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

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

不欲自尊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要契之辭○孔疏周禮卿士職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署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

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

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

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

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為二千五百人為軍○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無鄭公孫舍之

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此三駕之二

公至自伐鄭傳無楚子鄭伯伐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遠尊光○此三駕之三會于蕭魚鄭服而蕭侯會蕭魚

鄭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

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孔疏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

公徒三萬鄭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與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

魯衆不滿三軍也又曰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

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

名同而實異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孔疏往者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

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今禮乃稅之耳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福禍之言

乃盟諸僖閔傳官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福禍之言

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

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去聲孔疏往者前民皆屬公國

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

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後入季氏者無公征○孔

疏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不入者倍征不入者倍征季氏

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

父兄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亡也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

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使犯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

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

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言上其莫晉荀瑩至于

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衛孫林父侵其北部六月

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音餉○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右還次于瑣杜行而西為右還瑣陽宛陵縣西圍鄭觀兵于

南門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今在禹州新鄭縣北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

我同盟毋蕙年蕙積年穀而不分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姦人

毋留留也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或問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邢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皆已姓祀如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路蒲北反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

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

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使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讒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諸魚下石奭為介故不書○襄較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

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叔鄭囚○掠音亮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

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

師惺師觸師惺觸皆樂師名○惺苦回反廣車廣車名○惺苦回反淳十五乘甲

兵備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輶徒溫反○廣輶相耦凡十五乘廣車輶車也守之車凡兵車

百乘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鐘磬鐘磬皆樂

女樂二八音博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

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戰又會城濮救陳七年會鄭八年會邢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又伐鄭成虎牢十一請與子樂之共此樂○樂音洛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過反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便平聲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義以處之義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

之厲風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

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

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秦

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

櫟晉師敗績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蓋河上之邑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有縣南有

台亭○今屬山東兗州府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文十二年當帥師城鄆魯不能守復

為莒所取○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

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

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

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

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友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樂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今在河南歸德府城東南三十里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

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疏樊光曰古人謂姑為姊妹姊妹若父之姊妹為姑姊妹之姊妹為姑姊妹後人從晉軍

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守去聲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嬖君臣不敬故曰禮也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

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孔疏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于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傳例曰書

取言易也○邾音詩○今邾城在濟軍州東南趙氏鵬飛曰內諱滅書取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

千五百人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傳通言之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力難重雖邑亦曰滅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公蒐而命之所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魴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魴佐之位如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四

新軍無帥將佐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句之遜讓為羣臣之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憤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謂善也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與○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窳窳也窳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也窳張倫反窳音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

也亂而不損曰靈我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當在今江南廬州府無為州南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間音開○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為農事既闕故得用力於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開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

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一卿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以良霄見執為辱命廢之怨其君

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

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勾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

老樂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成霸功也吳來在會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叔老叔

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

書名從告○王氏樵曰按春秋惟弒君書其弒其君至於君為其下所出止

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莒人侵我東

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

晉士勾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曹人邾人于

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

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為不德數而遣

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於楚之卒不為伐楚

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

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瓜州四嶽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燉煌門反○今陝西肅州府有瓜州城

乃祖吾離被苦蓋苦蓋別名○被苦皮反苦蓋式占反蓋戶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荆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苦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也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

大德謂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荷達實後也○秦

母是翦弃也翦削也賜我南部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

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

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嗥戶羔反昔文公與

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於是乎有

殺之師在僖三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恃之恃其足也○恃居綺反

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角之謂執其角。角之言其足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殷志也意常如殷無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贅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薈焉薈問也。湯他歷反薈莫贈反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愷君子無信諂言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諂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齊子叔

老諡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

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奸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

一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陵縣入渭○那乃多反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棧林棧林秦地○棧位逼反○棧林即舊鄭成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西安府不獲成

焉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

是瞻言進退從已樂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樂廩晉大夫也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

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荀偃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為待也

樂廩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遺去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樂

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

有二位於戎路樂廩樂廩弟也二位謂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

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秦大夫樂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賢汰後經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

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備也仲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情亦書於伐秦攝

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蟠俱濟涇○趙氏臣曰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其小小幹舉情急生文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樂賢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

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賢之父也召公與趙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

其樹而作勿伐樂賢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之詩在召南

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

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樂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救成二子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日盱不召盱晏也○盱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從公於囿○射音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

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

犬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犬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

亂文子居河上而為犬師掌樂大夫

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

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

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

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處於戚而入見

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伯玉言遂君更立未知當差否○差初賣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

庸知愈乎言遂君更立未知當差否○差初賣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

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

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子之邱宮近戚地○蟠居表反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

鄆鄆衛地○鄆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

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阿澤西南有大澤鄆人執

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

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

為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求中

除禮射皆同射兩軸而還軸車輓卷者○軸其俱反○卷音權尹

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何

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

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原本或作邱音同。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

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不恤其臣。有

臣不敏。敏達也。不達事君之禮。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

至于發洩以成逐君之事。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惡。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儀。衛大夫。

大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

弃之。乃自傷悼。奔我諸臣而去。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慰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大叔儀以守。守於國。語守並去聲。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音來。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言。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

悔恨之矣。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

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西。抄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

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

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推他回反。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

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懿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師。曠。晉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

之矣。

之矣。

之矣。

貳貳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

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其自

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

書謂大史君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

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逕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失謗諍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如齊魯踊之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今夏書

征征官師相規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棠楚地即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也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後以吳為不能

而弗做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謹舉其終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

大師以表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繫伯

舅是賴繫繫發聲○今余命女環公名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

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衛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立

○陸氏隴其曰討逐君之賊正所謂取亂侮亡何待時之有獻子身自執君宜其為此言惜乎以悼公之賢而邪說是惑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孔疏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旌析羽為旟道車載旌游車載旟鄭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節羽旌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於齊定四年假於鄭武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囊公孫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

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行去聲。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蓋魯城外之近地。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魯公子也。夏，魯公子也。逆，迎也。王后，魯王后也。齊，魯之鄰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公子也。成，魯公子也。公，魯公也。救，救也。至，至也。遇，遇也。

師城成郭。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識。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魯八月也。丁巳，魯八月也。日有食之，日有食也。

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

晉侯周卒。四同。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之聘。尋，尋也。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尤也。其室，其室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

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傳言，傳言也。獻子，獻子也。友于兄，友于兄也。且不隱其實，且不隱其實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官師也。從，從也。單靖公，單靖公也。逆王后，逆王后也。于齊，于齊也。卿不行，卿不行也。非禮也，非禮也。

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逆王后于齊，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祭法云：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

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為大司馬。子馮，子馮也。罷戎，罷戎也。大司馬，大司馬也。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

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到也。莫敖，莫敖也。公子追舒為箴尹

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

則民無覿心。無覿心，無覿心也。覿，覿也。心，心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

官人也。詩周南也。寘，寘也。行，行也。周，周也。人，人也。嗟，嗟也。我，我也。懷，懷也。人，人也。寘，寘也。彼，彼也。周，周也。行，行也。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

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采，侯服次曰甸，男服次曰采，采服次曰甸，衛

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

與師伐師。樂師也。伐，伐也。師，師也。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便其

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

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

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

郭郭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

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

遂不克會為明年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藉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范氏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五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六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歷反○爾雅梁莫大於溴梁溴梁水隈也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梁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齊侯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高氏閔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齊侯

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

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

○冬叔孫豹如晉書過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蚪反羊舌

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奚韓

襄藥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也虞

邱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既葬改喪服脩○子曲沃既葬改喪服脩

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燕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燕當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燕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

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比音毗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夫盟下既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孔疏歌古詩各從其思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思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

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

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肖遠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

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歸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王氏樵曰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為曲說無禮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

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

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水林反阪音反○水經注湛水出潁縣北魚山東南流為湛浦即此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

○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徵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海陘魯隘道而還隱音刑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

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圻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反聞音開獻子曰

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鵲鵲唯此哲人謂我劬勞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雁卒章所云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四反○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子同此○宋人伐陳○夏衛后

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

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

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印卑宋不設備朝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邱重邱曹邑飲去聲重邱

今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屬山東兗州府聲寰宇記重邱在乘氏縣東北三十一里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

詢之詢呼豆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

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臧紇

臧疇臧賈帥甲三百皆犯齊師送之而復臧紇叔梁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死自殺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

杙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惡意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齊未得志於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使弱侵易之○比音毗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

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成邑後屋後鉞音皮反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

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宋公

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

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

聘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瘕居世反○狂犬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月收

月收月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

之皙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扶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行去聲扶取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

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緇之也縗在曾前縗三升布苴經帶

杖管履其麻之有子者取其麻也杖竹杖管履草履○管古願反食嚮居倚廬寢苦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正文○嚮之六反枕去聲古若對反

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綴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曰唯卿為大夫

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邵氏寶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其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固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

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

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大反○純地理志作屯長子屯留二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也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厲公獻子所賦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正名也夢并見之○秦音捧今山西

太原府清源縣有梗陽故城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

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雙玉曰穀穀音角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

也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率諸

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譴告神曾臣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後並去聲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

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沈○沈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湫梁之言同伐齊湫梁在十六年齊侯禦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

行廣一里故經書圖○今平陰故城在山東東平州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

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

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

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今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也晉人使司

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旆侯也疏陳旌旗以為陳

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不脫

張旗張旗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

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

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直郭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

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

日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弛式氏反卡云其

也其右具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比皆衿甲面縛衿

不解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

攻險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勾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乙

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邾邾魯死其子盈佐下軍平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

門之款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款也雍門范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櫓

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櫓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池齊西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

于東間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櫓也闔

板示不恐還音旋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今山東膠州

社社即古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曰師速而疾略

也言欲略行其地無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萊東北至北海

武平昌高密淳于運都昌入海其縣在今昌樂東武平縣屬

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邱縣屬山東青州府都昌縣屬

邑縣也屬山東萊州府蓋縣省入沂水縣屬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奪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

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中軍元帥故特贈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乘先並去聲夢平聲

荀偃瘕疽生瘍於頭瘕疽惡創○瘕音且瘍音羊創平聲○孔疏說文云瘕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瘕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瘕潰遂生

創於頭杜云瘕疽惡創略言其病創耳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著直慮反雍去聲內音納目開口○

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舍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將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與再

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臣王國○常膏古報反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鐘聲應林鐘固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六

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邵氏寶曰今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

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

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器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

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

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驪聲姬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驪聲皆姬○驪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

子嬖諸子諸妾姓者皆宋女○顧氏炎武曰房玄齡管子注謂仲子嬖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及哀五年諸子當解作庶公子皆誤

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

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從之東鄰使高厚傅牙以為大

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

之終言光殺戎子之終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刑則之刑

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太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

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漢置高唐縣今為高唐州屬山東東昌府古高唐城在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蟠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

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守也甲辰子展子西

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

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

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嬀居危反圭嬀之班亞宋子而

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

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

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司徒孔即子孔三室如一言同故及於難

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報反各也問守備焉

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

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維納師因其會食三子齊大夫

傳音附食音嗣僕方侯反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或曰在今高唐州境故穆叔會范

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言齊猶未服于晉

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共子卒悼子不衰買之子孔成子曰是謂

慶其本慶猶接也慶求月反必不有其宗石惡出奔傳為十八年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汗音紆。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古澶淵地也。秋公至自

會傳無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變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無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背蔡人殺之公子履其

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

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蔡司馬即公子燮

人以為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

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

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

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

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司欲也罪其違衆○王氏錫爵曰

變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承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于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謬矣陳侯之

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

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

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去聲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然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

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

麗去聲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

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

閭邱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今山東兗州府鄒縣

北有漆城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即漆鄉也

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按公羊傳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主史記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

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吾謂國中

子為正卿而

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

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徵驗也○酒西禮反其利慾之私心專壹以待乎人其法皆一度於信前後所行皆可明驗

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

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今

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

至○誠信之道由己專

壹而後念功則功可成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

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慶佐崔杼黨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還音旋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

豫

叔孫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教微而貴臣強

國不可

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

鮮食而寢

繭綿衣○闕求月反重平聲衣去聲鮮上聲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

則甚矣。也。痛瘼。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樂厲也。懷子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厲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

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

氏死後。幾亡室矣。言亂甚。幾平聲。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樂厲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而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為下卿。下車佐。施去聲。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反。

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

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羅。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

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識其受困而不能去。離。麗也。知音智下同。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

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

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祁氏祁縣。今屬太原。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

也。覺。較然正直。較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

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駟。人實反。傳也。

書曰。聖有蕃勲。明徵定保。蕃。謀也。勲。功也。言聖人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蕃。莫胡反。今。夏書。紀。征。文。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蕃。勲。也。惠。訓。不。倦。惠。訓。不。倦。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以棄社稷。不

亦惑乎。繇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乘去聲。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

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

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閒之。不亦難

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

鄙掠之。劫掠財物。掠音亮。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將逃罪。罪重

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郭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

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任音壬。若弃書之力。而思廩之罪。臣

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尉氏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音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

諸轅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緄氏縣東南。輿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今河南河南府鞏縣西南有轅轅山。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見賢遍反。

○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禁錮樂氏使諸侯不得受。錮音固。齊侯衛侯不

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

與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樂氏之

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

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

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難關。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與音預下同。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

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還音旋。枚本亦作版。其可以

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隸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處上聲。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傳無○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為國所患。蘇氏繼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圍以殺。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平聲。曰焉

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

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使人所更反。國之

蠹也令倍其賦。邑故以重賦。言穆叔能用教。

○夏晉人使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鄭人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

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

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

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

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差初宜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實所

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

執事以會歲終。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石孟。湟梁之明年。湟梁在十六年。子驥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

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見音現。酎直又反。傳氏遜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

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

不伐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存至也。

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

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仇。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

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受鋼樂氏之命。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

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

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以

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系殷盛也○孔疏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裕及五世是大夫有功得祿也足以共

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

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懷法度也

○冬會于沙隨復銅鞮氏也晉知穆子也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今當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莫敢

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爾將討

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重刑臣亦不為洩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

於四竟輶車裂以拘輶音患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

欲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

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

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遂縊而死傳讎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還子馮

為令尹公子黻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

於還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還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

退朝見之還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

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

敢告子言恐與子同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音現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

不能當道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直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辭遣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董子販呼板反未出竟遭逆

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

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

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六

襄公

未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七

襄公

華亭姚培謙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白卒五同○夏邾界我來奔無傳界我

及慶寅言及史與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晉欒黶復入于晉以惡入

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

言遂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去○己卯仲孫速卒

聲今雍榆城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南十八里○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

子也○晉人殺欒黶○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

姊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

期居其反○顧氏炎武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

服總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

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

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

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予

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藥

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藥盈邑也○傳氏孫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

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

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齊侯之眾樂作午言曰今也

得藥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謝衆之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書入絳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八

姬譚之藥卻為韓趙方睦韓趙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

徵○屏薄輕反

怨藥氏十四年晉伐秦藥氏之而固與范氏和親范氏子佐中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悼之子荀盈也○年十程

鄭嬖於公鄭亦荀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大夫樂王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藥氏多怨子

為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

民柄賞罰為將何懼焉藥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

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犯喪

王鮒使宣子墨緣冒經晉自殺戰還常墨二婦人輦以

如公恐藥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

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藥氏矣趨進

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

大夫○乘去聲大夫○乘去聲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

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

同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藥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開著門外督戎從之踰

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

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

遇樂樂樂盈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害女罪

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音石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標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

人圍之魴樂氏族斷音短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申驅次前軍

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

爲右左翼曰啓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肱

大殿商子游御復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

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駟車也傳具載此言自衛將遂伐晉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

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

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

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子退告

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於君之惡過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今河南爲二隊入孟門登大

酒樽既新復繫澡之○重平聲澡音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使從庶子之禮及旅

而召公鉏○使從庶子之禮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

見之○閔子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

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悼子既為適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

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

臣仕○臣仕孟孫惡臧孫○不相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豐

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子秩之弟孝伯曰從余言必為

孟孫○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

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

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

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

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畏之有唯其

才也○季孫廢鉏立統云欲且夫子之命也○遂誣遂立羯秩奔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

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

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藉除於臧氏

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孟氏又告季孫

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

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邾

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

故立之○立為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

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

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藉除於臧氏

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孟氏又告季孫

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

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邾

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

故立之○立為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

為自為請○為去聲臧孫如防防臧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

二勲。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為臧紇，致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

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遂殺之立宣公。盟叔

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諸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

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孟叔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

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于餘反。

今在山東青州府莒州境。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今屬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

于隧狹路。○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莒之邑。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

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

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之妻於郊。杞梁即杞殖。莒人

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與預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音現。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曰多，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

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茲，身言行事當常念如

在已。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傳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傳無○陳鍼宜

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麻反○叔孫豹如京師○太

饑傳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

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承韋氏承韋國名東郡

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置韋城縣金廢為鎮今在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孔疏商初承韋國居為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

周為唐杜氏唐杜子國名殷末承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隱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

府治東南十五里古范城在今范縣東南一十五里屬山東東昌府濮州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卿家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

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

犬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祏祏廟門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

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

國貳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沒沒沈沒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須令名以遠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美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也劉氏炫曰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

也恕思以明德以恕存心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

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

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

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天寡君是以請

罪焉請得罪於陳也。一敢不稽首為明年鄭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

而還為下吳名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啟彊

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

遂伐莒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戰必取其

族戰藏也族類也取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

從蓬啟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

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縣東北計其城是也齊既

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今山東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

故也○棘澤在今河南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駘輔驪

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鄭人卜宛射

大吉射大鄭公孫○宛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已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七

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口反婁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已皆乘乘車乘車安

乘下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胃於橐而胃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

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

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

屈○曩城黨楚子自棘澤還使蓬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反○曩居力反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使沈尹壽與師

楚舒鳩楚屬國台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使沈尹壽與師

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

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遣子曰不可今尹遂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焉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七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殺維國王官齊。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

賜路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樂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驪蔑也。驪子公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下人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稱鄭卒張本。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

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舍，如字。○秋八月己巳，諸侯同

盟于重邱。夷儀之諸侯也。重邱，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

盟于重邱。反。襄字記。聊城縣東北有重邱。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那地。衛

聊城今山東東昌府治。

晉懲衛弑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

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十有二

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

盟而赴以名。○文十二年。楚圖巢，至是巢屬於楚。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曰：「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

來也不寇，寇害使民不嚴，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公也。大夫。孔疏：楚

偃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

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

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

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故曰夫。變

風能墮落物者，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

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交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

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之險者，石不可

以動。孔疏坎象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傷也。而險者為坎。坎為澤。澤之生物。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妻。失其所歸也。孔疏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開公也。重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郕

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八子皆齊。齊力之臣。死於崔子之宮。射音。祝佗。父祭於高堂。高堂有齊別廟。至復石。倮。方侯。反。堙。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堂。高堂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殺駸。蔑于平陰。駸。蔑。平陰大夫公外。驪。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驪。龍。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去聲。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任。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起。既不待死。其難也。人謂崔子。將庸何歸。必死。又不必亡。則亦何用歸也。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枕去聲。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當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曾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成十六年奔齊。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

○免音問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命○繫類悲反

子展執紼而見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饌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所主反祝板社司徒

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板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

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句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禮以待

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今尹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

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建

年鄧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在今江南廣州府舒城境吳人救之子

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而子彊曰

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處水雨請以其私卒

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駐後為陳○陳去聲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

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衛為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舜昭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大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賴至今賴周德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仲桓公弟殺犬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其位蔡人

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

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奔齊自齊因鄭而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一云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犬姬。上辱犬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敝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初危反。今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

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

不能詰。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

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

有之。志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志之所向必資言以成之言之所發必資文以成之。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蔣掩為司馬。蔣子馮。子木使庀賦。庀治也。庀匹婢反。

數甲兵。數甲兵之數。甲午蔣掩書土田。土書

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

表淳鹵。淳鹵地也。淳鹵地之表異其賦稅。○鳩

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規度其受水多

町原防。廣平曰原防。堤防閑地不得方正如井田

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

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

兵徒兵。甲兵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

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音石。下同。殪於計反。是君也死疆

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

也。以與蔣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蔣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問為政。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宜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

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

伯車秦伯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甲午衛侯

行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息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稱人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皆應駁方

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

向命名行人子貞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次當行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

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貪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裹裳也○暴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

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鮮不敬如強

命之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

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如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瓊遂行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

天下誰畜之畜猶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命悼子謂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二月庚寅甯

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

出舍於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

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犬子角子叔衛侯之弟

○孔疏此則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

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

侯使公孫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無識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殺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

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王氏錫爵曰林父

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寧專祿周旋已乎甲午衛侯入

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街驕心易生○公至使

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

喜之言。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行居臣不能貳通外

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氏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

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為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逐逐殖綽，圍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圍城。雍鉏獲殖綽，孫氏

復愬于晉。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

三十二片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

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子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屬吳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正於伯州犂。正曲伯

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

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印董父鄭大夫，董音謹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

之，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戚城西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并也。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趙武不書尊公也武會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劉氏

信於經無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

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

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

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今還子授子之樂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

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起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

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柔轡之剛柔亦不柔子展賦將仲子兮

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借謂晉爲臣執志氣虛靡子展賦將仲子兮

君將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

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驪氏也子產公孫儀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太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

公子驪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孔疏世族譜云子羽其後爲羽氏羽師顏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謂以公孫揮爲羽氏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

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

很戾。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胡鮒反。寺人惠牆伊戾爲

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戾方計反孔疏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在內人之

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大子

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其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去聲共音恭。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計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飲口感反。而聘告公

也騁駘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也問諸

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奔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名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

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

君之妾奔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今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犬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大戾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叔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

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

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也

○今大禹謨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懼用刑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口飫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不舉威嚴此以知其畏刑

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鄒鄒許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

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去聲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

人討陳叛故殺今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

姬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爲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楚罷於奔命至今爲

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

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以

爲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

去聲下同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藥范易

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范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中行

二卻必克二穆卻鉤時將上軍中行懼佐之卻至佐新軍今此三人

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讎伍

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曰師不

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味猶貪冒不如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費於勇嗇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費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費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為貪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墮許規反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涉於樂氏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門于師之梁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懸汜音凡而後

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之下主言獻職貢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

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邱今東郡廩邱縣故城是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七十里襲衛羊角取之今廩邱縣所治

羊角城是○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遂襲我高魚

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卒宣子范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叔孫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行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甯喜之後見鱄為喜出奔亦以罪鱄也其罪鱄奈何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日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去聲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

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

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去聲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

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祗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

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朝非卿也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于宋

○衣枕斂並去聲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

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且縛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水

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

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此敘事辭非轉自言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裳縗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稱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禮曰月已過間喪而追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謂之稅稅讀總音歲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孔疏司馬法

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臣弗敢聞且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犬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小國之

大藩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

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之乃旦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舉記錄之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

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

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

相朝見見音現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

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

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人

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

而後身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信亡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

不可單斃其死單斃也斃路也猶云皆不得其死孔疏前覆曰路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一八

五二三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於死。而己必至于死也。又說云：言強兵而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病，亦通。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濟，成也。僭，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

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孔疏：夫謂宋也。

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

宋死力也。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

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教之。

既而齊人

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左氏之說非也。

晉楚爭先。

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

狎，更也。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只

只，辭也。只，氏反。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辨皮蒐反。楚為晉細

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楚為晉細，言楚今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

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能歆神人。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宣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

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鄭風，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

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

何能焉其君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小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教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稔而甚反文

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

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

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

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削實左師之書○厭平聲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左師

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己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阿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阿何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頌向戌之謂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東郭偃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于崔南

城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氏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崔子許之偃

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

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

也慶封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

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

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垣垣使其眾弗克使圉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妻縊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縊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

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家以藏辛巳崔明

來奔慶封當國當國

○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晉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叔向曰遠氏

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

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

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喜之黨○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著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

楚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其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立枵歲歲星也星

之次立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東

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立枵今已在立枵淫行失次○枵許

驕反孔疏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

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

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

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亥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立枵虛也

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

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明年十一年

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立枵也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感

陰用事而溫無

冰是陰不勝陽地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氣發洩○音音災蛇乘龍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孔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馬龍行疾而失次出于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宋鄭必饑立枵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

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蒯縣○蒯音計今

京城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

預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

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邱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碭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去聲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不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况廷往也○廷于吾曰猶將更之今還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

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去聲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

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音預必使而君弄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三

震下坤之頤三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

虛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

願謂欲得鄭朝而奔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

所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

往當送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

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

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弃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

奔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

鳥尾曰帑帑火鳥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祥慎則

曰宋鄭饒神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

孔疏鴉火周分鴉尾楚分歲星客在玄枵准衝鴉火而鴉尾亦有咎者蓋以

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

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

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實物妻妾

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孔疏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

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台令還國故言使諸亡

之人得賊名而出者故反盧蒲葵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所欲有求於慶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

已○斷音短惡音烏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饋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 慶封告盧
蒲姜怒告姜 盧蒲姜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 平仲曰嬰之衆不
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 陳文子
謂桓子桓子文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 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善其不志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
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 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 曰禍將作
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嘗秋 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子息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 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妻 癸告之告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慶舍 盧
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 麻嬰
爲尸為祭 慶集爲上獻上獻先獻者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縛 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藥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藥子雅高子尾陳 子尾抽桶擊扉三桶樣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左肩猶援廟桶動於慶 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言其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君故也言欲尊公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 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鑑光鑑
展莊叔見之魯大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 穆子
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 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

讓魯受

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縣屬江南鎮江府北境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闕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

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邱

在襄二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抑殿其鄙六十

抑殿齊別都也抑殿邊鄙六十邑與晏要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抑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出亡在外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

無黜嫚

黜猶放也○嫚音慢說文侮易也

謂之幅福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致還也

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

釋放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崔氏大璧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月二戌戌朔乙亥誤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

崔氏試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

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

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

殺而國人皆指目之也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祭陽宛陵縣西有黃

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滙○廷音旺○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

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河南開封府新

鄭縣東

二十里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戾為

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濟上聲

行潦之蘋藻

言賤菜

諸宗室

為宗廟

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

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為去聲

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

遑其後也遑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也成伯榮駕鸞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

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

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

宋公

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

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

行卒無傳四○閹弒吳子餘祭閹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仲

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

今蓋以攝卿行○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秋

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冬

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公患

之穆叔曰被殯而禴則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

除既了而行禴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茢音

列○穰如羊反孔疏謂是吊蓋桃為棒也枉云刻黍穰者今

世所謂苦葦者或用葦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城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

鄭敖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

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公郊

教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獲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

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此璽書之詞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

使去聲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孔疏多見疏外我也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

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酏多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

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立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

式微乃歸式微詩抑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

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季孫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事如平時否則終不言及疾聚其

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

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魯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靡盬不堅固也啓處也言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

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襄王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閭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鍾○餽許氣反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善

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施去聲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犬叔與伯

石往犬叔不書不親事子犬叔見犬叔文子文子衛大夫儀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犬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肆杞肆餘也屏城也其奔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

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此毗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

春秋舊杜注卷九 襄公 四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言二子禍福之速速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

力斃力盡而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韓燕昭二十年華定出薛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孔疏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

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

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

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鄆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

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

歸杞歸杞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一公告田尚當取叔侯而殺之

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

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行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

春秋舊杜注卷九 襄公 五 聖傳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惟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晉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孔疏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

樂音今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

各依其本圖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曰美哉美其始基之

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

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

哉滅亡民猶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義不至於困爲之歌王王泰離也幽王遇西戎

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

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墮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

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大之聲表東海者其

大公平大公封齊爲國未可量也言其或爲之歌幽詩第十

之舊圖在新東海之表式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

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適齊蔡之陳后稷先公不敢淫淫以成王爲之歌秦詩第十一

刪定故不同十一後仲尼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復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

地故曰周之舊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

○汧苦賢反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泝泝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本之以險則明主也泝泝

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泝泝爲之歌唐詩第十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本

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去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

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下無

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

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孔疏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雅述其

小事制爲小雅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後之作各從

其舊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

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其周德之

衰乎衰小也○孔疏衰者差也九章算術爲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之餘俗故未大衰○孔疏杜以此

不有二心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

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數變小雅爲之歌

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

論其聲○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

歌頌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

屈屈撓邇而不倨遠而不倨遷而不淫淫過復而

不厭常日哀而不愁命樂而不荒荒○節之用而不匱德以廣

而不宣不自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取而不貪義然處而

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

不流○底音抵行而不流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

德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王者曲撓，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王者雖為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王者雖為在下與之疎遠，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佚。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也。
五聲和 宮商角徵羽 **八風平** 謂之八風
節有度，守有序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
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 **見舞象箏南箏者** 象所執南箏，以箏舞也。皆文王之樂。○箏音朔。○孔疏：象箏與南箏各是一舞。南箏既是文舞，則象箏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箏之舞故也。
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顧氏炎武曰：南箏者，二南之箏，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箏不箏者也。
美哉，猶有憾 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 **見舞大武者** 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殷湯樂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慙，於始伐。 **見舞大夏者** 禹之樂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盡力溝洫，勤也。○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見舞韶箏者** 舜樂。○箏音箏。○孔疏：箏即箏也。尚書曰：箏韶九成，此云韶箏，即彼箏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箏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箏為名。箏字或上或下耳。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為名。箏字或上或下耳。 **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

韶箏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子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納，歸也。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紵，直呂反。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伯有適衛。
宋穆公注：卷九 **說遽瑗** 遽伯玉 **史狗** 史朝之 **史鰌** 史魚 **公子荊公叔發** 李叔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辯，猶爭也。○爭，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言至危。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獻公卒，葬於殯，遂去之。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能改。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謂多良，以惡人為良而善之。 **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寗放其大夫高止於北

燕薑子尾寗子雅放者有之以遠○薑以遠反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

所以示罪○許氏翰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邱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於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鄆敬仲高侯○鄆於顯反良敬仲也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

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

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難去聲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

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長上聲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諶曰

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將亡

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罷魯人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宋災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蘇氏輟曰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

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許酒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

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圖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

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遠難。與音預下同。助之匿其情矣。子圖素其部故設情以誘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懷恨也。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宵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以其無子。故自受役。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虺虛鬼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言亥字上二畫為首。六畫為身。如算之六者三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二畫豎置身旁。○如往也。言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旁。便是此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為六千

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蓋甲子一周有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也。○絳非趙武私邑。而日也。屬趙武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家人民。○既使為主衣服之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媿。媿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君臣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為犬子般娶于楚。通焉。犬子弑。景侯終子禍也。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歎。除

服見靈王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廷期行過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廷有此朝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

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遂成愆

成愆成愆為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

○或叫于宋大廟叫呼曰謏謏出出謏謏熱也出出戒鳥

鳴于亳社社殷如曰謏謏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姆女師鄭氏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

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

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犬子卑大夫敖政多

門政不由一人植以介於大國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

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

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云亂者取之亡者侮

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

兄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

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言當就子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

不以駟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

良為黨直則可彈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言我皆無所黨國家之有禍亂誰

能預知其終彼三家者勢果強而理果直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不能

強直所以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

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葬伯有之黨必

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何

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

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皆受盟于子皙氏乙

巳

已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城門音豆不與音預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子羽孫頡馬師頡為馬師之官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皆子晉之宗主

名子產駟氏伯有俱名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

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縶之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

名○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有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

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

建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今開封府延津縣是縣北十五里有古酸棗城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游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

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薑卒在十九年○蟜音矯將葬公孫

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

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裨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

歲在姬訾之口姬訾星室東壁二十八歲星室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

○孔疏釋天云姬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姬訾玄枵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姬訾之口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云十二

次子為玄枵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

亥為姬訾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任音士○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縣東

雞澤之會在二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

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

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志反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平之子代

羽頡羽頡宋公孫鉏注卷九襄公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蔣掩二十五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

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艾

魚廢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

之子○鄭罕虎虎字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

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

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

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請族也詩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

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

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

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戍之并貶也。戍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

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列。胡

傳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經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

春秋舊注卷九

襄公

大

其勢而不言宋國有明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獲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

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洽曰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大團族大寵多不可爲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

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犬叔曰有事欲使之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

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

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平聲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

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

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

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運反上

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

五家大人之忠儉者謂鄉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春秋傳杜注卷九

襄公

北

省南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

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

里諱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從

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為讐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也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葬魯侯之葬也

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不稱弑者主名

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會還

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且年未

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

乎

韓起韓起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

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孫立交道之善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

魯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

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

○懦乃亂反厭平聲

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

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

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

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

會

平邱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間邱嬰欲殺之

○公孫蔓以嬰害己欲以計殺之

使帥師

以伐陽州

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間

邱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伐伐我

工樓灑消竈孔虺

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僕力侯反消生領反

出羣公子

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

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

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漢初尚書唯得二十八篇在後又得偽大誓一篇馬融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

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大誓無此言書傳所引大誓而不

在大誓者其衆王肅亦云大誓遺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及晉元帝時豫章太守梅赜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內有

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

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叔仲帶竊其拱壁

拱壁公大壁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

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

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己亥孟孝伯卒

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

齊歸昭公名稠直由反

穆叔

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則以年

釣擇賢義釣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也義釣謂賢等

非適嗣何

必娣之子

言子野非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

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必利反衰亡雷反○衽而甚反為兩燕尾綴於身傍所以掩裳際也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

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愴而多涕愴不微也子服惠伯

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秦穆公注卷九

襄公

主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斥見言其

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

客所館館客也高其閭閭閭門也○閭戶且反里門曰閭閭也閭獲耕反衡門謂閭厚其墻垣以

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使去聲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從去聲下宮從同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

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逢朝會

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易治也○庫音婢觀去聲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燎力妙反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去聲下巡行同車馬

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

秦穆公注卷九

襄公

主

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

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行也○賓之憂樂晉則同其好惡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蒞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蒞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近側百反盜賊

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

同姓若獲薦幣薦幣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繹說繹則民安定

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

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春秋左傳杜注卷九

襄公

去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既立展與

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

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按以當為之傳寫誤也說本趙氏去疾奔

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

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家

氏鉏翁曰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犁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之

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邑○延延陵

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闍戕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

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

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

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氏襄公獻公子宋

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

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

春秋左傳杜注卷九

襄公

去

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

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

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欺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去聲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遠反○早見曰朝暮見曰夕忠善盡忠為善也不聞作威以防

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遠其據反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道音導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

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

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獲○獲芳服反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太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

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

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音聞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言君臣而開也。選，數也。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今周書武成。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降，戶江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去聲。下同。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

華亭姚培謙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
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

論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招常遙反○三月取鄆○不稱將卑師少書○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庶反○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晉陽縣○殺梁傅○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逆而

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莒展與出奔吳

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季氏本曰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不以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郕田

春取郕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麇九倫反○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罪之○高氏開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

伍舉椒舉介副也

將入館

就客舍

鄭人惡之

知楚懷詐

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

既聘將以眾逆

以兵入子產逆婦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殫聽命

欲於城外除地為殫行昏禮○殫音善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

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豐氏公孫段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國之祖共王國之父

若野賜之是

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言不得從卿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其先君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

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

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

行是懼

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雖塞不行所懼唯此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綦而入

垂綦音羔弓衣也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

於號

鄭地○東號君為鄭所滅故為鄭地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祁午謂趙

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謂先歆

今令尹之

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

子木

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駕猶陵也詐謂衷甲

况不信之

尤者乎

尤甚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

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

東儀二十六
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
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
服齊狄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
平秦亂
秦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
師

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
諸侯無怨天

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

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然宋

之盟子木有福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信非所害也

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穀

苗為穀○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
豐年之收○饑其漸反
且吾

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
能信也詩曰不僭不

賊鮮不為則信也
詩大雅僭不
信賊害人也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

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

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
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盟○難去聲
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設君服二人
執戈陳於前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
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

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屏蔽以自殊
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楚

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議之故
言假以飾令尹過
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
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

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
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背音佩
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
奔疾事在昭十三年

言奔疾有當璧之命國雖
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
也二子謂

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
自終州犁亦尋為國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二子樂矣
言以憂生事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共而已
共承大國命不
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
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
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讓公子圍
退會子

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絞切也謙其似君
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

而禮
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凶
人所以自愛敬
子與

子家持之
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

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

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犬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周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兆也言以知物其是

之謂矣
物類也蔡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招殺犬子圍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郛
兵未加莒而郛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

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

濟齊盟。濟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

與梁其鯀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鯀叔孫家臣，以幣為辭叔孫曰：

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

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焉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戰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褊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

○難去聲下同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

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

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孔疏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

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叔孫諸侯其誰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視遠如邇不憚其勞以事楚也疆場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場音亦王伯之令

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立也立舉之

表旗，表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扈，今

有姓邳，邳，二國商諸侯，列今下邳縣○姓西典反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徐，徐即淮夷○淮

浦之夷，其國名徐也。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蓋周公已封於武王時，而成王以奄地益之。今志言曲阜舊城即古奄地，或言奄城在縣東三里。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強

無常故，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

治小，封疆之削，何國殺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

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吳釁過也○晉建寧郡在今

雲南界，杜益極言其所至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

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亢，禦止之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

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趙孟賦小

車，盛於上，今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

宛之二章

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

尹彊其可哉

詩言成

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

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

安於勝者是彊而不義

不義而彊其斃必

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彊不義也

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

馬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威彊不義足以滅之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

晉少懦矣

懦乃亂反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

其虐滋甚也

滋益民弗堪

也將何以終

夫以彊取

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十三年楚

試靈王傳

春秋左傳卷二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燕

享之子皮戒趙孟

戒享禮終趙孟賦郭葉受所戒禮畢而

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微葉免首猶與賓客享之

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

告以

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

以獻酬知欲一獻

子其從之

皮曰敢乎

言不敢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趙孟辭

趙孟自

聘鄭故

私於子產

曰武請於冢宰矣

冢宰子皮請乃用

辭五獻

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

享禮既終即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

穆叔賦鵲巢

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

又賦采芣

亦詩召南義取芣苢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

曰小國為繁大國

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從命

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

賦脫脫安徐悅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彘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陽

脫吐外反

趙孟賦常棣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

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

也可使無吠

受子皮之詩此毗志反

大夫興拜

三大夫皆兄弟國與起也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

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

此矣

不復見此樂

春秋左傳卷二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

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水經注洛水入河

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隋置洛口倉於此今屬河南府鞏縣

劉子

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功

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

吾

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也

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孔疏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服處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

褒長故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勸趙孟使兼禹功孔疏績亦功也遠績

禹功者勸之為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

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八十曰耄耄亂其

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

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

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

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號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

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

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蹶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阜謂叔孫

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雁也。納采用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幣。幣。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文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孔疏。夫如夫

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

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

擊之以戈。衡。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乃執

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子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

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

養親也。從。去聲。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

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

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蔡蔡。上素葛。反說文作蔡。放散之義。夫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

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

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

晉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孔疏造為至義言

十里舍車一舍八里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

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

馬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

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

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

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

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

焉言欲輔助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孟視

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曰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

而惕日○陰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

其與幾何言不

而惕日○陰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

其與幾何言不

其與幾何言不

○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

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

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

六卿故子產弗討子哲強討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崇

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

為必克以二伍當一車請皆卒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

伍五乘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道阨難

人笑之笑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鉏納去疾晉人先召之故從國逆展與奔

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於是莒

務婁晉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

務婁晉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

務婁晉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

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也為治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共同姓故言省叔向曰

善哉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叔向聞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

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直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謂

手淫聲悵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難聲難奏

所謂鄭衛之聲悵吐力反○堙音因傅氏遜曰五聲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微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

疾煩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悒心也為心之節

儀使動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

陰陽風雨而生○孔疏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

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

言六氣共生之非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微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菑陽淫熱疾熱過則為菑風淫

末疾末四股也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

則心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頤氏炎武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

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

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政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

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穀

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

之蠱三三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皆同物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黑肱王

弟也。犂，縣屬南陽郡。犂城，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犂，尺

州反。犂音歷。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東南有犂縣。故城，今屬汝寧府

州。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

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

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繼，絞也。孫

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

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去

殺犬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郊敖，楚使

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應答也。人問

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

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卒也。其祿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

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

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

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傳氏遜曰：齒猶齊列也。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

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史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王即位，遂罷為令尹，遂

啓彊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

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行楚王汰侈而自說

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為四年會申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

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

雍乃復。甲辰朔，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如晉，至河乃復。甲辰朔，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

季孫宿如晉。致禮服也。公實以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

周公之制當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

卒章。絲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韓子賦角弓。詩小雅。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武說彌。

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宣殖長也。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音。現下見。彊同。見子尾。子尾見彊。

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

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

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

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

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十二里有。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也。班列。

中都古城西南至界休五十里。

劉氏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次言當卑於逆者也。

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讓。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禮。

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微達。敢辱郊使。請辭。辭郊。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道君命則。於己為榮祿。

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詩

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犬黑為游楚所傷。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初反。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郕。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

平聲。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犬史。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印子哲之子楮師市官。楮張呂反。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伉若浪反儷力計反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祔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罪。君使公族

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已通國。

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傾氏炎武曰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頗普多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守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邱。○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

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甚。爲去聲。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

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

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一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

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數所具反。劉氏炫曰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也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

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智。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

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

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

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

於大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明也焜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昭明已之意

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

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弃敝邑而

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言

正整選擇示精審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以

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諸君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

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齊將為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并民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四升為釜

釜六斗四升登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

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五升為豆五以公量收之貨厚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

弗加於海賈如在海不加貴○蜃食軫反賈音民參其力二

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聲謂陳氏也○燠於喻反休虛喻反○服氏度曰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

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戲平聲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

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

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瑾

相望鐵死為瑾○瑾音親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言嬖民間

公命如逃寇讎臣之族也臣歸賤官○五姓皆卿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君曰

不悛以樂愒憂愒愒愒改也○以逆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服氏度曰：讒鼎，成王時之湯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二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鑄之地。曰：

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

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躅，

不可以居。湫，下隘。蹢躅，塵土。湫，子小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塏，苦代反。○高地。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

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

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今不與張超同識。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

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

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卜良。二三

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

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穀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之父。子豐，殺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州，本用呂隱十一年，王以子鄭是時又屬晉。

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

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

是之謂乎？初，州縣，藥豹之邑也。豹，藥氏之族。及藥氏亡，范宣

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

氏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稱去聲。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

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

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

曰：退。退，使獲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

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

所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

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

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按忌忌日也敬子桓公七世

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言叔弓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更平聲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

來乎寵謂子尾○遠去聲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

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進相見

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

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

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

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

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

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

不可曹勝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

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

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菑菑齊東竟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爲癸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公曰

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

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比毗志反公懼奔齊書曰北

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欵罪輕於衛衛重於蔡宋故舉中示例○按國君出書出奔春秋之常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

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

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子旗子雅其父既死必不免於危

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嬀九危反二惠競爽猶

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个古賀反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

昭公

无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一

華亭姚培謙學

昭公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兩去聲雹蒲學反○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

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劉氏微曰稱人以執者非漸討也○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

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汝陰縣今江南潁州是也

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遂滅

賴○九月取鄆鄆魯邑傳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

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豉反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

補關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間音開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
相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
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
為君奔不以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也殆危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
不濟去聲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轅山是也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大音泰○嵩高三十六峰東曰大室西曰少室今嵩高山在登封縣北十里
荆山在新城沔陽縣南○沔音市○今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亦作終南今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
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不聞其務
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
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傳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見音現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子產○時子產從鄭簡公在楚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能遠圖○少安猶言少情其大夫多
求貪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
將焉用之馬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
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雖敢不至言楚威力王所能及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為下會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
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孔疏釋例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
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西方之宿昴為中彼以陸為中杜以陸為道

者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為道也又其
曰覲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

藏冰也浚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開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遺達其氣使不為災○沍與互通周禮鑑人掌五物鄭注龜鑑有甲謂胡是沍為閉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

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其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黍黍也司寒主寒其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與音預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此肉是也明在官之食有冰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

受以歸在家用之

之享司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火

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周禮夏頒冰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縣為遂縣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則疾

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秋無

苦雨霖雨為人患苦雷出不震震霆無蓄霜雹癘疾不降

民不夭札夭折為夭天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

山窮谷之冰又火出

不畢賦有餘則弃之

○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之為厲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登開冰室以薦宗廟○凌陰證反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陵蓋啓享諸侯於此○金置鈞州以鈞臺得名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是也州城北關外有鈞臺遺址商湯有景毫之命河南

西南有湯其或言毫即偃師○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史記正義曰湯即位徙西亳西亳即偃師也

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美陽在今武功縣境

屬西康有鄠宮之朝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安府是朝諸侯○今鄠縣屬西安府穆有塗

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塗山在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齊桓有召陵

之師在傳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傳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舒亮反戌音恤王

曰吾用齊桓用會名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謹示所未行獻公合

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共音恭守去聲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陸氏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

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墮幣

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墮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

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

侯侈自奢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塔湯武成康穆皆也二公齊桓晉文

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復桀為仍之

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仍而承反緡亡巾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微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

也懷恨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

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犬子鄭伯先歸細所

以吏

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犬子不得時見故敘遺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伐

吳以答見慰費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

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

諸侯焉用之播揚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

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信許僖

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

賴於鄆鄆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

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莒邱公立而不撫鄆鄆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著直居反

○鄭子產作邱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賦敵家資

己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蠶尾適反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制濟

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義無愆也

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議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鄒邑譙國鄒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里有野櫟店即古櫟城也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有安陽城即古麻城以報朱

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威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夏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汭汭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口入江處謂之夏汭蓋夏水之尾也漢末謂之夏口亦曰漢口亦曰汭口汭之下流為漢夏水亦會三水共出此口也章懷太子曰夏口實在江北唐置鄂州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汭水入江之口亦止謂漢口矣今在湖廣武昌

府江
夏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遷於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賴韋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有庚宗亭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勝音升下同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力主反僂紆甫反深目而顴喙口象顴○顴音紆甫反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識申志反及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咎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卿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孟丙仲壬魯名之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以雉戲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

牛五六歲○奉音捧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咎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卿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孟丙仲壬魯名之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以雉戲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

牛五六歲○奉音捧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咎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卿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孟丙仲壬魯名之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以雉戲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

牛五六歲○奉音捧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咎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卿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孟丙仲壬魯名之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以雉戲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

牛五六歲○奉音捧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逆之仲壬田於邱籜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

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孟不肯叔孫爲孟鐘曰爾

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殺豬血既具饗禮使

豎牛請日請餐入弗謁謁白出命之日詐命及賓至聞鐘

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怒將往牛止

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官公與之環環賜玉使

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言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見音現下同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名仲牛

許而不名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

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豎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

實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

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

叔孫姑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杜

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

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路也不可曰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

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君約不敢君不敢逆王

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

書名定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

爲司空以書勲勲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

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

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楚殺其大夫

屈申書名罪之季氏本曰非其罪故不去其大夫○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平昌故城在安邱縣西南六十里諸城縣西北

有姑幕故城茲亭在其境俱屬山東青州府○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

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家氏鉉

公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嚴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

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孔疏：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足，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軍矣。又曰：不云舍三軍者，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軍，不得言舍三軍。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屬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孔疏：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入已若總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已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歸公，二分入已也。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也。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鮮，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觀之正路。蓋以西門為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服氏度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豎牛欲殺其父，故但言其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寔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任音壬。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離下坤，上明夷，之謙三三。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邱。楚邱，下人姓名。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祀，祭也。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傷也。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日為卿，雞鳴為士，夜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曠，布吳反。昃，由結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也。下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飛。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於人為言。艮為言。○孔疏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牛。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變山則離勝。言世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以屈生為莫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汜。扶風反。菟。大胡反。○襄宇記。菟氏城在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晉侯送女于邢邱。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言傳楚強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

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立。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昔取鄭。○奸音干。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鄭。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思。去聲。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今滎陽東北三十里有京城大索城。在京城西二十里。其東北四十里為小索城。屬開封府。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言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

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

吾以韓起為閹則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刑加官。足以辱

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

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頻有璋

享饗也。頻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頻他。小有述職諸

適天子。大有巡功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言務。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好去聲。殮有陪鼎熟食為殮。陪加

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至

殮音孫。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

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鄆。在成十。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

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

重此。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

也。麋。求昏而薦女也。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

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駘輔

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古百反。躒韓襄為

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

使去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食邑於箕邢。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彊家

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叔輔韓須楊石

食我。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故又號楊肸。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

食音嗣。長穀九百。長穀。戎車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失婚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謝遂啓。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

圉。圉。鄭地名。今圍城鎮在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

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

尊地也

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莒人愬于晉

愬魯受牟夷

晉侯欲止

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

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

閒暇也開音開

乃歸公秋七月公

至自晉莒人來討

討受牟夷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盼泉

莒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

役在四年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楚子

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當在今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過平聲

聞吳師出

遂啓彊帥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

有鵠尾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鵠洲

楚子以駟至

楚子

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

犒勞也居偁反

楚人

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

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

之言吳令龜如此

龜紀力反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茲敝邑休怠

休解也好去聲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馮皮冰反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

其可以息

師

魯楚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

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

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言常卜豈為于偽反

一臧一否

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

城濮戰楚下吉其效乃在邲否悲矣反

今

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

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應在今江淮間

吳不可入

有備

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

坻箕山也今江南無為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有坻箕山與地

志以為即

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彊待命于雩

婁禮也

善有備

○秦后子復歸於秦

元年秦晉

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再同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

衛

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譏惠敗國以為世戒

○秋

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

遺去聲○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今則已矣已正也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制事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辟婢亦反下同○孔疏伊訓云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作呂刑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或重而難原或重而不可恕聽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

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今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爲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今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

之以義糾之以政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時所急○時之所急民或不聲孔疏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聲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教之以務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使之以

和說以臨之以敬施之於涇之以彊事爲斷之以剛義斷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

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

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僞○孔疏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微幸以成其巧僞將有實罪而獲免者弗可爲矣爲治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者禹湯之法言不能盡事以制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十年立謗政在四年制

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

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爲徵○孔疏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從非刑書所禁故民將弃禮而取徵驗於書也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

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若如也僞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

爲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見音現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如

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車晉侯享之有

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

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

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戾以不韓宣子曰寡君

以為驩也驩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况下臣君

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

知禮重其好貨貨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許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

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

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

○相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并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

匹私面私見鄭伯乘去聲見子皮如上卿楚卿如見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

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藝藝種也不抽屋不強勾誓曰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抽裂也舍不

為暴主不恩賓恩意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

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遂洩伐徐遂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今江南屬陽府亳州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當在屬陽府壽州蒙城縣界

東南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之城父縣也

獲宮廐尹弃疾之父子蕩歸罪於蕩洩而殺之歸罪於蕩洩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臼相士鞅

逆諸河禮也士臼晉大夫相為介得敵逆來者之禮○陸氏練明曰古本士臼作王正士臼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

介依王正為是也其父同姓名人以為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

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

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登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開無與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春秋傳杜預注

昭公

三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婼教

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

惡卒元年大夫○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

劉氏敞曰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燕人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號而燕乃行威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暨齊平也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二月叔孫宿如齊泣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

○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號○當在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境燕人行成曰敝

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璆玉璜之屬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魯而動可也齊大夫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宋分高陽地置順安軍金為安州元以後因之濡上當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

間鄭縣在今任邱縣境燕人歸燕姬齊侯嫁女與賂以瑤璆玉璜瑤耳不

克而還瑤玉也璆璆也瑤耳玉爵○瑤古雅反○明堂位云魯獻夏后氏以瑤殷以瑤周以爵鄭云瑤畫禾稼也言耳者蓋以器旁有耳

若今之杯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及齊首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

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

華容縣○芋尹付反斷音短○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有華容城有罪亡人無

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

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畧天下

畧有四海畧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

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君者天子諸侯之總名故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天有

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

曰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

曰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

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

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為

隱也區匿也為隱隱亡人之法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

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

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王曰取而臣以往言王亦為盜盜有寵未可得也言王自謂

為葬靈遂赦之赦無字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大宰遽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遽啓彊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

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

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

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冀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王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

失圖在哀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今君

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

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

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使去聲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

蜀以請先君之貺貺音致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梓

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

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

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孟僖子

為介不能相儀儀子仲孫纘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不章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承章

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

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大周也未鶉首秦

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蠆室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姬晉之次一名承章於是有災魯實

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

十一月季孫

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詩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謫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

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

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傷子家臣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餅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知音智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

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

間晉而取諸杞侯晉間隙可復代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有桃產成反誰

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

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柞子洛反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

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臺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奪魯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

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語私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

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

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南一百里有山萬四里周廣八里其西為羽淵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

之數并見祀○熊亦作能三足能也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表主得佐天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也賜子產莒之

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賜子產莒之

二方鼎方鼎晉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

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

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任音丘下同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

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

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屬晉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

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諂

氣故先魄而後魂其
實並生無先後也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物權勢。孔疏。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

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

晉為睦也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鵲鵲難也

弟之睦於是乎不弔不弔不相也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

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

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

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國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乃講學之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

言名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

聞將有達者曰孔邱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

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家語本姓篇宋湜公

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鼻夷父夷父生防叔

防叔辟華氏之禍奔魯生伯夏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其祖弗父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

考父非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

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共於僂○僂力之鼎

鍾於是饗於是是以餉余口於是鼎中為鍾饗饗饗饗言至饗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

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屬音悅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

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奔親用霸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黑孫寄客也冬十月辛酉

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成公頃公之父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

同各異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

同始異終何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

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

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嬖，音周。始，烏答反。縶，張

反。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縶之孫。史朝，亦夢

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

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

于諸侯之歲，在二。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十一

雷

良弱行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

其社稷。解遇屯三三三。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

之。嘉，善也。遇屯三三三之比三三三。坤下坎上屯，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

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

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踐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

胄。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利建侯。次卜屯，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子其建之。

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

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或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顧氏炎武曰：初九爻辭，盤桓利居貞，魏明帝之徵。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

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縶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元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一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十一

昭公

雷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二

華亭姚培謙

昭公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

子招招子招○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

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

子留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過平聲○

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奭無傳

○葬陳哀公魯人哀公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名今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北有榆

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或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怨讟並

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虎音斯○今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叔向曰

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

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其是之謂乎胥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

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胥古可反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虎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元妃嬀夫人也二妃生

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

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

亥哀公縊憂患自殺縊書辛丑從赴志一睡反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

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

殺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官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也

弔也而又賀之子犬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年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無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

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強

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子旗為子良立宰而相吾

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

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桓

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若常游服之服請命

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

盍亦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

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

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茂勦於不勉者茂勉也桓子繇頹曰

頃靈福子頃公靈公繇氏所事之君○稽音格頃音傾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和之

如初和樂高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犬子偃師之子惠公

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月誤

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袁公○服氏慶曰馬陳侯所乘

玉陳侯所佩故不欲使楚得之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

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

戊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諂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戊與靈王爭白頭侍飲

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汝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

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

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

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滅而水滅○孔

益歲火歲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言將復用是而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

亡物莫能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

孔疏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蟠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舜重之以

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與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

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成王賜姓曰姬封諸陳紹奔後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

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與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秋仲孫矝如齊矝俱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仲孫矝子○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繫於滅反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

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

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許與城父人○水經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運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也蓋濮水亦稱沙遷方城外於許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

安不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閻以康反蓋與甘相近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除戎陸渾之戎潁潁邑○陸渾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嵩縣北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登城岐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駘他來反依字應作部駘他來反○今武功縣屬陝西西安府乾州古登城在縣南八里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奄於檢反○史記作薄姑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十五

里蒲姑故城服氏虔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

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立菟北三千餘里○韋氏昭曰肅慎扶餘千里孔疏立菟在遼東北金為上京會寧府今屬盛京史本紀寧公與

氏謚曰西戎之國也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言我之封疆何近之有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

之○屏必并反為去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

以敝之弁亦冠也○髦音毛孔疏弁謂縹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縹布之冠敝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縹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

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縹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之後因即弁而不事之也

先王居構桡于四裔以禦魑魅言構桡舉舉四山之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裔以制反故允姓之

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小豳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誘以來傳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偁我諸姬入我郊

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答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

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

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

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

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或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

伯也豈能改物

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朝易服色伯音霸

翼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

翼佐也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宗周天子

以宣

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

宣子說王有姻喪

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

遂

死反

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

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為之妃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也

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成爲陳公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

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妃音配○邵氏寶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

五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

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鷄火五十二年

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鷄火火盛水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逆

還六月卒于戲陽

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平聲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

公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飲去聲

同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

樂所以聰耳

辰在子卯謂之疾

日

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言不習樂

爲疾

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於忌

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不聞是義而作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

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

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

禮以行事

事政令

事有其物

物類

物有其容

容貌也○孔疏禮有古之異作衣服以此之類是禮以行事也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如此之類是事有其物言行事各有其物類也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如此之類是物有其容也

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

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充

志以定言

在心為志發言為言

言以

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臣之罪也

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言二侍御者並失其官而君不出命令以罪之必是調和食味失宜故君無志氣以定言出令罪在我也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

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躒力狄反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

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室臺非急疾之服民自以子來

勤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

為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九月叔孫婁如晉葬

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書非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

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也虛起魚反孔疏釋天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以北

方三次以玄枵為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

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藝女為既嫁之

女織女為織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妖星之星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

子孫當死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戊子逢公

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

卒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譏祭也

○齊惠樂高氏皆者酒樂高二族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鮑則亦授甲矣使

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

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

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是初賣反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族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鉅音

不斷丁管反○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稷地名六國謂斷其符也國人追之又敗諸

鹿門鹿門齊樂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齊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

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

本也蒞利生孽蒞音也孽妖害也蒞好粉反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桓子召子山子山子

襄三十一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告公而反

尾所逐羣公子

而反

棘焉

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後漢志作棘里今臨淄縣西北有棘里亭。

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

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陵城在長山縣南二十里屬山東濟南府。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三千八百子旗所逐。

而皆益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桓子以己國邑分之。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

也

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偏施去聲。

桓公是以霸

桓子莒之旁邑辭

讓不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邱魯諱之。鄭音梗。當在今山東青州。

齊魯世家卷之

昭公

士

府沂水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以人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

音孔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佻佻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視詩作示。

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

壹同也。人於畜牲。

○戊子晉平公卒

如禪靈之言。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游吉遂如晉

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姑齊國弱宋華定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鄭子皮將

以幣行之

見新君之勢。

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載幣用車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行用也。

不行必盡用之

君將自費。

幾千人而國不亡

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數所角反。

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畢。

而又命

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

實難將在行之

言不惠不知。患不能行。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逸書。商書太甲篇。

齊魯世家卷之

昭公

士

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

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

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

推其車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

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言不可不慎。

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

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夫人謂子尾曠空也。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詩曰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

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

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般音班○高氏閔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子非真治

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

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音毗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關○祲子雋反○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境○秋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地關○佗徒何反慙魚斬反○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熾以聘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

夫○萇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

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楚

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顧氏炎武曰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

之驟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

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

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惜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

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

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

夷而隕其身紂為紂之惡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而紂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亟欺其反數也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

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

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

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拯燕上

聲出溺為拯不可沒振中無拯之意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此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邱魯邑○當在今兗州府寧陽泗水間幕音莫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

遠氏之筮筮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妻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邱人女令副助之○遠為彼反筮初又反○倅七對反禮有副車倅之義妻為正適妻為副載

反自祲祥宿于遠氏生懿子

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

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

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矣元年楚子秋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弗許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其言太徐奄奄然叔

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謂佇立定處會

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檜帶有結檜領會結帶結也○檜古外反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

中所以道容貌也道音導下同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

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

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

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謂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也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

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容不

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犬子于岡山蔡靈公之犬子蔡侯廬之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

王必悔之悔為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

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

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不羹音郎。不羹有二。襄城縣東南者。西不羹也。屬河南開封府舞陽縣北者。東不羹也。即定陵之不羹亭也。屬河南南陽府。

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

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

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屬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

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櫟公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一年。齊渠邱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邱今齊國西安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植邑戚孫林父邑。也。齊大夫雍廩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

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甲反。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

齊高偃。高偃。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春秋時曰陽也。○三

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

公子愁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愁。魚鯁反。○劉氏。微曰。愁豈謀亂者哉。苟使愁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楚

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為去聲。及游氏之廟。

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

毀。用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

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墓。故道有臨時。遷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

朝而崩。崩下棺。○崩。比節反。禮家作空。後驗反。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

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子產曰。諸侯之賓。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是以有蓼蕭。義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

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弟令德壽。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

宴語之不懷也。寵光之不宣也。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孔疏：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為龍為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壽考。定當知已有德與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為之文。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朝。亦欲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而奔故史。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不書於策。晉侯命許之禮也。善晉不奪。晉侯以齊侯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

宴中行穆子相。穆子相。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中，去聲。下同。

伯。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僂，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僂，素口反。旰，古旦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墓，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有昔陽城。一說：今真定府藁城縣西南有昔陽城。○今直隸真定府南昔陽縣是也。此鼓之都，非肥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今肥累城在藁城縣西南七里。

○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與，與也。曹，曹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與入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地，郊周。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甘簡公之弟。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過之先君。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之子。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蒯。費邑宰。○費音秘。南蒯謂

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子更其

位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

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

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貶其先人平子曰然

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姑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姑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

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

遂從公如晉愁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

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

以書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

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臨候懸危之貌○湫

之貌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

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思去聲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

知小而謀大也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為家臣而謀君事言

其非己所當為也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

是筮之名尚書枚卜功臣謂人下一筮使歷卜之遇坤坤下坤

之比坤下坤上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

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

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

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

性以循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不得其飾

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

事以信為共率循行也○率訓循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

○供九用反養餘亮反○孔疏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養之使

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注本為共養解云畫井所以養成三德

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

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

卦將欲舉何事也欲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參美畫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將適費

飲鄉人酒南蒯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圃圃非宜也杞世從我者子乎

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鄙猶親也○

己可不失今之尊

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迷不改。服氏度曰。已乎。決絕之詞。平子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

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州來。水之尾。在下蔡西。入淮處也。下蔡。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蹏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圖之以偏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

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綴於卷反。兩去聲。翠被

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

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王孫牟。衛康叔之子。變

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之子。立事康王。康王。成王之子。四國皆有分。我

獨無有。四國。齊魯衛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反。下同。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在新城。汭。鄉縣南。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

有。共。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

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

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為鉞。秘。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鉞音威。秘音秘。敢請命。請制度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謨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

肆其心。肆。極也。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所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所。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

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適。招。常違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纂。祗。祗。音祈。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所。宮于南鄭。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所招之惜惜。式昭

德音惜惜安和貌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

醉飽過盈之心美司馬之志性安和惜惜然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重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

制其形模以器使之去其醉飽溢之心此借司馬以諷諫王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卷第二十三

昭公

章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三

華亭姚培謙學

昭公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四

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

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

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雖為君而未

稱爵殺不稱人罪弃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平邱在陳

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邱縣晉廢今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書同齊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讓應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

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胡傳稱歸于者因其所宜歸也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冬十月葬

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

來州來楚邑用大師馬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

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為之聚于偽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實許圍遷許在九年圖

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洧死○洧于執反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執駘申之會

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蠻韋龜今尹子文玄孫中蠻邑名○蠻尺州

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

事蔡公蔡公弃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弃疾有賞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遷氏之族及遷

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殺者○過平聲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顧氏炎武以固息舟為二城名觀起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

皆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皆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

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已

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

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

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皆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死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之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眾曰與之乃奉蔡

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城二子子干子皆依陳蔡人以國

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皆公子弃疾蔡公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蔡公復讎之名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離也○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

因正僕人殺犬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犬子之

近官○狎皮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今在湖廣安陸府景陵縣西北

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剗剗截鼻○剗魚器反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眾散○訾子斯反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

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細反。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

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

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奔。王。歸。王公夏

將欲入郢。夏。漢別名。順流為。公。順。漢水。南至。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官。芋。子。付。反。奸。音。干。王弗誅。惠孰大焉。君

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闥。以

歸。棘。里名。闥。門也。孔氏。歸。曰。棘。楚邑。闥。巷門。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辰。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

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侯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夜。弃疾使周走。靈王也。

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呼。去聲。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

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火。

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

訾。實訾。教。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蔓成然。衣。去聲。楚師

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謂。蕩。侯。等。五。子。伐。徐。之。師。也。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

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

江南。豫章。平王討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觀。從。教。子。干。殺。奔。疾。奔。疾。今。名。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

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犢。櫟之田。犢。櫟。本。由。取。之。平。王。新。方。故。還。以。賂。鄭。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犢。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犢。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

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姑歸。不穀有事。其告

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

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投龜詬天而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天。下。呼。豆。反。呼。去聲。余必自取

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

大也。厭平聲。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羣望。羣望屋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

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齊音齋。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

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遠去聲。厭於甲反。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屬音燭。且曰。弃

禮違命。楚其危哉。弃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

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對曰。無與

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

無謀。三也。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也。有民而無德。五

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

無憂而動。可謂無謀。名子干時楚未有大憂。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忘

畏忌。將自亡。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

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弃疾并領陳事。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

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芊彌爾反。有民二也。

民信。令德三也。無苛惡。寵貴四也。貴也。居常五也。弃疾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

寵弃矣。父既沒。故曰弃。民無懷焉。非今。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

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言皆出亡。因亂而入。對曰。齊桓衛

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

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肅也。肅敬也。○齊音肅。

藏賄。清也。不從欲。子用反。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

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

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也。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子犯。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卻狐先以

為內主

謂與枝節微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

不恤民也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其有寵子

國有與主

謂奔疾也○共音恭○室內西南隅謂之與

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所以蒙弑君之名奔疾所以得國○施去聲

○晉成虎祁

在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鄭故

取鄭在十年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

不示威

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于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

以幄幕九張行

四十既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叔

從善次于衛地

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

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請止

叔向受羹反錦

受

示不逆其意止非貨

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

及矣

將及福

為此役也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可

有貳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盟若之何

對曰盟以底信

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

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

遲速唯君

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

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

之尋

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

經

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序則不共

禮須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著

孔疏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不共故與有可畏之威而不昭

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

告神明雖為共敬不明著矣

也

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

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

閒朝以講禮

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

等朝也。昭明於神。盟也。孔疏志識貢賦之業在

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竟盟約之事

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

矣也。開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士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

故怨怒晉人信之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

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償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弃乎弃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

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邾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開隙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敵甲戌同盟于平邱齊

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

日及夕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帷子大叔止之使待明

事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曰昔天

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卑而貢重者旬服也旬服謂天子畿甸服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

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靖息也。靖息也。行理

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有關所

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制貢重則小國亡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

其可瀆乎瀆易也。言晉若以諸侯之兵討其可瀆慢而不畏乎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

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

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幕蒙之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

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猶往飲

蓋可以取飲一云時方盛夏故飲冰以辟暑音捧蒲伏本又作匍匐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湫子服惠伯從至湫子服惠伯從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已決竟無為為善矣言無為更須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

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

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言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為得禮

則子產爭之不為有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

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今屬直隸保定府唐縣大

獲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

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今

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有吳房城本房子園楚靈王遷房於楚吳夫概奔楚

楚封於此故曰吳房杜作防傳寫誤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廬歸于蔡禮也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

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自固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魯之語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

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

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

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

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

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

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

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

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四○夏四月傳無○秋葬曹武公傳無○八月莒

子去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

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恢苦曰反○陳氏傳良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己尊

晉罪己禮也禮脩己而不責人○孫氏復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司徒姓老祁字

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

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許之二

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欲因合眾以作亂遂劫南蒯

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

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葬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其有變遂奔齊侍

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

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趙司徒

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

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邱楚地○當在今湖廣荊州府歸州境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

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實其救

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敘舊新舊族也祿勲

合親勲功也任良物官物事也○言量事而官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

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罷音皮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

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郊公著邱公子○著音直居反國人

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共公○與音餘本亦作與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

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

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比毗志反厭平聲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殺鬪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鬪辛居鄭以無忘舊

辛子旗之子鄭公辛鄭音云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隈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田莒賂齊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鄆亦故楚人鄆許六又襄二十六年傳鄆

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鄆則鄆是雍子之出也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

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

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

昏

夏書曰昏墨賊殺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

夫可謂直矣

平邱之會

數其賄也

其詐也

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殺親益榮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癸酉有事于武宮

叔弓卒

去樂卒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

戒百官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其在蒞事乎

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

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費扶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

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

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

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

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犬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犬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下曲陽故城在今直隸

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

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

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

而適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

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

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

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音古○言與其獲一邑而賈人以怠情不如令其民姑保守其舊也賈怠

無卒卒終奔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今不受其降使其盡力守城是鼓人能事其君我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率義不與與差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

心○盡忠以死君命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戴鞮鼓君名○戴本又作焉悅全反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

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其酒樽用魯人所獻壺樽王曰

伯氏○晉同姓國故王稱其大夫為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

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籍談使對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分扶問反年內同以鎮撫

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言王寵靈不見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

○稱荀躒為伯氏。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故稱其介為叔氏。

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今陰密故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

也。闕鞏國所出鎧。鎧開代反。唐叔受之。以處參虛。臣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

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鉞秬鬯。鉞斧也。鉞金鉞。

和黑黍鬯香酒。鉞音戚。孔疏鉞鉞俱是斧鉞大斧小。尚書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以黃金飾斧是鉞以金飾也。賜鉞鉞使之專殺戮賜鉞鬯使之

祭先
祖也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十八年
撫

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賞加重有績而載書功於策

卷之六
昭公
三

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彛器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路明

之以文章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

父焉在言祔祔不在祔且昔而高祖孫作鷹司晉之典

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周人

也其二子適晉然大史籍屬其之
共釐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忘祖業○數色主反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

100

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顧氏炎武曰：「補益長子輔襄三年喪妻，終其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孔疏謂傷自有善巧乃作三年之喪雖

貴遂服禮也。○天子誡伯陽當存卒哭。今王即葬而防。故諱其不還。孔疏遂由申也。竟也。言三年之喪雖貴為天子。由當

申遂其朋王錐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遠服猶當靜嘿而使終日月

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言以考典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

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
王堂亂傳

卷之六 雜著

○成是種號號。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矐子殺之。

是國名子爵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

卒盟○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

晉昭公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耳聞者也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

也楚舊交元無誠信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謂三葉也王莽一祚十族而諸王皆東南有鹽城。今在河南汝州西南。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陵○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北取慮上

昔秋下力居反陳彼皮反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

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邾莒畏齊討已故從

徐子受齊盟昌邑城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哉

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

還莫之亢也

無元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

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

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

其是之謂乎

傳言晉之衰○言今晉衰微不能止亂晉之諸卿異心不憂民之勞苦如詩人之所云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

春秋左傳杜注

昭公

三

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孔張子孔之孫○禮大夫

立於東夾南面張立於客間者蓋賓人未升階時立於西方孔張誤立於客間也

執政禦之

後又禦之適縣間

縣樂肆○張又移立於客之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趨西乃立於鐘磬樂肆之間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

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幾居豈反下幾求同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

鄙賤也○言以我為鄙邑而陵之也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

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偏頗○頗音多反○孔疏事有相類真偽難明緣此事類以致偏

頗也服虔讀類為類解云頗偏也頗不平也

獄之放紛

紛放縱也○會朝之不敬○禮說之

心○會朝謂出外會朝於大國使命之不聽

下不從上命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

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

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鄭國之政為嗣大

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

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使去聲下以使同

有祿於國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受脈歸脈○受脈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脈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

祭也○脈市軫反○孔疏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脈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恥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

春秋左傳杜注

昭公

三

聖傳

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辟亦反

子寧以他規我

規正也

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

玉環同工共於自共為雙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也

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

偷薄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

音屬

鬼神而助

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

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所以盡忠於宣子而守與晉

之信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昭伯也隨公從晉還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

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

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惡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

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

山藝山林也藝養護令繁殖也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

邑藝音藝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

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

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

之體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季音○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

佩彗星也狀似掃帚光芒李然吳楚

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

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殺吳乘舟餘皇處也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叔采叔詩小邾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邾取其

既見君子樂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有儀以答采叔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

食當用幣於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伐鼓於社

社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伐鼓於社

陰責羣諸侯用幣於社責上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

也御禁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

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應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

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

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樂奏

鼓伐鼓也奏進也樂官進鼓則伐之故云伐鼓祝用幣用幣史用辭用辭以故復書

曰辰不集于房逆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瞽奏鼓瞽樂壺夫

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復四月謂

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

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焉

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焉名郊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

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謂雲氏蓋其一官也○縉音進○孔

疏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即是以雲紀諸事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

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

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

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鷦音塞

《春秋左傳正義》 昭公 天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鸛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

於諫反必滅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鸛也鸛鳩孝鳴鳩氏司馬也王鳴

也驚而有別故爲司馬鴈鳩氏司空也鴈鳩鴈也鴈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鴈簡八反鴈居

六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鴈也鴈鳩鴈鳩氏司事也鴈鳩鴈

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鷮雉北方曰鷯雉伊洛之南曰鷮雉鷮音存鷮側其反鷮又作希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鴈鴈夏扈鷩鷩秋扈鷩鷩冬扈鷩鷩

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鷩扶云反鷩教倫反鷩側百反鷩音責

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

不能致遠瑞而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

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

諫見進雒水也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

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

戎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衛輝府昨城縣北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

《春秋左傳正義》 昭公 天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大獲先警戎宣子夢文公攜

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復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通

象類告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

故知當須火出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火

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火

居火也久矣歷三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邵氏實曰火出

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

天得天正。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若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星也。居陳。大星之虛也。大星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野。虛也。

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野。虛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居。鄭皆火房也。房。星也。

虛也。故為帝邱。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衛星營也。

水火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妃。是水為火之雄。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慧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也。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李星當復隨火星俱。

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瓘。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瓚火。瓘。古亂反。勺。上若天。瓚。如羊反。

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禮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曹孫。令尹子瑕。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

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得吉兆。魴音房。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塹。七豔反。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

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

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取也。以救死。藉眾之力。眾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也。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先有謝。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三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三

昭公

三

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開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慮有所須當徵之。

北為祭處於國北。禘火于立冥回祿。立冥水神。禘祿火神。祈于四鄺。

鄺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禘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稅也。三日。

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

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義不

所以。六月，邠人藉稻。邠，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復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

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

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

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

不說學。音悅。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之位者，言其國內必多有。

是不說學問之說也。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

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為言曰：其實可

以無學，無學不為害也。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日新日益。○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既落枝葉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非常祭。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奔也。○祓，芳佛反。○乃簡兵大

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

在道北，其庭小。庭，寢場也。○孔疏：游吉宅近大路，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寢即游吉所居宅也。

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孔疏：此並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

日也。陸氏祭曰：犬叔不忍毀廟。之故，當過期三日，欲除道使濶，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廟當幾

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

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鄉。○鄉，去聲。子產朝

朝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

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

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

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

居，卜筮走望。○言為鄭卜筮宜禱何神，奔走而望祭之。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動貌。○擱，板反。將以誰

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

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荐，重也。○閒，去聲。以重

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既每瞻望晉，歸赴之。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

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余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之蔽。土不可易。易，輕也。鄭許不可俘，雖不

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縣是也。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捨藥物。○己卯，地震。傳無○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陽郡。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西漢水西岸有古陰縣城，即下陰邑也。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鄖陽蔡邑。鄖，古聞反。當在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境。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員音云。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與音預。○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蟲當在山東濟寧州東境。乃盡歸邾俘。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含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當在楚之西南境。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縣父縣。伯音霸。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北有紀城。鄆，音章。贛，古弄反。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即江南淮安府贛榆縣界。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初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為嫠。嫠力之反。及老，託

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因紡織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紡者往反度待

洛反○去起呂反藏也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織以為繩

又師至則投諸外

投諸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

緣繩登城○繼直偽反

登者六十人繼

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傳言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也弱

其父兄立子瑕

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憎其爲人也

以爲不順

舍子立叔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

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天死曰札小疫曰瘥折曰夭未名曰昏○周禮大司樂云大札令弛縣

鄭云札瘥癘也是札大疫死也瘥才何反

子生三月父名之末名謂未三月而死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

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

親

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

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鄭氏非國所知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

在十三年○過平聲下同

君

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

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

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遠人報晉使○使去聲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成莊王

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

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榮陽密縣東南至潁川

國人請爲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

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

蹇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蹇九衛反

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鄭莫公反○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北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梓慎望氛氣也時魯侯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望氛使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

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伍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犬子未至而使遣之知犬子寃故遣今去三月犬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

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

恐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奸音奸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貧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齊○負音云○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知音智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度待洛反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任音壬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比于相從俱死為愈也伍尚

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盱音古旦反楚人皆殺之貧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試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馬鱄諸求士○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40 版反內

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

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

未知諸人已死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

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質音致公亦取華亥之子無

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

向出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奪之司寇與

鄆鄆音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公

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褚中呂反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宣姜宣姜宣姜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見音

現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乘去聲將作亂而謂之曰公

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

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不泄殺而歸死於公孟其可

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

外有事祭也蓋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使祝鼂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

於薪薪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孔

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

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

斷丁管反○孔疏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及公宮鴻驪駟乘

于公鴻驪駟復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

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齊氏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踰而從公踰郭

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

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項公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

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傳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

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言受聘當乃止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不獲

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

孔疏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觀私面之禮今為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衛侯以為乘馬

喜其敬己賓將振振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

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

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有相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

於燎設火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

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

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

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

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宵從而以

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

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

也言其有禮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

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

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君子不食姦

知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約行事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

其祿是食姦也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以周事豹

去是病身於犯非禮以二心事犯非禮紮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

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鄉甲小鄉穆出奔鄭八子

夫皆公黨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眾也鬼閭西北有閭亭

縣東北閭倉亭城是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

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

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

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夫司馬華氏族而食

反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

上聲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

忍其詢詢許候反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

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婦皆誼其君亦能有損而名禍視之又反下同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屬山東東昌府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姑水即山東登州府黃縣之大姑河尤水即山東萊州府掖縣之小姑河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萬億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通責○責本作債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韙之韙是也○韙于鬼反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

猶馳而造焉子猶梁邱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

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燂章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

○齊去聲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

有否焉否不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

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美備五味異於大羹酸嘏無言時靡有爭酸嘏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

上下皆如和羹○酸子工反嘏古雅反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孔疏一氣不止爲鼓吹人以氣生動皆由氣彈絲

擊石莫不用氣氣是二體舞者有文武○樂之動身體者唯舞耳文

作樂之主故先言之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之二體三類

風雅頌○樂以歌詩爲主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是三者類別各不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器謂

八音之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簇七豆反蕤人誰

反射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音亦七音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

七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孔疏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

之和而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

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

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

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荊

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與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

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

寬難治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苻音蒲大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糾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春秋左傳杜注 卷二四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泂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汔

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從子用反註同以謹無良謹勸也式遏寇

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

百祿是道優優和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

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叛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境○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

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射音亦○其聲於律應

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與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

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鐘之

鐘聚也以樂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窕他彫反大者不

櫛櫛橫大不入櫛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

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也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櫛則不

容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

能久乎為明年天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

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

春秋左傳杜注 卷二四

六二五

之為蔡侯朱
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

晉懷叔孫在已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欲使得罪於晉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
士鞅怒曰。鮑國七牢。故為于僞反。鮑國齊卿。三命。去當三牢。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

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

事大國且為哀七
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生華。華多僚。華登。華爲少司馬。多。

僚爲御士公御士○與羆相惡乃譖諸公曰羆將納

東坡全集卷之五
昭公
主
資甫

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喪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

石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言不如出亡也死如可逃何遠

有言可以進死勿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羶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

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

公謀逐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貍訊問也宜

僚盡以告告欲因用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

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

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

勾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

華經禦諸橫梁園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角

六月庚午宋城舊廂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廂故桑林也

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朱文公集卷之五

物也禍福何爲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

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

等故言同道一至長短極故杵過○孔疏春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夏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夏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

等似有體蘇之理月可蔽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并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

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

勝陰。孔疏。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

潛律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
 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於是叔輒哭曰食意在憂災昭子

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戊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aphysocpharm.sagepub.com/> at National Archive Publishing Co on June 11, 2015

宋鳥枝鳴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

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今在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先後並去聲獲其二帥

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吳大夫○雒古含反員音云華登帥其餘吳餘以

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者公

徒也徽識也○識本又作幟今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

專孤之罪也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

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

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

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姪居于公里

亦如之姪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姪他口反皆本又作皆十一月癸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殺宋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

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

氏戰于赭邱赭邱宋地○赭音者○後漢志陳國長平縣有赭邱城應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北境鄭翩願

為鶴其御願為鶩鄭翩願為鶩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

右子祿向宜○董音謹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

尺由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將注

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關鳥環反傳音附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

城之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

射我射更也○更音庚○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遠是為鄙也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抽

受而下受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軾車軾

如字又或作旬同又射之死死句干犢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

於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乘去聲于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

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樂氏

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呼去聲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

枉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

雖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盧之弟

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太子其

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別彼列反○大蒐于昌閒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

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劉子單子以

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京相璠曰黃亭在訾城北三里今屬河南府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鄭鄭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故王城在今

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苑於元反曰齊帥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

于壽餘莒地○當在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齊侯伐莒敗莒子行成司馬

寵如莒涖盟寵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

也莒于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獎亂人○過平聲孔疏亢高也衷善也獎勵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

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貜以下

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邊印為大司徒

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代

基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太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

終梓慎之言
三年而後弭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

遙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

子朝為太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獻公劉蚩伯蚩劉蚩穆公單旗

○說如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

○金扶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壯奉宗廟故自殘毀○斷丁管反遽

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

綴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

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言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去聲○孔疏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性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

人有親疎若疎人被寵愛為犧實為禍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

難若己家親屬寵愛如犧有何患言也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芒山今在河南府城洛陽縣東北連偃師孟津軍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錡魚綺反○今屬

府河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無子單子立劉蚩蚩事單子故五月

庚辰見王見王遂攻賓起殺之賓起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

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子又叛於鮮

虞叛晉屬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釋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釋音狄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佗徒多反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

○要平聲以逐劉子逐伯蚩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

王子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

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

謀莊公召伯夷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與之重盟必來背

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單劉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復

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摯荒以說說罪劉子如劉劉其單子亡

乙丑奔干平時平時周地如王子還欲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發弱弱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丙

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

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

叔鞅至自京師鞏景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單

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

鄆肸伐皇。鄆，肸子朝黨。○鄆音尋。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

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

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

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東園。○路史周地有東園，西園東

圍，即圍鄉，在今洛陽縣東南。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晉四邑。

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

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

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司馬督所軍。

侯氏。疑即緄氏。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

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汜，音凡。解，音蟹。任，音士。後漢書洛陽

大解城在今洛陽縣南。小解城在縣西南。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

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四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四

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五

華亭姚培蘊學

昭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癸丑

叔鞅卒無傳。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諸嗣為大夫。○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稱行人譏○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晉執使人。○夏六月蔡

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胡子髡沈子逞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徵舒大夫死生通曰獲。夏徵舒舒之孫。天王居于狄泉狄泉今洛陽城內大谷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

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

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

以告書不癸卯郊郭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郭中郊郭二邑皆子朝所得。括地志云郭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丁

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南府孟津東一里。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東一里。王使

告開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

○邾人城翼翼邾邑。邾從邾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徑音經。邾姑在今山還將自離姑

○邾人城翼翼邾邑。邾從邾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徑音經。邾姑在今山還將自離姑

○邾人城翼翼邾邑。邾從邾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徑音經。邾姑在今山還將自離姑

○邾人城翼翼邾邑。邾從邾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徑音經。邾姑在今山還將自離姑

東莞州府實縣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魯大夫。欲自武城還循

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邱弱茅地三子都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

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孔疏此所塞之處必有隘道當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而攻取之。斷

其後之木而弗殊○斷丁管反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

○慶音厥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乃推斷木而蹶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人也嫌內外異故重發傳。使去聲。

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說曲宜。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雖有東夷之風。寡

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

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士

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

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

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

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欲各聽其辭恐其相教示也。士伯聽其辭而慫諸

宣子乃皆執之

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想而執之。孔疏魯人實取荆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

行邪不假道是邪亦合責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

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謂其也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期居其反

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

之兩冠曰盡矣

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

為叔孫故申豐以

貨如晉

欲行貨以免叔孫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

留申豐不使得出欲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

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牆屋

葺補治也

去之如始至

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

劉子取牆人直人

訾在河南鞏縣西南。訾子斯反。有訾東訾皆在河南府鞏縣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自京入尹氏之邑

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食族微王黨。佗徒河反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

劉子還

單子敗故

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

士子朝黨。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樊頃

近東

秋七月戊

申邾羅納諸莊宮

邾羅周大夫邾子之子

尹辛敗劉師于唐

尹辛尹氏族唐

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丙辰又敗諸邾甲子尹辛取西

閼

丙寅攻蒯蒯潰

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微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晉地道記曰河南縣西南有蒯

亭今在洛陽縣西南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烏存莒大夫庚與將出

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

牧之曰君過之

牧之亦莒大夫

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

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著邱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

今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

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

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克勝也軍

君幼而狂

狂無常

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

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達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與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楚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宣也先君謂宣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設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大子建之母在鄭鄭鄭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鄭古閭反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鄭諸樊吳王僚之太子

氏炎武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為傳寫之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徼古亮反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微古亮反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瀝遠瀝楚地○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守除下守其皆去聲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竟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援四鄰之國為援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秋三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欲如諸侯卑之守不可得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八年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

○場音亦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巨支反○孔疏不僭不貪不耆謂不往侵鄰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己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

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

同。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楚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無傳。五傳子也。纁俱縛。

反。子何忌。○姞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同明。

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釐方之反。○冬，吳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

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名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長弘

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于朝不

能於我。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有離德者，則不能同。

德終敗亡。尚書。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亂臣十人，雖少同

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

王子朝入于郕。緡氏西南有郕聚。言子朝稍強。○郕，烏戶反。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鯀待

於門內。鯀，叔孫家臣。鯀，戶定反。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歎，

善代。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

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邪。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

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姞至自

晉，尊晉也。取姞族，所以尊晉。姞，行人故不言罪己。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于朝。敬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犬也。○乾音干。祭側介反。晉人

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日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聚，乃將積聚。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故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

言曰：螽不恤其緯。螽，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貌。吾小國懼矣。

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鉶之聲矣，惟壘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棄於壘者，而所受

喻晉言周之微弱相依恃於晉。今王室之恥也。晉無以助之，是晉之恥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

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為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甲

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人

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

獻之不佞獻至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訾縣西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台吳

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

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也場音亦犴音岸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陽陽楚地也王歸行及圍

陽倉與壽夢還越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

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階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

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此鳥六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鸛其俱反本又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句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魯魯竟

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有野井亭齊侯

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音彦○冬十月戊辰叔

孫婼卒公不與小饒而書曰者公在外非無恩○子不敢嗣為大夫○十有一月己未宋

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曲棘當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十

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

其人曰有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

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

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

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

女故賦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

相泣也樂祁佐禮也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

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

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

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

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

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

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孫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趙簡子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

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

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天經

實一理故總而言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

生其六氣謂陰陽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甘

發為五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

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為六畜馬牛羊

雞犬豕

五牲麋鹿麋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

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

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

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

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

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

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節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身守之。宋

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公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已音紀。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則公出辱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鳥名。公出，則公出辱也。鸛鵒踈踈，公在乾侯。踈踈，跳行貌。公在乾侯，則公出辱也。徵褰與襦。褰，褰裳也。襦，襦也。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宋父也。喪勞，喪勞也。鸛鵒往歌，來哭。鸛鵒往歌，來哭也。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將及也。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之弟。申，公鳥之子。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鮑文子，季公鳥之臣。及季姒與饗人檀通。季姒，公鳥之妻。檀，鮑文子之妻。

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

○扶，救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之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也。非禮。要平聲。秦姬以告公之

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難，生之命。

○季氏介其雞。季氏，季平子之弟。介，擇也。雞，雞也。

郕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

伯之從弟會。昭伯，臧氏之子。從弟，從弟也。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

氏。臧氏執旗，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

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於也。臧孫曰：「此之謂

不能庸先君之廟。」庸，用也。先君之廟，先君之廟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

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之子。子孫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

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貴，公為之弟。公貴，公為之弟。公果公貴使侍人僚

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貴，公為之弟。公貴，公為之弟。公果公貴使侍人僚

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

也。獨言執之無救。命。相側加反。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謂傳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告郈

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

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

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

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

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

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窮困。為之徒者

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惡也。日冥。惡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

可蓄也。蓄。聚也。蓄而弗治。將蕓蕓。蕓蕓。紆紆也。民將生心。

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

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戾。疑。又曰。我家臣也。不

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

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

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

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

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

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

余不忍也。不忍。委罪諸臣。與臧孫如墓謀。墓。先君且。遂行。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

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

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

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請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

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命。季氏之

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

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為齊臣○言從君之人皆將奔君去矣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繚繚從公無通外內繚繚不離散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

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去君傷負罪出奔不必繚繚從公

二三子好亡

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

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

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威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

而納公

昭子請歸安衆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孔疏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

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

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兵

平子有異志

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而自殺○齊齊齋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

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輕去聲○欲共公單騎而歸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文公于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

敬王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公請納夢犬子樂即

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公父以爲二三子憂寡人

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枅

所以藉幹者楸枅棺中祭牀也乾骸骨也○楸音斷枅音附請無及先君魯仲幾

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

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昵女乙反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

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己亥

卒于曲棘為明年梁邱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僂音旅

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

請往代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

則不對昭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

郕郕假使爲賈正焉

郕在東平無鹽縣東南。假郕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郕音州東四十里有郕城。

計於季氏

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

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

季臧有惡

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臧氏後會曰。儻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蘧射城州屈

復蒞人焉。還復蒞人於州。城邱皇遷訾人焉。

移訾人於邱皇。

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

使二大。

子犬叔聞之曰

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

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師賤衆少。重在公。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地關。公至自會。居于鄆。傳無。○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未同盟而。起以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言王入在于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

公處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善宋人遠。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縛一如瑱。瑱充女音汝。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子猶梁邱據。

○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

庚庚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財猶材也。

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

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

馬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

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

以卜焉

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鉏齊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

我受師許之

以成邑。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

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也用成已甚弗

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師圍成成人

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已降也出泰山

汶○厭於冉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勝師

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淵捷從洩聲

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射音繇胸汰斬七入者

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輻輳車輻輳過也汰矢激聲子射其馬斬鞅

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驂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驂戾子車

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

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

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叱昌實反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

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齊子氏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

曰有君子白晢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

乃亢諸子彊武子字○鬢之忍反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

之偽言不敢林雍羞爲顏鳴去之皆魯人羞爲苑何忌取

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

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

車以歸鑿二足行○荆芳弗反斷于管反鑿遣政顏鳴三入齊

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奔○呼乘並去聲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劉人劉富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有新蔡鎮即古尸鄉春秋時

之尸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孔疏自劉而出庚午次于渠

渠周地○即周陽渠在今河南府洛陽縣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

有褚氏亭○褚音煮○後漢志洛陽有褚氏聚今在洛陽縣東

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

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荏谷胥靡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後漢書孫堅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其谷連亘至潁陽縣何進設八關大谷其一也周之荏谷施谷皆其支徑耳胥靡城在偃師縣東南四十里滑即偃師縣南鄭氏故城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

子朝○女音汝塞素代反○闕塞山在洛陽縣南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子長庶曰

犬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

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

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

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離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離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也遂次

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鞏趙也召伯盈逐王子

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國。南宮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氏二族皆奔故稱

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

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澤澤隄上皆周地。音低。圍澤即東園之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

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

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迷敗

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

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覆音福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

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囂。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閒去聲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囂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攜王奸命。諸侯替

之而建王嗣。用遷邠。邠。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邠。邠。奸音干。下同。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傳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之。施音累。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

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其職

頹子斯反。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頹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問去聲。下問先王同。至于靈王。生而有

頹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

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弔。如字。舊丁歷反。傳氏遜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瀆也。瀆。易也。厭。平聲。貫。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聲實古患反。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很戶懸反思肆其罔極肆放也

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底也

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底音旨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

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

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一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

王閒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

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

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王室亂○遠去聲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意為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論本又作憊他乃反不論不好論也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詩太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達也言文王德不遠天人所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

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

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言我以為有德者當能有此室也對曰

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施去聲區音賦其施之

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

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業○賈音古士不濫不夫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禮者先王之所尊尚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五

春秋左傳卷三

昭公

三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六

華亭姚培謙學

昭公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鄭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弑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開而動禍則亂賊之罪可得矣案左氏傳弑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書曰吳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楚殺其大夫

卻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卻去逆反宛於阮反○金氏賢曰子常殺宛何為而稱國以殺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紀綱亡矣是則君之罪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昭公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蓋也。○復音福。○復除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與吳師遇于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即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水經注。汭沙到浚儀而分。汭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強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索所白反。事若

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僞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掘爾身。○至光門。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

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鉞音拔。劍也。執羞者

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鉞及羞者。

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縛設諸實劍

於魚中以進。○金魚。抽劍刺王。鉞交於胸。○交。縛設諸胸。遂弑王。闔

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縛設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光

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故云爾。復命哭墓

復使命。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

奔鍾吾。○鍾吾。小國。○漢志。東海郡。司吾應劭曰。左傳。鍾吾子。今江南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楚師聞吳

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

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也。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馬。○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

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惟諸門左。張帷陳甲。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

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

熱之。○熱。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熱如悅反。

不熱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

焉編管苦也秉把也杆槩也○管古顏反杆古但反○或取一片管或取一把槩言民不肯燒之國人投之遂弗

熱也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佗終陽句之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卻氏之黨晉

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

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呼去聲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

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

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

也休息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

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淮夷魯東夷○說他活反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

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

子家子曰天命不惛久矣惛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

眾也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

有鬼神此必敗也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嗚呼為無望也

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且知近鄆地也○且子餘反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

祭祀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

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譏至於今不已左尹卻宛也中廢尹陽令終

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

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犬子建殺

連尹奢在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

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

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幾平聲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

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驪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

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場音赤子常曰

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

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

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此子家料事之詞乃飲酒使宰獻

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

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

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媒也○見音現媒息列反

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所以不書成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緩○公

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故城○夏四

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而赴以名○冬葬滕悼

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

待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魯侯而即安於甥舅其

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

所以見辱著直略反

○晉祁勝與鄆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午之

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

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言世亂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姑已

若何姑且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

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

盈以其車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愁使吾君聞勝

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愁發語之音○愁魚乃殺之夏六月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音嗣食我祁盈之黨

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

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妻勝而庶子鮮少嫡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

亡一國也陳兩卿矣孔寧儀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

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

○貉亡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宣姬也鍾聚也子

白反因鄭靈早夭而夏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孔疏夏姬淫或夜園

姬美推之為此言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

得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

是夏姬之男此殺楊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蓋盡矣昔有仍氏

生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

名曰玄妻以髮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生伯封實有

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犬也有

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且三代之亡其子

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女何以

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美

言苟不以德義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之嫂伯曰長

叔如生男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分祁氏之田以

為七縣七縣祁祁平陵梗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

楊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大原鄔縣○今鄔城故址在山西

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今大原府祁司馬烏為平陵大夫

魏戊為梗楊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平陵亦

源縣南有梗陽城俱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

屬大原府成音茂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馬首故城

在大原府榆次為孟大夫大原孟縣○今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

州西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故

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平陽府洪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二十二年辛辛馬帥師納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

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

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魏子謂成鱗鱗晉大夫吾與戊也縣

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

君遠疏近不偪同不偪居利思義不苛在約思純無濫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

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

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

孫○莫亡白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

反施以政反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

類也○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君之職也

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經緯天

地曰文經緯相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

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惡貌欲觀叔

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往立於堂下一言

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素聞其賢故聞下

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

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

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射雉音石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

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行乎敬之哉毋

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

不失親魏戊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

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

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

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

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其

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饋

入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

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及饋之畢

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

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不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公如晉次于乾侯

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

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

焉。言往事齊公如乾侯適晉冀見恤。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

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說音悅。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

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魯等故叛鄆周邑。鄆列勉反。

○平子每歲賈馬。賈音古。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

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整而死。整七。整反。公將爲之櫛。櫛音作。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裏之。禮曰散帷不棄。

爲埋馬也。○食音嗣。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

偕出。出之。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

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其自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爲也始。

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

公衍爲犬子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

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莫知音智。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語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古者畜龍故國有

秦龍氏有御龍氏。秦御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

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

名。颺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立孫之後。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立孫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秦龍官名官有聲食音嗣下同。氏曰秦龍。秦龍官名官有聲食音嗣下同。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乘音去聲。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

未獲秦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也。學

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夏后氏。以夏承韋之後。夏承韋之後。夏承韋之後。夏承韋之後。

累。累遷魯縣承韋復國。累而。

累。累遷魯縣承韋復國。累而。

累。累遷魯縣承韋復國。累而。

累。累遷魯縣承韋復國。累而。

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
承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
遷魯縣自貶也魯縣今魯陽也

陽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西北
范氏其後也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職有罪失官不食
其業其物乃至

若泯弃之物乃抵伏
止也鬱湮不育

鬱湮不育塞不復生育以此
故不可生而得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為上公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
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

得也
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三三
三三乾初九變

曰潛龍勿用
其大有三三

曰飛龍
在天乾九五

其坤三三
其坤三三

曰見羣龍無首吉

剝三三
剝三三

龍戰于野
能物之

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少皞金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為句芒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
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自夏以上祀
之祀

周弃亦為稷
自商以來祀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序守之
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其舊法民不預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 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傳三十七

年文公蒐被廬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微書故不尊貴○弃禮微書民意全在於鼎與叔向論刑書同意 貴何業之

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其鄭

之徒遂作亂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

亡乎蔡史墨即蔡墨 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

復與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

已若德可以免錡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欲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 ○夏六月庚

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遠○

頃音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安且明過也

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國然自是鄆入潰叛齊晉卑公于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奔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容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而罪臣子識諸侯之意具矣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

送葬在襄十五年蟜居表反 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

其其時命隨時共 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聞音開 若其不聞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 大國之惠亦慶

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 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 取備

而已以為禮也○孔疏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靈王之喪在襄二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

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

能詰傅言大叔之敏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

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沈邱縣東有

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

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彊

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

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

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

祿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勩也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

其通臣從之遂奔楚通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在二十七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

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適音的

任音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

敝罷敝也○亟數也○亟數也○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

病為定四年吳人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躒音歷適音的○夏四月丁巳薛伯

殺卒襄二十五年盟重邱○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

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

縣不書葬史闕文○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王氏錫爵曰臣氏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

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

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

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

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

已輕重以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

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

春秋舊注卷五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

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

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施以鼓反荀

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

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

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夷在今壽州故潛城六城在今壽州俱屬江南鳳陽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

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

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

曰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

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春秋舊注卷五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正心也○不爲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

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

得也二十年約殺衛侯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

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約書盜

微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

章微謂攻難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趨也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

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

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志皆放而不忘記故曰春秋之稱

○稱尺微而顯文微而顯婉而辨辭婉而旨別辭雖婉上之人

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

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

子羸而轉以歌轉宛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

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

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辰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

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庚午

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于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

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闕無傳公別居

闕而取之不用師徒闕口暫反○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

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

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孫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

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已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遠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驪也言公不能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

越滅吳至此越滅吳至此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所

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孔疏吳越同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

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從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拉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

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邲勤戍五

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問閔焉如農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問閔冀望安定伯父

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

解也○弛式氏反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

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

之力也。○發職喻災害。○發亡侯反。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

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微名。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施去聲。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

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成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

事。○音舒。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衰初危反。於是

馬在。○在周所命。○言或緩或急之。○等差次序。無不惟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今大事。非其任也。○彪侯衛大夫。○彪彼蚪反。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

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况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之丈數也。○計所當城。○揣高卑。○揣初委反。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仞而慎反。物

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

丈。○付所當城尺丈。○屬之欲反。○屬役謂屬。○聚下役也。○今諸國各出若干役。築若干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

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

雙琥。○琥。玉器。○刻。○玉為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

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

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五。○謂有。

行。○謂有。○體有左右。○謂有。○各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

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

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

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從子用反。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

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大。○故曰雷。○乘乾。○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

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

有嘉聞。○嘉名聞於世。○聞音問。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世增

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

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器車服
名爵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六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六

矣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七

華亭姚培謙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弟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

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

之記事之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

月大雩無傳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識之○冬

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僂衛大夫曰

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前于位是于君之位此易位是易天子

之太夫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

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魏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

澤荒蕪之田見魏也○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

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孟

懿子會戕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戕戕設板築戕才代反宋仲幾不受

功曰勝薛郕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鄭五兮反。小邾國。薛宰曰宋為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

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

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薛

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

夫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

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仲幾曰三代

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

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

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

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

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

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後期不反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

也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

期故曰違人○王氏應麟曰以襄弘為遠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

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襄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姑之子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眾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幾音祈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

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

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始謀不言公衍季氏欲廢昭公太子故并誣之若公

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

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

行可也與季氏為寇羈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

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公即位諸侯葬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闕

公氏將溝焉闕魯葬公墓所在也季孫恐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孔疏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

公氏言其公死之室宅也。公氏將溝。馬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駕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駕音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自信謂自實。其不臣之迹也。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

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

君墓合。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遂君懼而

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定公

四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

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雉門之南門，兩觀，雉門之左右門也。天火曰災。觀，去聲。○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

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冬，十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弃

所以敗也。

○桐叛楚。桐，江舒縣西南有桐鄉。○春秋左傳卷二十七吳子使

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

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為伐其叛國以取相

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為去聲。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吳人見舟于豫章，為楚

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射音亦。闔乞肉

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關杖以敲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敲，口交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辛

卯，邾子穿卒。再同。○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闔以鉶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便。命執

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

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

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驟疾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郟。郟，鄭地。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馬名○與音霜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從飲並去聲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君身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

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

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

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

也言楚所以禮遺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遺蔡侯之禮蔡侯歸及

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言晉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沈音鴻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蔡已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夏四月入楚竟故書侵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夏四月姓音生又作

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鼫稱

公者會盟異處故○鼫由又反○城○杞伯成卒于會無傳○世子

公七月其弟過弒隱○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

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劉卷卒無傳即劉食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

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卷音權○趙氏○葬杞悼公無傳○楚

人圍蔡蔡不服○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

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

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

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二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

并數閏○名勝志云麻城縣東社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今麻城縣屬湖廣黃州府

出奔鄭書名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更文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

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

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楚虞棄盟取怨

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

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祗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育之因謂之

羽旄借或賤者也繼旄曰旄令賤人施其旄執以從明日或旆以會會示卑鄭○旆帛續旄末為燕尾者旄為旆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將

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嘖

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責也煩言急爭其使祝佗從祝佗犬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職共二職徼大罪也

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謂國遷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

之制也謂國遷君以軍行社稷豐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

祝奉以從奉社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

君行師從二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

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

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尹正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

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分扶問反下並同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周

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

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

之土田陪敦陪增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卜史備物典策

官司典器官司百官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

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

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分康叔康叔衛以大路少帛

績茂旂旌少帛雜帛也績茂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績

通帛為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

知少帛是雜帛也積染赤之草旂即旌也旌是旂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

績茂旂旌績茂大赤也蓋王以通帛雜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旂於績茂之下

更言旂者旂言旂旌旌言旂旌其身其文耳若其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旂皆有

何須更復言旂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取於有閭

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君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

反陶叔授民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

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分

唐叔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闕鞶闕鞶甲沽洗沽洗

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孔疏五官之長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五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唐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
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

蔡啓商基間王室
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基音忌間去聲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叔也○蔡蔡上素連反下如字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徒而放之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
定公

以為已卿士
為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

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

曹文之昭也
文王子與周公異母

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獻之次

文公○重魯申
衛武叔蔡甲午

鄭捷
文齊潘

宋王臣公莒期

莒期莒公也齊序鄭下

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也
畧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

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為臨喪去聲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以能驕人無復怒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

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

宛也
在昭十七年

伯氏之族出
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

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
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嚭普鄙反

舍舟于淮汭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捨

自豫章與楚夾漢
豫章漢東江北地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

汭漢而與之上下
沿緣也緣漢上下通使勿渡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
以方城外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屬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
黑楚武城大夫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革不器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

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小別山今在湖廣漢陽府漢川縣北。大別

山在漢陽府漢陽縣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

其事。政事。政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

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反不仁。反子常名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

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乘廣。吳從楚師。及清發

清發。水名。○水經注。漢水南。逕石炭山。北。亦謂之清水。即清發也。今石炭山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城西北八十里。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

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

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徒戰數。○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澁水。

春秋之雍澁其一也。五戰謂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

界。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羊。面爾反。昇我季芊之字。睢七餘反。○今安陸

府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

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鍼。之林反。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

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吳夫槩王欲攻之。懼而

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

還。息。汝南新息也。楚敗吳師于雍澁。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

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當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

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

夫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

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

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謂之鄭公辛之弟懷

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楚成王之子。然之子

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矜。古頑反。違彊陵弱。

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此君罪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

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也。逃王而

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

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唯一入。楚王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

又作鑪。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王割子期之

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人

夫。包，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楚人害如

蛇。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

音。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

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也。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與師，脩我戈矛。九頓首而坐。無衣，

章三。秦師乃出。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無。夏，歸粟

于蔡。蔡，楚所圍之。於越入吳。於，發也。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傳：無。冬，晉士

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傳：無。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亟，急也。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還未至丙申，

卒于房。東野及房，蓋皆近費之地。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

梁懷弗與

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

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璜璣步則亦當去璜璣○孔疏玉璜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云專者尚徐接武踏半跡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步不同也又云公佩佩山玄玉大夫佩水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蒼玉是玉不同也

為君也子何怨焉

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為去聲

既葬桓子行東

野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

勞仲梁懷弗敬

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四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

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

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稷沂皆楚地○

陽府桐

陽府桐

吳人獲遂射於柏舉

遂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楚地○當在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南

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

戰而敗

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楚為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

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

麇地名○麇九倫反○今湖廣麻州府巴陵縣東有麇城

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

之不可

前年楚人與吳戰死麇中言不可升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

也可以歆舊祀

言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楚之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

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

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

以不克闔

音因罷音皮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

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奔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

不義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

秦遄皆奔齊

歌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歌言欲反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初

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

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

成

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白水亦名曰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藍尹臺涉

其帑

楚大夫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定也

子西曰子常

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

志前惡

惡過也

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

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

也

以初謀弒子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

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

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今晉素知之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終累聞盧子左見舟師水戰累力追

反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惟本又作惟及大夫七人楚國

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郢都為郢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儋翩子朝之徒

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魯伐鄭取莊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後漢志穎陰縣有孤家鄉古孤人亭也在今河南開封

靡為下天玉出居姑猶起

府許州臨潁縣關外即伊闕外之邑也今河南府洛陽縣南關寨山下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

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

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

樂祁立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

於君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

簡子楊楮木名○楮食允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

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辟儋翩之亂也明

年單劉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衛地○陳氏傳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齊人

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

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復帥

師伐我西部夏閻位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或於齊齊今歸之

不書虎不書虎事之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

儋翩共儋翩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也衛侯欲叛晉

鄭也屬齊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涉

佗後衛侯手起

○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力檢反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墮許規反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

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苦始占反不待有司余必

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十七

定公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字姑猶大夫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

族黨氏黨氏周大夫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七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八

華亭姚培謙學

定公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

卒無傳四年盟卑離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弑之代立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弑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夏齊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名府滑縣東南及固集古瓦亭也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

陳侯柳卒無傳四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而事昭昭

○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蒸濮水曲折之處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故通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賊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言無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

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也前覆曰仆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

射音石

也以自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計僭廟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北

○今穀城故城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北

○今河府河內縣西北有

○以定王室傳終王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

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在六年獻子私謂

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

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

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歸卒于太行太行

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郭郭主人焚衝衝戰車○齊人焚魯

或濡馬禍以救之馬禍遂毀之郭主人出師奔攻郭人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

此必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顛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欲自此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

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

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及還就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執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將敵

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援援也血至挽○挽衛侯怒王孫

賈趨進賈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禮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公以晉詁語

之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

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大夫

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

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

患言苟衛國有侵伐之禍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

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

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皆不得

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

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子代桓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已

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

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壬辰將享

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殺孟氏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趙陽虎從弟

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對曰臣聞命後

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圍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

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敗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

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名也陽虎召

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言魯人歡喜季孫免于召死之事也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欲因亂

以強

孟孫懼而歸之殺不敢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

出子言季寤猶猶周偏也偏告廟飲酒示無懼辨音遍舍如字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叛

書略家臣
○謹音歎

○鄭駟歎嗣子大叔為政歎駟乞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無傳四年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寶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

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

平府即鄆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樂祁向成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向巢子明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桐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

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然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

舍鐘已子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樂氏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

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

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孔疏鄧析不為私作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也弃

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

規誨之所執○孔疏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惡形

法所以規誨人君也○本錄靜女云者特為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亦上

下之章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錄竿旄詩言取其中

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孔疏竿旄之節衛之臣子多好善

賢者樂告以善道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其好善

美其共順言己寡知復何以告之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

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

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天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傳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

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

而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邑門師驚犯之

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園也

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太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

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乃因諸西部盡借邑人

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鏃刻也欲絕追者○鏃若結反載慈靈寢於

其中而逃慈靈輜車名○慈初江反○孔疏說文云輜輶車也前後有旁開窓可以觀望中駟木謂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慈靈

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言其當世將有亂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國氏

齊實族也無存欲必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

有功還取卿相之女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犁彌從之曰子讓

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謫以讓

城人絕皆上說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書與王猛息

然後與書下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起發

擊猛○難去聲言昔者有登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

城之難今又有猛之難反○孔疏車用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駟首蓋退說文

云靳常庸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

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也晉車千乘在中

牟救夷儀也今城陽有中年縣迴遠疑非也○今河南衛侯將如五

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年畏晉故卜衛侯

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

當五乃過中年中年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褚中呂反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禱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

若反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晉憤

而衣狸製晉白也情當上下相值製製也○情音責衣去聲○晉而白也情說文作麟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貺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

言彼與我若賓主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

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今乃得其

尸公三褫之褫衣也比褫三加褫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犀

軒軒車以犀皮為飾也蓋車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

哭故挽喪者不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侯

于夾谷平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

義而歸魯田○今龜山在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南

邱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邱○宋

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宋公子地出奔陳馬以

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賢與也宋公龍向雖不曉辰請辰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忽稱弟示

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直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

亦罪之也○佗徒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

其也○顧氏炎武曰在今萊蕪縣舊說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

蕪故曰萊蕪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服註在東海視其縣今淮安府之賴榆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八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齊人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裔以制反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

不謀復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

之田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

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典事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

寢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

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

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

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孔子知齊侯穢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初衛侯伐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八

邲鄆午於寒氏邲鄆廣平縣也午晉鄆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

有邲故城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燭午張宵散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

寒氏之役與午關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

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日中不啓門乃退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於是執

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

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請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鄭風遄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孫氏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以劍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

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國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

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逆呵之譎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郕

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

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工師掌工之官曰

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

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

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詐為齊使言也曰

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謂易其民人眾克懼

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

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

無異勝於守郕為叛人所殺○紓音舒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

言非徒得民又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

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

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

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郕人○呼去聲侯犯止之曰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郕人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

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

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識申志反犯謂駟赤

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數色主反駟赤止而納魯人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

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

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

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禮辟君也○扶魋乙反頗音多反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

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仲佗幾子。彊補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武叔聘于齊。謝致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

助君憂之。以致郕德。叔孫。屬音燭。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以猶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

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母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

辰等今入。○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以叛也。

○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叔還如鄭。泣盟。還叔詣。

傳十一年春。宋公之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襄公。僖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郕也。患其險固。故毀其城。○墮。許規反。

○衛公孟彊

帥師伐曹。孟彊。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

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

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公至自黃。○十有二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當在山

滑羅殿。滑羅。大夫。○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

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孔疏。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

追衛師。而在後。爲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爲嚴猛。寧爲無勇。示弱誘之。使

曹人不懼。○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郕。成也。○墮。成。將

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狃。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句音劬。頎音祈。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杜門。成。在魯北。竟故。

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比音毗○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強猶列國○薛

弑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比弑惠公夷立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垂葭改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鄭古關反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今屬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不可祁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祁音丙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漢置河內郡晉

分置汲郡治汲縣今春秋傳杜預注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王

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濟河乃伐河內齊侯

皆斂諸大夫之軒唯祁意茲乘軒言其齊侯欲與衛

侯乘共載○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

師至矣○齊侯使人如此告也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已

代衛車○廣去聲比必利反齊侯謂衛侯比及君之駕至乃介而與之

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歸告其父

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

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齊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說

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乃使告邯鄲人曰

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

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

之姻也婿父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

亂作亂攻董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安于曰

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

孟不可晉國若計可殺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

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

而欲爲亂於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

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

中行文子文子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故

荀寅也荀寅也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五子謀文子韓簡子魏襄子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逐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氏

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哀公見三家分晉之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戊也。驕其亡乎？戊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

徒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為明年戊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書名者親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何反

○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戌皆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檣音醉。檣李城在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至自會。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滹縣北。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洮徒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而盛以賑。○衛世子以昭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賑，帑也。反。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

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與去聲。趙孟患之。安

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

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

孟盟。知伯。趙氏。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

事大所。以亡。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越王。允常子。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

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行音杭。下同。而辭

曰。二君有治。治軍。奸音干。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將子匹反。還卒於陘。去檣李

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子。苟出入。必謂

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

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即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

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

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

故也。謀救。范氏。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台在遠年。服屬為義。非。

會于洮。太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蒯瞶。衛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父。婁豬。宋子。蒯瞶南子。艾嬖。宋朝父也。艾嬖音加。壯承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速。太子家臣。戲。平聲。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蒯瞶將殺余。公執其

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軻出奔鄭。

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

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

戕於余。戕。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

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鼯音兮○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

于高寢高寢官名不于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

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渠直居反○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十八

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如

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禮觀

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

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

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不體謂不得其體之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也楚

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

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罕達子蕩之子老邱宋地宋公子地事見哀十二年○蕩才何反○老邱城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五里齊侯衛侯次于蘧棼謀

救宋也○棼女居反

春秋左傳杜注卷二十八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葬定如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于寢故書葬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八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九

華亭姚培謙

哀公名蒍定公之子蒍夫人定如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

○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封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傳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裁設板築

廣丈高倍厚一丈夫屯

晝夜九日夫備兵也墨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墨

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楚欲

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楚欲遷蔡於此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欲遷蔡於吳

就吳為明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檣李在定十四年夫

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大夫種因吳犬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

殺斟灌以伐斟鄩澆棄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夏四年傳

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緡

相妻振懷身也○娠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之庖正以除其害其毒也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

諸綸綸虞邑○今虞城縣東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復衆撫其官職襄四年

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謀使季杼誘豷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

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

長寇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不

之衰也日可俟也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

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謂吳臺

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

慶越不告敗也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邲鄆圍五鹿

趙穆以邲鄆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

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

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

楚未

楚未

楚未有福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

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之有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

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圍孔然鉏曹孫鮮虞秋帥賊故不書○今直隸真定府

趙州城中有棘蒲社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

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舊癘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池焉

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

安能敗我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癸巳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置以要

在今山東兗州府鄆縣境十四年小邾以句繹來奔此云邾地蓋國竟相近所屬無常若魯魯邾之等夏四月丙子

衛侯元卒定四年盟于臯○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

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馬四懷土而斯大國故罪而書名

師入而委罪於駟驢國以殺殺無罪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當在兖州府滕縣境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僕公子公曰余無子將

立女崩賈奔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邾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婦大夫士○孔

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揖之於眾也大夫君

爵同者眾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眾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命祗辱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

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

君沒於吾手○君薨時在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殯為正且

亡人之子輒在輒輒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

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使太子統統者始發喪之八人

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子般

般音班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

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眾○陳去聲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

其虛實見車多必懼○傳氏通曰設旆於軍前威為軍容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焦不樂丁曰詩曰爰始

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樂灼也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詢詰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下得言兆言今既謀同可謂更卜○言謀既合何以故兆相諮詢可也簡子誓曰范

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

明道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

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

經德義○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除詬恥宜經紀德義使不壞也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艾魚廢反士田

十萬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厥役。公羊何休注。艾草為防者曰圉。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繼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屬音燭。次大棺也。辟步履反。親身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咒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次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為再重。大夫惟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時僻耳。非正禮也。

素車樸馬樸以載無入

于兆兆葬城下卿之罰也為設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

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邱名。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有鐵城其南

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

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命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

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瘳之瘳東縛也。瘳邱隕反。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縛之使在於車。吏詰

之御對曰疋作而伏疋瘳疾也。疋詩占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

瞞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

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名。難守文故曰文。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瞞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

作三祖羞也。集大成。大命不敢請已之身命不敢私請首以求生。佩玉不敢

愛不敢愛故以祈禱。請用玉在軍無珪璧故以佩。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獲其逢逢旗名。旗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

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傳僂曰雖克鄭猶

有知在憂未艾也傳僂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初周人與

范氏田公孫尤稅焉尤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

田還其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讎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姚般子。趙孟曰國無小言小國猶有善。

既戰簡子曰吾伏弔嘔血弔弓衣嘔吐也。鼓音不射者。

衰今日我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靳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靳以皮為之。所以約馬臂而引車軸者。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靳皆絕材積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乘載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元年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者。故因聘襲之。

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圖父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夏四月甲午地震傳無○五月辛卯桓

宮僖宮災天火○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范氏故懼晉北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鄒國後屬魯名啓陽也○宋樂髡

帥師伐曹傳無○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

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傳無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解處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龙女而不

在死龙其也○龙匹婢反○言具汝所職而有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宰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為駕之易○乘去聲下同為于偽反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蒙茸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

內以悛悛悛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悛七全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

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

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遺也槐富父後潘汗也言不備而責辨不可得○潘尺審反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厥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

公宮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相連○還又作環戶關反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長弘事劉文公為之

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

殺長弘終遠天之禍○孔疏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為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長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

范氏親至握國權遂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子之寵臣欲付以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

也則肥也可肥東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其劉

視之共劉魯大夫共音恭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常正常

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郭伐其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卑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其君賤盜也

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子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審何者誤○殺公穀作弒蔡公孫辰出奔

吳弒君賊之○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

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靈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皆弒君靈○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取為楚執諸侯稱人以告若蠻子不

姓音生

道於其民也亦本屬楚故言歸○胡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

○城西郭郭備晉也○六月辛丑臺社災無傳春秋所惡

也臺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示○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

亡國亡國之社有屋故災○葬滕頃公無傳

於畢○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繼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楚言也

人之家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文之錯後至

錯蔡大夫錯音楷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錯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吁吁即霍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

致之者會其衆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

也○取晉版反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當在今河南汝寧

府信陽州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一昔一夜也單

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單音善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也此二邑人

及戎狄○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境以臨上雒左

皆析地也淅川縣西南有豐鄉城其地與鄧陽相接

師軍于苑苑和苑在上雒東也○苑音徒○今陝西

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縣三邑之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則縣監尹○孔疏陰地者河南山北東

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

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

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旌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里○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逆故

入齊陳乞弑其君荼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

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駢

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

命偃蹇皆曰高國得君寵也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及朝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

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失之

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

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執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

張晏圍弦施來奔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人今若退還亦是敗弃

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

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

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當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項城縣境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

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濟師閉塗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

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

他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禁者詠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睢七餘反福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舜天之常道今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滅亡謂太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今大禹謨

○八月齊郕意茲來奔高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名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

見南郭且于且子齊公子鉅在魯南郭○且子餘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

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上乘

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

遂行戒使無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妻與饋者皆入

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曰此誰之命也陳

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誣之故誣之

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者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

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

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

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國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妻也去魯如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實之邱

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

多難敢布諸大夫是時陳氏專權國政如二君然僖子不對而泣曰

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以齊國之困因又有憂又有憂

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大

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

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於野張帳而殺之駘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子○晉魏曼多帥

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鄆今琅邪鄆縣○秋公伐邾

齊邑父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春秋者史書秋

記始事遂述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

○晉魏曼多帥

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人圍

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吳王百

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諸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嘉禮則有酒者矣禮記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陸氏

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

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弃天十不與必弃疾於我放奔幽

乃與之大宰詔召季康子詔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

宰詔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於而大夫不出門此何

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

大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

立不能行禮教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

衣也○斷音短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端委委貌之冠立端之衣也反自鄆以吳為

無能為也弃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

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子子以為何如孟孫大夫不惡言故指問之

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恐禍也○音鳥○言景伯賢人也安有賢人之言而可違之對曰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帛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魯德

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孟孫意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

皆諸大夫語言列國至今相背以亡者皆由背大國伐小國而然今魯背吳

伐邾知危而不言者非不言乃言而無益耳況魯德如邾何可以亂治亂耶

蓋諸大夫皆與季孫不合故不樂而出季孟意異故直秋伐邾及范門

邾也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成子邾大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近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以茅

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虜掠取財物也。掠音亮。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邾縣北。師宵掠以邾子

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囚諸負瑕負

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瑕邱城在今兗州府滋陽縣西。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去聲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依馮而背君之盟辟

君之執事辟音僻。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

行鄆鄆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言魯

所求無遠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魯以

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桓也。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

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

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鄆

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

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

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邱揖

邱大城鍾邾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邱亭。邾音于。下邑即今之夏邑也。屬河南歸德府黍邱亭在縣南。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

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諸師之誦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闚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闚在東平剛縣北。今山東

兗州府寧陽縣本魯闚邑地。故剛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過平聲。○齊人

歸讎及闚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

詬之不行詬音辱也。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

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曰

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

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魯人。公山不狃曰非

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去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

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惡，廢其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魯公之宗國。

王問於子洩。子洩，魯公之宗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而魯夫魯齊晉之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

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道險，武城人或有因於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吳竟田，吳竟田。拘節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之？節人教吳必可。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澹待甘反。懿子

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東陽在兗州府費縣西南，七里。今名關陽，五梧城在費縣西。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甲叔子與析朱鉏為三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

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於帳前設格，令士卒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往行有若孔子弟子。

與在三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

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奔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

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造於萊門。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子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人盟而還，不書盟。

人盟而還。取吳夷。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闔

○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孫

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子餘大宰因諸樓臺榜之以棘榜檣也使諸大夫奉太

子華以為政華邾大夫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賈如如齊涖盟齊如臧會子齊閭邱

明來涖盟明閭邱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歸侯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

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涖以察之涖齊邑○言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

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

及涖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東縛○

○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聞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

師取鄭師于雍邱書取覆而敗之雍邱縣屬陳留○雍於勇反○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也○夏楚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

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

於君為十年吳伐蘇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賸武子之屬○賸以

證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

師許瑕每日遷舍作壘壘成韓徙舍合其國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

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

死特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邱

○秋吳城邳溝通江淮於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邳江是

○邳音寒射食亦反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服虔曰北齊有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

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

也子水位也趙鞅姓孟宋姓子水位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泰祖其伯翳後世為巫泄泄靈應有子二人一曰昭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下趙鞅伐宋故以贏子二姓為占也名位敵不

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

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

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變置伐人故以為有

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三三三。乾下坤上泰六五變。之需三三三。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

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

帝乙卦故。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

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

○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從不

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葬。○夏。宋人伐鄭。

春秋左傳卷二九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

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薛

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

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鄭地。邾師不書。兵并屬

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氏漫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焉。吳子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

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侯以侵告。○高氏閱曰。齊師諸侯以戚弗與也。故書侯。異乎士句矣。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

伐宋。不吉。利以事不再令。再令。責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

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北有轅城。○今臨邑縣西有隰陰故城。本齊犂邑。禹城縣西北有環城。即轅也。俱屬山東府。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倣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

奔鄭。書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

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秋

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冬。十有一月。葬

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郕故。郕在齊。前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

及清。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盧縣今長清縣。屬山東濟南府。季孫謂其宰冉求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

六八三

從公御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一不戰為不臣室敵車優矣一都之衆敵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武叔呼而問戰焉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馬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顏羽御而洩為右二子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兵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從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難投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

已不敢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遂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瓘古喚反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飲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戰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言無戰志○惡音烏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不能宵謀曰齊人遁謀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而洩二子聖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戰疾也言欲戰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殯也孔子欲奔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孔子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禮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其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封內之田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

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糗乾飯也。脯起九反。暇丁亂

具具此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器成而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五月克博壬申至

于贏博高齊邑也。三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將上軍王子

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間邱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

陽宗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復曰二子必死亦勸將戰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其

含玉子行陳逆也。其含玉亦示必死。金去聲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

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

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齊魯間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

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

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王國子

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

復間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

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鉞鉞普曰奉

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

衛賜人故稱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史固歸國

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製也。加

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

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

浪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

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與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

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屬音屬下同反役

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屬鏹將死。曰樹吾

墓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

為大。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為之

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

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姁。遺，疾之弟。孔姁，孔文子之妻。疾，臣。

向魋。為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

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

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

也。巢，郎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也。

犬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犬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犬叔疾。

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戊，晉茂。悼子亡，衛人

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

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國，文子名。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賦。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孔疏計

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也。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邱

不識也。三發。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特子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答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

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厭，平聲。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夏五月甲辰，孟

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在淮南道。音峻。○今江南廣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漢之橐皋縣春秋吳邑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子鄆。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陽口。○縣音遠。○今江南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陽古縣也。亦名古鄆。○宋向巢

師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

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聖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

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稱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

氏不綏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綏後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綏音問

○傳氏遜曰孔子與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見季孫不綏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鄭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制之制其

帛以奉之奉其明神言以結之信明神以要之要之以禍福寡君以

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敬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

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

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奔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

無不標也標擊也標音飄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噬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盟不書長吳病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

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

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

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

去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

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

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

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隨黨而崇讎也隨

也○隨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

敢不懼隨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

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曰

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

伏而後螻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司歷

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曰彌作頃邱玉暢焉戈

錫凡六邑○錫五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并及宋

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邑名錫城以處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名十

二月鄭罕達救邑名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蓋上本例在下更列其月以爲別者

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名而敗之書取覆○

夏許男成卒傳無○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邱縣南

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今黃池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楚公

子申帥師伐陳傳無○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傳無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無○葬許元公傳無○九月

各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且星孛見於東方而字乃見故不言所

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區區侯反○十有二月

各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各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國邑師鄭子賡使徇曰

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名獲成讎

郕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

不與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顧氏炎時無武曰隧即古隊字

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犬子友王子地王

不與

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趙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

姑蔑趙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也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

其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犬子曰戰而不克將亡

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屬音燭

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犬子友王孫彌庸壽

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

惡諸侯聞之自劉七人於幕下以趙師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爭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犬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爲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旰也

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與寅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

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犬子死乎且夷

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輕去聲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

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
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
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
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
矣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
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
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
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
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繁兮余無所繫
之繁然服飾備也己獨無以繫佩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
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
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呼去聲孔疏食以稻梁爲貴故以梁表精若求梁米之飯則無矣麋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并致飲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恃威大宰詔曰可勝也而弗能
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二十九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華亭姚培謙學

哀公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焉

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備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

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夏四月齊陳恒

執其君寘于舒州○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庚戌叔還卒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

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

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大野在高平鉏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今兗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蓋嘉祥本鉏野分置也車子將車之子以為

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即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

入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

馬使詐病因潘沐并得肉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

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

既終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僂力主反望視目望事君子

必得志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詐故緩以告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在我用之而已使為臣他日與

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

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從也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

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

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

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猶

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

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

必殺子明如陳宗必殺子明如陳宗陳宗先祖鬼神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闢宮中

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

邱弇中狹路豐邱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彫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彫音而出雍門

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

余有私焉○是我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

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

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

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韋易薄

韋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韋七

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

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名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周禮知禽獸之處也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豫陽關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麋九倫反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

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

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巢下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言難誅魋要誓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

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

氏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子願桓弟桓司馬即也

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

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

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

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馬而適齊牛桓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

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

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

之外阮氏葬諸邱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懸賢者失所○阮苦庚反與城在

今兗州府費縣西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壬簡公也孔某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

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

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貧困孺

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

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使去聲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音納免音問共音恭懼不歸不歸不歸

為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

出奔北燕無平○鄭伯伐宋無平○秋八月大雩無平○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平○冬晉侯伐鄭無平○及齊平

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

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介曰寡君聞楚

為不道荐伐吳國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

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

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一日遷

次一日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孔

疏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辨之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遺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

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

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

蓋知禮○內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

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若善魯以待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受命使楚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

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貢同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

亦將叛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

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

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子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館曰寡君使

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

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

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襍音灼吳人

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讎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言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慍苦回反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

門反長上聲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

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

三〇無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

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夫子與良夫蒙衣為

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棄去聲下同。

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

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緦從之介被甲與緦迫孔惺於豚欲以盟

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懼欲令遂輒遂劫以登臺藥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召獲衛大夫篤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

卷之九 九 德榮

至焉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不須踐其難季子曰

食焉居其難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

敢問焉門曰無入焉也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

求和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和其禍必救其患有使

者出入而入曰天子焉用孔惺錙殺之必或繼

之為難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燿臺半必舍孔叔

力子聞之懼丁石乞孟厲商子路也○厲於滅反以

少擊之。醫然于跽。曰：「君子死，冠不免。」在地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君曰柴也其有由也死矣孔慊立莊

公莊公蒯
躋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
之臣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

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臘
威奔起。褚中呂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即臨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還音旋。

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
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

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崩殯得罪於君父君母

家範傳世錄
哀公
十一

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天誘其衷獲歸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徃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然之世道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
言天方受

休不非敬非休悔其可追作無窮
贖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俾使一古稱王甲至也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然亦觀

領反
 勞勞余在疚若在疚病之中
 嗟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リツ尼父ニフ無以ムイ自ジ為カ法ホウ子シ龔コ曰イハレ君キミ其ナラバ不レ溺ス於ニ魯ロ乎ヤ夫ソノ子シ之ノ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壯有平陽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

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城亦曰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

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

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柘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柘藏主石函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柘者

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柘者許公為反柘孔悝怪載柘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

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音石遠去聲或

以其車從從公得柘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

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

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

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

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

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周觀率

義之謂勇也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請

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

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卵余翼而張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義

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

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拒之

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

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

今江南鳳陽府穎上縣西北有慎城與吳戰之所得鍾枝兵器請以戰備獻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扶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故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哀公 七年 齊人殺其君之弟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平王子啟五辭王者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廣庇覆以及于我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尹為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王母越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歲年日月以幾幾音其若見君面是得父也父安也○艾音父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無公也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奔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燕勝弟潁黃氏地○燕平聲潁水龜反○

春秋左傳卷之六 哀公 七年 潁黃氏潁黃氏地○燕平聲潁水龜反○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國寧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不叔遺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若不材器可

得也其身固得其器暨告太子太子疾太子使五人與殺從

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

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圃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譏反。孔疏。甸即乘也。四邱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乘甸。同也。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駟。是為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也。紫衣狐裘。至粗。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是也夾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義別為左右屯。句古侯反。若直略反。使夜或

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

也父教使不來行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極之其處。極中角反。古。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瓘救衛。子。觀。去聲。

與詠通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三〇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四服服曰國其本服

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敵齊

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還畏子五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也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

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

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軍率楚武王。都音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諂。本又作恂。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弟

為恨吳以此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右舍

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鄭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升言所卜以參意子良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三〇

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

過將何為過相將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南觀在古昆吾之

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

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筮之晉彌赦

占之筮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下

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窺亦也魚勢則

衛侯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

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實乃自後踰此皆冬十月晉

復伐衛春秋伐未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

師出辟蒯瞶也○般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今

有焉言姬姓國公使匠父久不公欲逐石圃

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

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戎州人

攻之犬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

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鬘呂姜莊公夫人鬘髮也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

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實執般師以歸

舍諸潞潞齊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叔也蒙在東莞蒙陰

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實

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

之役衛石魋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氣也名也鄆

○宋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

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

克克在下邑不與鄭亂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

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如之子非我為

子為適子杞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

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廢也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

之執皇瑗奔晉召之名令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鄢鄢楚邑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東北有鄢城古鄢子國後屬楚初右司

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今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

夫觀從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寧子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就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

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

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繼與大叔遺皆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夏楚公子

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楚地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其弘言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十五年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口是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出

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南昌府寧州西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

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食趙孟子無恤時有父

食又降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

乃有故乎楚隆曰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

廢舊業而敵之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乃往先造于越軍曰

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

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春秋左傳杜注 卷三〇

六九九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

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

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珠箭也使問趙孟

也問趙孟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

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止王曰宜哉

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

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

年不覺使我高蹈卑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卑卑數年唯其

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今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

於陽穀先期至也齊閭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

軍息閭邱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

勤○傳中應反必利反為僕人之未次次舍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

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

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

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繼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

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與人求冉有名與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

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傳氏遜曰稱副也旌旄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子高無平帥師御之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

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

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

英邱也治齊取英邱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

邱犁邱隱也○今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犁邱亭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

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

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

取汶陽在魯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

勝齊故欲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氏軍吏令繕將

進晉軍吏也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

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定言也衛定言也

役將班矣言晉之役已將班還晉師乃還章言餽臧石

牛生曰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在章牢禮不度

禮度禮度敢展謝之終藏氏有後於晉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歸而立公子何

何亦無道何大子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費夏

獻其禮宗人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

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武公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公惡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

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

席古者見君解韉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若見之

君將殺之殺是以不敢解韉公愈怒大夫辭之

不可共辭謝公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從手屈肘如曰必斷

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以

幸亡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亥政公

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懿公有從僕初

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少畜於公以為

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

拳彌優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比公

孫彌年喪邑公文要失年司寇亥每政司徒期因三匠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二面使拳彌入

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疾崩時大子也時已死

鄧子士請禦之鄧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崩

不逞奔故為我州援音表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開去將適蒲蒲近晉邑今直隸大名府長

垣縣故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郵郵齊晉界上邑彌詐彌曰

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邱城是也以鉤越越有君

宋南近越宋南近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

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衛請公為支離

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

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妄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

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夫

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難面逐之再宿為信揮出信弗內內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

公所先逐其家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魯南鄒也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

甚多欲使公甚多欲使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

也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彘音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

稱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

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

宋樂茂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文子

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懷恨乃

睦於子矣睦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敗

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文

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曰子將大滅衛

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

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

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

出欲以觀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重

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悼公崩賈庶弟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崩賈庶弟

起廬起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期也令

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婦也。期而不得加。司徒期

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

以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為夫人者。遂復

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殺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得昭公也。得昭公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靈不緩為左師

不緩子靈。樂茂為司城。樂茂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樂朱鉏之子。

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室也。因大尹以達。

自通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

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重也。

而無基。能無散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散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空澤。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東。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地名。大尹與空澤之士

千甲。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公也。沃宮。宋都內宮名。今虞城縣有。

空桐。澤有。空桐亭。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

國曰。大尹惑盡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啟。壯首

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寢在門外。失國也。言其聲。已為烏而集於

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味。張又。反鳥口。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也。以君命。無乃逐

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名地。將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門尹

得。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投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別。今與君無別。戴氏皇氏

欲伐公。公。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

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

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信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通陳。孫音遜。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盟在信二十八年。宛。於阮反。獻公孫於齊。在襄四年。子鮮子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孫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

人四方以為主為主四方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今屬山東兗州府鄒縣三

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取從後言及子贛學子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名曰

固將名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哀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請救于齊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乘去聲名頽泳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

未收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也去也

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縣東南子思

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

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晉君使已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也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

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陵傷寡少而積及之

也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

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也○輕去聲厭於甲反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

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已

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

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

故也絳子饒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豫魯人立悼公未

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

秩之門鄭人俘鄆魁壘鄆魁壘晉士○桔戶結反秩大結反鄆戶圭反賂之以知

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惡貌醜也簡子廢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

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甚其毒也○甚其其反

遂喪之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

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三十

乾隆丙寅夏五月吳郡小

鬱林陸氏雕版王日煥錄